

CHINA

西北行记丛萃

河海

昆仑录

裴景福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CHINA

西北行记从萃

丛书主编 胡大浚

策划统筹 韩惠言

李树军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刘铁巍

韩惠言



CHINA

2002
K294
19
2

河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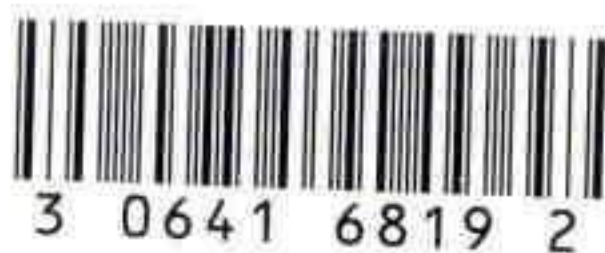


昆仝录

裴景福 著

杨晓霭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



编者的话

西北行记，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物自内地到西北地区出使、考察、旅游或任职西北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其记载涉及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风习俗、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气候物产等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北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史料。由于它是私家之作，所记皆个人足履目击所得，更具真实性；由于它亦史亦文的性质，融史学的内核于作者之文心，记事考证与写景抒怀并举，即兴乘笔，形式自由，文字往往生动活泼，更具可读性。它实在是古人于史学、文学间的一大创造，很有活力的一种文体形式！

现存的西行记，最早当推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及北魏宋云的《行记》，然其中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记载极为简略。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我国西北地区的也只占一小部分。唐、宋之际西行者的著述，大多已残缺不全。元、明以降，这类作品逐渐增多。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行记实之作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见于载籍的不下数十百种，其记载愈加详尽，内容

【一】

· 编者的话 ·

愈加广泛。对历代西北行记的整理研究，前人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多集中在元、明以前之作，多限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清以下的大量作品，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作品，对其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力度还很不够。在今天开发西北、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对作为西北历史文化研究组成部分的历代西行记的整理研究，必定能为当代西北开发建设提供良好的历史参照。不仅如此，对这些往昔西北社会面貌的实录之作，打破专业研究者的狭小圈子，有选择地推介、普及于更广大的读者群中，使人们了解自己生身之地的今昔盛衰，黄土地上蹒跚前行的历史足迹，人们歌于斯哭于斯的逸闻典故……增长知识，陶冶性灵，继承前人开发振兴西北的不懈努力，其精神文化价值尤其难以限量了。

《西北行记丛萃》便是基于以上考虑，从众多西行记中进行选辑、汇录而成的。丛书第一辑选录 19 世纪以来西北行记中的著名之作共 25 种，辑为 10 册。其内容涉及 200 年来西北地区（甘、宁、青、新、陕）道路交通、城乡风光、民情习俗、气候物产，以至政治变迁、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情况与面貌。目的在于为关注西北开发的读者，提供一个从不同的、微观的角度了解近代西北的窗口，庶可为新时期西北的开发建设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历史借鉴。

本套丛书，以记叙详实、通俗生动、有较高资料价值为选录的着眼点，兼顾内容的多样性。范围涉及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进出西北以前、以后的文字，概予保留。由于所选各书版本情况不一，我们一般以初版本为底本，以后出版本或标点本进行复校；对原版本中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讹误径予改正；无标点者加标点，未分段者予以分段；凡征引前代典籍、诗文之处，均予查对校核。

全书不出校勘记，文中人名、地名、书名等专名及引文等误

【二】

· 西北行记丛萃 ·

属者，随文加方括号予以校订；西北地区的重要地名与今名异者，加方括号注今名于后；重要名物及少数难解字词，酌加方括号作简注。原繁体竖排本一律改为简体横排，作者原注以圆括号标示，以为区别。本着尊重历史、尽量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对原作中不合现代汉语表达规范和习惯但确属当时通行用法的字词，一般不予更动。我们的愿望是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可信的点校本，但限于多种原因，疏漏错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愿本书能成为一个向导，助您走近西北、了解西北，激发您对这片辽阔、神奇而尚待开发的大地的热情与兴趣。

编者

2001年5月

中国
西北
研究



CHINA

前言

裴景福(1855—1926年),字伯谦,号睫庵(一作闾),霍丘(今安徽霍丘)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八年秋改任广东陆丰知县,不久调番禺县,又调补潮阳县。二十五年十二月,调署南海县。二十八年七月,“实授是缺”。所至之处,“举重若轻,治之裕如”(金保全《重印〈河海昆仑录序〉》),“皆著声绩”(金保全《裴景福传》)。二十九年闰五月,曾任广东布政使的岑春煊又移督两广,涉旧嫌,诬裴景福为“贪吏之冠”,提讯追赃,缉拿下狱,即谪戍伊犁。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裴景福由广州启程;经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行程 11720 余里,起讫 370 余天。到戍所后,应新疆巡抚联魁之召,为其幕宾。居抚署西厅之南屋,直至赦归。在乌鲁木齐约三年,裴景福与布政使王树楠、谪戍的广西提督苏元春、流放的前辅国公载澜过从较多,参加了编修新疆图志等工作。“宣统初元,给事中李灼华上疏讼景福冤,旨交粤督张人骏查覆”。(《皖志列传·裴景福传》附录)此年七月,裴景福得以赦

免。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离开乌鲁木齐。赦归后,卜居无锡,以金石书画自娱。1914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又升任政务厅长。1926年去世,享年72岁。作有《睫阁诗钞》、《河海昆仑录》、《壮陶阁书画录》,镌有《壮陶阁帖》六十四册,为世所珍。

临赴戍所前,裴景福做了两只布口袋,随身携带,凡“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王树楠《河海昆仑录·序》)光绪三十二年(1906),集成《河海昆仑录》。作者自谓书名来由是取其诗“难从碧海求神药,再溯黄河问女牛。”“一笑何时便脱去,芒鞋蹶起到昆仑”之意,即其行程始于南海,中经黄河,最后抵达昆仑山之境。书中记行、叙事、写景、言志、抒情,诗文相映,情事互补;自然风光、民情风俗、时事、历史、舆地、军事、外交、绘画、书法、古玩鉴赏,乃至股票,无所不包。而论为人,谈治学,更是识见深刻。但书中对所经之地的记述各有侧重,入陕以前,多记行程,文字简略;入陕后,尤其对翻越陇山到出玉门关一段的记述最详,感慨亦深,议论恳切,表现了作者对大西北建设的热切关注。下面即从对山水形胜、土俗物产、西北建设等几方面的记述加以介绍。

辽阔的大西北,地貌复杂,从陇东高原迤逦向西,高山峻岭、河川大谷、戈壁沙漠,异彩纷呈。西北由来古战场,许多地方既是山水佳胜之处,又是军事形胜之地。裴景福每经一地,在细致记述里程、描摹山光水色的同时,或叙历史沿革、或述军事事件,娓娓而谈,为当地勾画一幅幅地方内容丰富的画卷,读来既长见识,又饶有情趣。如对从平凉到瓦亭的描述,对出玉门关过哈密望天山的议论,均由山光水色而军事形胜,融现实与历史为一体,描述细致生动,议论颇中肯綮。

对土俗、物产的记述是裴景福最为着意的,作者还往往将各地的物产与西北的发展联系起来,提出建议。如“有人送镇番煤,燃红入炉,鸡子大一枚,尽日方化。闻玉门、安西所出更佳,

【二】

· 河海昆仑录 ·

用纸吹燃之，置风雪中不没。晚，晋老邀便酌，出示西宁碾伯县矿金一块，重一两八钱，色赤黄，与熟金无异。云‘由山涧流出，尚有重者。番人每把持私开。甘省多矿产五金，布山谷，人弃不取，地亦自晦。《芜城赋》云：萆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甘陇足以当之。’晋老尝言，宜收本省羊毛，购机器织造毛货，充各省军衣，可塞漏卮。俄人收甘新羊毛，岁三百余万，织成后复售之各边，便倍其值。凡毡绒羽泥，光华类丝者，皆羊毛、驼毛为之。”又如：“伊犁平原，饶水草，宜畜牧。”作者在细细算了一笔经济账后，指出养羊获利大，应当发展牧羊业，并附上《牧羊刍言》，列出了十四条养羊的注意事项，并谆谆叮嘱，对羊病“尤宜慎也”。

开矿、养羊、兴办毛纺业，均为西北因地制宜的有利措施，而植树造林，保护植被，至今尤为建设西北的当务之急。裴景福过陇土，见左公宗棠西征时所植柳树被不法之徒砍伐破坏，感慨万端：“仆人购薪引火，有枯枝干脆易燃，询之，乃盗伐官柳，闻而伤之。泾州以西达关外，夹道杨柳连荫三千里，左文襄公镇陇时所植也。凡苦卤不毛之地，旋植旋萎，沃土则荟蔚干霄，逾数抱。柳三五株间以白杨一，观所植之盛衰，而知土地之肥瘠，奈守土之官不告戒爱惜，山阿荒僻，翦伐多矣。入陇后，沿途墩房有立榜禁盗伐者曰：‘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罗穆倩刺史挽公联云：‘食性我能谙，白菜满园供祭饌；浓阴公所芟，绿杨夹道迓灵旗。’昔贤经纬万端，洪纤悉寓精心。十年培之而不成，一日覆之而有余，今昔之感，岂为此依依者耶！”

正因为身为“囚犯”的裴景福以其满腔的热情关注着祖国河山，所以在他的笔下，巍峨的群山、无垠的荒原，尽显“边塞莽苍光明气象”；茫茫的戈壁、萧索的大漠，“直是一片净海，能使人忘却严寒，战胜苦难，灵魂得到净化，精神为之陶醉”。而全书文

字的优美，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对这样一本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又对当前开发大西北具有借鉴意义的行记，我们有责任重新整理出版，让它在大西北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次整理点校，主要参考了三种本子：宣统元年（1909年）秋迪化（乌鲁木齐）官报局排印的六卷本，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的四卷本，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史料丛刊第三辑所辑录的中华书局排印本。第三种本子前有裴之弟子金保全的《重印河海昆仑录序》，作序时间是丙子冬月，即1936年。后又有金保全对重印所作的识。时间是丁丑（1937年）春日。这个本子，繁体竖排，有标点。此次点校，以迪化官报局的六卷本为底本，参校了其它两种。在校对过程中，繁体字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直接用了规范字，个别容易产生异义的字或人名、地名仍然保持原字，不作改动。对近代史料丛刊本中句子、段落脱漏、常见字错印、断句不合理等问题作了修正。由于是日记体，内容庞杂，特别是涉及到许多古代的典籍和名人言论，点校时，只要作者说明是某某人或某某书的，均尽力作了核对，个别难以查核的，无论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也用引号与作者叙述相区别，不妥之处，恳请谅解。

点校者

2001.5.30.

【四】

· 河海昆仑录 ·

王
叔
楠
序

霍邱裴伯谦同年，以事谪戍新疆，制二青布囊以自随。自光绪乙巳三月二十七日发广州，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化，起讫一年，行一万一千七百馀里。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其长言之不足者，更缀之以诗，以道其志。事之所寄，书成都十七八万言，厘为四卷，名曰《河海昆仑录》，而问序于余，曰：“子善为文者，得君一言足以豪矣！”余观曩者学士、大夫纪行之作，大都镌镂山川景物、考证古今，以博雅炫名当世。伯谦之为是录也，其于行特迹焉者耳。横之而为宇，纵之而为宙，蕃然而有成亏者为物，赜然而有常变者为事。小之至于莫破，大之至于无剽。见见闻闻，一切感突，触之于心，应之于手，滂沛胸臆，流润唇齿。儒行而道蕴，庄语而谐辞，妙物为言，籍外为论，连袂络绎，切理饫心。呜呼！其知道者耶，其所谓参差诤谏，充实而不可以已者耶？余既读而善之，而又诺为之辞，以谗世之知是书者，久之而未有以应也。戊申之夏，余患乳疽，延医视之，曰：“吁乎殆哉！此乳岩也。魂失其宅，痒忧以思，结轳在中，维肉之疵，壮木侮土，洞胸达脾，出而不返，

鬼要之期。”余曰：“死生适也，此不足为吾病。吾病夫生而无言以应伯谦，而伯谦亦卒以不得余之一言为憾也。夫伯谦遭人生不测之祸，处难堪之境，而仰高俯下，夷然泰然，长歌琅琅，声满天地，且其于是行也，深以壮游万里，得践河海昆仑之谿，为平生幸事。此非人水不濡，人火不热，烈风雷雨不为变，万恶横至而不以滑成者，其孰能与于斯哉！嗟乎，以余之视伯谦，其遭之顺逆，心之戚愉，几不可同日语，而今日之病，乃相反若此，学养之浅深，器宇之广狭，岂不远哉？殊自愧耳！”书此以质伯谦。伯谦其庶几有以广我而鞭其后乎？新城王树楠书于新疆布政使署之节爱堂。

目
录

前 言		(一)
王树楠序		(一)
卷 一		(一)
卷 二		(五五)
卷 三		(一〇七)
卷 四		(一五七)
卷 五		(二〇六)
卷 六		(二五九)



CHINA



一

光绪壬辰秋，仆以户部主事改官知县，分广东。十月出都，过天津。家君时充北洋武备学堂监督，留数日。航海至江南无锡，度岁。仲弟先客锡也。癸巳二月，于上海航海赴广州报到。十月，请补陆丰县〔今广东省陆丰县，县政府驻东海镇〕知县。乙未二月，履任。十二月，调署番禺县〔在今广东省广州市南，县政府设市桥镇〕，丙申正月履任。八月调补潮阳县〔今广东省汕头市西南，县政府设棉城镇〕。己亥三月交卸，四月到潮阳本任，十二月调署南海县〔今广东省佛山市郊，珠江三角洲北部，县政府驻佛山市〕，庚子三月履任。壬寅，大计保卓异，七月实授是缺。癸卯四月，德制军保荐人才，以道员并案，送部引见，未行。闰五月丁未，署理两广总督岑制军莅任。越二日，檄司撤任。七月，制军急密电奏：“天下贪吏莫多于广东，而南海县知县裴某，尤为贪吏之首。该令才足济贪，历任督抚，或受笼络，或贪其馈送，咸相倚重，又熟习洋务，每挟外交以自重。撤任后，臣到广西，有某领事向臣称道其长，意在请托。似此贪吏，若仅参劾，令其满载而归，尚不足蔽辜，应请革职，由臣提讯追赃”云云。原奏甚秘，未见抄

报,据友人传述,大略如此。奉电旨:“裴景福著暂行革职,檄司提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钦此。”旋调查南、番两任讯断各案卷宗,无隙可指,又派员密访赃案,亦无证据,乃檄按察使程公宜洛、雷琼道、向公万铎传讯。廉访问余曰:“大帅谓尔贪赃?”余曰:“然,随夷[伯夷,商周时期的高士]混兮跖[春秋战国之际人,旧时多称盗跖]、跖[庄跖,战国时楚人,曾起兵反楚]为廉。东汉党人、东林党人、国朝陈恪勤、张伯行、蓝鹿洲,当时上官皆指为贪赃,何况区区。”廉访怒目相视,曰:“东邻西邻,与尔无干。”乃罢。越日,传谕罚鍰[罚金、罚款]十二万元,收番禺县署。追缴时,同收者潘总兵瀛、陈总兵桂林、李副将世桂、参将丰泰、全太守照、李直牧家焯、叶大令麟书。初制军察吏,谓广西贵县知县陈景华为酷吏首,余为贪吏冠。景华,广州人,以举人改官知县。粤西匪起,纵横蹂躏,官民不能自保,景华初任某邑,严缉捕,布威信,巨盗有投诚者收之帐下,得三百人。以盗攻盗,无漏网者。餉械支绌,毁家资三万金济之。治盗类酷吏,而保民如赤子。贵县多盗,景华下车,三月盗息,门不夜关,道不拾遗,陆乾、傅赞开,南海盗魁也。文武久捕不获,闻余至,求投首,立功赎罪,因为请于李文忠,许之。陆为盗,多越境剽劫广西,案如积鳞,曾悬万金购之,既就抚,余即责以捕盗,南海、西江[珠江的干流,在广东省西部]一带稍安。制军闻陆名,携之西行,欲借以招安群匪。贵县盗首某某,陆之旧伙也,径往招之。景华觉,捕得之。鞠陆无招抚文书为证,复狡悍,遂诛之。制军怒,发令箭,系景华容县狱。景华以亲老,愿带千人克期拔某贼巢自赎。制军曰:“谁偿陆乾命乎?”乃撻拾景华历任治盗严酷,状奏请杀之。奉旨正法。景华入狱后,旧部健儿不肯散,闻耗,乃逾垣穿穴,强背之去。制军勒容县令王某严缉,不能得。王亦自戕。八月庚午,余上书东抚李中丞,请设法踪迹陈,招之归,毋令志士伤心放弃,永沦异域。中丞不应。十月某日,全太守仰药自尽。太守字丙炎,浙江

【二】

·裴景福著·

人。前办某厘厂差，因西匪梗塞，商旅裹足，短收数千金，制军谓其侵蚀公帑，猝遣小校三十人，往梧州〔在今广西〕拘之。至，太守早起，方短衣盥濯，小校入，揪其发以行，其妻号泣随之，及门，知不可留，乃拔一钗，褪一衫，予之，曰：“携此充囊橐。”至粤，收南海县署。入夜，无灯火，向守隶求之，守隶曰：“未闻罪人要供给也。”太守愤，夜作书，致诸友诉冤状，仰药卒。同官某，余肝膈友也。奉檄往相尸。相毕，过余斋，淳劝认罚醵，乞恩冀解免。余曰：“无论力不能及，义不应罚，果缴醵，必执为赃，未必能脱然也。”同官曰：“尔独不为老亲地乎？”乃相向出涕。甲辰二月，余缴罚醵四万元。复凑缴股票、衣物约三万元，力已竭。乙亥，制军密札善后局首府县，限三日缴足，若再延，即以军法从事。丙子，闻北海镇总兵郑润材因事自杀。钦廉匪势张甚，兵少不能制，请益兵，不许，而严檄督之。又有蜚语诬其弟与子纵匪扰民，润材曰：“吾为将三十年，不能见不平事。”夜起啖手枪饮弹，子洞喉而死。已死，犹直立，枪上齿痕深半米。润材，乃前水师提督心泉尚书子，忠勇廉正，商民畏爱，为粤中将领第一。余所善也，设祭哭之，乃致书仲弟曰：“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当，又不足以死也。吾宁忍而避之。”三月庚辰朔，夜半归寓，与友人小酌，促姬人理襟被。小女八姑，方四龄，牵衣问曰：“阿耶，何往？”余笑给之曰：“往省尔祖。”八姑乃握红枣数枚，置余怀曰：“耶，好食也。”天明出城，登澳门渡。将晚，抵澳。越三日，制军密布侦探，又派兵轮，向澳督力索，余不得脱，愤极，欲蹈海而死，接家君严谕曰：“逃则永为异域之鬼，死则必加以畏罪之名。尔督乱至此，平日读书何在？速归。祸福听之可也。”余省悟。庚寅，自向澳督投到。制军飭广州府沈傅义、南海县姚绍书、番禺县刘纶带同律师到澳，勾致奸民数人，皆余所惩治者，反颜诬陷，以为赃酷证。六月庚午，交回粤，系狱。七月己丑，改发广州府，经厅特别监所委员二视起居。乙巳正月，制军复奏，称：“广东吏治废弛，

【三】

贪黷成风。臣抵任时，即访闻贪人之尤以南海县知县裴某为最，旋接据广东同乡京官等公函及在粤绅士商民指控其贪酷多款，有婪索致命情事。经臣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间电奏参办，声明查得赃私实据，当逐款勒追，以惩贪墨。”旋奉电旨：“裴景福著暂行革职，由该署督飭司提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钦此！”钦遵当飭广东按察使程仪洛传讯原被证佐人等，调齐案卷簿据，认真查办。经该司按其赃私累万，草菅人命，亦非一次一事，而其贪酷之事，皆由门丁某某为之，过付助虐，飭令交出质证，而裴某纵令潜迹外洋，以为延宕幸免之计，屡具限状，卒不交出。臣因其狡谲，当令发交番禺县看管押追，詎裴某置若罔闻。所以必飭交出者，因裴某才足济贪，平日弥缝，极为周密，即如该革员在南海县任内设立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一百二十八名。交卸之前，将案陆续抽换，是欲于案卷求其贪酷实据，则案卷早经抽换，既不足以为凭。将执原告指控之款，以定爰书，而裴某又恃未能加以刑讯，狡不认供，故必须勒令交出过付助虐之门丁，始能定案。迟之又久，裴某仍不肯交。程仪洛乃查得其收受卢华富等四案陋规贿赂确有簿据者，总银二十二万四千二百余元，（按折内所称，卢华富等四案陋规贿赂确有簿据者，即有粤省赌商遵缴二成缉捕经费也。南海合属文武正佐弁差。按成摊派南置，每年得万馀元。通行有案，因赌商收缴簿内，有南属字样，臬司遂指为县官收受确据。）详请从重治罪。臣以为赃数如此其巨，厥罪甚重，惟过付未明，虽足以定该革员之罪，究未足以服该革员之心。某某为全案最要人证，该革员既抗不肯交，即将各案原告纷纷传质，徒多拖累，仍是讯结无期。当此广西军饷万分窘急之时，曷若重予罚鍰，亦足以惩贪而益饷，乃量其贪囊所馀，罚令缴足银两，再为奏乞恩施。裴某始而自认缴银十二万元，已陆续缴过四万元。既又变计，延抗不完。本年三月间，臣复札属飭催，裴某竟乘间逃往澳门洋界，延请律师，强词辩护，复唆

【四】

·裴景福著·

其党羽，妄造谣言，谓臣派兵轮往攻澳门，将构成中葡两国交涉，幸澳门总督办事认真，知广东商民皆恨之刺骨，不足袒庇，我外务部复与葡使力持于内，乃于六月由澳门总督仍将该官犯交回。此遵旨讯办裴某之大略情形也。臣伏查此案，悬宕日久，皆由裴某不肯将过付之门丁交出，以致不能定案。其实该革员种种贪酷，虽能弥缝于案牍，实早传播于商民。方其撤参查办也，粤省人士无不交口称快。其逃往澳门也，粤省人士无不交口痛恨。其自澳门提回也，称快复如撤任查办时，观民情之好恶，从可知该革员居官之如何。该革员犹不独贪酷已也，最善倚外人以为重。上年甫撤任时，该革员即求广州口某领事前来浔州行营，向臣为之说项，继知无可解免，复借洋界为藏身之窟，始终欲挟外人之力，图抗国法而逞奸谋。综其贪酷狡谲，实属粤省官场败类之尤。即请立正典刑，亦不为过，姑念缴过罚锾，应恳贷其一死。相应请旨将已革南海县知县裴某从宽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释回，以儆官邪而抒民愤。至该革员缴过赃款，业经拨兑广西军饷，另案造销云云。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三月庚子，由粤起解，四月，制军复奏称裴某发往新疆。现任新疆藩司吴某系该革员拔贡同年，在粤官首县时，吴任臬司，交谊甚愜，到戍后必徇情优待，请改发伊犁。疏入，留中。仆以疏远小臣，躬蹈大咎，乃荷朝廷始终矜恤，得全要领，犬马馀生，莫非出自再造，即使终老塞上，饮冰茹雪，固所甘也。

癸卯五月，南海解任后作：

翠林園東張仲杰黎藹如

翠林園里好銷忱，
 枕據何煩夢九州。
 稅駕安知鵬晏喻，
 凝神便作馬尻游。
 蝶能變化恒依枕，
 魚解深藏不上鉤。
 況有張賓兼李主，
 朝朝相對泛虛舟。

病起

【五】

病餘睡起夕陽遲，野汐無聲自入池。
 萬事到今那可說，百年過半欲何為？
 移花香遠嗅蜂至，種竹林成怕風知。
 別有幽栖塞胸臆，撥雲五岳付筇枝。
云錦泮觀荷花時園主人新逝
 携酒乘舟三日前，紅妝翠蓋劇鮮妍。
 誰知昨夜秋霜緊？烟水蕭疏接遠天。

讀相如文

漢皇英武真風雅，手筆長卿續楚騷。
 宛馬西來甘露降，神仙將相遜文豪。
 長門哀怨向誰論，妙筆能回主上情。
 但得黃金供取酒，何妨卧病謝公卿。
 神游造化隘紅塵，一賦凌雲擬《大人》。
 偶把姓名通狗監，略同方朔友星辰。

八月拘系后作：

東 齋

朝陽入東齋，陰翳生光彩。
 斗室不盈丈，中有大瀛海。
 萬象互起滅，此心仍自在。
 窗前松與筠，柯葉冬不改。
 干霄青郁郁，勁氣貫千載。
 蒲葦卧荒溪，經霜色凍餒。
 尋畦得晚菊，孤根抱蓓蕾。
 淡泊乃本性，焉受塵埃浼。
 俯仰隨所寄，逐物真傀儡。

東齋，番禺署廳事后東偏老屋。余羈留其中已四閱月，偶至
 后園遊覽，就所見吟此。

【六】

· 裴景福著 ·

在狱观书二首

清风满户牖，取用不论钱。
披襟负墙立，烦郁为之宣。
饱食手一卷，便到羲皇前。
营营苦何事，得一丧其千。
(有人营救者，力却之)
温饱五十年，童稚成老叟。
开眼见饥寒，对面不援手。
展卷遇古人，赧颜千载后。
一念便及物，况乃沾升斗。

重九寄弟

扫地焚香日又斜，年年佳节总天涯。
明朝特寄平安报，尚有诗情到菊花。

月夜闻鹤

墙角空林风露清，纱窗影落夜三更。
踏枝睡雀寒生噤，老鹤摩天唳月明。

潮阳县署黄老相公祠诗并序

老相公，明末潮阳（令君）幕宾也。崇祯甲申，令君先死寇难。六月，老相公闻国变，具衣冠，沉所居井，殉焉。井在署内，邑人覆井建祠祀之，灵异屡著，官民敬礼弗衰。光绪己亥四月末，余初下车，谒祠，撰联云：“坠日抱虞渊，秋雨莓苔生井甃；招魂视湘水，春风兰芷采江皋。”复欲咏一诗，以称相公赴节之意，簿书填委，迄未握管。逾年调任南武，去耿耿襟抱。今年因事久系五羊。秋风已过，冬夜渐长。一夕，舍弟来视余，偶话曩迹，别后翦灯枯坐，微风扣帘，和以虫语，境与心会，成此长句，拟刻片石寄潮嵌祠壁，以酬夙诺。夫沧桑之际，逸民义士，埋血九幽，冥没阒寂者，所在恒有。后之人闻什一于千百，莫不心降神耸，森毛

【七】

竖发，其英魂毅魄，足以振疲，恭而起顽懦也，如黄老相公者，名虽未显于史册，而邑之士大夫与官斯土者，揽山海形胜，抗慕往哲芳躅，其于韩昌黎、文忠烈，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于相公亦几以传说列星视之，可为海滨光宠矣。明季朝士拥节钺，居纶阁，紆青拖紫，尊位重禄，一旦临难，有赧颜贼庭者，相公当日以草莽布衣佐县幕，无尺土之责、升斗之俸，独慷慨树大节以从屈大夫后，推是心也，是直以节钺、纶阁之殊恩异数报壮烈帝矣！何暇计及百世下有吊湘哀沅者也？然古今忠孝节义系人心、维风教，即以光昭日月而存屋社。表扬张大，固牧民者之事也，用记缘起如此。老相公者，潮之乡先民敬长老之词也。吾皖、颍、寿间，向亦有是称，童时见嘉道间老辈，犹呼某某为相公，今无闻矣。诗曰：

天寿苍凉王气销，海棠零落帝魂遥。
江头烽火争初日，岭角遗民痛本朝。
碧血井栏生紫藓，幽光湘浦采芳椒。
最怜精卫填潮恨，重酌寒泉赋《大招》。

（庄烈帝缢煤山海棠树下）

久系偶作

五羊袍系又经秋，身世苍凉类泛沤。
燕雀华堂真梦宅，龙蛇大陆幻神州。
山城射虎心犹壮，月夜闻鸡泪欲流。
谁识楚累萧瑟甚，南冠真个作诗囚。

欲蹶青冥揽紫霞，谁招碧海上灵槎。
冷圭日至葭吹管，温带阳生李已花。
心事屠龙耽佩剑，光阴野马走飞车。
当筵稍饮葡萄酒，单绂犹堪鼓一挝。

甲辰十二月十九日岭南寿东坡

玉局风流八百年，铜琶铁板艳神仙。

【八】

· 裴景福著 ·

自从奎宿归真后，丹荔黄蕉第几筵。

识字便为忧患始，乌台特荷圣恩慈。
雄风雌蜺闲游戏，更和柴桑五字诗。

玉堂流落瘴云边，日观朱明别有天。
木杖银槃寻故事，佳吟应与卯君联。

不问黄州与惠州，狂歌箕踞自梳头。
罗浮云海雪堂雪，醉眼瓜洼小卧游。

六十六年反化城，径山禅老旧同庚。
花猪鸡粥人间味，可忆佳儿玉糝羹。

大峨钟祥纱帽行，文星千载耀灵光。
分明赤壁矶头坐，腰笛称觞一万场。

东坡惠州偃耳遗像

万里南来杖短筇，携儿过岭亦从容。
割愁系网奇山水，千岁神游白鹤峰。

合江楼下即蓬莱，一枕清风梦未回。
何事五更钟动后，又唼蓴芋到琼雷。

筑室枕榔远世氛，椰冠箬笠带微醺。
藤梢竹刺经行处，想见初过黎子云。

送范仲林南归并讯其兄肯堂近状

高标久识范莱芜，橐笔如君岂滥竽？
灶下劳薪心共热，门前旧雨眼中孤。

【九】

· 河海昆仑录卷一 ·



年来时事煨榑柶，别后情怀旋轳。
 寄语伯华相问讯，茂陵春到病应苏。

在系闻子规

春到已三月，子规时一鸣。
身羈慳远梦，室暗覩微明。
斗酒涵今古，绳床托死生。
艰贞吾志在，不必劝归耕。

在系闻歌

吴娘哀怨写繁弦，不到江南十几年。
今夜闻歌倍惆怅，春阴黯黯落花天。

闻有新疆之役偶赋

万卷书能读五车，西行万里尽天涯。
雪山瀚海闲经过，再到江南看杏花。

龚子兴同年连夕过谈赋此为别

云戈惊孤雁，风林噪晚鸦。
明灯春夜雨，尊酒落檐花。
未饮心先醉，相看鬓已华。
鸡声催曙色，分手便天涯。

目 昏

三年磨折几废书，书虽未废目将瞽。
天公嗔我不宿尘，一泓秋水笼纱縠。
老来万事可模糊，唯嫌开卷混豕鲁。
安得粉壁字如斗，面壁不用先生褚。
我生目淫文字障，纵到西天非佛祖。
但乞一放大光明，手写蝇头聚针黍。
岩电下烛夜鸦惊，天花不坠渊鱼睹。
多闻虽愧左邱盲，蒙羞尚胜太史腐。

范肯老弃人间世将百日矣，今夜拣旧稿，见肯翁手批，朱墨

灿然，不觉出涕，卧不成寐，赋长句哭之：

君披云锦归金阙，我犯风沙倒玉卮。

绝域何心生马角，残编有泪洒蛛丝。

方知执紼凭棺日，犹是高歌斫地时。

人世音书多滞阔，况从泉路寄相思。

仆自粤将赴戍所，友人范仲林手《皇舆西域图志》一书赠行，曰：“子万里行，不可无作，子有作，万里即为子有矣。”仆曰：“万境入于目，印于脑，而达于心，其能肖境者，必能造境者也。万里之境与人同，寸心之境与人异，吾但写吾心而已。”仆初从学，家藏书史数万卷，稍涉猎，恨不能遍读。年十七，游江南，读诸史地志，又渐得泰西诸国方里表志，益叹坤舆弹丸，虽亥步不能穷也。近年西人乘汽船、汽车，不期年游地球一周，闻者惊为神速。仆谓一身双足之所历，犹测绘者于大地河山描一线影子，周云乎哉？夫鸟飞最速，蚁行最迟，然以察地，则用鸟不如用蚁，蚁能附于地以尽地之凸凹曲折也。吾生于皖，奔走三十馀年，北至燕，南至粤，登泰山，凌沧海，自以为远游壮观，而雪泥鸿爪，恐尚不及蚁之逾一垤、浮一坳焉！夫齐魏吴楚，中土之堂庑也，秦晋陇蜀则门户、藩篱也。越长城，出阳关，凭陵戈壁瀚海，则游无何有之乡，放乎圉垠之野矣。吾偕幕天席地，瞠目雄视神州万里外，能洞晓西北瓯脱万馀里者，有几人哉？（繆臣）重荷圣上覆载之仁，不膏斧质，而令寻雪窖于苏武，追星汉于张骞，因之探访神鳌，蹙蹋天马，何其幸也！综自乙巳年三月二十七日自广州省城始，逮次年四月初八日至新疆迪化府止，凡三百六十五日，行一万一千七百二十馀里，以我为主，以日为经，以地为纬，就目所睹，耳所食者，泚笔录之，附以诗篇，他日金鸡赐环，玉关生入，当举所录，以示仲林。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庚辰，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午后，自广州府经历署出南门，至天字码头登舟。仆人李玉，天津

人。李才，潮阳人。来和，楚人。同遣戍者，前左江镇陈桂林一山，长解委员候补通判郭绍汀子芬，山东潍县人。遂溪县知县凌以坛杏如，河南光州人。南、番两首县送至船内，久谈始去。一山，福建人，年五十三。由步卒随苏子熙官保征苗疆，积功，保至副将。甲申法越之役，充苏军统将，当前敌，扎关外，与敌人前后十六战，克复谅山镇南关，功居首，历保提督。西抚潘奏称：陈桂林奋勇当先，力支危局，恩赏黄马褂、头品顶戴。初在越南禄岸县开仗，小腹、左大腿洞穿二弹，左手折两指，腕筋俱断，至今未复，因病携一妾一幼子自随，见者怜之。一山举酒别同人曰：“吾以匹夫受朝廷殊恩，今荷戈万里，效力边陲，正吾志也。”余闻而壮之，因以自励。有耆民十餘棹小舟至，坚欲一晤，监者叱之，不退。余从船窗慰谕之，各泣不止。又有人送米三袋、生菜数把，置船头径去。仲弟来，共晚食。将别，郁郁之色可掬。余广之曰：“人处患难，惟坚忍顺受，便无人而不自得，反是，恐患难将有甚焉！修身以造命，悔过以回天，愿共勉之。屈子云：‘苟余心其正直兮，虽僻远其何伤！’”遂别去，明日即还江南，以余近状报老亲也。

二十八日晨，开行，六十里至佛山。

出门放歌

梁鸿《五噫》因何事，王粲《七哀》殊可怜！

白日滔滔流到海，黄沙莽莽远连天。

金樽美酒难成醉，丹灶奇方不羡仙。

开卷无言见皇古，出门搔首已华颠。

过沉香浦

雨后灵洲展黛眉，石门斜照半开时。

炉熏携有沉香片，拔棹清溪愧隐之。

二十九日，自佛山行一百三十里，至三水县。

四月辛巳癸卯朔，自三水县行六十里至芦苞圩，二十里至大

塘圩，八十里至山塘圩，共行一百六十里。

初二日，自山塘圩行三十里，至清远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西北〕。

初三日，自清远县行三十里至峡山寺，七十里至横石圩，共行一百里。午间过清远峡，游飞来寺，采紫背天葵。

飞来寺

酣睡将及午，青山破梦吃。
开眼凝碧湾，健步飞来寺。
昔诵坡公诗，更读禺峡志。
仙人最谈诡，拔宅小游戏。
浩荡飘瞥间，吹堕五岭外。
标名福地后，往往泄灵气。
六鳌骨已霜，圆峤将成市。
石泉本清澈，触物即垢腻。
祈佛转风轮，再奋昆仑翅。
招手鸾鹤游，永使尘踪阕。

初四日，自横塘圩行七十里，至英德县〔今广东省韶关市南，县政府驻英城镇〕。

初五日，自英德县行一百五十七里，至乌石圩。

初六日，自乌石圩行五十里至白度圩，三十里至奶岭，共行八十里。清远、英德一路，山水奇秀，不减宗少文卧游也。

初七日，自奶岭行二十里至韶州府曲江县〔在今广东省北部〕。

初八日，住。

初九日，住。

初十日，自曲江县行七十里至周田圩。

十一日，自周田圩行七十里至始兴县〔在今广东省韶关市东部〕。

十二日，自始兴县行五十里至野泊。

十三日，行六十里至白羊角。

十四日，自白羊角行三十里至南雄州〔地当大庾岭南口，与江西大余县交界〕。

南雄太平桥步月

散步桥头月，清辉两岸同。

孤城雄岭表，一水汇湏东。

山近迎金马，波澄卧彩虹。

盲翁高兴发，拍板唱玲珑。

十五日，住。

十六日，住。

十七日，自南雄州换肩舆，行九十里至梅岭，入江西界。青松夹道。三十里至南安府〔公元990年置，1912年废〕大庾县〔今改名大余〕，共行一百二十里。

梅 关

（《宋史》：嘉祐八年，蔡挺提刑江西，兄抗漕广东，乃修岭路，建梅关于岭上，种松数百株，以分江、广之界。）

函关启后梅关闭，大长威稜泥一丸。

五岭东蟠秦戍远，万山北走楚天宽。

枝头春尽虚芳讯，衣上云生接暮峦。

沧海楼船今孔道，洪崖萧瑟夏犹寒。

大庾岭

连峰夹峙见神工，斧凿盘纡一线通。

佗老霸才能设险，曲江心事荡平中。

（现行过岭之路，乃张曲江〔张九龄〕开凿。）

岭北梅

（岭上梅花，近年徐花农学使补种。松之大者，逾数抱、高十丈、约百馀株，岂蔡家兄弟遗爱欤？）

【一四】

· 裴景福著 ·

关内梅花关外松，山深鹤去白云封。

芳情欲寄江南信，青子低垂绿总浓。

过岭遇雨

连村挂绿五稜黄，六月牂牁水似汤。

十有三年苦炎热，才过庾岭便清凉。

十八日，住。

十九日，住。

二十日，住。

二十一日，自大庾县登舟，行八十里，野泊。

二十二日，行九十里至南康县〔在今江西南部，赣江西源章水流域〕。

南康道中

章水清清雨后黄，四围山色黛眉长。

农田不识沟渠志，自有天丰灌地浆。

赣州〔治府在今江西赣州市〕

赣南形胜郁苍苍，抗楚凌吴控五羊。

欲识文成功德处，双流章贡较深长。

二十三日，自南康县行一百四十里至赣州府赣县〔在今江西省南部，赣江上游章、贡两水汇合处〕。

二十四日，住。登岸游观，七闽在其东，五岭环其南，云山围抱，章、贡奔流，最占形胜。

二十五日，住。

二十六日，住。

二十七日，住。制竹肩舆自随。

二十八日，自赣县行一百六十里至五属圩。

二十九日，自五属圩行六十里至万安县〔今江西中部偏南，县政府驻芙蓉镇〕。

由十八滩至万安

【一五】



乱石沿流剑戟攒，篙师嬉酒狎奔湍。
最难青雀黄龙客，多少惊魂十八滩。

夹岸幽居带远峦，上流明净下流宽。
炮车云散风波定，也得收帆住万安。

万安得鳊鱼

几年活泼赣江春，细口修鳞白胜银。
何事泳游贪寸饵，轻刀飞雪湿馋唇。

三十日，自万安县行一百里至泰和县〔在江西省中部，今县政府设澄江镇〕。

五月壬午癸酉朔，自泰和县行四十里至神格圩。

初二日，自神格圩行八十里至吉安府〔今为市〕庐陵县〔即今吉安市〕。

舟过庐陵仰欧阳文忠公

雄文谁赅退之长，大笔惟公继有唐。
偶吐光芒惊灶婢，还馀涕泪写浣冈。
寒江秋月愁迁客，白发苍颜说醉乡。
日暮扁舟何处泊？近城烟树望微茫。

吉安得鲫鱼

网得吉安生鲫鱼，旋分河水佐园蔬。
从来烈火青煎里，大半清流骨鲠馀。
郑相仁心增我愧，武昌人物到今虚。
年来轻试烹鲜手，从此临渊不羡鱼。

初三日，自庐陵县行四十里至吉水县〔在江西省中部，今县政府驻文峰镇〕。

过吉水欲谒解大绅〔解缙〕祠堂不得

学士祠堂何处寻，城隅绿树晚阴阴。
平湖斜照靴纹细，远岫新晴眉黛深。

凤阁银章抒说论，蛮荒丹荔助哀吟。

手攀兰芷江皋立，欲寄夫君感不禁。

学士为一代才人，直言敢谏，奏牍具在，读之神旺，明初叶之贾长沙也，乃以忠获罪，竟至不得其死，悲夫！

舟过吉水吊文忠烈公〔文天祥〕

烟水荒凉故国秋，湖山平远暮生愁。

孤臣柴市衣襟血，泪眼莲花海角舟。

有死丹心存宋社，无情雪浪涌章流。

分明屈子沉湘恨，忍过西江第一楼。

初四日，自吉水县行一百里至峡江县〔在江西省中部，今县政府驻巴丘镇〕。省委汪六笙、沈敬亭两大令来晤于舟。六笙，乃故友刘筱泉总戎之婿。握谈甚欢。驰驿例由峡江陆行至九江，时予小病，胡中丞语廉访，电谕两大令，准仍舟行，过省城就医。江督周玉帅欲予到南昌小住，可与老亲一见，当道矜恤流人，可谓至矣。

初五日，自峡江县行七十里至新淦县〔今新干县，在江西省中部〕。

端午日，舟次新淦，邑宰周介人赠酒肴甚盛。同行沈敬亭与介人有旧，赋此寄谢。

天山万里在何所，我行新淦过端午。

荒江寂寞泊孤棹，那有彩绳击艾虎。

贤侯捧檄初下车，爱人除害今周处。

已怜黄祖厄正平，更惜乌孙嫁公主。

长瓶短榼何磊落，同行九人八人舞。

小人少饮辄先醉，船头卧听夺标鼓。

穷途每遭俗眼白，千金一饭非小补。

故人孙宰义薄云，煎纸招魂到杜甫。

隐侯今与令有旧，爱屋及乌谊亦古。



二更水宿樟树镇，新月娟娟堕洲渚。

初六日，自新淦县行六十里至樟树镇。

初七日，自樟树镇行六十里至丰城县〔在江西省中部，今县政府驻剑光镇〕。

夜泊丰城

城头北斗夜深斜，烟水平湖叫怒蛙。

神铄化龙难久阔，人间何处觅张华。

洪炉鼓铸合阴阳，紫气腾霄自太康。

忍见神州没河洛，延津风雨剑光芒。

初八日，自丰城县行四十里至长狐村。

初九日，自长狐村行七十里至江西省南昌府南昌县〔今南昌市南，县政府驻莲塘镇〕。

初十日，住。日暮，仲若、亚农、伯恺诸弟自金陵来，夜登滕王阁，向老兵乞火，燃松枝，照视楼上联额。下楼火尽，手摸东壁嵌横石，悉小字。仲若燃纸吹读之，尽五纸。乃陈检讨四六序文，王梦楼书也。

十一日，住。

十二日，住。

滕王阁

章江一泻千馀里，彭蠡北汇匡庐峙。

大唐帝子尉灵光，嵯峨高阁云霄里。

雄文四杰振初唐，一夕风帆助马当。

秋水长天写寥阔，珠帘画栋生辉光。

我来笠带黄昏色，以手摸碑读不得。

西山日落烟光紫，南浦潮回渔火黑。

北兰寺古劫灰飞，桂殿兰宫冷落晖。

灵祠箫鼓蛟龙徙，旧馆丹青蛱蝶归。

凌晨吊古江之滨，凭栏招手云中君。

金幢玉节纷来下，风马云车走百神。

阁旧在北兰寺前江岸上，面对西山，与子安序中景物悉合。道光末年寺灾，阁亦毁，始移建章江门外，徙江河神庙以成之。北兰故址今已为铜元局矣。（自记）

十三日，住。

书杜集后

诗亡谁续楚骚忧，杜老哀歌仰白头。

楠树秋风茅屋漏，浣花春水草堂流。

乱离稷契终无补，心事匡刘古与俦。

最是感人忠爱作，惹予清泪不能收。

十四日，住。

十五日，住。

十六日，住。

十七日，住。

十八日，住。

十九日，自南昌县乘官轮，船行四百里至九江府〔治府即在德化〕德化县〔即今九江市〕。

二十日，住。淑儿自治城来，夜半纳凉江干，问为文之要，曰：“积理。”问为人之要，曰：“见道。”仲曰：“文以载道，道不远人。因论及家道盛衰，惟视子弟之贤否，何以能令继世皆贤？”余曰：“此尧舜之所不能必者，惟修德立教，尽其在我而已。”仲问：“古今文人以孰为圣？”曰：“扬雄、韩愈。扬子察理微，韩子自负高。”

二十一日，住。

二十二日，住。

二十三日，住。

二十四日，住。



二十五日,住。

二十六日,住。

二十七日,住。

二十八日,住。

二十九日,住。

三十日,住。

六月癸未卯朔,住。

初二日,自九江德化县渡江,换肩舆行四十里至隆通镇,入湖北界。渡江时,汪六笙立船头,咏李于鳞“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句。风利潮涌,音响人云,余为之起舞。

德化别汪六笙

弄人造化欲如何？歧路逢君快事多。
滕阁卷帘朝唤酒，匡庐对镜夜横戈。
栖乌杨柳金闺怨，天马葡萄玉塞歌。
忽被晴云催晓发，离情分付九江波。

大江明月照浔阳，未听琵琶已断肠。
红袖青衫湓浦夜，吹笳折柳渭城觞。
欲消马角乌头恨，谁赎蛾眉驼背装。
北望陇云莫惆怅，君恩从古重沙场。

初三日，自隆通镇行五十里至黄梅县〔在今湖北省东端〕。
汪六笙回南昌。

黄 梅

堤外平湖碧似环，堤中稻绿水潺潺。
数峰荒远倪迂画，知是黄梅附郭山。

柁楼一睡三千里，扶入篮舆眼倦开。
新雨泥深茅屋漏，黄梅风味似红梅。

红梅司属南雄州。由广东至九江均舟行，仅过岭陆行九十里。六月初二日，过江，第二程宿黄梅，此后不见片帆矣。（自记）

初四日，自黄梅县行五十里至宿松县〔在今安徽省西南部〕，入安徽界。

初五日，自宿松县行七十里至太湖县〔今安徽省西南部，皖河上游〕。

初六日，住。

初七日，自太湖县行八十里至潜山县〔在今安徽西南部，县政府驻梅城镇〕。

玉照山礼释迦寺

袒胸掐指净威仪，七宝楼台白玉基。

毕竟西天真乐土，魔王鬼母颂慈悲。

一峰蓬勃化城东，荆棘藤萝欲蔽空。

果假攀援凌绝顶，早呵电母唤雷公。

初八日，自潜山县行五十里至桐城县〔在今安徽省中部偏南〕。

山行

断桥沙净水清冷，隔岸茅茨晚诵经。

微雨苔深山磴滑，一庵松竹闭门青。

初九日，住。

桐城杂诗

青缙布袜挂车河，云锦屏开展黛螺。

栲栳东来峰势变，夏云堕地海生波。

名山淑秀毓文人，天柱龙来作势神。

我为正宗求斗岳，望溪惜抱两嶙峋。



香草峰尖猿鸟啼，故人家住翠微西。

长眠已熟珠江梦，小凤声清老凤凄。

（旧岭南同官黄子惠，家住香草峰下。子惠下世，其尊人梅壮先生携其孙候余旅舍中，共餐而别。）

君熟黄粱我荷戈，九原万里恨如何。

牵衣各有闾门恋，死别生离泪孰多？

待翁诗字两称雄，攀老文章传志工。

斗酒只鸡虚旧约，巾箱遗墨焰熊熊。

（桐城江有兰，号待园。工书，而诗亦高妙。父执老友也，歿已三十年。执老去年亦故。）

陶冲驿外双白鹅，河水东流扬素波。

过桥西堍盘石上，有女浣纱披薄罗。

闻道枞阳百里湖，荷花无际水平铺。

他年料理青油舫，踏遍螺山画作图。

龙眠山下野梅香，茅店檀槽劝客觞。

卅载卢生尘梦醒，清歌依旧听兜娘。

（桐城五里店小妓凤娃，金陵产也。甲戌春过此，曾奏一曲。今再过之，已三十二年矣。）

初十日，住。

赠桐城姚慎思并简阮仲勉

陈淡如两先生（姚为学堂教习）

六经灰烬收秦火，百代萌芽重汉师。

碧海狂澜吁既倒，青毡新理问谁知。

精深旧学宏匡济，忠愤雄心唤梦痴。

国器勉成同二老，中原人物霸王资。

【二二】

· 裴景福著 ·

(挈老书“勉成国器”额)

十一日，自桐城县行五十里至山铺。

山 铺

回头三十二年前，把酒山村迟夜眠。

却忆秋芜原上路，白杨吹雨草舍烟。

(甲戌春，同从叔祖缙卿孝廉过此，阴雨留宿。孝廉歿十馀年矣！今夜诗成，梦与孝廉遇，欢谭如平生，将去，示一纸云：“生前两车书，身后一抔土。只有白杨树，夜夜号风雨。”宿后孤灯明灭，鸡声喔喔，为之凄绝。)

十二日，自山铺行五十里至舒城县[在今安徽中部偏南]。

十三日，住。

十四日，住。

十五日，自舒城县行五十里至梅花降。仲若自金陵来。

十六日，自梅花降行七十里至庐州府[府治在今合肥市]合肥县[即今安徽合肥市]。

十七日，住。

十八日，住。

十九日，住。

二十日，自合肥县行七十里至梁园镇。

西征别弟仲若

离合召悲欢，哀乐催人老。
每闻家人至，便觉生烦恼。
烦恼何为生？不合无由离。
合时纵谈笑，将别蹙双眉。
牂牁春涨发，荔子味犹涩。
访我粤王台，慰我楚囚泣。
我探庾岭梅，汝食淞江鲈。
楼船溯扬子，飞过鄱阳湖。



握手章江上，晚登滕王阁。
 南浦烟水昏，明月照珠箔。
 十日百花洲，美酒三千钟。
 彭蠡明镜里，同看香炉峰。
 我闻蠡浦弦，汝放秦淮棹。
 温语白发亲，游子抒怀抱。
 我浮潯阳江，亲寻射蛟台。
 沧波腾双鲤，得汝尺书来。
 飞轡皖公山，停车舒子国。
 天涯万里心，夜雨听不得。
 初传南港桥，拟赋西征诗。
 清风吹汝至，茅店夜眠迟。
 赌棋破苻坚，战胜淝水上。
 东门一挥手，风鹤犹悲壮。
 我涉濠梁水，汝饮惠山泉。
 为语金闺妇，椎髻勤齋盐。
 丰湖富鱼麦，临淮有田庐。
 为语豚犬辈，赋归真良图。
 我揽中岳云，汝挹太行翠。
 谒帝明光宫，微官亦生计。
 心游皇古初，目击沧海流。
 我志小天下，我身不自谋。
 坤輿首昆仑，关陇据其脊。
 万派纳归墟，六鳌奠无极。
 我昔官潮阳，浴日海天低。
 千里复万里，忽滴车师西。
 乙巳月在且，九日赤于血。
 瞠人喘作牛，金石亦焦裂。

炎凉一转毂，容易秋风天。
 旭日明紫阁，微霜落蓝田。
 计过皋兰山，应醉茱萸酒。
 高攀太华莲，低折长城柳。
 汝听金陵鼓，我出玉门关。
 天山嚼毡雪，瀚海唱刀环。
 汉主嫁乌孙，黄鹄歌惨嗒。
 王道今荡平，辘回在房闼。
 沾襟儿女态，投笔英雄心。
 侧身望江南，短歌聊一吟。

二十一日，自梁园镇行六十里至张杨圩。

二十二日，自张杨圩行六十里至定远县[在今安徽省中部偏东]。

定远道中

平冈起伏带坡陀，一径微茫出草窝。
 红杏驿前时雨降，黄梨桥上听秧歌。

轻纨力尽汗如浆，六月红尘道上忙。
 自有寸田离火宅，绿蕉阴重白莲香。

炎蒸初退晚风天，万里征人紧着鞭。
 一水绕村松竹暗，谁家儿女闹灯前。

二十三日，住。

二十四日，住。

牧童索书口占

朝逐东风来，晚荷斜阳去。
 短笛时一吹，松杉落空翠。

二十五日，住。



二十六日,住。

二十七日,住。

二十八日,住。

二十九日,自定远县行四十五里至封神镇。

麻

(麻之为物,外直内素,气芳理密,故能抗炎祛邪,衣被天下,而近今诗人少咏之者。渡淮而北,栝比冈野,道经麻冈,感而赋之。亦杜陵野苒、东坡老楮之义也。)

麻冈铺外绿成林,花开六月黄到心。
腰镰将秋即割去,入池一沷饱风露。
细缕密织莹于丝,当暑披拂生凉飏。
萧疏究非纨绮比,正直那同蓬蒿倚。
我家有田城东门,亦种数畦荒园根。
老妪揭皮杵作纰,束秸拈火照秋雨。

七月甲申,壬申朔,自封神镇行六十里至临淮关。

临 濠

风起濠梁卷逝波,帝乡终古白云多。
龙飞奋作中原雨,王气从兹不渡河。

芒砀风云郁不开,真人天授起临淮。
一般钟室英雄醢,百战山河换得来。

初二日,住。

初三日,自临淮关行六十里至麦岭。

过淮至王庄

北渡长淮九轨开,中原葱郁气佳哉!
雕弓骏马驰千里,曾向天南局促来。
故纸埋头亦自怜,锦心绣口幻云烟。
弯强射虎何人事,抚髀惊过五十年。

初四日，自麦岭行六十里至固镇。

初五日，住。

初六日，自固镇行七十里至大店。

初七日，自大店行五十里至南宿州〔当为今安徽省宿州市，在新汴河以南〕。

宿州过僧忠亲王祠 四首

带砺河山异姓王，艰难百战固金汤。

稍留英锐筹恢复，便告全功返庙堂。

天半灵旗风雨过，袞衣肃穆拥雕戈。

至今战垒桑麻遍，碧血丹心奠两河。

北伐淮湘幕府开，湘乡节制合肥才。

伫看江汉波平后，终把黄河倒挽来。

嚼齿睢阳地下雄，芳邻毅魄荐馨同。

阴风惨淡云车会，化作青天两道虹。

初八日，自南宿州行七十里至七埠。

初九日，自七埠行六十里至永城县〔在今河南省东部，沱河及浍河上游〕，入河南界。

自粤垣至此，仅纪驿程，罕书事。

初十日，晴。申刻，宿永城双盛店，为入河南之第一站。

十一日，晴，住。晚偶觉不适。午后永宰周大令世臣来，久谈。在粤将行，制青布囊二自随，诗文杂稿悉纳入，名曰：括囊奴子。误浸湿，余取作枕方觉，以火烘之，烧损数纸，戏语华封曰：“文字水火之劫，每在百年后，今亲见之，可谓厄运矣。”华封曰：“历劫多者，文字必佳，此传世之兆也。从古文人有不厄于水火者乎？”闻之慨然。余事方急，当道潜搜睫庵稿，谓《登白云山过

安期生祠遂诣九龙泉祈雨》诗：“坐见蓬莱宫，桑田变旦暮。玉宇飞劫灰，王母泪如注。”又“下界几焦土，上清但云雾。醉时歌神仙，不自保忧患。”《与人同感春》诗：“河山忽破碎，光景如浮埃。”又“百鸟尽结舌，杜宇鸣悲哀”等句，指为讪刺，几兴乌台之狱。友人言：睫庵何人，得践老坡故步，幸矣！白云面海，望见虎门大洋。九龙泉出摩星岭下，为白云极顶。赤日久旱，岭上草树雾雨如注，非谩语也。

周大令挹廉兴学，大府奖为中州之冠。余往学堂视之，规模粗具，颇费经营。当今新旧交讧，是非蜂起，而兴学尚武，自为不易之论。明诏方下，庠序如林，欲收效果，必须待至二十年，其所成就人才亦必大略相同，当以笃实无虚骄之气者为上选。以中国疆域及人民性质计之，高等专科收效最速。必迟至五十年方能收普通之效。大令曰：“尚武之精神若何？”余曰：“速成亦须二十年，其时将如斗鸡，士如木鸡，而政府诸公如深山道士，闾精固气，清虚无为，却自有吹唇致雨、掀掌轰雷本领，庶几其可乎？”

伊尹、太公、周公、留侯皆身为臣子，其仁义智勇足以运动帝王，操纵天下，而与时屈伸，中无系恋，唐宋以后，此等豪杰邈矣。庙堂于创制之余，毅然以练兵兴学为首务，学堂不能不立，亦不必为此一事疲精神，耗财赋，养成偏重之势，流弊即因之而起。国家制度与风俗好尚凡偏胜之处，久必厌弃，皆此类也。泰西私家之学远逊中国，故成才取才于官学，中国三代来私家之学遍于遐荒，士庶之家藏书动逾数万卷。私学人才足供国用，而精深博大有非官学所能造就者。今日一省一郡所设学堂析力经营扩充，恐尚不及一大邑私家学堂之百一，而私家学堂从此废弃者不啻百千矣！要在国家将为学宗旨向切实有用处讲求，变通酌订课程，颁布天下郡国，使风气画一，无人无地不可循而习之，再分别年限，选举考试，以辅官学人才之不足，则官私并重，互相补救，不致偏重而有所废。盖中国人才学术决非官学所能尽，不

过借官学以标准提倡之尔。至练兵一事,更为立国扶衰之本,天下之患,出于所备之外,而即在于所备之中,既练重兵,必须齐一。君强,则齐一之兵为国家所有;国弱,则何人能齐一之?即为何人所有,所谓困天下以养乱者,后患何可思议?庙谟深远,固安得太公、周公、伊尹、留侯出而佐理之也!

十二日,晴。发热。延县少尉刘君诊治未合,将晚,自服疏风清湿热之剂而愈。

博罗张隼,字效济。贫而力学,攻诗、古文、词,天文、地志皆有著述,于西儒辩证尤断断。博一衿,久厄场屋。癸巳甲午,广东乡试,予充同考官,两荐之主司,以艰僻野战斥不中。学使张野秋尚书鉴拔幽滞,试竣,奏保绩学之士三人,君其一也。特赏教职,授东莞县教谕,年近六十矣。莅官七十日卒。君老而不遇,感予知尤笃,庚子春来谒,执贽一金,闾者拒不报,徘徊户外,予适自外归,睨之,高颧削颐,颀然而修,目炯炯射人,曰:“此山泽癯也,胡为乎来哉?”下舆请之人,纵谈,恨相见晚。留课诸子读。君孤冷如鸥鹭,而具鲲鹏之志,豪于诗而癖好予作,常秉烛朗诵,诵罢,丹黄甲乙,密书小字,如聚针黍,至深夜不倦。予虽耽吟咏,罕示人,以为从吾所好,不必求人知也,不谓嗜痂有如君者。甲辰三月朔,避地澳门,将行,闻归道山,緘五十金寄东莞,恩邑宰速归君骨于罗浮。六月,自澳门归,得其长子庆鑫书,述遗命,丐余为理幽之文,怜而心许之。未几远窜,途中检前书事实已散失,今理旧稿,朱墨灿然,皆君手迹也。奇其才,悲其遇,而死生契阔之感,黯然久之,述此以补食言之咎。君病肺,夜嗽不眠,销减腊立,奉檄将赴官,例谒大府,某廉访见之,厉声曰:“君岂黑籍中人欤?”乃正色对曰:“教官食贫,菜色也。”归述以为大辱,曰:“不图一官,污人至此!”余难初作,君殷忧废食,疾益剧,殆余速之死也。

十三日,晴。热退,尚觉软弱,将前方加洋参、於术服之。晚,

大愈。石延年，幽州人，避契丹移居永。

午后，闻邻妇挞婢，惨毒无人理，劝之不听，为之废食。天下自残其类，伤天地之和者，无过于虐婢、虐媳，虽士大夫不免。为官当爱民，居家当推父母之心以爱人。父母兄弟子女以天合，妻媳以人合，仆婢亦人合之一，而妇人每重女轻媳，至奴婢更虐待不如犬马，任其饥冻，又从而鞭挞之。为婢者本弱且愚，安能尽解人意？其年与力与己女等也，乃己女则视如金玉，奴婢则视如寇仇，其夫反从而助之，是何居心也？虐媳尚恐母家无理报复，奴婢冤惨至死，即填沟壑，是天下之穷弱无告者，莫婢若也。先母李太夫人尝言：“天下最可怜者，莫若弱息离父母。”每十年内，细数人家夭亡者，婢与媳为多，皆家主之过，故爱媳每逾于所生，闻婢被虐，必以重价购之，常诫诸子妇曰：“虐媳者生育必不繁，虐婢者家道必不昌。”至言也！余尝欲于乡里立一恤婢，会饥驱奔走，未省何日能如志也。

十四日，晴。仲修大令明日将先行赴汴省。午后，周大令来。大令为文忠公孙，汤海秋外孙，小秋方伯甥也。学行吏治俱有渊源，人亦明决爽隼，因询其家世甚详。文忠公晚年卜居宿州，其长子仍回东阿，次子即世丞，尊人留居宿。文忠墓在宿，境宅在五柳乡。文忠夫人仍葬东阿。宿与永为近邻，相距仅数十里。曹彬，真定灵寿人，从太祖徙居永。李天馥，合肥人，亦家永，有故居。

皖豫接壤，西瓜渐佳，永产尤甘美。余脾弱不能多食，每为流涎。介侯曰：“远逊西域也。凡植物初生，必有原起之处，如人之土著然，然后，蔓延四达。莱菔开胃健脾，食物上品，西蜀阆中县河机关、秦中岐山益门镇、湘中长沙郎陵所产甲天下。阆中一枚大者重十馀斤，体长，头青，尾白。岐山体圆，上红下白，小者亦七八斤。郎陵体长，头杀尾丰，纯白。而每年各产一硕大无朋者，谓之莱菔王，重至六七十斤，长而青者状如四五岁儿，红而圆

者出土时如红衣小儿蹲伏于地，亦伟观也。青者宜生食，红、白者宜熟食。若某村得王，便支棚演剧为贺，数日后，岐山则投于渭水，阆中投嘉陵江，郎陵投湘水，人不敢食也。吐鲁番产西瓜，每年亦有硕大者，一枚重百斤，谓之瓜王。”

十五日，晴。颇健。晨，倪仲修同周茂亭赴汴梁。张星东并工山水花鸟，著《颜子释》一卷，入《四库全书》，有《石龕诗草》，姚山期评为人品、诗品中州第一，永城人也。午后，为人作书毕，步至县署学堂，访裘君泰龄、秦君宝钟，均未遇，两君见过亦未遇。秦乃家君任无锡所取案首，裘之尊公亦为家君记室，品学俱优，不二年而故，时泰龄尚幼，回溯将三十年。二君相晤极殷谆，并以佳肴遗余。仲修名善庆，云南人，安徽候补知县。余过皖，奉委来护送，晤于黄梅，同行月馀，臭味颇投，今别去，赋诗赠之。周官千总。家君两宰无锡，凡十二年。初于丙子四月下车，辛巳秋调昭文，在任六年，极湖山朋友之乐。将卸篆，士民攀钱，几不忍去，赋四诗留别，和者数百人。家君尝命福曰：“此我之桐乡也。”丁亥秋，先慈弃世，遂卜葬于锡之孙家湾。今晤秦、裘二君，追念旧游，复忆前诗，谨录存之：“自昔曾探邓尉梅，惠峰经过小徘徊。旧游绿水青山里，浩劫红羊白马来。四海销兵欣有象，一官捧檄愧无才。幸逢岁岁占鱼梦，博得村氓笑口开。”“制锦辛勤学尹何？政平差喜得人和。春风桃李新阴茂，秋水蒹葭旧雨多。葭屋有情歌父母，菲材无计恤癯癯。此行应被湖山笑，鸿雪匆匆六载过。”“官衙住久即为家，赢得丝丝两鬓华。开径遍栽彭泽柳，看山时煮惠泉茶。权营子野三椽屋，待种河阳一县花。瓜代谁知太匆促，临歧拚与醉流霞。”“百里琴川一苇杭，留人小雨滞轻装。官声敢谓民歌暮，家庆犹欣世泽长。姜被惯联兄弟乐，书田贪课子孙忙。只惭此别无遗爱，留得青青数亩桑。”家君尝言：“官不可欺民。我莅锡最久，而无惠政，故但流连光景，自道歉忱耳。”南朝裴子野侍郎，曾借官地为屋。己卯春，家君于无锡旧廨

东北隅隙地，翦除荒榛，葺屋十餘楹，缭以短垣，颜曰且圆。中构企复轩，种梅百本，绕屋遍植斑竹、梧桐、杨柳、松杉，西北隅种桑三百株，命予兄弟读书其中。延山阳潘汉泉先生课字学。簿书之暇，偶一至焉。常坐石磴，语汉老曰：“此间佳趣，较之‘偶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不差胜乎？”秦君云：“且圆近已改为公廨矣。”他日再至，当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慨。

无锡惠山寺旧藏王孟端《竹垞山房图》，乾隆间毁于火。高宗因补图不称意，检内藏王绂《溪山渔隐卷》赐焉。（卷首题“顿还旧观”四字，事详县志。）每南巡驻蹕惠山，皆有题咏。庚申乱后，卷散失，余以五百金购得之。

家君曰：“此先皇宸翰，名山宝墨，岂可私诸，宜敬还之惠泉。”邑之搢绅先生遂具公牒立案，就竹垞山房旧址为屋以庋之，亦名山胜事也。余三十年来，南北奔驰，而眷属未尝一日离锡，每过吴门，望九龙山色，如到故乡，锡之人亦未尝以寓公视我。家君云：“天下有好民，无好官。民无不爱好官者，理固然也。”

别倪仲修

六月初六月，青天悬半弓。
桑落洲前买斗酒，握手同醉松滋宫。
七月初七夜，眉弯横如故。
计程明日到符离，投辖留君不得住。
我少游京国，脱略厌朝衫。
东吴山河风月好，玉箫金管雕朱颜。
方强度五岭，海窄罗浮狭。
丹砂翠羽久沉埋，神仙亦厌虫沙劫。
天公呼我游汗漫，天风吹上昆仑巅。
中途与君一合并，黄鹄回首招青鸾。
别后相思真阔绝，江南杨柳天山雪。
举头惟有一轮明，千里万里共圆缺。

【三二】

· 裴景福著 ·

十六日,晴。卯,初行仍坐肩輿,以大车二载行装。刘介侯、华封、昆仲乘轿车,仆人乘大车。行四十五里,至樊集,午饭。行四十五里,宿夏邑城内。知县陶君炯照,湖北人。丁酉拔贡,曾应经济特科,到任未及一月,送二筵。与一山同店。介侯、华封、瑞斋,观察侄也,与余同邑。前在新疆候补,因事归里,闻余遣戍,至金陵言于家君,愿伴送出关。家君因余只身万里,介侯、华封熟于关内外道路、风土,途次所需,可预为置备,感其谊,遂许之。余至合肥,二君追及,偕行至此。出永城北门约八九里,大道埂有古庙,为咏一诗,似尚称其荒僻景象。瑞斋前官焉耆府,著政声。

古庙(永城北门外)

大道埂边有古庙,白杨绿柳饥鼯叫。
入门几许泥菩萨,春雨淋残秋月照。
散庙枯坐白足僧,偏袒右肩不诵经。
入城乞食忘乞火,冷饭汲井嚼晓星。

十七日,晴。晨行二十五里,实有三十里。午饭三官集。行三十里,宿榴古镇。天气热。酉初,到站。

湘阴王秉英,丁酉秋将出都,梦入古庙,剧楼悬一联云“眼前天地手摩黑,望里楼台血染红。”漆板金字,醒以语人,咸传诵之而不解其故,未几,有庚子联军之役,鬼神之机甚秘,而偶流露以示异类如此。

叔孙豹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门以四科立万世制行取才之极。欧阳公以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分为三途,又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皆为可悲”。朱子讥韩公先文后道,讥永嘉之学偏重事功。姚惜抱谓考据、词章、义理,三者缺一不可。斯言也,虽专论文章,而学术之本末源流已灿然大备。曾文正师其义,谓吾辈欲法孔孟,固将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余窃以为不刊之论。刘霞仙中丞则专主道德,谓德至文将不

期而自工。其论与文正终身不合。近日南皮尚书谓存词章即以存道德。通人之论,与桐城湘乡若合符节。斯文存亡断续,与斯民生死安危、国家治乱得失,极有关系,未可作骑墙模棱语,混人心目也。年来鉴于场屋空虚浮靡之弊,屏弃八股,而矫枉过正。不学无术者,欲并有用之文章而废之,害道甚矣。

十八日,晴。晨行三十二里,午饭芒隆集。行二十八里,宿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省商丘南]城内西关。逼近西门,途中有诗《寄永城周世丞大令》,晚,莫君厚斋、李君晋卿来谈。

将晚,同华封昆弟游西门关帝庙,内有义学,初改蒙小学堂,童子五六人,诸生某为师,有授读《洪范》者,余语之曰:“箕子乃遁于荒者,然武周之道承之,文王访于箕子。阴阳五行之理,发明自箕子始也。箕子本《洛书》,作《洪范》,当在文王演《易》之前,是为中国哲学之始。周公制作“五礼”,经纶天下,多用其意。《尚书》诸篇多记事,惟《洪范》言理。人能抱道,何往不宜?东夷之封,西山之逃,其道同也。”塾师闻之欣然。归寓已昏。

寄永城周世丞大令

大令文忠孙子亲,王谢家有贤父兄。
高勋衣被半天下,忠孝奕世犹专城。
太邱门户拱淮宿,桑麻业深萑苻伏。
文忠马上亲治之,甘棠阴留种花竹。
饰经作吏第一流,簿书鞭扑玉堂羞。
风流豪翰过乃祖,渊源外祖汤浮邱。

十九日,晴。住。归德府,宋之南京也。首县商邱,邑宰杨君清魁,保定人,癸酉举人,庚辰进士。因病未晤,县少尉来代为周旋。午后,发家书至无锡,嘱兑银三百两交西安新泰厚号。同一山往拜厚斋、晋卿。厚斋未遇,回。独游宋氏先贤祠,神室中三龕,中座为明宋壮敏公,左明福山令宋公沾(壮敏于福山令,为族祖),右国朝国史院大学士宋公权。东楹一龕,为牧仲先生,均塑

【三四】

· 裴景福著 ·

像；西楹尚虚，盖宋氏先贤以德位重，非宗祠也。中堂三楹，左一碑记福山公，右一碑记文康公，即牧仲父也。牧仲撰文，其子至书壁。上刊康熙宸翰，已多残损，“怀抱清朗”四字额尚全。《天马赋》存二石，此二种墨迹均为余藏，“西陂”二大字尚存。宋氏先德名位两隆，令人景仰，然非遭际盛时，明良遇合，亦安能震耀一时，传之无穷也！神室共五楹，中三楹，东一楹，上嵌横石，刻宋氏十三世谱系图，西为祠丁所居。院中大皂角树，心已全空，而枝叶蔚然，犹有世臣乔木之思。徘徊久之，出已斜阳西下矣。西陂离城十二里。

二十日，晴。住。余在永城客店，见壁间悬狂草屏条，缺末顿。学怀素、祝枝山，守法甚严，笔亦老健，若再参入二王，去其枯柴，加以腴润，便成名家。询之店主，呼为王半仙，而不能举其名。到此访之店主，并索他书观之，知为商邱人，名心友，号益斋。见小对二幅，学松雪甚工。去年已作古矣。将晚，同人至酒楼小饮，回寓，车马已齐，明早定行。

店主王敬堂负贩三至上海，颇闻新学。余初下车，来谒。升自阼阶，草笠卓如，布衫长素，坐而梁言，起而康趋，与之语，力主脑能印物之说，谓心无用。余曰：“君所私淑者，固世界十九世纪中，大有心人也。《庄子》云：‘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张平子云：‘有胸而无心，不可节之以礼。’帝释谓心为毒蛇恶兽，儒谓心即理也，或善或不善，莫不有心。余尚有心，安能怆怵怛恨兮，去故而就新。”（刘宾客诗：“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东坡云：“京师万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几？”朱竹垞云：“时日趋于新，未必尽惬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旧者之无敝，则新者反陈而旧者只觉其可慕。”均有心人语也。）

许仙屏中丞工书，深于柳诚悬。抚粤时，告予曰：“曾文正尝言‘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人多不解，公曰：‘既美且狠。’可谓形容尽致。”予曰：“不独书法，诗文亦然。古今大家美且狠者，

唯杜与韩。昔长安名优十三旦演《蝴蝶梦》，桂云演《双钉记·杀皮》，均极美而狠之态，不见此等脚色，安知文正措语之妙。”

凡能树勋名修德业之人，其作字，无论工拙，必精气盘郁，筋骨多于血肉，自然流露。昔曾文正见李文忠手书，决其必大用；彭刚直微时，衡阳高知府见其稿书，谓当大贵，且有功名，殆以此也。

昔贤未遇时，偶有吟咏，识者见之，能决其禄位所至。如“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不嫌寒气侵入骨，贪看梅花过野桥”，类此者多矣！杨石泉制军抚浙，挂吏议，左文襄奏请起用，赏四品顶戴，襄办陕甘军务，有句云：“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文襄亟赏之。未几，复大用。周玉山制军，同治中以知县往从李文忠于天津，渡海有句云：“苍烟划破浮云影，多少鱼龙侧目看。”家君曰：“有此气象，大用无疑。”今果然。

商邱城中闻筑

江南一瞥二十年，破山云树惠山泉。
吴娘青丝掠云鬓，歌喉低逐琵琶弦。
醉魂未醒香梦幻，别有哀怨生情天。
停车晚步阊伯国，忽闻高调西风前。
音宏响厉近杀伐，悲风易水开别筵。
酒酣耳热触幽愤，白虹上烛南斗躔。
梁王消歇二千载，平台衰草堆荒烟。
角声变徵震林樾，雕鹗惊起云霄盘。
渠犁万里在何处？玉关远与长城连。
使我泪堕发怒指，明月满地不成眠。
《渭城曲》《凉州唱》，天涯斗酒同悲壮。
悔将丝竹娱中年，恍听（去声）鼓鼙思猛将。

二十一日，晴。卯正，行四十里至观音店午饭。行二十里，宿

宁陵城内。县令陈君绍渔，山东曹县人，与宁相距仅四五十里，青豫接壤处也。自入永城后，沃野千里，秣菽丰收，沿途树木葱郁，有接阴数里者。中原气象，固非边鄙所敢望也。夏邑商邱，绕城皆水，蒹葭弥望，风景极佳。夏邑有水患，地势较低也。

輿地之学，大同之始基也。不考輿地，不能辨种族，不辨种族，不能知性质，不知性质，不能施正教，不齐其异，不能导之同也。西学新理，周秦诸子已发其端，惜未竟其绪，造其极耳。中国輿地之学，惟駉衍能观其通。衍之言曰：“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名曰赤县神州，乃禹叙之九州，九州外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之，其外天地之际也。”駉子夜验极星，昼观日影，以九九之数，测算全球广轮，与佛说海水中间平陆有三千洲，正中大洲大国凡三千三百，《河图括地象》言，神州为中土，东西南北更有大九州语皆同，当时以为怪迂，至今乃验。衍之语阔大，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衍非能躬历而耳食之也，理想精微，由近知远，由小喻大，自无不究其极尔。时论因西人制造攻守之法与墨子近，遂谓出于《墨子》，非也。墨子之书具在，曲琐繁重，用之攻守必败，其意或有合者，其法则不可泥。衍所谓外九州者，即今之五大洲也。东西往来，环绕南大洋，风涛险阻，动以月计，其隔阂可通处有三：曰苏彝斯河，曰巴那玛，曰绥斯土腰。自苏彝斯河大功告竣，利賁万国，而绥斯土腰、巴那玛亦因之开海渠运河。天欲混一全球也，必先予以交通之器，而后生混一之人。汽船、电报、汽车，交通之器也。天欲演成大同之世，人力焉能闭塞？客曰“何谓大同？”曰：“国与国角力，教与教角道。其始也，力相敌者相持不敢发，持之既久，必有争先发难甘为戎首者。力与力较，必有一大力者出而统一之，此统一之一人，生于圣教，则宗孔子；生于释迦，则宗佛；生于默伽，则宗木哈默德；生于天主耶稣，则宗天主耶稣。大力所摄，力无所施，育而为智，必又有大

智者出，举众教而合演之，于是道之最优者存，遂统众教以归于一，力无所角，教无所争，此之谓大同。泰西进化之速，得于学者十之四，得于教者十之六。凡教皆有禁制，力以遏其恶念，学有增长，力以启其良知，有学无教，增长而不禁制，有因学而滋其非心者矣，故泰西大国均以教为初基，而辅之以学。士大夫学果日进，不妨菲薄其教，而平民得教之禁制，虽不学亦不至于肆恶。诸教皆有禁制，惟孔子无之，大贤以上始可与言克己，圣道精深，宜于贤智，若以导民，反不如诸教之浅而易从，简而易守。《管子》曰：“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泰西近焉。中国法律，究之已然，而不能禁之于未然，无教以助之也。将来大同之世，一人易一教难，倘不俟其时，必欲强诸教而一之，则大乱作矣。《礼》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大同之极，则万世不能易也。

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殆子谓：“如一区，中者为一州。”最得井田封建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意。中国燕、代、晋、秦、陇、蜀、滇、粤、闽、吴，周乎四纪，是为一大区。区之中又包区焉，大者为州、为国、为郡、为师、为镇、为道、为路、为省、为卫、为旗，次者为同、为邑、为里、为朋、为邻、为通、为井、为旅、为成。能成一区，然后生气聚，民物茂，寒暑适宜，灾殄不侵，可以扞御，可以乐生。西北蒙扞番以牧畜为生，不务耕种，择依山跨水青芜弥望之地居之，谓之夏窝子。重峦合沓，积雪没径，而背阴向阳入其中，平沙细草，和煦生春，牛羊粪厚积如毡，谓之冬窝子。推之江海，何莫不然，直而长者为港，曲而深者为澳，缘岸作之玄形为湾，洲屿环峙为岛，束纳众流为口，歧出而萦带者为滨，凡小山宫于大山，小水客于大水，可以泊舟楫、集、贸易者，统谓之埠。西人最讲商业地学，而我茫然，故海埠尽失区之为字，中藏多口，塞其三人不能入，虚其一我可以出，形何肖意何妙焉！遵斯道也，可以经纶草昧，整顿河山。

二十二日，晴。卯正行，二十五里至杨驿，小坐。车夫饭毕，即行。二十五里宿睢州[州治在今河南省睢县]城内西关。下午，病，水泻六七次，州牧徐君佐尧号秋岩，代延士人徐礼南一诊，（其世兄其愉在省城师范学堂）服於术、苍术、猪苓、葛根、木香、藿香一服，略愈。

世界柔脆，惟坚忍刚强方立得住。圣贤看世界是病痛，佛看世界是缺陷，神仙看世界是虚花游戏，各自求安身立命处以济人。今日中国世界柔脆极矣，遇有坚忍刚强者，当之辄碎。世变愈急，必有杰出之才以担当之，亦不过坚忍刚强，拚得一身而已。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悼世变也。吾自恨柔脆，与子芳语，感而书此。坚忍刚强，其妙用全在一柔字，老氏旨也。《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易》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午后，检篋中杜诗册赠礼南。系广州时书也。人处忧患恐惧中，最易动心，心动则气耗，气耗则自馁。惟能读书作字，则心息气静，一切自不干犯，虽在囹圄，自觉光气不减，神明湛然。余于癸卯八月初，见收，至乙巳三月离粤，约作二十万字。《周易》、《洪范》、《中庸》、《道德经》、《参同契》、《楚辞》，相如、子云赋，李杜韩苏诗，《太极图说》，皆有写本。字大径寸，正书十之四，惟《周易》乃指顶楷书，盖作字最要心定，稍一纷乱，便指松腕颤，不成点画也。吾故常以此自验。

友人某游学英美归，出所著论说三十余篇示余，余赞之，以为亚于马建忠。然泰西各国内政命脉，宗教源流，格致家析理，政治家立法，皆从反对处著想，因而利道之，整齐之，不肯以逆拒逆，此微旨也，尚未道出。一日，问余曰：“公自审何如？”曰：“太陈。”又曰：“公度余何如？”曰：“亦不新。”友愕然。余曰：“君所言犹同光之际外交家心得之新理也，施之今日已大不合。余旧处极旧，每厌闻唐宋后议论，若说新，则甲岁旧说已嫌与丙岁时局不合，各国国际日求日精，非此不能对付之也。”友心折而去。

欲万国太平恃公法，欲一国太平恃宪法，欲一国不失权利恃条约，然争竞世代，强者有公法，有约章，弱者无；弱者有公法，有约章，强者无。办交涉者动云守定条约，试问条约果能限制人否？城下之盟与和平之约，本截然两事，今将城下之盟作为条约，所损已多，而奉行者又误会拘泥，不能晓畅约义，以之交涉，是篙工御车，盲人校射也。余办交涉，从不轻引约章，外人引约章以缚我，我反从而驳之，庖丁解牛，目无全牛，得间而入也。“交涉”二字，各有实义。交者，友道也，方交之时，同气相求，既交之后，各得其所；涉者，川行也，非涉不能知深浅，亦非涉不能获利益。从来文字极有关系者，无如约章，得失利病，皆我身受之，三五字欠斟酌，便断送数千里之江山，斩削数百年之国脉，亏折数千万之财利，蹙碍亿万人之生命，思之可危。李文忠与各国议约，每因一二字，竭十数人之心力，穷日与夜，推敲磋磨，使就范围，幸而得之，公喜见于色，相助者亦欣欣然有德色。余曰：“是放江河而瓶罍，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也。”公曰：“狂生安知此中甘苦？为今之计，宜设学堂，讲求国际，从约章入手，逐条逐句逐字签证注释，心思要密，眼光要远，一人发端立论，要多数人与之反对驳诘，刺之无间，仇之使无憾，然后汇为一书，秘密传授，视为科学，凡办交涉，非学堂中人不得任用，能深入约章之中，然后能游乎约章之外，能游乎约章之外，然后能操纵离合，范围不过，因应咸宜，此于无佛中求佛之微旨也。”书此以待解人。

二十三日，晴。因病住一日，请礼南再诊，将前方略易，余加肉桂四五分。午后，泻止，稍食炒米饭，渐愈。偕介侯谒汤文正公祠，规模简陋。州牧因余病多住一日，而夫马已齐，使家丁致意，余笑曰“主歌《骊驹》，客将何歌？”遂决计行。

是日，得仲若无锡寄书，老亲以下均安。六月初二日，自九江渡江，逾黄梅，入皖境。仲若自金陵携一笠一席，单身徒步北行，晤于舒城南港荒店中。余慰之曰：“何自苦乃尔？”仲曰：“兄

弟急难，忍求安乎？”盖隐以孙君侨自任也。同行至合肥，连床数夕别去。别之日，出东门，入茶肆，倚竹榻茗饮，弟诵坡公句云：“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余曰：“与君聚散若云雨，共借此日相提携。”仲笑曰：“吾侪流落岂天意，自作迂阔非人挤。将何尤耶？”弟归耕之志甚决，余力言亲老，须谋禄养，茫茫四海，何地为家？奴子促行甚急，余立道旁，看弟行人林丛，笠影出没，久之乃登舆去。余于五伦均有惭德，一官小试，即获重谴，亲年八十而不能养，自省何如，惟与仲若，幼共学，长同奔走，悲愉迭更，友爱无间，觉天下人之有弟无如予季贤者。弟性刻苦，居家凡勤劬事，悉身任之，将艾未就一官，泊如也。尝言我弟兄晚岁得于老亲，室内置一榻，共长枕大被，足矣！何富贵为？自今思之，不知能践约否也？

二十四日，晴。病愈。辰刻行，三十里至榆钱。午饭。十里宿杞县〔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惠济河上游〕城内。省委王大令政敷，号芷同，护送至潼关。芷同，保定新城人，为丙戌同年。平凉道，今官兰州道，晋卿观察长公子，笃实稳练，士气可人，曾署新郑，著政声。杞邑宰孔君繁洁，曲阜人，曾官首县，人极开展，握谈甚欢，留暂住一二日趲程，婉却之。李、莫两公，明日回归德，询之舆夫，来回两日共发一百八十文，沿途夫价无省于此者。骡车双套一站给五六百文，至多千二百文。

予初见收，雷霆殷怒，人人以为不测之诛，将在旦夕，而同辈中攫祸糜躯者，更日有所闻。余视死生祸福确有一定，饱食安眠，漠然置之，遂不免有狎侮忧患意，自问未得罪君父也。继思古圣贤处忧患，皆震惊恐惧、岌岌不安，所以敬天命也。始痛自敛抑，作侧身悔罪之思，奈克治不密，稍纵即逝，仍时露肮脏旷达语，亦生性倔强，有以致之，益知文王、周公真圣人也。痛定思痛，书以自儆。

过杞县赠孔玉如大令

【四一】

绕郭荷花照眼明，长堤杨柳乱蝉声。
 风光又入江南梦，便欲为氓老杞城。
 考献徵文神禹国，开宗论政圣人家。
 偶将治谱传云耳，种遍黄河两岸花。

崇祠行 并序

仆过合肥，见李文忠、张靖达诸祠，崇深宏丽，心窃壮之。及至商邱，见宋牧仲父子合祠，睢州见汤文正祠，皆规制卑隘而有朴气，因作《崇祠行》。

圣祖神武除神奸，锦绣江山日月悬。
 龙飞九五在天上，尧舜汤武乘坤乾。
 民忘耕凿帝之力，户习诗礼时多贤。
 重臣方召植棠荫，大儒闾洛绵薪传。
 熊黑虎豹守禁御，桑麻鸡犬安闾阎。
 否泰循环阳九运，祖宗功德亿万年。
 小臣累叶席毛土，我生弱岁惊烽燄。
 宣王兴周《石鼓》作，世祖复汉铜马殄。
 运筹萧张入帷幄，战伐李郭挥戈鋌。
 砺山带河王侯誓，宝玉雕弓孙子传。
 已将汗马耀书史，更锡飞鞚崇豆笾。
 丹青将相报功重，金貂部曲酬恩偏。
 丰碑鉅刻矗霄汉，崇祠大厦连云烟。
 咸同翘企熙雍世，成康上溯文武前。
 质文古今实递嬗，奢俭治乱相因缘。
 吟风弄月在陋巷，高牙大纛亲寒毡。
 蓝田山水近幽逸，絳帐丝竹终腐酸。
 商邱荒祠剩碑碣，睢州故宅犹歌弦。

文治太平武戡乱，诗书戎马时所肩。
 风云淮泗佐王霸，渊源伊洛成圣贤。
 伟人间世必再出，嵩生岳降开治安。
 雕梁画栋一弹指，冷脉薄酒珍珠筵。
 抚今思昔夜不寐，使我慨叹抽吟笺。

二十五日，晴。辰正行，三十五里至韩垸集，午饭。行二十五里宿陈留县〔今属开封市〕，县令孙君小秋，浙江人，其兄小屏，光绪十四五年，官天津知县时，余叔父仿白公办海关，颇熟。识小屏，谈及旧谊，殷殷邀入署小酌，因沿途罕入公署，婉辞。

近患齿痛，服凉剂，饮食不甘，行走力弱。枝叶动摇，伤及本根，有身与有国者，不可不知此义。

二十六日，晴。辰刻行，二十里至太平冈，午饭。行二十五里，抵汴〔开封市的别称〕省，住南陞店。近晚极倦，食亦不甘，腹中馀滞未净也。

余至汴省城外，见新军营垒甚整，白杨林立，牧马嘶鸣，而军士面有骄怠之色。君子力学，将帅治兵，皆有分数，须自铢积寸累得之。颜子求仁，自视听言动始；管子治兵，教目、教身、教手、教心，孙子亦以视心、视背、视左右手为整齐之本。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汉诏非教士不得从征，学日新，法日变，其意与道无不合者。万事求诸身心，先精思而后实验，自然广大精深，兵其一端也。

太史公论蔺相如曰：“知死必勇”，推之知生必弱矣。贾傅云：“彼且为吾死，吾故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吾故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吾故得与之俱安。”兵亦犹是也。为将者当为万人求生，为士卒当为一人求死。知生则骄怠，知死则谨而勤事，治兵者其知所择焉！

二十七日，晴。早起腹泻，四肢热，殆病水也。甚畏酬应。祥符县郑君鸿瑞，号思敬，浙江人。来拜，谢以病。因有数日住息，

力辞例送饭菜。郑君为己卯同年，闻余病，为觅吴君兰浦来诊，方用柴胡、五味、干姜、细辛等味，晚服，夜深大热，腹泻甚。

东坡嗜竹鼯，屡见记载，罕详其状者。蜀与陇秦之交，有山绵亘千馀里，土人呼为老林，产百药，遍生细竹，蒙密严谷。笔工取竹为管城子材，竹内多鼯，长尺馀，四足，高二寸，小尾短颈，首与身齐，鼻孔翻向上，两齿尖利，能疗百毒，东坡诗所谓“两牙虽有馀，四足仅能仿”也。性灵警，工穿穴，取者寻得穴，二人奋锄力挖，鼯觉，以前两足穿穴，须臾丈馀，或入石罅，或洞穴逃，人不能及。春夏食笋，肥美如鸭，冬食老竹，以口啮断，拖至穴内，乃去其枝叶，截为段，长相若。穴内整齐如筑墙，有储有厕，弯曲隔别，井井有条。天之生物，予以五常之德，略与人同，惜人能察物者鲜尔。

二十八日晴，未明即洞泻，微觉沉坠，下红白痢。少许，思敬同年遣人问病，告以故，复代延学堂医官石君亮，字炳南，来诊，改用苍术、滑石、括蒌皮、苦杏仁、川朴、陈皮、焦山栀、淡豆豉、云苓、泽泻、建曲一服。将晚，热渐退，夜中，腹稍畏寒，又泻三四次。

友人斥某将领不识字，以为无用。余曰：“不见西蜀安汉侯王平乎？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诵《史》、《汉》，备知大义，安可轻也。读书识字人，不必尽有用，可知不识字人，未必尽无用矣。”

论文须自出手眼，勿为己见所蔽，勿为昔人盛名所厌。古文自望溪、惜抱出，可为正宗矣。编选至《古文辞类纂》，可谓网罗千古，精深博大矣。乃望溪独阿一刘才甫，惜抱亦以之入选，才甫以评时文之法评古文，著语无多，能益人神智，其自为文，笔气流利似退之，而经史根柢不深，无精思内运，安能如退之字字喷薄出之也？举此等文以示模范，是导天下学者入于支离浅滑。何以为文，或曰才甫上承灵皋，下启惜抱，选才甫文以述渊源而酬

知也。夫惜抱为文章正宗，上承秦汉，下续韩欧，岂才甫所能囿者？文章千古事也，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目，必将才甫推而上之，以侔古作者之林，是愈暴其短也。精金美玉，世有定价，文章之在天壤，非可以意低昂也。惜抱自为文及所编纂，无一不厌人心。存古法，立万世，文章之正轨，何独于才甫而目眩也？此不可解也。予读姚选，爱其精善，而惜其小疵，特书以相饬。

二十九日，晴。早起洞泻一次，且重坠出汗，乃一泻之后，至昏不再下。午饭一小盂，晚亦然。思敬言，在江南时，极承家君器重，闻余在长途患难中，欲一见，可白大府缓其行。就余榻款款曲絮语乃去。午后石君复来诊，方用杭芍、川朴、焦查、青皮、煨木香、括萎皮、苍术、带皮苓、泽泻、滑石、神曲，服之，夜眠更安。

吾友费杞怀太史，尝喜读龚定盦诗文，间以语余，余曰：“才士也，余亦好之。初读爱其奇警豪迈，欲有所作，至心怯不敢下笔；再读之，则奇警者尽侧媚，豪迈者或逸而驰矣。试取太史公、韩昌黎文读之，有一语不平正、有一语不恰如人意者乎？乃知有意求奇，便是才力不足。如犬逐兔，如猫捕鼠，如獭刺鱼，灵便狡捷，何尝费力？任天下奇才博学，万夫之秉，百年之业，伸纸落笔，不过如此。多读古人文字自知。自东汉至六朝均不善散体单行，其奇特者半是骈体，昌黎出始将陶铸为一，直接周秦西汉，然其出色之作，亦只平淡耐人咀嚼，何尝有意作奇，惊人耳目。吴挚父言曾文正作墓志碑铭，必翻阅昌黎文数十过始落笔，既成篇，又翻阅如初，始加点窜。为文之难如此。文字感人不在奇特，余每读熙甫《周孺人事略》、退之《女挈圻铭》、《书张中丞传后》，六一翁《泂冈阡表》，未尝不泪盈眶。文在真，不在奇也。今日有友示近人《魁星楼记》，惊以为奇，其实不中程度。举此告之。”

八月乙酉辛丑朔，卯初起，泻一次。思敬复遣人问。早食粥一盂，午饭半盂，晚粥兼面食少许，胃口渐旺。石君又来诊，将前方酌加焦於术、米炒潞参，去苍术、木香。是日，见客颇多，客去，

【四五】

阅书作字如恒。

杏如盛称卫生学，余曰：“卫生即养生也。卫者扞其外；养者，全其内。然养生不如乐生，乐生不如忘生，忘生不如无生，此义惟佛能知之。圣贤但言养生、乐生而已。”

有友性隘，听谗言，愤与人忤，忤后又自悔，偶以语余。余曰：“病根在不知言；故冥然罔觉；不知言安能养气，故悍然不顾。嗣后闻言当察，能察自能知，能知自能择，是非了然，则气自平。邹阳云：‘偏听生奸’，莫若勿轻听，则诸病自绝。”

初二日，辰正始起，泻一次，食粥照常。昨晚芷同语子芳：前月馀，有陈史二君，汴省同官也，曾任某邑，相接代。一夜，史已醉，因事访陈，陈已卧，史坐候，噪之起，陈强起，出与语，甫就坐，窗外有声惨以厉，四邻皆惊，灯光为之昏敛。语毕，陈送史出，将启门，声又作。史回宅，次日即痰厥卒。陈亦病几殆。不知是何公案也。介侯、昆仲患腹泻，赠以正气丸、厚朴，余仍服昨剂，甚安。

唐宋后儒者，议论有极深切著明而实与三代相背者，如柳州论封建、荆公论理财、东坡论养士，皆非三代圣王本意，而于后世情势实合，其言究不可废。古今事变不同，学者须有卓识以会其通也。

初三日，夜眠不熟，已初始起，身微汗。汴委吴大令德贞、汪守备绳武来晤。吴，癸酉举人，前署灵宝县，年近六旬矣。借车往载黄河水，澄而清之，煮茗甚甘。石君复来诊，用六君子，加川朴、括萎、只壳、建曲。腹微痛，加桂姜。饮食大进。到汴，足不出户，询之友人，如丰乐楼、玉津园、艮岳诸胜，悉就湮废。宋一代君臣宽仁简静，士大夫宦游所至，探幽选胜，发为诗歌，润色承平，而官民相安，无刑罚之苛扰，罢官后亦多作寓公，不归故里，盖时为之也。然百馀年后，一遇外患，遂不能支，或亦怵惕振作之意少欤？荆公《百年无事札子》，于宋累世因循积弊，言之深

切，目光如炬，突过坡老，奈病是药非，投之无效，转以增病，貽千载守旧之口实，惜哉！宋之不振，新党旧党，厥罪维均，独归咎荆公，未足服其心也。两宋士大夫只是矜名尚气，无坚忍不折之志，虽贤如伊川、君实、李伯纪、赵文镇亦不免，忧患猝至，有不溃裂者乎？

汴河水烹茶

隋堤杨柳一千里，凉蟾斜照秋风起。
东西大道直如弦，走马来饮黄河水。
汲水带得明月归，画帘绮席生清辉。
贮瓶澄去泥六斗，冰瓯轻泻霜花飞。
高阳酒徒招我饮，当垆醉倒游仙枕。
清风吹面不知醒，归来却煮龙团饼。
过江六月急西征，咸苦那复避沟坑。

愿借魏王五石觥(上声)，不许龙王怪一罍。

初四日，卯正起。早粥、午饭均甘。仍服前方。华封病痢剧，为之酌定一方，因昨方太寒滑也。晚与凌、郭二君拟订初十日起行。

友人问泰西国债民债利息若何，就所闻答之曰：“泰西各国民借民债，律例分二类：一曰贸易债，一曰家用债。贸易债者，归商官办理，若争讼至官，不干利息之高低，照所立合同判断，若无合同可据，以一年五分子金为公允。家用债者，属国家裁判官办理，年息向不越五分。旧有索息过多治罪之条例，今已作废。无论贸易、家用之债，惟以合同判断，或国家银行借民债，亦遵此理断，并无律定之息，各国皆然。论官民借债，皆应立合同，定利息之分数，此合同随意斟酌，绝无勒限。民债利息之高低，惟看市内金银之多寡及官民借债之安危。国家借债，大要关系内外政情，若一国起衅端，则各国股票公所所有该国之股票价值，决其将落，新债之利息决其将高，譬如该国每股一百两，年取息三分，

如遇国帑空虚，则股票之价跌落，然利息仍年取三分，倘跌至七十或八十两一股，则每股每年之息约在四分左右，欲再借民债，则利息以四分左右付之，方有人买票，故有票落利高之说。各国所借国债，有永远付息而不还本者，其法最善。各国以法国债款为最巨，然民亦最富，故国家永远借之，年息不逾三分。奥国借票出四分年息，俄与日本年息皆在五分左右，民间私债利息须按其人生意之盛衰及何等人担保为度。若有妥保，法国民借民债常出年息五六分，欧洲、美洲民借民债年息亦在五六分左右，至别洲债主无保可凭，又市内无多金银，则息自涨，印度及缅甸常有八九分之年息，银行洋行亦如之。尚有绝远之地，无大银行开设，民间无处通挪，有放债者，即借之则息必昂，此弊最难禁止。闻新疆南路，无论汉、缠及印度人，皆按月取息一钱六分之多，越南亦有印度人放债，以田地收成作押，若年荒即将田地抵还，必须金银富足，广开银行，始能敌之。民间有银欲存银行者，另有理论。泰西惟国家银行方准出银票，私家则禁。各国律例，国家银行库内应照银票所值之数，藏现银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如国家银行应付十万之款，则出三十万之票流通于民间，一俟出尽，库内照例存二十万现银，馀下十万准作贸易以博利，故国家银行不必存民银，百姓若欲存银于国家银行者，或不收息，或取年息一二分，欧洲上等私家银行付存银息一年不过三分，此其大略也。”

初五日，辰起。炳南复来诊，服高丽参、边桂、六君子，加甘菊、括萎皮，精神较好。今午，杏如来，立日圭取影，曰：“日中矣。”余曰：“日无早晚，人各就所居之地以为早中晚耳。日绕地球（西人谓地球绕日），只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南二十三度半内，往复上下，不能逾也。欲求日中，当于南北极及赤道之中线求之。一年只有二日，每日只有一时，一时只有一秒，东半球有此一秒，西半球亦有此一秒。日至东半球，则西半球暗，至西半

球，则东半球暗，互为昼夜，其明线暗线渐进渐退，与行光照定物等。试将五洲万国之时表，按地球形势列作一表，自了然于目。”

初六日，颇适，泻止，食亦进。停一日服药。将晚发金陵、无锡两信。汴省到郑州一百四十里，郑有火车站，两日至湖北武昌，由武昌乘江轮直达九江。忆自六月初二日由九江渡江，至七月二十六日始到汴，旷日持久，公私劳费，若乘火车，仅四五日程，而言者必曰，非驰驿不可，拙哉！此后眷口往来，定由此道。由汴省到西安十八站，不过一千二三百里，兼程十一二日可到。是日，未刻，雷雨。泰西谓雷击人，乃触电气，无关神明。此语中国早有之，老子弟子文子曰：“倚于不祥之木，为雷所击者，皆偶触其气。”凡西人格致哲理多中国诸子所已言，要亦西人理想所及，非沿缘中说也。

初七日，辰起，甚健。午后，炳南来诊，方用潞参、野於术、木香、陈皮、杭芍、括萎皮、面包、只般、法夏、川朴、云苓、远志、麦冬，服之加健。两手心常患热，自服括萎皮四五剂，热便减，能清脾肺热也。一老之婿刘次海大守由湖北来，午后晤谈，眉宇间时露英气，年三十四。晚至一老处答拜，回寓，子芳复来，言庚子二月，潍县李氏妇有二子，一七岁，一九岁，妇一日忽向所亲借快刀，询所用，以切菜对，夜未半，其夫在母房，忽闻其子发声惨剧，知有异，惊视，则妇已将七岁者杀死，九岁者方在血泊中相撑拒，妇将其头颅乱斫，血肉狼藉矣。妇平日甚婉顺，问之，类疯癫不自知，有时醒悟，亦知哭泣，报官，无理法。子芳以为系潍县妖征，余曰：“此等非常变异，其应恐不仅在一邑也。”其夏遂有拳匪之乱。（应入《五行志》）

初八日，辰刻食粥。午刻，芷同招至景福楼会饮，肴饌极佳，黄河鲤尤冠绝。出门时雨甚，饭后仍未止，欲往观剧，未果。

友人扇头书“太华西南第几峰，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采黄精去，不见春山鹿养茸”一绝，作杜工部诗。余曰：“此东坡《书

艾宣画四首》之一。[苏轼《书艾宣画四首·黄精鹿》]宋人惯将坡诗作杜,天圣间,李受晤北客杜师颜,谓少陵《丽人行》‘坐中八姨真贵人’句,八字最响,觅句当于类求之。按少陵诗无此句,乃东坡《题虢国夫人夜游图》句也。又五代赵岩画人马图卷,藏余斋,屡见著录,后有松雪书东坡《题韩干〈牧马图〉》[《苏轼诗集》卷十五作《书韩干〈牧马图〉》]七古,亦作杜诗,王稚登跋云:‘杜集不见,以为散遗。’盖东坡诗文曾经毁禁,必有人将坡诗混入杜集以传,不另标姓氏,致有此误。惟天圣在仁宗初,何以坡诗已传诵人口?又米元章书李楚华《月照方池赋》,行楷,墨迹全学《兰亭》,刻入《壮陶阁帖》,乃前书《月照方池赋》,后题作李楚华,宋人刻本诗文,俱先人名,下连题目为一行,元章故将华字移作人名。然宋人不重考据,亦于此可见。”

初九日,辰起,检点行装。午后又雨。将晚,子芳、杏如来知会,改十一日行。今日身体甚好,饮食亦加。炳南午后复来诊,方略同前。余自甲辰秋后所作诗已积数十首,度岭西征,途次复有作,到汴后托芷同觅一抄手,录成册。患难道途中,所历悉具,将寄示弟兄辈也。午后进之来,夜雨甚畅。是日为先母李太夫人讳日,焚香望礼。小病初愈,宿垢全消,日食所纳,以淡薄养胃,觉清虚之气油然而生,充溢胸膈。竟日无来客,惟取新旧稿收拾点订。午后静坐,市器都寂,偶闻苍蝇触窗,扑扑如鸣小鼓,怡然自得,将傲羲皇上人矣。《列子》云:孩抱以抵昏老,几居其半。夜之所弭,昼之所遗,几居其半。疾病哀苦,亡失忧惧,几居其半。量十数年之中,适然而自得,亡介然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 [原文见《列子·杨朱篇》]反复此语,辄为出涕。

三代以前,士皆躬耕而食,后世误会“不家食吉”之旨,辄以口舌干人,列鼎而食,风斯下矣。孔颜胜人处,只是能饭疏饮水,簞食瓢饮耳,不但养品,亦可养身。养身以淡泊为主,每食作十

分计，宜食植物谷稻品七分，蔬菜品二分，食动物脂膏品一分。此一分脂膏品，猪肉须择筋肉，俗所称臀脊肉者佳。每日约取十两，割去脂膜，以葱、姜、黄酒，揉尽血汁，加南腿数片，海味少许，入磁罐封固，投沸汤中，以文武火煮至三大时之久，取出加盐醃少许，清澈作浅绛色，以此汤煮菜蔬最良。食牛羊宜海味姜枣，炖法同前，鸡鸭亦然，每餐于五者得其一足矣！当力戒赴寻常筵宴，水陆杂陈，调治不精，每见夏日主人延客，次日必有一二病者，盖久坐伤神，食多伤胃也。孟子曰：“食色性也。”人知戒色，不知戒食，食戒不慎，害等于色。饮食之费至成周已极，外饔掌宾客殽饗飧食，羞用百二十品，余恒疑《周官》中类此者，皆歆莽伪造，非武周本意也。近日士大夫事事欲改良，而于飧客一事，夸多斗靡，劳民伤财，牢不可破。昔曾文正知其敝也，欲加裁抑，于是有五簋八碟之约。余亲见当时贵人希文正之风者，其五簋中鱼翅一品多至三四斤，蒸肉满一笼，有用燕菜至十余两者，其名为俭，其费更甚，而其劳神、伤胃也亦同。余有句云“自笑此生不负腹，曾贮寒菜三百畦。”今订食谱，虽去孔颜远甚，而士大夫果能行之，亦尚无所苦。养生宜慎出入，出入以啬为主，人不啬则外盗侵，出不啬则内藏溢，外侵内溢，气弱神昏，欲其能胜忧患、虑事变得乎？

初十日，早阴云未雨。各物检齐，专候登程。同人议明日若晴定起行。午后书近作四帧，赠炳南，聊答谢忱。一老、芷同、子芳、杏如午后来，久谈。

介侯问：“导引之术能长生否，不死果有术否？”余曰：“人能于生时欲死即死，必能于死时欲生即生，人于死时不能生，犹于生时不能死也。欲求长生，其术在先求速死。窃为东坡‘长生未能学，愿学长不死’下一转语，东坡所谓‘长不死’者，文章道德也。”

十一日，巳初行，出汴省西门，门弄宏深，为东南罕见，惟金

陵聚宝门坚实雄壮，则又过之。各省城郭、塘堰、桥梁，多明初所造，见《明史》。至今砖缝坚整如新，非财力极盛时不能成也。城内经山陕会馆、城隍庙，均宏壮，而城隍前牌楼尤巨丽。行宫在大梁书院前，因病未能瞻仰，出城行半里许，即隔水，沿途一望，白草黄沙，不长五谷，成林者皆枣树，红簇可爱，车夫以鞭取食之。行四十里，至韩庄尖饭，已过午，饭后行三十里，将晚抵中牟，寓西门内。县令周君常炳，天津举人，病痔不能出见。余同华封登西城阙远眺，沿城数里，皆柳阴果林，风景殊佳。复至城隍庙，各碑林立，明正德年行书一碑颇工，皆半没于土，屡为黄水所淹也。城内房屋多没河淤中，加筑增高。中牟、祥符向系膏腴，近已瘠苦不堪，黄河所至，附近百馀里内，浮沙厚积，不能生物。距河远者，泥多沙少，便为沃壤，宜麦豆，沙淤处若种果树，枣、梨、杨柳，必易成林，惜中原官民不讲求植物，竟成废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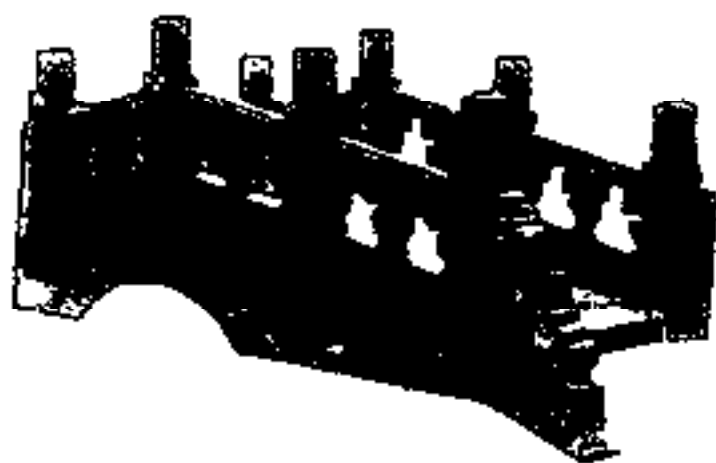
十二日晨，行三十里，至白沙，午饭。行十五里至圃田，小住。即《周礼》所谓“豫州藪泽”也。往谒行宫，宫门前照壁一座，第一层宫门三间，中、左、右三门，内垂花门一座。中门大，上微圆似圭。内为第二层，正殿三间，左右廊房各五间，殿后垂花门一座，同前。第三层正殿三间，规制较前殿略大，有廊殿。东壁有小院，再东与殿同廊齐脊。有殿三间，殿东壁外又一小房，与正殿皆一廊相通，有小圭门出入，西亦如之。正殿左右廊房各五间，而廊房背后同墙一脊，又各有廊房五间，即东西院偏殿之廊房也。正殿廊下东西各一圆门，通东西殿，与正殿东西廊小圭门齐。行宫之制，大约本三、五、九之数，以合阴阳阖辟也。梁柱砖瓦皆不坚实，规模亦隘，现已损漏，任贫人困卧，不一二年将圯矣。又行二十五里，至郑州，次西门外客馆。郑素产米，奈连年水旱，今年四月始升为直隶州，辖三县，由开封府地划出。初通火车站，一切加繁剧也。夜作书寄无锡。途中距郑约二十里，见西南有长山连绵不断，自风阳至此千里，始见山也。

仲来书，言在广州别时，淳以修身造命悔过回天相勉，别后细思，凡一家门祚之衰微，子弟之不善，皆父兄之过也。中国今日屡经创败，中国之耻，乃士大夫之过也。引李二曲“学在反身，道在守约，功在悔过自新，而必自静坐观心始，静坐乃能知过，知过乃能悔，悔乃能自新”等语为证，因言今日欲行新政，须自士大夫知过能悔始，一人之心能悔，天下之人皆新，与顾亭林“天下兴亡，士与有责焉”语合。余窃以为确论，缀而录之。

天下桥工最坚巨者，惟闽与吴，吴工高耸，如虹腰挂汉，多作一洞；闽工则广长坦迤，如青龙偃卧，其为洞由三四至数十不等，尤重基址，浚之欲其深，培之欲其厚，熔之欲其固，筑之欲其坚，石段层叠，复锢以灰粉，渗以油絮，灌以铁汁，使百千万亿之石合而为一，以故冲波涛，敌风雨，载物负重，历岁月而不坏。甚矣，前人心力之雄也！己亥六月，余在潮阳，奉府檄至饶平理案，行经汤溪，（距饶平城四十里）北岸有桥焉，横亘南北，长三四百步，宽容五马，夹以栏楯，工石坚致，崭然如新，共七八洞，而每洞于桥脚上流各树一掌，下穿重渊，上出桥面，作剑背式以劈流而障桥，嵯峨耸峙，几于华岳三峰入目，气为之壮，惟北岸桥堍达岸处为回流所激，已崩拆，以至全桥废弃。至饶署，言于黄子惠大令，检志书，乃道光二十年后，县令邱君所建也。余曰：“乘此修补，工力尚省，再迟十年，将波及全桥矣。”因捐资为倡，嘱子惠集其成。余回潮十月，子惠遣方绅来见，并持一册，已募得千金，告余曰：“海禁未开，闽粤孔道，公私往来，全恃此桥，自桥坏，行旅不便，沿岸别辟小径，崎岖险阻，并南岸旧路而废之，今补桥拟并复故道。”闻之快极。逾年工竣，同官过者称便，每向余道之。子惠嘱余叙缘起，书之碑，植桥侧。未几，子惠去任下世，余亦难作远徙，偶忆及，记其崖略如此。

晚间诸友齐集，哄谈京津繁盛，各道生平欢乐事，因联军之役，沧桑浩劫，风景顿非，同深慨叹。有友言收京之后，创深痛

剧，必有维新诸大问题，新旧之际，必有大风潮，是可忧也。不佞曰：“果行新政，果有大风潮，尚是好消息，但恐惩前车之失，望风而靡，缄口而息，决东则决，决西则西，将维新作口头禅，作“终南捷径”，并风潮亦涌不起，便是可虑。”友曰：“何以言之？”不佞曰：“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见微知著，可于人心士气觐之，吾但愿斯语之不验也。”乙巳八月十二夜。





卷二

十三日，晴。一山小有不适，住一日。早起发家书，下午阴云，同次海出门散步，往眺黄河，归寓共食，久谈至子夜，倦甚。芷同、杏如来订明日准行。偶阅班书河间献王传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八字，为汉学入门要旨，人人口头语，悉有所本也。

禹定九州，皆以水分野。中国水之大者，曰江，曰河，曰海。江利多害少，河害多利少，海有利无害。汉唐以来，河患日增，中州以东无宁宇，而鱼盐之利日普。近年防河未已，防海日急，且恐河流顺轨，而望洋之叹将与终古。黄河二千年来，水之患四，因治水而益其患者六，皆鯀之罪人，无禹之功臣也。治河无善法，惟贾让三策，范围百世，然犹不及《孟子》“行其所无事也”一语，为桶底脱，惜无大智慧人只手挽狂澜耳！任水所之，略加疏导，不与水争地，以治河之费，为移民之费，约省十之五，而民与河皆得所矣。世无禹与孟子，谁解此无等等咒耶！余在陆丰，行金厢海岸句云：“踪其所至堤防之，欲挽狂澜不在手。”范肯堂惊为大句，许仙屏中丞见之，笑曰：“汝作河督，便不作此语。”余曰：“能作此语，焉能作河督？”中丞曾治河，颇著声绩。

郑州望黄河

积石导源归大海，宣房负土困中原。
薪刍民力今难继，疏凿神功古尚存。
一曲南来蟠二华，万灵东走下三门。
迁流可有回澜日，白草黄沙雾雨昏。

十四日，晨起吃粥，遂行。出城十五里至三官庙集。出西寨门，即入鸿沟，车轿俱行沟中，两岸土壤壁立，无颓裂痕，高或百尺，低亦数丈，宽处五马并行，狭仅容一车，预候宽处交让。沟内时有积水。缘坡登岸，一望平原，菽黍连云。路仅一线，下临深险，即汉楚所划之鸿沟也。又行十五里，至须水镇午饭，镇有寨，砖石砌成，雄峙类名城。饭后，行四十里至荥阳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部、黄河南面〕，宿西门外。邑宰张绍旭，号序初，湖北武昌人。来晤。郑州荥阳东门内皆有石陂，层级而上，由东至西，愈行愈高，不虚也。

鸿沟

终南太华天下脊，崑崙嵒峽接二室。
艮山凝峙兑泽流，分取黄河一枝脉。
龙门外抱天作邻，虎牢中控地为裂。
首衔函谷贯滎汜，尾间直注圃田泽。
扬珠捣玉冠中原，救仓挽运关中实。
忆昔雌雄争楚汉，鸿门宴罢隆准逸。
手划河山衣锦归，美人帐下重瞳泣。
君不见秦皇英武谋万世，小筑长城作房闕。
皇威今播天山外，直取鸿沟会万辙。
吁嗟乎，牛溲安能困龙虎，沐猴无乃井蛙匹。

十五日，辰正行，今日宿汜水，仅四十里。夜卧榻上，蔽苴秸席未去，为臭虱所苦，将明，始酣卧。行二十里，饭于野店，复行二十里，至汜水城，宿东门外。仍行沟中，稍宽处有人家池树，间

有穴居者，风景颇佳。有时肩輿出沟行平原，黍米、黑豆、萆麻子，已熟未收，青黄弥望。节届中秋，征人高兴，几忘之，晚见月圆，始悟。邑宰孔君心泉广达，曲阜人，邀余人署晚饭，并多住一日，婉谢之。

十六日，卯正起，辰初行，过汜水城，度乌沙河，入虎牢，皆土山，凡登五岭，过巩关，计三十五里，至老犍坡午饭。坡顶有行宫。饭后，登坡四望，乾端坤倪，轩豁呈露，黄河绕坡脚，白气苍茫中，舟楫隐现。缘坡开作田，方罫层叠，林木苍翠，到目如画，即古之成皋虎牢也。中州平陆千里，此为西上第一险隘。成皋本石溜之地，而韩之取郑，从成皋始，大擅地利也。有谓坡上巩关即虎牢关，而土人则谓虎牢实在汜水西门外二三里。初入沟处，两坡夹峙，中有关门，砖甃遗址尚可见。偕芷同瞻仰行宫。前竖牌楼，第一进宫门三间，二进正殿三间，东西廊各三间。三进正殿明五暗三，殿基高敞，踞全坡极顶，黄河如带，青山如环，一似天造地设，特怡天颜也。何夔叟《成皋诗》“土如能化石，虎牢即剑阁。石如能化土，岷峨即巩洛。”到此方知其论创而确。下坡行十馀里，渐落平地，黄河外抱，洛水内萦，又行二十五里，顺坡而下，路颇平迤，至巩县东门外，市廛尚盛，入东门，门洞土塞其半，闻四门皆然，防水患也。城内人烟寥落，莲塘栉比，红妆虽卸，翠盖犹擎，莲子沿门出售，香嫩可食。人家门与水平，游鱼振鳞掉尾，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极似江乡风景，亦西北罕见者。出南门，宿客馆，邑宰遣人来迎，询之来介，名舒泰，号心泉，奉天满人。癸未进士，癸酉举人。因病虐不能出署。店后，山岸如削。半夜雨。

天以疾疾忧患待圣贤豪杰，为古今不易之局。吾二十前，处贫贱；五十后，遭患难。贫贱至饥寒交迫，不畏沟壑而畏屈辱；患难至死生呼吸，不畏鼎镬而畏屈辱。万念灰冷，惟此念不冷。至于贫贱使子弟向富贵人告贷，患难使子弟向权势人求救，尤为酸

惨。太史公曰：“知死必勇。”曾文正常劝人耐贫受辱。非知死不能耐贫守辱，非耐贫守辱不足言勇也。能打破此关，便一生受用不尽。予初离粤，入清远峡，访飞来寺，虽对名山福地，而胸次迫塞，山自山，我自我，故有青山破梦呓语。度梅岭谒张曲江祠，其时小疾初愈，微雨新凉，肩舆行万松中，清风吹面，忽忽睡去，自顾身是婴儿，热如探汤，忽堕清冷渊中，凉气沁顶门，一悸而悟。开眼南安城郭，空濛如画。忽有所悟，如蠖之出蛰，蚕之脱茧焉。过南昌，登滕王阁，饮百花洲，簪组杂沓，觥筹交错，浮彭蠡，游石钟山。望匡庐、彭泽，想见陶靖节、虎溪和尚、李太白、苏东坡一流人物，滓尘轩冕，啸傲烟霞，何等风概！予无故自寻缰锁，入牢笼，拖泥带水，万金之躯，轻于一掷，便自笑自悔。抵浔阳，留十余日。湖口至九江，外江内湖，乃罗、彭、杨、李诸帅百战之地，曾文正所谓割肝胆、判吴越，终古不得合并者，今则波平烽靖，柳暗花明，阊阖喧阗，桅樯栉比，江山到眼如膏沐，盖承平四十年矣。日与友人入内湖泛小艇，沿缘荻花、枫叶间，惟见大江，帆影如织，五老踏云欲来，大孤、小孤临水相妩媚。清风脱至，两岸珠帘摇曳，时闻琵琶声，而白司马[白居易]移船招红袖故处已不可复识。将行，命仲弟回建康省亲，至无锡取书史。有欲伴送出关者，悉谢遣之。将渡江，南海同官吕鹿笙暨亚农、伯恺两弟送至江干，鹿笙曰：“行矣！今人适数百里，出门惘惘，有别离可怜之色，今子适万里，独无几微见于言面，何也？”余曰：“踌躇畦苑，游戏平林，咏归高堂，安神闺房，吾不如子；黄鹄一举今知山川之纡曲，再举今识天地之方圆，壮游万里，则子不如吾行矣。而今而后，请勿以为念。”伯恺曰：“送君者自崖而返，君亦自此远矣。”于是送者皆含泪望江水，不能交一语。余漠然也。既登舟，金陵书适至，淑儿示予，忽念万里行，老亲咫尺，不忍一见，不觉泣下沾巾。为此郁郁者累日。过桐城，见龙眠山水奇秀，桫欂香草峰下，耕夫野老，皆有隐君子风，益恨入山不早。至濠梁毒暑，从人

有病者，休一日。偕华封骑驴谒明陵，群峰远抱，淮河前萦如带，平洋一突而凹，其中形如仰釜，而俯纳万象，卑而弥尊，却自具鞭挞风云，驾驭英雄胜概，惟二百七十七年，传十七帝，宠任宦寺，戮辱贤良，类皆德不称位，岂亦山川之气为之欤？渡淮一望，沃野千里，鸡犬相闻，桑麻被地如绿云，便有踔厉中原气象，得句云：“北渡长淮九轨开，中原葱郁气佳哉！”六月红尘，挥汗如雨，至永城归德，时感暑湿，迟迟其行。七月下浣抵汴垣，患身热下痢，服药十馀帖，宿垢乃荡净。中秋前三日，发大梁，行八十馀里，入鸿沟。昨晚宿汜水，晨兴涉乌沙河，陟巩关，踞虎牢成皋之巔，右俯黄河，左揖嵩岳，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而气象又复一变矣。此后扣函谷，越潼关，秋高气爽，日与终南、太华相晤对，当更有乘鸾仙子、控鹤真人招予作汗漫游者。西上，一步高阔一步，一步自在一步，宋贤句云：“从前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非亲到其境，不能道也。此贫贱中之自得，患难后之真乐，心与境会，神与天游，不足为外人道也。特书之以寄吾仲若。

乙巳八月十六日。

十七日早，仍微雨，辰末行，十五里登高望宋仁宗诸陵。又行十里，至黑石关午饭。旅店面河而居，修竹绕檐，风景清旷，流连不忍去。饭罢渡洛水，沧波浩渺，相传即李、郭同舟处。渡后沿北邙南趾、洛水北岸行十馀里，至孙家湾，又望宋陵。午后，共行三十五里至偃师县城，宿西门外客馆。邑令张君子峰，山东人。宋陵背嵩面洛，陵前有山逶迤，土人指为玉带山，又呼洛水为玉带河。出巩城后，行沟内，两岸壁立，黄土结成，如奇峰怪石，上有丛草，青翠娟娟，乃知大小李、刘松年、王晋卿、赵王孙金碧山水，悉本于此。两岸相距宽者数十丈至百馀丈，中岳紫盖、天柱、太室、少室均在望中。道坦夷，余易车而驰，奴子探头频顾，蹙之堕车。西行奇胜，令人目不暇赏。昔太史公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宜其文之雄哉。《一

统志》：北邙山在洛阳北，后汉成阳王葬于北邙，其后王侯公卿多葬焉。

首阳山夷齐庙

寸心慕黄虞，眼底无武周。
至人识君父，千驷真蜉蝣。
酒池肉林祸已极，孟津大会风雨集。
救民伐暴乃至仁，乱臣贼子有口实。
叩马诸侯惊，非痛汤祀亡。
谁能识义士，仗钺老鹰扬。
尼山论定垂万世，申生伯奇其苗裔。
周粟何苦薇何甘，首阳配岳箕山砺。

北邙山

大河东去晚烟昏，洛水微波带远村。
黄土漫漫秋草合，人生到此总销魂。

十八日早，晴。辰正行，三十里至义井。午饭。再行经管、鲍分金处，纡径往游白马寺。殿宇宏阔，塑像庄严，后为毗卢阁，阁基踞高台，类复道，阶而升。僧人住阁之东西厢，阁下有北魏七佛碑，已三断。与住持小谈而别。晤拓工刘克明，自言家有《龙门二十种》各拓片。共行四十里，入洛阳城，即河南府首县。县令徐仁麟，号定甫，常熟人。来晤，淳留住二三日，邀便酌，坚辞不获，明日当一往也。将晚又雨，宿南馆，窗前绿竹数竿，极幽静之趣，对之尘氛顿洗。旧友汪灼斋新鼎来见，询知分府在此。

昨日将夕，遥望嵩山绝顶，披白云如絮帽。晨霁初阳晾峰，明霞翼岭，岩壑呈露，苍翠极天，如亘青城而排玉案，其方削如坛，叠立如屏者，是为中岳中峰，固宜降生硕辅而荐福帝王也。忆癸巳春，余由黄浦渡海至五羊，二月初六泊香港，出视群山明净，草木可数，惟负海一峰，丰隆突兀，衣被楼阁，点缀星辰，而自肩以上没于云以自晦。舟子曰：“春雾迷漫煤熏，奔赴其顶，不易

见也。”次晨携文儿立舵楼下，祝曰：“南服神山，岂一经割弃，遂无真面目示客也。余此行亦非草草者，倘自垢，有如日入舱。”少顷，文儿奔告曰：“山云净矣。”出视果然，复祝曰：“山灵果不拒我，当再隐现。”已而三现，复没于云。文儿欣然，余忽悟曰：“此韩公祷衡山，苏子见太行故事，其为远谪之兆乎？小子识之。”至今万里之行，天平人乎？

由巩县偃师至洛阳

囊有百金轻万里，逐客无家亦自喜。
东南山水但清丽，局促英雄老发齿。
神灵西北帝王都，尺地寸天证经史。
成皋厄塞虎牢险，九曲更带黄河水。
戎衣一著周定鼎，债台既筑秦成垒。
涧瀍王气难久埋，春陵郁郁真人起。
风雷士卒幻虫沙，带砺王侯等蜂蚁。
北邙春草秋更绿，珠襦玉碗出泥滓。
崧生岳降网精灵，宝册金绳罢封祀。
铜驼荆棘没何处？宁论金谷迷片址。
行人指点宋陵园，数堆落日荒烟里。
龙兴虎视付杯酒，一溯微波吊妃子。

十九日住，午后往晤刘太守，时官河南府知府。府署新修，大堂前牌楼书“天颜咫尺”四字，即行宫赏还者。太守父献夫曾官津海关道，余从父仿白为理关务，余亦数过从。时太守尚未冠，其师刘丹亭乃丙戌同年，每至书斋剧谈，今相距二十年矣。晚至徐大令行衙宴饮，肴饌甚精。大令明干有吏才，而热肠好友。席间约定，明日往游关帝冢、龙门山诸胜。

洛 阳

河岳英灵蔚紫霞，经营太保会书车。
九州神鼎开周宅，六合黄图继汉家。

【六一】

·河海昆仑录卷二·



马踏斜阳金谷柳，莺啼晓露玉川花。
顾瞻新邑浑如昨，父老欢传驻翠华。

洛阳河神庙

翠华巡幸处，恩礼遍群神。
玉马遵王路，金鳞幻法身。
安澜怀禹德，瑞雪静胡尘。
闻说銮舆过，黄龙拥护驯。

（九月十九，圣驾幸伊阙，夜大雪，及渡黄河，有河神现身。类大王将军者五六，附御舟，人咸见之。）

二十日，辰正出南关，渡洛水，行十五里，至关帝林冢，入内瞻拜。正殿极宏壮，有坐、卧、观书等像。院中古木苍郁，最后即帝冢，缭以红墙，中为墓门，冢上群树攒立若盖。阅文太守记，辛丑年，两宫巡幸时，赐帑千金，又捐募巨款重修，故壮丽如新，为东都各寺院冠。碑多不及细阅，相传当时东吴归元于魏，魏以隆礼葬于此。历代崇奉，规模雄阔，非一时所能增饰。出林后，行十五里，登龙门伊阙。伊阙者，伊水从中出，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北流出龙门后，东流汇于洛水。洛东流，至偃师，汇于河。《水经》：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西蔓渠山。陆机云：洛有四阙，斯其一焉，是亦可谓之洛阙也。《水经注》云：东岩西岭并镌石开轩，高薨架峰。今万佛三龕为西岭，香山寺为东岩。初登西岭，历石级而上，石壁高插入云，凿为三窟，即三龕也。三大佛各踞其一，有侍立诸菩萨，均就山石雕成，圆体如塑，高数丈，龕顶及四壁另有浅雕各佛，无一不庄严如生，具天人表，乃北魏时精工妙手摹肖诸经像成之，决非唐宋以后所能奏刀。三龕而外，但有一石，即有一窟，有一窟，即有一佛，大者至数丈，小者数尺至一寸数分，无一不穷极神妙。余从北岩沿山脚河岸向南行，至山之西南隅，约三四里，仰观悬崖陡壁，无寸土，全山一石结成，而玲珑剔透，高下层叠，散为无数之石，就石开龕，即龕成佛，如恒河沙数，不

知几千万亿，亦无一像雷同者。饭后，渡伊水，登东山，游香山寺，有白太傅《重修香山寺记》，汪士铉大书，刻十二屏门，至今未损。书法圆浑遒丽，得《瘞鹤铭》、《定武兰亭》神髓。堂内供香山居士神主，佛殿上悬纯皇帝赐额“香岩净域”四字，体肖褚、虞，远过董、赵，并悬两宫赐额三。与僧长随茗谈，憩息炊许。下山渡回西岩，乘輿归，行至洛水南岸，已昏黑矣。回寓晤一老、芷同，订明日起行。褚中令楷书《伊阙三龕佛记》在第三龕外北石壁上，“龙门二十种”亦在西山，距三龕颇高远，工人以木架梯而上始得拓，余在岩下遥观，不能至也。宇内以龙门名者，难以指数。禹凿黄河之龙门，在陕西韩城境，两岸陡峻，中开一峡，河水自上而下，境更奇辟；若枚生《七发》之龙门，但云下临百尺之溪，不言黄河，应指陇州之龙门洞，至今梧桐连阴，有鸛鷖、鸛鸡巢于其上。汧水出焉。宋邱真人修道之所，与枚赋景物悉合。

二十一日，辰正行，四十里至磁涧午饭。有行宫。午后，行三十里至函谷关，飞楼耸汉，峡路通车，攀藤披棘，陡乎层巖，西望新安城阙，冒落日，熊熊如火、如车轮，东望山环涧绕，中有白光一线，紫纤蜿蜒者，来径也。关楼已圯，惟存顺治年间重修函谷关一碑，此非秦之函关，乃汉时杨仆耻为关外民所筑也。自巩、偃以西均土山，即北邙，绵亘数百里，亦不见石，惟此关，山石雄峙。关内里许即新安东城楼，正塞关口，高峻得势，几于万夫莫开。项王西上，秦兵扼诸侯兵于此。城内古庙多残毁，市廛亦不盛。住西门外客店。西门楼刊“崤陵风雨”四字。明日将过二崤也。县宰言君有章，字睿博，大兴优贡，子游耳孙也。风雅淹通，工小楷，能诗，乃范肯堂、吴挚甫弟子。闻余至，一夕两来，久谈不肯去，促之始归。多情好事，非俗吏也。

二十二日，辰起，巳正行，过二陵，一南一北，突兀相望，二崤在云雾间，嵯峨隐现。《左传》：“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元和郡县图志》：“东崤至

西崤三十五里。”在秦关之东，汉关之西。南望日色阴惨，黑云如盖，岂项王坑秦卒故地欤？三十里至铁门，午饭。东南有棋盘山，即王乔烂柯处。出洛阳后，涧水自西而东，纡回万山间，日来数渡。过麦仁岭，相传光武麦饭处。居民犹漉麦仁，加玉露、姜豆煎汤，饷过客。行六十里已昏黑，宿澠池东门外。破屋支帐御寒，未明即起。连日仍行沟道。邑宰杨蔚，字芸亭，江苏进士。按光武至茱萸亭，冯异进豆粥，至南宫，异复进麦饭，因复渡滹沱河。在今直隶〔省名，清末辖区相当于今河北省承德、张家口及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的部分地区〕真定〔今河北正定〕境。

二十三日，辰正行，四十五里至观音堂，午饭。冒雨行二十五里，雨甚，山路崎岖难行，至硖石驿，无店可住。芷同商之驿丞，寄宿行宫厢房，仰瞻殿宇，虽结构不宏，甚为整齐。将晚雨益甚，行李车仍向民房栖止。将近硖石，雨中峰峦苍翠，林木葱郁，似江南而气象雄厚，宜为翠华驻蹕也。行宫三进，正殿三间，前殿三间，东西廊房各三间，宫门三，沿途所见，此乃完整者。硖石本随硖石坞，唐硖石县故地。连日观洛阳西来山势，中干自太华东行，再结嵩岳，黄河在其北。自潼关起，得邙山绵长，背障黄河，南跨洛水，直至成皋虎牢，洛水入河，邙山始止，而涧水由西至东，纡曲万山间，八水交汇，同入于河。钟灵毓秀，三代以来，帝王将相，文人名儒，萃此千馀里，宇内壮观也，安可不一履其地？夜晴，见星月。

二十四日，早起，阴欲雨。辰正行，过硖石关二十里至张毛，有行宫。又行二十五里，至磁种，午饭。行三十五里，至陕州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入东门，出南门，渡涧河，行四五里，至南关，宿客店。硖石关应即古石壕村，杜诗“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统志》谓，在陕州东七十里。自辰至酉，雨不止。山路崎岖，泥滑难行，夫、马极苦。张毛、磁种，均行深沟，两壁赤立数十仞，仰天仅一席，将至磁种以西十馀里，景象萧瑟，俨然边塞，中

原之外郭也。草木甚稀，人民悉住土穴，附近州城，树木渐盛，黍谷在田。洛阳以西之路，渑池至新安九十里。山路多碎石，溪涧曲折，向称难行，而渑池西至磁种，仅四十五里，若遇久雨，往往迁延负轡，八九日不能进。自入鸿沟，凡城池民居，悉在沟内，低平宽敞，两岸相距甚远，即以岸为外郭也。

二十五日，雨，未行。诸友聚谈甚欢，一山言：“某年粤东某山出秃尾龙，经省城赴海，西人轮舟大副以炮轰之，龙怒掉尾，将西关民居、商舶扫荡一空，香港亦被害甚重。此事未久，粤人咸能道之，南海署尚有报灾档案。”昨夜梦有人送古琴二，较常琴为短，琴枕汉玉，精极，外匣尤滑泽，弹之音响奇逸。又南田仿大痴青绿山水，浓重如染，一小帧。又纸本花卉似系碧桃海棠。又石谷山水一长帧，着色浓润。风尘奔走中，忽作清梦，惜梦中之物，不能举示人也。将晚雨止，夜见星。午后，为言睿博书鸿沟诗，横幅。又为潘砚农书夷齐庙诗，小立幅。西人谓，水族无龙，即见之亦目为蛇。盖飞龙在天，实主中夏，非海外所能有也。六月初七日，未申之交，行近潜山城四五里，夹道皆渠水，忽烈风雷雨，掀輿掣盖，余亦立道旁，顶上电光熠熠，黑云喷涌，有白龙露一爪，垂其尾，鳞甲森张，蜿蜒夭矫，渠水皆立。与人祷且泣，余笑曰：“苍生待泽久矣，顾舍江海而取沟洫，龙之泽可知，尚作怪骇人耶！”登輿不顾而去。

二十六日，早起，阴云欲雨。辰正行，四十里至曲沃，午饭。冒雨行二十里，至灵宝县〔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城，宿南门店。将到灵宝，沟道有狭者，不容一车。民夫陈姓，年十八，面有菜色，体无完衣。询之，乃四川广元县人。三年前年荒，其父予钱二百，馒头一，令其出外度命。闻予至，候于河南府城，昨自陕州充担夫，定价三百，而夫头仅给小钱二百文，负荷四十斤，途雨难行，輿夫代肩十馀里。余见而怜之。彼言得钱二千文，至西安则乡人多，可结伴归矣。为买棉袄、裤各一，携至西安。陕州系民设

夫马局，应差夫一名，三百文；轿夫每乘八名，二千四百文。局中夫不足，必须由县代传，少一轿请县传夫，竟费至五千八百文。据云，即十千亦不能不给。途经各县，有县自赔夫价者，有由民间每日缴役费、由官自雇者，有径由民间设夫马局供差者，但官收费而雇民夫，民间往往故昂其值以挟制官，若由夫马局自应，而官又故多开夫马车轿以与局为难，丁役因而取利；又有所谓夫头者，串通丁役，折扣多端，使实惠不得均沾，长途数千里，经过百馀县，应役发价，毫无划一定章，任由丁役上下其手，以病民而难客，殊可慨也！

子芳问宋代宰相孰为最贤，余曰：“李太初、韩稚圭。”子芳曰：“司马公竟不及乎？”曰：“吾论识度，非论事功也。识由知言，度由养气，事功乃迫于时会。时会至，则功业显；未至，则无所树立。惟识度在己，不能增损，而识较度尤难，生于天，成于学，不能强也。司马公之相业，太初、稚圭易地则皆然。太初能辨丁谓之奸，稚圭能知安石不可为相，而温公以用安石为得人，朱子谓温公致知工夫未至，尧夫谓温公是九分人，下语殊有分寸。”子芳曰：“如何是十分人？”曰：“当于三代上求之。然安石之误国，能欺温公于一时，而吕献可、苏明允皆豫知之，岂温公之识不及二公乎？盖荆公文章学术，推倒一时，欧阳公、文潞国皆誉而荐之，温公好贤，岂能舍诸？今果有荆公其人，吾宁蹈温公故辙，惟温公再起，于荆公新法，不论是非，一概反其所为，又过矣。知言知人，知言养气，孔孟谆谆辨之，治乱所关，重可感也。”

二十七日，夜雨，至午不止。旅次渗漏，青苔及榻。午后，季良、芷同、子芳、杏如冒雨践泥来谈。酉刻雨止，闻前途水深数尺，河又涨，距城十里内即有峻岭，车不易行，因商定，雨止当遣马往，探明再行，免至中道趑趄。季良亦因阻雨不行。陕州灵宝以西至潼关，古之大战场也。吾二十后，即梦想虎牢、成皋、潼关、函谷，以为必石骨嵯峨，群峰拱抱，故为天下之雄，今亲至其

地，乃数堆黄土耳！已费尽英雄气力，何其拙也！

徐季良，名仁杰，前官广东连平州知州，能治盗，著政声。奸民诬控，大府委查，委员某欲见好上官，文致其罪，大府即据以入告，革职遣戍。有讼其冤者，大府委再查，委员某守正不阿，白其诬，而前奏已奉准不可救。季良尊人前官辽阳州，中东之役，坚守危城，力战却敌，大局得全，绅民德之，醵万二千金助赈捐，奉天将军为请于朝。奉旨释回时，季良行至兰州，尚未出关也，折回过此，得数晤。

二十八日，雨止，早起，西南风竟。巾车脂辖待发，侦役回报河涨，浸车没马腹，沟路积水没轨，遂止。季良已早行东去，路虽难，尚无河阻。下午，发家书，交邮局寄金陵龙镇台转交无锡。家君已回锡也。县宰王君翰臣来谈，四川人，癸酉举人。大挑补是缺，与余同年。县学宫在城内，将城墙开通作戟门，势甚雄壮，古松柏成林。

汴梁以西均产枣，新安、陕州更佳，而以灵宝为最，大如鸡卵而核小。

二十九日，辰正行，由南关向西行里许，渡穀水。颜延之诗“伊潏绝津济”，李善注：“伊、潏，二水名。”俱作“潏”。唐昭宗为朱温逼迁，过穀水，左右仅小黄门十数人，即此水也。登岸两山夹峙，崇关高耸，函关也。关外有同治癸酉年，蜀涪周某新建关房三间，壁嵌一记甚佳，而名已泐。前立一石，刻“古函关”三大字。余蹑衣而登。关楼面东，内塑老子像，童子牵青牛卧于旁，关尹侍焉。旧藏李伯时著色《老子度关图》卷，老子修面青衫，卧榻上，须发皓然，关尹盛服拜床下，老子作将起未起状，觉道气拂拂从毛孔出，前有宋徽宗御题赐朱胜非，后附松雪行楷五千言。以校塑像，尚未得老子脚汗气也。凭栏远眺，黄河绕其北，灵宝塞其冲，穀水前横，古今奇险，不虚也，何二千年来竟无奏丸泥之功者？使吾奉命为将，率精兵万馀，决黄河之流，遮桃林之野，虽开

关延敌，东诸侯将逡巡而返矣！关右立片石，曰：夏直臣关龙逢之墓。山根土石崩裂，作惨碧色，以杖探其罅，深不可究。自郑州以西，皆傍黄河行，惟此最近。入关行函道中，两山壁立，山皆土结而奇秀如石。《元和郡县志》引《西征记》：“路在谷中，深险如函。”“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今童山濯濯矣！行二十里至臭桑墩，小住，即稠桑驿也。《一统志》：“稠桑在灵宝县西二十里。”又行四十里，至达字营午尖。午后出函道，渐平旷，行二十里，至阌乡西门外，宿大王庙。庙向北，面黄河，内障一堤，垂柳森护，堤外有大石坝二，作张翼形，卫庙即以固城，而河声汹涌如怒雷，群山迫绕，尚不至为大患。庙内祀各大王甚虔，老道主之庙新修，殿宇厢廊均完整，往来贵人悉宿此。邑宰王，直隶人，名号未详。《九微志》：“周武王时，方辅先生与老聃跨白驴入山炼丹。”是老子亦骑白驴也，而知者或鲜。

黄帝岭、铸鼎原在县东南十里。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阳桃林塞。自函关至潼关即桃林塞地。黄帝陵在铸鼎原。夸父山，即夸父逐日所死之处。秦山在县东南，统名秦岭。韩文王适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一旦，载妻子入阌乡、南山不顾，亦此山也。将到县城，见黄河北岸有长山，青亘不绝。询之，舆夫曰中条山。

戾太子冢（其子史皇孙冢在其侧）在城西三十五里，底董村南泉鸠水边，当时死于此也。崇祯二年，县令修黄帝庙，帝身生芝，人以为祥，立碑记之。十六年，流寇破城，像毁。

女娲陵在城西四十里黄河中，后风姓，名风陵。天宝十三年六月，天雨冥晦，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濒河人夜闻风雷声，晓见墓涌出，上有巨石，石上有双柳，时号风陵堆。见《旧唐书》。自虎牢以西，仅新安县之函谷关及峡石系石山，此外皆土山，望之类石。

过阌乡宿黄河边

【六八】

·裴景福著·

扶桑枝叶明朝曦，六鳌背上扬微尘。
蓬莱随波没何处，神药已断琅玕根。
安期羡门欲安往，群圣将蹶青牛辕。
黄金不成霜鬓重，鼎中丹诀谁与论。
九曲东流我西上，孤槎万里穷其源。
织女停梭玉珮冷，星汉清浅愁黄昏。
仙人沧桑久见惯，山河劫尽馀灰温。
风雷犹护女娲冢，弓剑亲寻黄帝原。
人间清都万灵会，应奏钧天觞百神。
邓林遗杖入吾手，便追骏御登昆仑。
河声入吼催早起，晓日中条青到门。

三十日，辰末起，行四十里至雍底，午饭。饭后行二十里，至潼关。上刻“第一关”三字。又名“金陡关”。光绪二十七年新修，巍峨峻整。关外有“河南西界”一碑，巡抚崧寿立。黄河绕关之左臂，形势与函关略同，而雄壮倍之，惟虚无一人，不知谁掌锁钥。唐哥舒翰统河朔兵二十万驻此，竟为渔阳贼将所败，以至埋艳马嵬，伤铃蜀道，岂在德不在险耶？欲登关楼，无路可上。又行三四里，至金林关。面对黄河，别成形胜。石路城楼，均新修，宽平雄丽，下为关卡、收税房。入城次于五省行台，规模颇壮。潼关厅刘君蓉第，直隶昌平人。由阆乡西行，见道南长山绵亘，峰峦丛簇，高入云表，阅《阆志》，此山峰名甚多，一峰一名，如荆山、首山、夸夫皆是。黄河北岸有长山，峰平而峻秀葱郁，两日来均见之，中条山也。今日仍行深沟，壁立数十丈，黄白土结成，不见片石，土山奇秀万状，尽于此矣。

由灵宝至潼关两站，仅一百二十里，而舆夫咸谓每十里加四里，或谓加八里，以余验之，每十里仅加二里。

九月丙戌，辛未朔，住潼关[在今陕西省东部、渭河下游]。午后偕同人散步市间。城四围皆山，雉堞依山而立，城内如在釜

底，其形势全在东门外。杜诗：“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唐时必有两城也。刘华封云：“东城内麒麟山上建钟楼，钟颇巨，大定二十九年铸，其款识颇多。”僧人云：“非有警报不敢撞，撞之，声闻数十里。”按：大定为金世宗称帝东京年号，其时陕西早没于金矣。刘君托陕委郭大令永丰来言西省定章，委员出差，只给大车二，此次亦欲仿办。余与陈一山云：“委员本省出差，主仆二人，行李无多，与我辈迥异，我辈万里荷戈，不知何日赐环，或携眷口，或带应用衣物，已西上数千里，人与物皆有定数，势难舍之而去，已有车数，势不能减，肩舆到潼后，向不供应，不敢破例，当自为计。”郭君亦以为然，约明日作定。余将肩舆赁就，用六人，每站人三百五十文，住日不给，送至西安再定。夜将半，风大作，庭中老槐奔腾澎湃，作怒涛声，颇有杜陵茅屋、莱公秋风之感。潼关多老槐，协镇署前一株更古茂，殆数百年物也。王芷同回汴梁。昔晋老因公入蜀，取道阴平，即邓艾伐蜀行无人之地七百里者。制行舆，便往来，芷同今以假余。

初二日，仍住行台。午后，登麒麟山，俯瞰全城，三面倚山，独北面平坦，黄河绕之。市廛井然，如看指上螺纹。山顶有钟楼，钟上文字分为四层，上层大字：“皇帝万岁，臣佐千秋，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大定二十九年重阳月二十有八日记。”二三层刊佛语并捐资及铸工姓名。河南东路石州郭下铸。下层金刚秽迹神咒，形模古厚，字画亦清劲不俗，惟二层“心月轮圆”二十馀字系梵篆，馀俱楷书。山田立二碑，刻李三才诗。《入潼关》：“暮云满目旧河山，曾记年时独出关。尺寸无成空欲老，吏人莫拟素儒还。”《潼关访萧观察》：“清夜谈心坐晓钟，十年南北叹浮踪。从今更有相思梦，只在秦山一两峰。”李三才道甫。

山阳有大佛殿三层，塑像庄严。东为关帝庙，再东为牡丹亭，殿西院为荷花池。牡丹亭之东为蜀晋秦豫会馆，屋宇精致明爽，

扁联皆前甘肃提督马德昭题。修建工费当以万计,曾几何时,佛殿如新,而迎宾之馆,对棋之楼,已蛛网牵尘,鸽檐漏月,幽畦曲径,遍生荆杞,无下足处。秋风萧瑟,伫立斜阳,为低徊慨叹久之。每见中兴将帅,手握重兵,拥厚资,丹青土木,到处辉煌,而后之人视为传舍,漠不关怀,一任倾圯破坏,委诸草莽邱墟。是前人之奢侈,后人之废弃,厥过惟均,尚不如空门有替人也。钟楼有碑记云:“北周大定闲僧守定铸二钟,后黄河水涨,一浮于陕州,一浮于潼关止焉,即此。”按:《北史》北周五世,仅二十五年。静帝大定元年即为隋杨坚所篡,何以有二十九年?仍以金世宗为是,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也。

见群鸟自红霞落日中来 黑影一线掠潼关东去

朔风九月下泾凉,飞雪连天野草黄。
鸟鸟亦知边塞冷,欲随鸿雁到衡阳。

江南秋尽草萋萋,黄叶村多傍柳堤。
定有玉人刀尺倦,画楼明月夜乌栖。

初三日,午刻行。仍用大车五,载行李随从,余乘肩舆。行三十五里,申初,宿华阴庙。潼关西门,门甬宏深,门楼两重,巍峨壮丽。出城垂柳夹道,风草相摩,柯叶绰绰,三十馀里不断。从柳阴中见太华千态万状,一步一变,虽有谢灵运、柳柳州模山范水之笔,恐难写其万一,惟工部“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清官柳暗长春”二语,能将行人心目中之太华,曲曲传出。群峰攒拱,中耸一峰,圆抱如城,杰立云表,望之巍然,果司寇冠也。偕华封瞻谒岳庙,入庙城正门,松柏参天,丰碑林立,殿宇尤崇宏,“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饰黄绿琉璃瓦,类王者居。正殿九楹,祀岳神,案上置希夷睡像,长尺馀,岂玉泉院洞中移来耶?东头藏汉碑残石一段,或谓即《华岳庙碑》原刻,审之,非也。后殿砌文石一座,

庄严精致，上勒圣祖御书“岳莲灵液”四大字，振彩欲飞，气凌华岳。宝城四隅，望楼各一，规模悉仿宫城，较之泰岳庙，雄古略逊而壮丽过之，盖自汉唐，华阴祠宇已冠天下，神明之隩，光景动人，历代又推崇仿葺之也。最后起高台，登石级数十，上为万寿阁，奉圣祖皇帝万岁龙牌。寺僧云：“两宫西幸过此，亲诣拈香。登眺久之。”阁三层，南朝莲台，冕旒端拱，咫尺可见，呼吸相通，岱岳严重，圣贤之乡，华岳雄秀，帝王所家，不虚也。缘梯陟其巅，胸转意迷，倚槛若坠，见黄河一线北绕，从荒烟落日中来。道人指点登华岳微径，纡曲隐现石罅木梢间，而东西北三面平畴万顷，疆场绮分，沟塍刻镂，馀粮栖亩，青黄如绣。游目天表，飘飘有凌云气。下阁，向道人购碑拓十馀纸，而汉碑残刻无拓者。庙城扃闭，出西角门，举头见新月纤纤，斜挂仙掌第二指。县令崔肇琳，南海人。庶常散馆，选是缺。

登华岳庙万寿阁

已过潼关险，曾登泰岱来。
巨灵开华岳，高阁抱莲台。
白帝旒千仞，黄河酒一杯。
长安在西牖，扶尽暮云堆。

初四日，早起，用远镜照视莲台，岚翠欲滴，仙掌螺纹可数。辰正行，三十五里至敷水，午饭。午后，行四十里，入华州东门，宿行馆。州城逼少华，行馆轩敞，铺陈整齐，肴菜甚美。州牧褚君成昌，字稚昭，余杭人。其兄成博，官御史，放惠潮嘉道，余同年旧识也。由华岳庙西行五里，入华阴东门。出西门，从柳阴中回顾中峰莲台，左右各有一峰，高几与并，乃昔人所谓华岳三峰者。登万寿阁，只见莲台巍然独尊，众峰列立如儿孙，而中峰之东尚有一峰，高圆与莲台相傲，至此始见。出华阴城，西行数十里，三峰既过，惟见众峰隆崛崔嵬，无一峰雷同者，可谓极天巧矣。傍山行七十馀里，柳阴如张幕，北望平旷尽沃野。行近华州，

【七二】

· 裴景福著 ·

山脚水泉不择地而涌，新稻登场，清漪冒畦，秋林疏密，雀鸟啾啾，风景绝佳。闻山村之民极富。华山峰顶悉大石，而山腰稍平处则多土壤，山民开田种菽芋，高下鳞次，凡白黄色者，均山田也。过汾阳故宅，郭姓仍繁衍，汾阳祖墓在赤水西十里，山脉从少华来，穴东向。汾阳陪葬肃宗建陵在醴泉县东北十八里五床山。

太 华

金精积气连瑶池，突五千仞喷薄之。
 阴阳炉冶聚大块，谁能雕斫张坤维。
 巨灵摩天扬巨斧，冠绝五岳夸神奇。
 冕旒端拱正兑位，万灵朝会翻云旗。
 凝妆玉女窥晓镜，银河影落明星晖。
 芙蓉缥缈耀初日，莲花万古青萋萋。
 睡仙石室在何处，空传棋局惊愚痴。
 谢朓不来太白去，孰与刻画烟岚姿。
 年来万死得一快，飞筇上蹑青云梯。
 黄河雪浪动天地，苍茫一线潼关西。
 中原万里容几曲，谁教浩瀚趋委蛇。
 天风吹衣仙掌冷，云雷绕足真儿啼。
 兴酣举手击落景，红霞片片开朝曦。
 呼吸青天通帝座，应草皇王封祥仪。

初五日，辰正行，二十五里至赤水午尖。饭后，行二十五里至渭南〔今为市，陕西省渭河平原东部〕，入东门，住行馆。沿途柿树正熟，密如繁星。出赤水后，过周处故里。将晚阴云不雨，夹道多稻田，水声潺潺，禾黍、菽豆、包谷甚丰。高地已种麦，近山之地，薄、富、临、渭四大邑，均上腴，关中之富半由于此，闭关亦足自给。华山正干全石，其枝叶附庸则土，自成皋、虎牢以西，路旁之山罕有石者。华岳一脉出两千，其南干东下河南，再结嵩

岳；北干由潼关渡黄河，结中条，再结太行东，至山海关入海。县宰刘馨斋，名德全，湖北人。今日所行之道可五车方轨，余与山肩輿并行十馀里，谈贵州苗疆起事始末。见田野间鹰掣鸡，犬逐兔，鼯袭鼯狗，狐豚咋虎，蜻蛉啄蚊氓，蝼蚁食蜻蛉，黄雀啄螳螂，螳捕鸣蝉，始悟《中庸》一部，惟多一不字。子芳问故，余曰：“万物并育而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初六日，卯正行，四十里至宁口午饭。出渭南西门，行十五里，有三圣寺，殿宇残圯。院内存一大铁镬，款明万历四十年九月望日造。又一钟，小亭悬之，制形镂文亦古而精，匆匆未能读其年月，大约亦明代造。庙门外植三碑，中一大者，字极精，阴面字类《圣教序》，旁二碑阴面均大字，侯其鲁书。近庙为良田铺。午后，过新丰。《元和郡县志》：新丰故城，在昭应县东十八里。汉高祖七年置以娱太公者。《临潼志》谓：已非故地。共行四十里（实有五十里）入临潼东门，宿行馆，即唐华清宫故址。温泉宫、长生殿、集灵台，皆其地也。温泉初出为两大池，再由地中引至各屋，成数小池。有曰贵妃池者，相传即华清赐浴故处。往代荒淫之迹，本不足传，然汤池可除痼疾，余亦一浴。池方而长，甃以文石，阶而降，浅可濯足，深不没胫，解衣挽巾，微寒袭人，先浸两膝，继没腰膂，乃跌坐而匀息，游泳炊许，日轮流焰，阴泉潜磷，与血轮相摩荡，浸润乎华盖，出入乎丹田；又一炊许，觉一缕元阳，脉脉绵绵，苏苏濡濡，自幽阙命门，上历重楼，达于昆仑，守于黄庭，初如云腾，渐如露注，垂帘内视，婴儿仿佛，人沐其外，我浴其内，非知道者不足与言其妙也。将昏，骊山顶上一弯新月，娟娟窥人，入夜即循山髻，逡巡而下，二更坠至山腰，忽为岚影遮蔽半弦，而清光熠熠，犹如皂罗帐里斜露回波，天造地设，乃华清宫中第一佳景。当日翠华莅止，殿阁被山，不知更作何清艳，照尽繁华，耐尽凄冷，固同是一月也。辛丑，两宫回銮，亦住蹕于此。斜阳满山，有鸟鸣婉转清脆，远近相和。子芳曰：“此何鸟也？”余

【七四】

· 裴景福著 ·

曰：“岂阿滥堆欤？”曰：“何以知之？”曰：“明皇曾采其声入曲，固是骊山本地风光。”

初七日，辰正行，三十里（实有三十五里）过霸桥，桥长三百步，宽约二十馀步。桥西岸，老柳四五株，心空皮裂，百年前物，而自有旖旎缱绻之姿，盖为离人折残矣。过桥行二里馀，至龙王庙旁行宫，午饭。复行八九里，过浐桥，桥宽十步，长二百步，桥两堍各有石犀卧石栏上。登桥一望，东南有山绵长如卧蚕，蓝田也。村落烟树，华子冈、斤竹岭、茱萸沚、辛夷坞，历历在目。桥下浐水自南来，绕蓝田山下，纡余沦涟，澹荡温衍者，辋川也。蓝田山脉由鹿原来，最饶灵秀，宋名臣诸吕先茔在焉。登岸行里许，即十里铺，长安旧城外郭也。出铺见平野间，邱阜坟起，大小星罗，古陵墓也。十里入东门，经大街，住桥梓口客店，与子芳同住。初出行馆，缘骊山西行，至山西北隅，过一小涧，浅濑鳞鳞，紫蘚绣石，青芹怒芽。山腰一带，邱壑尤美，秦汉李唐宫殿必萃于此。俯视平原，百里见秋毫，今已废为民田，东坡句云：“六龙西幸峨眉栈，悲风已入华清苑。羯鼓楼高空夕阳，长生殿古生秋草。”闲闲老人句云：“尘埋梨园骨，火烧花萼碑。寝殿通樵径，宫墙插酒旗。”曷胜兴亡之感。自东都以西，举目皆兴亡陈迹，不仅华清也。回望始皇一冢，卓立骊山之北，下圆上锐，巍然如独夫，天风东来，似闻辘轳馀臭。是役也，与长城等，一抔土，万民膏血也。《元和志》谓：骊山泉水本北流，陂障使东西流。又取大石渭北诸山，故费功役。形家谓骊山峦头为火星，奴仆方又强旺，主弱奴强，故不旋踵而赵高之祸作，理或然欤？要之，始皇暴虐，即佳城龙卧，亦安得不亡？水银江河、明珠日月与阿房美人、钟鼓同归一炬，哀哉！

王右丞，少年本功名之士，而胸次清澈，渐老渐近道，其诗亦如之。予儿时避乱山中，读右丞《鹿柴》、《竹里馆》诸绝句，即爱之，常携亚弟、仲弟戏深林，手攀苍松，足踏青苔，曰：“此鹿柴

也。”又于月夜入竹林，磊石覆茅，曰：“此竹里馆也。”出山时，至涕泣不去。缙卿从祖尝问曰：“尔何志？”予曰：“鹿柴在何处？”曰：“在西安辋川。”予曰：“三十年出将入相，不敌‘空山不见人’二十字，当至辋川过一生。”从祖笑曰：“小子竟有此志！”今得亲过其地，天殆鉴我素志乎？唐人传右丞引孟襄阳谒明皇，襄阳诵“北阙休上书”一诗，有“不才明主弃”语，明皇不悦而罢。后人惜之，谓襄阳若诵“八月湖水平”之作，则明皇必大用矣。鄙哉此言！我辈尚视天爵重于人爵，襄阳抗情物表，乃陶靖节、庞德公一流人，岂枉道求合、以一官为荣者？其诵诗正表明不欲仕也。王孟深交，其荐于明皇者，亦以人事君之义，冀襄阳之或一出也，乃始终不渝其志，高矣！

蓝田山中产兰叶，长三尺余，花箭高四尺，花瓣长二寸余，香国伟观也。

生平极嗜右丞五律，以为清机妙悟，不减《楞严》。肩輿中取辋川诸作，一面看，一面读，字字皆在眼底，乃客子眼中有情，舆夫足下无情，大有叔宝辞宫景象。解读右丞诗者几人，能携向辋川读者几人？谓非幸欤！

杜曲为长安名胜，产牡丹花，大逾盘。开时，游人咸集。庚子董军驻此，伐牡丹为薪，工部刻像亦碎为数段，后人重摩之，可慨也。

邠山之阴，树林阴翳，百鸟翔集，朝暮鸣声相和，人不能举其名。有五灵鸟，鸡再唱即发声，曰：“冷清清，黑迷眼睛。”日出，曰：“太阳照行人，太阳照行人。”将午，曰：“晒破瓦盆。”遇雨，曰：“淋倒墙根。”午后，曰：“山深山深，和尚敲磬。”将晚，曰：“斜阳明，早归林。”好鸟妙语，无过于此。余将晚始至，但闻呼“斜阳明，早归林。”不绝声。蜀中春日，有鸟呼曰：“清明酒醉人”，即其声名之。所至处提壶，鸟必尾其后，如主客然，或谓为刘伶酒榼所化。

过灞陵调同戍陈一山军门

卧榻岂容他人寝，龙城一箭天骄惊。
君将旗鼓树中原，我亦威风赤县尹。
萧条双骑度边城，死灰每傍将星明。
灞陵醉尉尔莫狠，猿臂明年守北平。

（死灰用韩安国事）

夜渡灞陵

虎气纵横满碧山，蓝田新月半弓弯。
自从犯夜将军去，醉尉三更不闭关。

初八日，住。子芳、杏如往见西安府尹长龄，四川人，谈及余事，问途次安分否。子芳等答以某生性安静。尹云：“小安分，大不安分。”又问余，闻尚有十万资财，又曰中国人何以避至港澳。子芳等告以故。余西来六七千里，所过封疆牧令言及鄙事，或不置可否，或温语慰藉，或更有鸣不平者。余此时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古云：“弭谤莫如自修。”谨志之以为自修之助。黄漱兰师尝言：“学问可在人下，意气不可在人下。”予途中畏客如畏虎，恐触忤贵人也。古英雄处贫贱忧患中，开口光芒射人，一旦得志，便奄奄无生气，齐桓、晋文皆霸主也，齐桓伐楚，诘楚子语，局促如辕下驹，遂为楚所折。文公以一亡人当雄国，竟有晋楚治兵遇于中原之对，隐以霸主自任，重耳真可人也。

初九日，午后往惠经士中翰寓久谈，并邀其友蒙兰亭同往南辕街古玩店游览，见古窑器甚多，有五谷罐，琉璃所造，制模甚异，可作花瓶。又一汉瓦当砚，篆文古秀，类汉婕妤小印，余给价一金，未售，容再往购。经士为前南雄州牧濂堂先生之长公子，好学，工书法。

长安晓望

匹马西风作阵寒，唐宫汉阙绕烟峦。
云开渭水明如练，不见金茎指露盘。

【七七】

· 河海昆仑录卷二 ·



九日

朔雁西风一倍凉，沈寥天气阵云黄。

菊花亦避登高客，彭泽何曾去故乡。

初十日，午后往拜长安县李君，未去，李已来。君名经江，号问岷，合肥人，前两广总督小荃宫保之七公子，年二十餘，明白干练，而能知大体，达人情，亦难得之材。入夜，往访经士，已睡。得晤同住之林君映西，谈片刻，踏月而归。

将晚西风作紧，群雁南翔，孟子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孔子则称“骥以德美，雉以时欢，黄鸟为知止”，视孟子尤为尽物之性。人之贱禽兽者，谓其无羞恶心。余西来车尘马足，日与跛驴驽蹇为伍，方知人能尽如禽兽，则世界太古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只是工于掩著，其败德之处，可令禽兽见哉？骡马有骨相端凝者，植立终日，清高深稳，仪观伟然，及服役任人驾驭，无不如志，食刍饮水，皆自力役作苦中来，夜间牝牡同栖，无稍乱者。东坡《韩干四马图赞》，能为骅骝写真传神，古人以良马比君子，若论性质，即驽骀亦君子也。禽鸟尤守义而深于情，曾见二雁同宿，弋人毙其雄，雌者哀鸣不去，逐之飞丈餘輒下，后群雁来，始随之去，夜息洲渚，此雁独宿数惊，如惊夜然。曾煦棠云：“乡人得一雁，视之乃中弹者，缚其翼，食畜之，一日群雁飞过，此雁仰空而鸣，忽一雁堕，继续良久，以翼掖之，少起复堕者数，遂交颈而死，乃其偶也。此二事闻之，令人深伉俪之情。古人婚礼奠雁，良有以也。”

人知万物之性与人同，方知人之所以异于万物。余幼居乡，群树绕屋，每春夏之交，乌抱子成雏，日出求食哺之。一日，雏堕屋上，乌来覆翼殷勤，以口衔之，不能举，乃向空噪，群乌翔集，共衔入巢。此后，乌出必有他乌来守之，俟其归而去。及雏能飞，而乌已尾秃羽脱，不能求食矣。雏乃衔鱼虾之属反哺之，满十八日，乌复壮乃止。乌反哺，羊跪乳，孝慈与人同也。

【七八】

· 裴景福著 ·

十一日，午后往游城隍庙，并诣北辕，瞻仰行宫，入东花园，见壁间嵌得天精楷阁帖考证目录，又张祥河画花竹团扇屏幅各刻。复偕华封游城隍庙，殿宇壮丽，衢路多石，车行颇顿撼。晚间，陈君阳致扶来谈，甚欢。致扶与子芳同县，兼姻好，乃绶卿学士文孙丁酉优贡，以知县来陕，入曹中丞幕，约来日看书画。致扶世藏金石，为海内冠。为人亦有王谢风。

十二日，午后，偕二刘君诣西安府学观碑林，先至藏唐石经处，共八十餘碑，长短整齐，其间有补缺者，嵌在各碑对面壁上。又观唐宋以来三百餘碑，其精者五十餘碑，另有标目。凡余四十年来目见梦想诸名碑，咸在其中，得手模而遍读之，真人生快事。世人仅见拓出碑字篆额，其碑额以上摹刻奇异，夔跃龙翔，颀颀蜿蜒，穆然存千百年前气象者，无由见也。其碑顶尚有一石，覆冒之以庇荫全碑，如人之有冠冕，更为访古家所罕道。碑制宏壮，以《唐开元孝经注四面碑》为冠，每面一碑，宽四尺，高丈余，四碑合成一碑，上戴碑冒，如屋之垂檐，雕刻精丽，崭新如新，下有石座，细滑如脂，悉唐代原石，不少残损。其次则《鲁公家庙碑》，亦两面，两侧古厚端重，如见鲁公风概。其他唐碑，虽稍有损裂处，而其完好者，如新发于硎，精古坚致，历劫不磨，亦人之精气贯注也。余每忧古碑易于销沉，以林内诸碑衡之，若无兵燹、水火、土木之灾，尚可千年不坏。按：碑林始于宋元祐中，唐石经旧在长安城中唐尚书省西隅，元祐五年，知龙图吕公领漕陕西，始移于此。中建大亭，置唐天宝书《孝经》，复架置种种旧碑，乃碑林所自始，见宋黎持《新移石经记》。唐石经已散失，乾隆中，毕秋帆尚书裒集度藏，乃得完整。午后，接仲若无锡寄书，由曹中丞转交也。内附玉帅函。

十三日，下午致扶来约，至明德楼吃烧鸭。肥腴而焦嫩，胜京师便宜坊。同坐者：赵介之馀恒，山西人。闻一鸭之价，上者三千，次二千，次千餘文，其四百餘文者，乃不人等之物，已美于东

南矣。子芳述曹中丞语云：“某与余同官西曹时，英姿卓犖，青鬓照人，一旦改外，亦所至有声，今落拓摧残至此，可为慨叹。”闻之，遂不免有商妇琵琶天涯沦落意。中丞为仲弟己丑乡闹座师。将晚登长安城南楼，忽忆卧子“九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楼”句，为之讽诵不已。

十四日，午后同一老至新泰厚小坐，伊由上海电兑银五百两已到，询之，挡手云：“每百两约须兑费二两，电费在外。凡授银于人，必取息于受银之人，惟汇兑则受银之人反取息于授者，宜其获利也。”子芳问：“古人取息若何？”余曰：“古金一两值钱十千，太史公云：‘农商工贾，万金岁息二千，百万岁息二十万’，是汉时二分年息，与今略同。”途次吟稿悉纳囊中，经士代愚其友蒙君兰亭缮成册，得一百二十首。兰亭名儒香，关中人。

今日入市，以大泉六千购古镜七枚，内有汉镜一，以今尺度之，围一尺五寸，径五寸，铭曰：“湮治同华清而明，以之为竟宜文章，长康益寿去不羊，甕天口巫”，以许书证之，殆西汉物。近人不识本字，不晓古韵，动加偏旁，动称叶韵，失古甚矣。昔苗先麓得君子馆瓦，惊为神饔，曾文正以志其墓。人于萧条寂寞之境，鬼神每以奇怪之物相馈，以慰其不遇。余之得此镜也亦然。辛丑秋，余在南海得燕蒲陶汉镜，径九寸，光黝如精漆，土不能蚀，古镜大如此者甚罕。南汉刘美墓中物，承以金盘，乃南汉造，初出土得之耕夫。古人制镜，非徒鉴形，朝夕击之，可当钟磬。古镜精者，音必清越。镜有架、有盘、有衣、有带、有奩、有拂，今不见矣。余初购古镜，有缺者二枚，同人皆曰：“弃之。”余曰：“镜本圆也，人使之缺，非镜自缺也。镜之神本完，镜亦不自知为缺也，况缺者尚存，我为完之，以复其天可也。人情爱圆而恶缺，缺者不取，将成弃物，而终缺矣。镜虽不以圆缺为轻重，我能使缺者皆圆，岂不美满？”乃购归。乙未在陆丰咏新月：“晦极明须渐，圆从缺处求。”明年五月，田淑人遂弃世，若为兆也。昨得一镜，精白类

银，已折为二，圆径五寸弱，菱花八瓣，边细如薤叶，镜背凸起，飞龙五爪，外布庆云四片。或疑为秦铸，余曰：“秦镜乃规圆双盘龙。渔洋诗云：‘荧荧古镜双盘龙，流传本出咸阳宫’，是矣。此乃唐百炼天子镜，香山乐府云：‘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镜成将进蓬莱宫，扬州刺史手自封。人间臣妾不敢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与此镜正合。”

予一生得力全在一逆字，及其久也，每于逆中得顺。忆初官陆丰，月必有十余日赴乡，所居之屋多蚊、多臭虱、多蚁，每卧，遍身皆痒，抑搔不能止。继念为人，只是身上痛痒耐不过，若耐得痛痒，何事不可为？而顾为皮肤累也，从此遇痒处便忍耐不搔，久亦不自觉矣。每酣睡稍醒，必速起，闻仁和王相国尝语人曰：“我每早起时，如持新雨伞，硬将他撑开。”此言最为有味。三餐遇美味，必戒多下箸，吾身自有精气神，但得饮食充润肠胃，使不枯槁足矣。此虽小节，皆易适体快意，常于此等处用力，久之自然见利不趋，见害不避。吾孤身远窜，而安之若素者，皆得力于逆字诀也。孔子言“克己”，言“克伐怨欲”，孟子言“三自反”，言“强恕而行”，皆此旨也。寄仲弟书中语。

十五日，晴。徐仁辅观察，山东人。官御史，建言与廷意不合，回本衙门，改官道员来陕，闻余至，囑子芳致意，来访，聆其言论，于军国大事，均中肯綮，而胸次超迈，隐有遗世之志。自言来此，以官为隐，即以避世。赠余联云：“浮云不蔽天能问，沧海难填石亦冤。”沉痛激昂，其自处可知矣。余出《落水兰亭》与观，又林和靖《书梅花诗》三十首，册多大草，观察亦能晓畅源流，自言于阁帖二王草法，探心十年，别有考证，真老辈风流也。

出华清宫，缘邠山西行里许，道左土垣半规，青松六株，孤坟已圯，前立短碣，半埋土中，以竹枝剔视，上题“女士王净如圯”，后署“乾隆丙戌岁仲春张椒立”。馀不可辨。余悼以诗，有“华清苑废温泉冷，一角青山让美人”之句。“女士”“王净”“张椒”六

字，犹余剔出也。

凤鸣吟赠徐仁辅观察

北风雨雪天苍凉，苍鹰击血下大荒。
寒威仗马口为噤，丹闾九天鸣凤凰。
一鸣捧晓日，再鸣豁天阊，
三鸣四鸣帝仄倦，凤凰敛翼苍雁翔。
翩然下视人寰窄，上林从古鸾凤宅，
一鸟寒饿死，一鸟葬江月，
鸡栖鸦噪梧桐枝，蓝田白社无颜色。
口衔元霜出玉署，抛却解冠睨鸂鶒。
劲翮横开太华云，和声嘘暖终南雪。
芝田琼圃不疗饥，文彩纷纶更何益。
重霄阿阁旧巢寒，竹老无花实啄残。
燕雀蔽天龙战野，青山何处化为丹。

十六日，晴。午前，经士偕兰亭来谈，并看书画。连日添买洋猓猓斗篷，宁夏狐氍袍，猓猓大襟马褂，又为家丁等添买皮衣，共费三百金。家君年来皮衣多半敝损，有轻暖者，亦不肯服。仲弟性俭，仅服羊皮之次者。余因西北远行，又为同人怂恿，浪费至此，甚不安也。买野潞党二肋，制附片二肋，购红铜脚炉一，印文曰：“张鸣岐造。”张制薰炉最著名，竹垞《鸳湖棹歌》：“不及张铜炉在地，三冬长暖牡丹鞋。”予得之，以煨芒鞋布袜，未免辜负香温耳。

十七日，晴。写家书，寄仲弟，问严君安。午后同一老游古玩店，得汉唐六朝各镜十一枚，内有复圆者，四甚精，并得常品瓦当研二，小造像三。明日发家书。

十八日，午前发家书，交邮局。午后，赵介之偕友来，求看《落水兰亭》，时已收，检破篋出之，诸君快阅而去，然万里之行，玩好必从，珍异是聚，予亦可谓好事矣。

丙戌冬，客京师，于周六皆中翰处得东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诗草稿真迹，后幅覃溪老人精楷长跋，“至今归计负云山”句，初作“自怜老境更贪生”；又“饥寒未至且安居”句，稿三易，始定，已摹刻《壮陶阁帖》中。翁跋云：“东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诗，草稿真迹，第二首无末二句，盖当时脱稿未完之草也。中有涂改数处，第二首‘十五年前真一梦’句，涂去，改云‘忆昔还乡溯巴峡’。又其与今本异者，‘落帆樊口’作‘武口’，‘长江滚滚空自流’作‘长江滚滚流不尽’。”按施注原本云：“此诗墨迹在临川黄揆家，尝刻于婺女倅厅，‘但当谢客对妻子’，墨迹作‘闭门谢客对妻子’，‘忆昔扁舟溯巴峡’集本作‘还乡’真迹作‘扁舟’”。二处与此迹皆不合，盖施氏所谓墨迹者，别一稿也。近日，秀水汪桐石有题是稿真迹诗云：“重函本是子京物。”又注云：“稿中涂改甚多”，然不言末二句之有无，则又别是一本也。此本虽无前人收藏印记，然其笔法的为坡公无疑，且所改字句，与原本对看，尤见诗法。其云十五年前者，此诗作于元丰三年庚申春，先生年四十五。老苏公之归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护丧归蜀，过黄州南岸，时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时正十五年，故曰“忆昔还乡溯巴峡”也，若作“扁舟”则太浑，若仅云“十五年前”又未明白，其改定之精密如此，今注家罕有知之者矣。丙申九月十四日，蔗林少宰出以见视，因为考其可信者如此云。金殿撰，李、陈二吉士同观。明日借来，予斋细玩，其为苏真迹断然不惑者矣。客或谓汪桐石所题之迹，今必尚存，既未对看，焉知此为真耶？予曰：“若东坡有两草稿，亦未可知，若无两稿，则彼伪而此真。”客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桐石之诗知之。其题曰《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韵前篇》，草稿真迹而此迹初无题目，古人从无先写题而后作诗者，且此二诗尤不应先写题，题既云《月夜偶出》，而前篇止言月夜，直至第二篇末乃说明偶出，所以二篇是一时所作，必无分二题之理；其次，篇之题乃后补写，或先生所缀，

或后人所加，皆未可知。要之，脱稿时必未尝先写题也。假如后篇乃其另自和作，则何以偶出意，前篇留不了语，待下篇始明出之，曾谓东坡诗而有此脱节者乎？或在后来先生重书此二诗，分为两题，自无不可，若其初脱稿时，即先定前后二题，则是今人为时文者之所以为矣。是岂非先生集本之题而写人者乎？故曰：彼伪而此真也。且以愚意度之，此二诗之点明‘偶出’全在次篇末二句，而当其月夜徘徊，信手书稿，至次篇之第九韵而稍稍停歇，迨末句既成，遂不复登录，是乃当日真情景也。正惟此迹无末二句，乃有此情景可寻，而后此二诗之骨节通贯，不特足以证是本之真而已。”暇日当录入拙著《苏诗补注》卷中。九月十八日，录此以奉少宰先生海正，容即当用此韵作诗，以记此段赏味之意，续写呈也。方纲按：“覃溪《苏诗补注》，予曾得其手稿二卷，约数万字，皆岭南学使任内零星著录，精核绝伦。”庚寅春，家君由上海调任通州，为债务所逼。同他书画于龚景、周怀西两太史，数年前具书币易原物，而此二卷竟未归璧。他日，当商之，怀西昆仲须刊刻流传，方不负覃溪苦心也。

十九日，晴。今日为子芳四十九生辰，邀同一老备小酌祝之。晚间，致扶、兰畦均来饮，欢甚。王憩伯，名树棠，乃晋卿观察胞弟，亦来久谈，论诗文门径极合。西来万里，无此解人，为之快慰，然士衡难为兄矣。仁黼来送行，赠七古一篇，甚雄肆，并谆谆以古名节之士相勉，殊可感。

二十日，早，晴。订明日起程。午后，憩伯来送行，复畅谈，深赞余《九龙祈雨》五古有昌黎诙诡意，复赠晋老刻诗一册，读之才力雄杰，七古初学长吉，继宗杜韩，七律声满天地，盛唐高格，五古《神女祠》一篇，议论精确，措词高浑，直与坡老《神女庙》比美，五律功力尤深，是工部血嗣。

二十一日，辰初起，检点行装。将行，店主人室火，众争出，予俟于门，火熄乃发。余初意同一老各赁骡轿乘之，日前有四川

轿夫愿送至甘省，言定六人兼肩一伙食担，工力三十两，一切在内，途中稍有耽搁，亦不加贴，骡轿须三十二两，此更费省而身逸矣。已正起行，出西门，行三十里，至山桥午饭。饭后，行二十里，过泾水、丰桥，水清见底。又行三里许，渡御河，即渭水，河宽流浊，车马多而船仅二，候良久，始得渡。出西安，远见崔嵬嵯峨，舟呀豁间，巖巖魄峨魔，隐辚郁崕者，南山也。是日午后，西风紧，冷甚。入咸阳东门，至第三行馆，已昏黑，与子芳同宿。县宰杨君调元，贵州进士。夜间风大，有冬意。泾渭俱绕咸阳，由南向北流。泾入于渭，初入渭时，二水并流，三十里清浊划然，中流以碗取出，犹半清半浊，少顷，方混为一，然泾入于渭，终为渭混，久之见浊而不见清矣。渭之下流，汇于黄河。文王、武王、成王三陵俱在县境，文居中，武昭、成穆。询之土人，三陵在东北，大道在西南，相距约十馀里，陵前水脉交错，极崎岖不易行，势难亲往。明日将遣一介骑马前诣陵上采蓍草。余过舒城、临淮时，有舆夫田姓、马姓相随至西安，坚欲送出关，以天寒路远，彼各有妻子，不便远离，各赠大钱三千，促之趁暖速归，临行，泣不止，余亦凄然。万物众生皆有情，惟佛无情而情更深，余钝根沾恋，安能学佛？盖中土苦人极多，应官府之役，咸以鞭撻从事，驱之如牛马，余不忍也，并戒仆从不得呵叱，间以所馀饭菜分食之，只是小惠，已足感动愚人。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因人家书，以示诸子。

午后将至山桥，沿途询陈陶、青坂所在，土人已无知者，因咏工部《悲陈陶》、《青坂》[杜甫《悲青坂》]二诗以吊之。野旷天青，萧条满目，甚惜次律泥古而不知兵也。夫天子之权能赏罚一时，文人之笔能进退万世。李陵，名将也；房琯，贤相也。然浚稽一败至降匈奴；陈陶一败，几摇唐室。若论功罪，皆不免于《春秋》之诛，乃马迁上疏讼其冤，杜陵上疏救其失，原其心也。后之论者遂从而右之，至今觉此四人悉凛凛有生气。少卿、次律何幸得此

知己也！曾文正曰：“碧化茱萸之血，而观者以为顽石而置之；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每诵斯语，辄为出涕。

途中土人指示始皇焚书处，谓土色犹黑，即劫灰也。余谓始皇所焚乃民间之书，其藏于官者尽付阿房一炬，三王世纪于此告终，痛哉！或谓汉王入关，丞相府图籍，酈侯先收之，其府库金贝宝货仍封以待项王；羽，贪人也，必空所有而后付之一炬，理或然欤？惟爱宝货者多，爱古籍者少，汉王素不喜儒，戎马仓皇，妻子尚不能保焉，能载秘书以行？后世沧桑之变，卷轴未有不残毁者，羽陵旧藏，安能独全？此中古之大变也。自秦汉至六朝萧梁，典籍沦毁，类于秦火者，更非一次。隋秘书监牛宏表称秦皇焚书起，逮周师入郢，萧绎焚书七万余卷，已有五厄，而北齐、后周、隋唐、南北宋，尚有六厄，书籍总目所谓秦火后十一大厄也。自明以来，张李之厄、洪杨之厄、庚申圆明园之厄、庚子联军之厄。其他收藏家水火小劫，随时随地有之，更难悉数也。

二十二日，辰初行，出西门，南望终南、太白，绵亘浓郁，屹如长城，北邙在其北。咸阳面终南、背北邙，高原迤邐，万冢累累，皆周秦汉唐帝王将相之寝宫也。出城十余里，登高岗，望文陵，以远镜视之，如在咫尺，谨一遥拜。余西来过函谷，一拜老子像，谒西安府学，拜至圣像，于此而三。遣仆人刘德乘马诣陵采薺草，惜无老干可用为薺者。青子离离，馨香盈把，与他薺迥异。或曰：“文、武、周公三陵，在长安西南之毕原，此乃秦文王、武王陵，前人辨之甚详，何可误也？”应之曰：“余心中所拜者，文王、周公也。古圣神灵，如水行地中，毕原毕陌，无往不在，岂秦文王、武王所能袭取乎？”自长安以西，树木渐少，杨柳望秋将零，而青翠如夏，野原荞麦殷红，棉花吐白，来牟遍种，青青如毡，路旁低洼之区，荻苇盈望，叶苍黄而花浓白，令人秋思苍茫，宜《蒹葭》、《白露》，咏于《秦风》也。是日，西风甚紧，太白峰头嵯峨璀璨，积雪皓然，遂觉冷气逼人。行四十里，至店张驿，驿荒寒无住足处。徘徊

徊市中，遇保育堂马荣垣，邀余同子芳入其斋小憩，索余书联赠之，联云：“逐客至如归，鲍叔夷吾敦友谊；先生隐于市，终南太白见高情。”饭罢，行三十里（仅二十五里）至醴泉县〔今陕西省礼泉县〕，入南门，住行馆。刘仆述文陵后有武王陵，同在一垣，相距二三丈。成王、康王陵在前，约三里。周公、太公墓在文陵东，皆据土人所言也。本日晴朗无云翳，咸阳西北长山，有一尖峰独高，与洛阳北邙同一山，此其首也。潼关以西，土色渐黄，有稍赤者，至西安以西，则仍白矣。向闻人言，西北寒早，九月草木黄落，今旷野草色犹青，杨柳浓绿，不见一叶凋零，仅荻草飘萧，秋色撩人耳。

至店张驿，饭后为马君书联。申初始行，途次暮色催人，介侯尤虑日落，余解之曰：“自明以前，中西天文家均谓地静，日月绕地运行。西人哥白尼始发明地动日静之理，当时以为妖言，嗣是精天文者验之，中星、恒星、行星，躔度远近，迟速尽合，而地球绕日，月绕地球之说乃定，恐后世不能易也。独怪众人谓日出日没，月缺月盈，日月食，而天文家亦斤斤言之，何也？自有日月以来，固未尝有出、有没、有缺、有盈、有食也，生人目力太短，妄以坐井之见诬日月也。若天算家借日月以为量天测地之表尺，则谓之出也、没也、缺也、盈也、食也，斯可矣。”介侯问故，应之曰：“俟到西域登昆仑顶，与君略言之，俟到英国大天文台，与君详言之。”介侯曰：“君精天算乎？”余笑曰：“亦宋儒理想之推步耳。”

二十三日，已正行，四十里宿乾州〔州治在今陕西省乾县〕，唐之奉天也。住行馆，虽规制略小，而屋宇整洁，铺陈甚备。将晚，同华封登顾楼，望乾陵，陵在城外北山，即古梁山也。秦立梁山宫于此。唐诸陵，乾陵最壮丽，古柏万株，石番王来朝像六十四，下有章怀太子墓，金元之际犹存。温韬发唐诸陵，独乾陵欲发，辄为风雨所阻，天岂留此以暴金轮之秽恶欤？不然，即取多用宏，为鬼犹强盛也。



余观终南、太华，雄秀葱郁，始知山川日月历劫不坏者，只是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故能光景常新。人能纳山川日月之气，必清必新，可以处富贵，可以处忧患，余返躬自省，处忧患时，尚能激发志气，不怨不移；处安乐时，侈然自放，不及检者多矣。

发乾州

太华终南策马过，六盘九折更如何？

唐陵珠玉埋黄土，汉塞风沙接绛河。

去路云山朱圉近，望乡花月白门多。

经宵三峙原头客，清梦依然绕薜萝。

二十四日，天明即起，卯正行，出西门，登来子岭，高约十里。造顶下舆，入山家远眺，二犬怒吠，一老妇出，叱之，遗余坐具。询之童子，妇姓王，其祖母也。荞麦登场，棉花轧机，土垣茅屋，大有世外隐君子风度。坡见绿柳阴中，柿林掩映，叶落柿熟，朝日射之，密若繁星，烂若浓霞，又如绿绮万丈，满绣碧桃，虽石家锦幃，不能逾也。行四十馀里，至安家公桥一带，土山平坡，忽深陷数十丈，俯视峰峦嵒耸，皆在地底。土人就岩穴为屋，如鸽房。共行五十里，至监军镇。午饭。仍多穴居。西来渐高，土山平漫，有深洼处，方有民居墟市。自醴泉、乾州以来，水皆咸苦，不宜饮，到此颇甘。渡淮后，汴梁以东，水半苦涩；以西近黄河处，则渐甘。

饭后，行四十里，至永寿县〔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宿东门外行馆。出乾州城，即逾大岭，愈行愈高，九十里内有登无降，至永寿城外，登高四望，立身千仞岗矣。两岭夹道，中陷一涧，自顶起，土田鳞次，递至涧底，有类层梯。自监军镇以西，土田枯白，麦仅见苗。道旁间有杨柳，萧疏断续，野草丛薄，大半黄落。永寿压山而城，荒凉可掬。土人穴山而居，高下洞开，望之如千门万户。每灶烧黄蒿，黑烟喷涌，迷不见人。妇女鹑衣百结，面垢不濯，而所生小儿，壮实可爱。边地生计艰难，东南真福地也。此去

乾州不百里，风景已有霄壤之别，前途更可想见。百谷惟荞麦最晚种，九十月收割。今日始见明驼，丰茸硕大，一驼可负三百斤。宋吕大防令永寿，无井，苦远汲，寻得二泉，疏为渠，民赖之，曰吕公泉。见《宋史》本传。

二十五日，晴暖，辰正行，出城登泰峪岭十里，下岭约三十里，数渡涧水，下坡即地窖沟。过沟至泰峪镇，午饭。自咸阳以西，层级而升，历二百里，至此始下，崔巍苍莽，厚负土而深包石，太古以来，风雨车马，摧蚀蹂躏，加以涧水冲激岭下，道旁石骨迸露，有碎石结成巨块者，有方正平直、层叠礧砌者，有壁立数十丈、岩根深凹如覆檐者，有大石深卧长百丈而背竖立如狮蹲鳌负者，千怪万状，几于天柱折、地肺裂矣。山间穴居如蜂房。值泰峪镇演戏，负戴攒集，妇女逐队往观，粉黛纨绮，无异中土，貌亦端厚。下峻岭，则面山倒行，盖双足纤小，不胜下趋之触也。但久居洞府，肤色黯滞，正太真未浴、夷光未浣时也。饭后出镇，逾大岭，高十余里。自岭顶中裂一涧，深数十丈，人马行其中，两壁削立，蔽亏日月，仰天仅一席，峰峦奇秀，万变不穷，而风梳雨淋，土纹如织，如镂，如注，如漏，如画，锥如虫蚀木，不松不塌。正在仰视惊异，低头一瞬，深岩陡壁，更在脚底，为之骇然。下岭约十数里，近邠州东五六里，两壁高耸入云，奇变更胜，间有土桥宽丈馀，长二三十丈者，洞甃以砖，覆土于上。

午后，行三十里宿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城内行馆。途中驼最多，负物山积。驼性极慈，牝者三岁二胎，孕十四月生，每胎一子，初生不能行，为置于所负物上。母始行，或有毙者，仍负而嗅之，必俟其臭，方舍之，舐犊之爱，略与人同。州牧张世英，甘肃人，良吏也。民感颂之。曾官渭南六年，馀资尽作善事。闻邠州历任皆贤明，狱内空虚，生青草，狱卒以种菜为生。凡俭瘠之区，民风纯厚，易致刑措，非东南所能企也。

二十六日，晴。卯正行，凉飕砭骨，初阳怯霜，平芜群秀，英

灵将颓。屈子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又云：“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远游悲秋，动我精魂，此嫣红姹紫之真相也。取宋玉《九辩》，讽之不能终卷，惨凄增歔，涕下沾袍，天地至文，必至其境，读之方字字沁人心脾，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急索解人不得。四十里至亭口，午饭。午后行四十五里，宿长武县〔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泾河中游，邻接甘肃省〕署旁行馆。距邠州十余里，明岵山有水帘洞，就山开穴，穴内各嵌石佛，玲珑如峰房，远望龕中灯火隐现，惜未一究其胜。行二十里至大佛寺，唐庆寿寺也。贞观二年，尉迟敬德建造，穴山为龕，就山石琢为佛，高五六丈，旁二侍者，略低，龕上遍刻小佛像。出龕蹶石级上，有三龕亦满刻佛，与龙门同，精巧稍逊，古朴过之。唐使西域，宋用兵西夏，诸将帅僚佐，过此皆有题名。购拓本十餘纸，拓全约八十餘纸。佛龕上层为平台，中露大佛面，旁为僧人客堂，极清旷。再上更有数层，不及登矣。出寺依山傍河，行十餘里，全山一石结成，色赤而黝，如聚亿万钟来牟之粉、菽粟之浆，和为大剂，风雨霉蚀，纵横皴裂，可谓奇绝。出邠州，枣林逶迤，至寺前而止。土人晒枣以席，累累成堆，今年大熟也。出亭口后，所行多沟道，深峻与地窖同。县令李焕墀，湖南监生，署是缺。

邠州大佛寺

邠州风景似吾乡，剥枣堆红落木黄。

看到六盘山色好，鬓丝吹上二凉霜。

西来佛祖大慈悲，手握金轮转四维。

世界微尘身丈六，山河劫尽欲安归？

二十七日，晴。卯正行。长武城西有碑，署隋牛宏明景清故里。四十五里至瓦云驿，一名晚雨。午饭。饭后行五十五里至泾州城，宿行馆。是日，路平而远，名百里实有一百二十里。二鼓始入城，介侯赁一驴代步，途次数颠蹶，余笑曰：“龙象蹴踏，本非驴

所堪也。”出长武，西行三十里至窑店，陕西境止。

入泾州〔在今甘肃省东北部，泾河中游，治今泾川县〕境，属甘肃。出瓦云后行二十余里，登弁山高屏岭，岭尽下趋，颇陡，舆夫几难驻足。纡回沟道中，上临绝壁，下俯万仞，其崩陷处如削壁，如立锥，如石笋，如劈桃榔，如叠带，如堆酥，如蛟螭昂首、虎豹怒奔，如僧披袈裟，如美人拖裙缀珮，纓络菱蕤，如崩涛坏云，如危墙半裂而垂倒，几于不能形容。入泾州境数里，杨柳夹道，疏密不断，途中客商贩物，悉用驼负，来往杂沓，西上者多棉花、棉皮纸，东行多兰州烟土、药。夹路柳荫张幕，平畴麦苗铺毡，西日将沉，红霞漫天，群驼背负棉囊，行万绿丛中，起伏蠕动，如千丈白龙，游戏碧海，真洞心骇目之观。

二十八日，晴。换车未齐，住一日。晨起，检点什物。子芳，山东潍县巨族也。其先世瞻月尚友先生，官户部尚书，文予梦龄先生官巡抚，至今科甲闻人不绝。述其令祖瑞周临终将亲友借券无力偿还者，悉焚之。谕其尊公漪亭先生曰：“家不匱乏，尔谨厚，不留此溷也。”漪老恪遵先训，一生言行忠信，动不逾则，尝训子芳曰：“尔遇事不肯沉思，如食物仅至喉，不下咽也。”可称名言。昨晚至试院住宿，适交卸泾州邓君赉畚住眷其中，与之商，慨允让厅事，与子芳同住。今日晤谈，官差过境，定章每员给车二辆，遣员则可通融。前徐君季良过此，多给三四辆，因恳邓君向州牧张小山元 滌婉言之。甘省向章，凡差到泾州即发给长车，长价由地丁内坐扣，开报公家之款，严防滥支也。

二十九日，午前阴雨，午后晴。车不敷，仍未行。与一山闲谈。光绪元年，六峒、苗民四角牛作乱，云、贵、广西三省会剿，在蜡树坳一战而克。彼时亲历行间，事平得保。同治十三年，丹江厅取楠木出山，派苗民扛运，每日每人给腌菜钱六文。一木需三十余人，山路崎岖，十余日，始到镇远，以鞭责督之。苗民在鸡讲者聚众杀厅官，全家仅余一女。苏宫保、龚继昌督师平之。一山

时为营哨官。

午后，同子芳、一山、华封往游王母瑶池。泾州在豳山之阴、泾水之阳，瑶池在汭水〔即汭河，源出今甘肃省华亭县西南陇山，流经华亭县、崇信县注入泾水〕之北、回山〔一名回中山，今名王母宫山，在甘肃省泾川县西北〕之南坳，回山横亘泾、汭二水之间，其东麓汭水汇泾处也。汭水清而黯，土人谓之黑河，古名宜禄川〔此当有误。汭水与黑河为两条河。虽同出陇山东，但黑河经良原（在今陕西长武西）至长武南与达溪水汇合后，在彬县西北入泾河〕。瑶池用白石甃，作方式，上有王母像。池内泉声淙淙，清澈甘滑，前有稚桃一株，壁嵌昔人题咏，岳正七律一章云：“云鬟霞帔一样妆，侍儿谁是段安香？仙人漫诧长春术，寺宇重来比旧荒。武帝岂知桃核异，穆王空办马蹄忙。云霞不改回山色，依旧苍茫下夕阳。”“天顺五年，得罪，谪戍镇夷。赐环后，过此题。古燕岳正季方书。”回山顶有王母宫，闻多古碑，宋僧梦英小篆一碑最工。山高日晚，疲于登降，未半途而止。泾州当秦陇冲要，东北距董字原〔今称董志原〕五十里，宋讨西夏倚为重镇，韩、范诸帅悉屯此。凭吊遗迹，无复存者。接省电，车仅得二，不敷，因电愚兰州道王观察，未知应否。

回山王母宫

仙山金阙在何方？瑶池倒影蓬壶光。
 长生金母得真诀，群仙参礼如皇王。
 紫云炼丹捣霜雪，玉童洒扫东西厢。
 霓裳缥缈偶来下，走穆天子惊武皇。
 八骏飞尘奉清宴，明珠乙帐斟琼浆。
 电气雷钥在掌握，小儿方朔来拍张。
 无端龙战弱水竭，桑田螺蛤余天荒。
 桃花一实六千岁，云鬓萧飒生秋霜。
 至今荒祠厌佛阁，残碑断瓦明斜阳。

【九二】

· 裴景福著 ·

寒泉白石朔风紧，破板黑河秋水凉。
词人吊古尚绮语，巫山神女同荒唐。
我闻王母寿天地，戴胜穴处难俱详。
后王好色复畏死，欲求神药登仙乡。
重楼覆空候光景，浪传青鸟通云房。
我皇有道继贤圣，万年不濡紫霞觞。

过泾州

皇恩同覆载，沾洒到微臣。
驛骑驰金勒，毡车碾玉尘。
奔山青似黛，泾水白于银。
为问瑶池姥，桃花几度春？

十月，丁亥，庚子朔。阴小雨，候省电。何焕初出示回山各碑，有宋人题名及赐《高显禅寺碑》，甚佳。拟拓未果。将晚雨甚，费畚来，久谈。午后，偕同人人城游览，至马王庙观剧。微雨乃归。电慰王观察加车，电资三千余文。张直刺坚辞，使三反。雨颇寒，恐将雪。

仲弟来书，将改就一官，借谋禄养，问出仕后应看何书。答之曰：应分为三门。曰身心，曰政治，曰文字小学。《近思录》、历代学案可以约束身心，而《曾文正家书》，切实细密，为宋儒所未有，日阅数则，遇事自有条理。《孟子》、《周礼》是政治之本，勤加温习，后世治具治理悉发源于此。《五种遗规》、《吾学录》本末灿然，平实有用。曾、胡政书，近六十年来，利害得失可资考究。汉以后地志、循吏传，亦须浏览。地志因革不同，形势未改；循吏政绩，时代风气不同，万勿拘泥误事。文字是心性所好，自不能离，然亦不可好之太甚，落文字障。姚氏《古文辞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弟所素好，已足赏悦。古今体诗有《渔洋古诗选》、《湘乡十八家诗钞》，诗派略备。以上各书，皆吾家所有，弟可检带。至新政时务，必须多看近人著录，择其善者从之可也。

初二日，阴风作寒。接省中王道台来电，每人添给二车，可以行矣。午后，与何焕老闲谈。自此至瓦亭三站，便到六盘山脚。当六盘未开之前，大道由瓦亭至固原〔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清水河上游，与甘肃省相邻〕，过海子沟至静宁州〔今甘肃省静宁县，在六盘山西麓〕。现由六盘过山至隆德县〔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由隆德至青家驿一站，至静宁一站，此三站较固原大道省五六十里，同是三站而有远近难易之别，因海子沟路为众水所汇，年年冲损，不易行也。至乾州以西，山涧深处，土桥有高数十丈者，均左文襄命营勇修筑。车价照章由泾州至兰州省城十二站，计九百十里，官价每车发银十七两有零，领银十八两零。西来惟长武、泾州一带，米粮最贱，至兰州便昂，泾、武面一斤八文、米一斤上白二十文，穷人最易度日。甘省所有南边小菜，均文襄公携种来教人栽植。

崆峒山在平凉南三十里，黄帝问道处。泾州、乾州各山俱从此山发脉，西上为六盘山。

初三日，辰正行三十里，实四十里，至黄冲午饭。午后，行四十里实五十里（左相勘丈共九十三里）至白水，住宿无客店、行馆，觅一驼店居之。将昏，始到院，大屋破无门窗，无灯，冷气逼人。余得一屋，遮以破板，燃灯辄为风灭。更馀，家丁伙食车始到，煮粥食之。初出泾城，渡汭水板桥，沿回山东麓王母宫前，西折入大道，两山夹道，泾水中流，循泾水南岸向西行，柳阴夹道，交柯接叶，九十馀里，沿山草地牧羊者，千百成群。回山秃赭枯劣，似无灵秀之气，招引王母自西来，绵延百里至东麓而止，汭水即由此入泾。山根白石层叠，每层约尺馀，由南迤东转北，平齐如线，层叠如砌，青白相间，石纹如此，可为继长增高之证。地逐渐结成，不虚也。余意回山与弁山本系一体，后为汭水所划，泾水又从而冲刷之，始自成一山，形势尚可推求。日落寒甚。回山北面有削立处，风雨摧剥，远望如楼阁隐起。傍回山行十馀里，

忽于柳荫苍翠中见山根艳若涂丹，烂若泼火者，二百餘丈，初疑柿林，近之乃橡栗树也。

发泾州

尘土欺人可奈何，帽檐斜欹自高歌。
秋风芳草悲青冢，春雨桃花照黑河。
乘传急驰蒲类马，归装稳送木兰驼。
泾堤南岸千株柳，莫忘征夫载酒过。

初四日，辰正起，食粥，辰末行，三十里至四十里铺，午饭。复行四十里，酉末，至平凉府〔今为市，在甘肃省东部，泾河上游〕城，宿南关外客店。昨见山根平地牧羊，以为草地，今视之，乃麦苗也。询之土人，云凡冬月麦苗，纵羊食之，春月发科更茂，此与牛山牧羊之理不同，而与老子为道日损、禅家拔断草根之义，却可参会。东坡云：“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信矣！夹道柳林与昨同，而叶黄零落者渐多，田中已有积叶，土人弃不取，近山多柴也。自黄冲以西，每十里建兵房三间，旗竿台一，土墩五，标明里地。平凉踞岭而城，泾、汭绕之。城东两干并抽，南干初起，均小山数断，至三十里外，石山冲跌断再起，即回山之首，绵亘直至王母宫而止。北干其高大不及回山，而东去更长。平凉城西三十里外，有山巍然，崆峒也。今晨霜积甚厚，至午暖甚，夜凉，手足觉冻。府东十里外，大路宽三十餘丈，植柳四五层，三路并行，参天合抱，想见左文襄经营西陲，同于召伯甘棠，而远略尤过之。途中橡栗，霜红耀目。

初五日，晴。辰正行，四十里至四十里铺。午饭。饭后行五十里，宿瓦亭客店。出平凉西门，两山中开，豁为平川。过三四小水，清而溜，皆泾水上流，源出崆峒山。崆峒在西南三十里，突兀耸峙，元气浑沦，回山之祖也，一名笄头山，黄帝、秦皇皆至焉。郦《注》以为，大陇山乃陇山之最古者，惜未能往游。出四十里铺，行十餘里，入乱山中，连环合匝，四无人烟，涧水怒号，寒风萧

瑟，怪禽啼野，雉兔驰突，群驼散放溪涧中，舆夫呵之即让道，柳叶零落，枯枝纤纤，衰草厚积，苍黄弥望。《芜城赋》云：“萍葵依井，荒葛冒途，饥鹰厉吻，寒鸥吓雏，崩榛塞路，峥嵘古馗。”数语极肖近边景物。至去水沟，有三四小儿衣红袄，不著裤，向余哑哑笑，乡关儿女之念为之一动。山人野烧，行烟焰中十馀里，赤日斜烘，重棉欲解，渐有春夏气。自窑店下舆，觅茶小坐。再行，三关口有古庙，日晚未入视，土人云内祀杨六郎昆弟，闻有吴钦帅八分书碑。《宋史》：杨业有子七人，延昭最著，契丹目为杨六郎。梨园演剧，盛称杨家将，殆本于此。庙前两山欲合，相距仅以尺计，悬崖赤立，巉岈垂注无寸土，涧水怒流，即瓦亭川也。傍左山根石路而行，对岸石壁凿“峭壁奔流”四字。山石奇怪，仿佛龙门，而两山相摩，尤觉骇目，连山不断，一石融结，而变态各别，以画法喻，有鬼面皴，有旋螺皴，有牛毛皴，有荷叶皴，有大小斧劈皴，长短披麻皴，有折带皴，有象鼻皴，有灰堆雨点皴，直萃南宗荆、关、董、巨、子久、黄鹤、仲圭、石田、伯虎诸大家绝笔于数十里内，为之叹绝。坡仙云：“峡山富奇伟，得一知几丧。”不谓陇山亦然。屈曲山峡中，约二十里，至瓦亭，近瓦亭诸山，石上细沙流注，惨青黝绿，或谓内有矿质。既至瓦亭，四望群峰，环合无隙，西南有巨岭横亘，即六盘山也。昔人出关记程，皆经过六盘，洪北江作“乐蟠”，倭文端谓“即古之络盘”，殆文襄重加修凿耳。瓦亭古为陇陂厄塞，《水经注》：“陇水出陇山，一西流经瓦亭南，一东南流历瓦亭北，二水合流为瓦亭川。”隗囂闻略阳陷，使牛邯守瓦亭。六一翁《尹源墓志》源遗大将葛怀敏书，谓元昊攻定州堡，不宜救，宜驻兵瓦亭，见利而后动。南宋吴玠使子吴玠破金兵于瓦亭。唐与回纥分界亦在此。晚寒，到店迟，土炕烧牛马粪，颇触鼻。

《尚书》史臣记事多拙略，惟《顾命》一篇最工整，为史家别开门径。至《国策》《国语》，每于叙事中传神，太史公继之，更化堆

堞为云烟矣。其描摹细腻人情处，多凭空结撰，笔补造化，本事未必尽如此也。孟坚意在翔实，不解迁《史》炉冶妙处，其大篇便委琐板重，以之记事则有馀，未能尽文章之妙。太史公后，要推昌黎、君实为巨手。

曾文正宗法三十二子，《圣哲画像记》初成，三原贺清麓先生见之，犹讥左、庄、班、马、李、杜、苏、韩，非圣门之言语文学，不免陈同甫王霸并用，义利双行，揽金银铜铁为一器，然则学者除语录外，无书可读矣。张考夫先生祖述孔、孟，宪章程、朱，而于《通典》、《通考》及明代章奏，皆诵习无遗，四六亦能为之。程子除言理之文别无措意，朱子则兼综博览，诗、古文辞，卓然成家，何尝墨守章句。三代后词章蔚起，攻词章者，非博不精，欲博安能免杂。周秦以后圣道晦塞，至扬雄始尊孟氏，昌黎始识孔孟，亦因文见道，载道以文也。窃谓学者能博而精固善，否则宁杂毋陋。

辟造化之机缄，著鬼神之情状，阐道德之精微，文之至者也；感慨兴亡，进退人物，次也；流连光景，发舒郁陶，又其次也。工于为文者，必先肖题，写东南山水，不能移之西北；摹春夏风日，不能移之秋冬。余年十七，薄游江左，大乱适平，社鼠宵鸣，山鬼昼啸，颓垣废井，触目含愁。初至冶城，取《哀江南赋》读之，寒雨荆榛，倍增歔喟。复游维扬，红桥冲波，玉钩吊月，意有所感，取《芜城赋》读之，虽悲壮苍凉，究与劫后景物不合。西行过涇、凉，逾甘陇，春风马上，秋雨灯前，怵目惊心，惊魂动魄，无一非赋中景物，乃知明远别有寄恨，不仅为芜城发也。东吴山川秀丽，人物绮靡，虽城郭摧残，河山破碎，落花溅泪，啼鸟断魂，亦不过如西子捧心，憔悴苕里，息妫喋语，寂寞桃花，即至青冢琵琶，乌孙黄鹄，风沙惨淡，鼓角悲凉，而蕙心纨质，玉貌绛唇，终不脱脂粉气味也。若夫高陇极天，大河动地，阿房劫火，长城夕晖，禾黍邱墟，梧楸霜雪，而风土俭嗇，气象萧条，则如项羽横戈，乌骓陷阵，曹瞒对酒，老骥怆怀，易水激昂，河梁慷慨，伊凉塞曲，敕勒饶歌，

庶几近之。盖东南譬之美人韵士，西北则烈夫侠客也。《芜城》一赋，确为西北写照。吾过咸阳，所经雄关壮邑，沙碛荒原，凡心中所有，腕下所无者，便引数语以自代，几于字搜句剥，剿说雷同，非此惊心动魄之词，不能状沆瀣凛栗之境也。

子芳曰：“与君久处，见所诵习者，仍重词章，何以平日论人，每轻文士？”余曰：“自周以来，莫不以文学兼德行，即孔子之圣亦以文，莫犹人自任，况大贤以下乎？夫视听言动，非礼必谨，惟颜子身分始足以语此。三代以后，舍文无以为学，舍文学无以求德行，我所轻者，何尝是真文士？真文士未有不见道者。吾歙施先生虹玉教学者以九容养外，九思养内，最为切要。尝书此作联以自励。从此入手，浑乎文行之迹，而实握文行交修之原，圣贤千言万语，但有一二语心得，便受用不尽。为文以博为主，制行以约为主，我之好文词，所以终难进德也。”

初六日，晴。晨正起，食粥，行十五里至山脚火烧店小坐，登山至六盘山顶，午饭。路极陡峻，盘纡而上，路旁卧乱石，开道时所移也。流泉呜咽，阴风怒号，深涧积雪皑皑，石恶土劣，植柳不能成行。东望日色惨薄，云雾混茫，自念此身，如虚空微尘，巨海浮沤，不知存亡何所？起灭何从，忽闻来车有婴儿啼，惨于四声猿矣。《三秦记》云：“陇西关其阪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今之六盘，岂亦昔之九阪乎！极顶仅一茅店，卖面、酒，行人涌集，无立足处，索面一盂充饥。食时，一老亦到，杏如、子芳食毕，因行李车重，每用两车骡马拽一车上，再返拽之，候至未初，尚未齐集。余乘轿先行下山，车路坦直，不似上山之陡曲。舆夫行小路，近里馀。直下几难留步。至杨家店，杨柳成行，山户十馀，有牧羊者。土人谓：山顶至隆德二十五里，余度之，不过二十里。下山沿北岭行，大石斜倚层累，如堆酥饼，如牡蛎片，石上有青灰细沙溜注。六盘山一带，山根有草，英落苞开，

白毛茸茸，圆如毡，白如絮，从风飘扬，土人谓之野棉花，又名夜明花。吾乡亦有之，即苣荬菜也。六盘之西，两山夹道，隆德当冲而城。邑宰送柴炭二十餘斤，可谓雪中炭矣。将至火烧店，东北风甚厉，戏作一诗，嘲封家姨。登山遂息，虽积雪在目而不觉冷。下山宿城内，风复作，冷甚。

六盘山顶有牌楼，题“陇干锁钥”，联曰：“峰高华岳三千丈，险据秦关百二重。”陶勤肃建。群峰阴翳，高人云表，夏月常遇雪，今竟晴暖，同行者皆谓难得。平生所向无一遂，兹游何事天不阻。不可解也。

六盘绝顶旅店主人，湘产也。初入伍，流寓于此，筑室三楹，缭以短垣，门四达，客至则启傍路北向者。而居室南向，一妻一子一婢，隔一椽为内室，甚清洁，酿酒、细面、鲜腊，足以供客者，穴地藏之，索则立应。时北风甚寒，入其室，已拥地炉烘干柴，丛山绝顶，四无居邻，豹鹿接迹，飞鸟不至，客至皆在午前，既散则沆寥寥阒寂，西日未下即闭门，妻子怡然，取供客酒肴自奉，绝不知尘世事，其有托而隐者欤？未详其姓名。

六盘山

昆仑一脉西入关，万山东走飞巉岩。
双丸出没蔽光景，天梯石栈纷钩联。
连环突兀众峰合，截断陇阪胶秦川。
益焚禹凿不到处，五丁力尽空长叹。
中兴桓桓左侯相，气压乔岳吞神奸。

芟平河湟临瀚海，西域万里知朝天。
渺兹蚁垤梗王道，移同王屋原非艰。
特留厄塞限回纥，号令兵甲开云烟。
材官健儿执畚鍤，枯杈乱石分火鑪。
童秃赭立太萧瑟，更种杨柳青氍毹。

【九九】

·河海昆仑录卷二·



宛驹越象接蹄迹，羊裘翠麓通贸迁。
 大车碌碌响格磔，驢駝汗出珍珠泉。
 笋舆登登纵缓步，俯听流水鸣潺潺。
 峰回路转飞走绝，阴崖积雪堆醞碱。
 中原回望在何许，混茫一气连终南。
 便欲凌云斥八极，驂鸾驾鹤非神仙。
 飞沙走石将相力，山灵往往遭呵鞭。
 壮游欲摩昆仑顶，到此嘲笑攀孱颜。

初七日，巳初行，四十五里至神林堡，午饭后行四十五里，至静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静宁县]，宿行台，颇好。途次山地，柳渐成行，但稍瘠耳。早起冷结冰。昨夜北风欲雪，及晓日出，同行皆喜。人谓过六盘，畏风雪阻滞，过山便暖。不知至隆德，地气愈寒，六盘横亘南北，直划东西，寒暖所由分也。将到州城十里内，有所谓九里十三湾者，两山对峙，深涧中蟠，傍北岭行，铲山就路，紫带岩侧，上戴崇阜，下临绝壑，一壑一湾，封山犬牙相错，彼凹此凸，涧水作之字形，州城出水口也。住行台，有贾姓七岁童来卖饴糖，一文一枚，衣服整洁，与之语，对答了然，颇识数，人皆爱而购之立尽。询之，其父已亡，母守而育之，盖孤子也。自河南以西，客店皆卖面食，至泾州，乃有米饭，以猪脂、鸡卵同煎，颇佳，今日虽有，稍粗粝矣。潼关以西，车轴加宽，能载物负重，泾州车厢反狭，轴虽宽而不能载物，驼马亦疲，此官雇之不足贵也。

杏如昨过六盘山，舍车步行，雪滑径窄，下临绝壑，千气万力，喘呀不已，脱一衣掷同行车中，车夫拒不纳，遇途人挈之以带，带绝，援之以手，始出险。天下人性善恶不齐如此。

初八日，晴。辰初起，辰末行，四十五里至高家堡，午饭。饭后行五十里，住青家驿行台。出静宁西门，约行十里登大岭，高峻不及六盘，而纡远过之，幸坦而易行。與夫行捷径，下临深涧，

窄而多缺，有时悬舆直过，俯视心悸，有峻陂直注，舆行如飞。下岭后，约二十里到堡，午后登一大岭，赤土孕结，披离肿漫，如绽如烂，如大肉山，有百千眼，无量啞食。将至青家驿，十里内有坡，初向西北，折向东过涧，复转向西，即倒回沟也。行馆为李良穆军门建，左相有碑记湘军周绍濂修路筑桥缘起，楷书学颜，惜未拓得，碑文深厚沉细，正宗也。已见磨盾馀潘。土山深陷，奇在俯视；石山壁立，奇在仰观。此西行看山要诀也。潼关以西各城多土筑，壁立而不颓卸，六盘附近多石山，遂无穴居者。至静宁复见土穴，山地多耕，亦湘军招集有以启之。道旁柳渐黄落，而一望蔚然，小株尚垂青。过清水河见山岭皑皑耀目，以为雪也，而日光甚浓，询之土人，乃盐硝也。水不甘，山沟早晚结冻，着棉袍狐皮马褂，足少冷。

初九日，晴，暖。辰末行，四十五里至翟家所行台，午饭，又行四十五里宿会宁城〔今甘肃省会宁县〕内。出青家驿，即行乱涧中，高下崎岖，至太平店以西，二十馀里均傍右山麓行。山岭丰隆肿突，连环相接，依山傍涧，湾环缭绕，无数十丈平直者。山高涧深，雨水冲突，路窄容一车，多缺口，万一逸轨，则不可测。涧中冲刷日久，槎枿破碎，零崎峭削，险恶万状。入潼关后，所经沟涧无奇于此。盖自青驿以西，众水所归，太古以来，风吹雨蚀，划整为碎，蠢高为深，极荒僻险阻境，而幽泉秀壑，奇峰怪石，即在其中。路傍山根，以山之凹凸为路之曲折，或转入山腹，或下落岩根，几于移步换形。翟家所东三四里间有一大湾，积水深泥，同行之车无不陷入，用五六马始拽之出，至尖所，已过午。民居多土穴。饭后出所，路稍宽，行二三里过一山，方趾圆顶，沿山麓行，度一桥，岩壑甚美，复度二桥，路曲折，约行二十馀里，至张成堡。西下坡，入大涧，水黄浊怒号，（静宁以西所逾大岭，水均西流会此涧）舆夫涉之，上左岸大道，行二百步，见车轨半没，裂陷成穴，如甃，如池，如碗，下视无底。途遇一人，告以前路桥断，

不可行，遂纡道折回，过一大穴，路仅数寸，與夫健步侧行而过。复下涧行乱水中，涧宽约三四十丈，水渴在涧底，纡曲盘旋，或左或右，遇即涉之，至数十次，谚语谓“七十二道脚不干”也。（杏如以钱记之，过二十八次。）两岸壁立，高插云表，为水所蚀，崩沓溃裂，峰峦奇幻，岫壑冲深，即终南、太华、天台、雁宕无以过之，但彼石此土耳，一成不易，土为风雨所虐，一年百变，愈变愈奇，上悬无极之高，下垂直不测之渊，西来第一奇险也。太店以西，山根时见赤坂，有一岭尽赤者，大涧底平水处赤白层叠。行二十里，登右岸，途中多穴，与前略同，盖车路均下临深涧，初或虫蚁蚀一小孔，风遂入而呼吸之，久则通而为穴，一遇风雨，水即浸入，愈刷愈大，上仍平坦，下已深陷，车马受害最大，昔人谓陇陂多风穴，即此也。苏子云：“冲风振河海，不能号无窍”，陇多大风，奔腾澎湃，窍为之也。吾人孔窍开张，故吹求掎击，鬼咀神嚼，亦乘间而入。庄子云：“一日开七窍，七日而混沌死，旨哉言乎？”张成堡以西大涧，乃陇大道，而两岸高峻，竟无他路可移，若遇夏秋大雨，洪流汹涌，虽千人万马，必为鱼鳖，当道者宜措意焉。二鼓后，始入会宁城。店狭隘。

初十日，晴。住。自瓦亭至此三站，均九十里。昨日一站，据驿夫云，曾经丈量，实一百八里，故人畜同疲。商之同人，暂息一日。青家驿至会宁应作两日行，中站翟家所行台，房屋整洁。最好住宿。自所至城，实有六十三馀里，一日行之，尚不竭蹶。店主王姓，本土人，已故，号振甫，有左文襄书联二，甚精。会宁宰蒋康号公度，常州武进人，己卯同年。午后往访之，留晚餐。询及昨路涧水源流，公度出示请修稟稿，历叙东境诸山水道原委，前人修筑始末，知此涧来源，发于太平店大山，即汉之祖厉河也。

连日饮涧水苦卤，同人皆有腹疾，余亦不免。义山句云：“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不至其境，读之不知其言之悲也！义山七律工于言情，而又善怨刺，得楚骚、杜诗微旨，其妙

处全在善于制题。每篇皆有所指，而所制之题，俱将本意隐匿，使人读之猝不能解，便觉幽深冥杳，倘恍凄迷，若题目即将本意揭明，亦只眼前语尔。玉溪可谓狡狴。

江南乱后，颓垣渴池，往往掘得窖金巨万，非贼所遗，即民所藏也。于是贪人闻之，至穿垣穴地，以冀野获。近有友人述二事，颇足解颐。京师西直门外，某旗员宅后园墙圯，露大石板，下覆巨瓮，以为藏窖，秘不告人，月夜，率妻子孥婢焚香敬礼而后启之，去其石，乃僧掐指危坐，顶发青如新剃，面团团白如粉，两目映月，有光射人，少顷，拆裂有声，化为白骨一堆，众惊散。主人仆地，一病几殆。宣武门内西单牌楼肃府故第，相传内有宝藏，后归某宦，内堂有屋，连环周匝，旧呼为姨太太房。一日，舆下陷一穴，甚深，群臆果宝藏也，烛以火，结束累累，青白相杂，勾致之，咸不识为何物。一少妇趋视，掷而唾之，众始哄笑，盖白者淫筹，青者信布也。或知其事谑之，曰：“得财梦秽，古语验矣。”至今传为笑柄。

坤舆厚积土石，母万物，坻四海，以成其大，惟水能以浸润排荡之力，销土蚀石。西北富于土，围九边以为带，使中土安若覆孟，大块臃肿，人不知土之贵也。水乃浚之使深，高者以成，涸之使零，聚者以散。东南近海，土几为海食尽，惟石质坚，能与水战而益著其奇幻，柳子厚写柳州山水，每借助于石以形容之。陇山苍莽，不在石而在土，绘石易，绘土难，古今画师，画水石无画土者，土之贱久矣。子厚怪造物者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柳州何幸得子厚也。使子厚谪陇，发抒景物，必能易写石之笔以写土，使土重于璠玕也。君子无人不自得，造物所以摧折困辱之者，亦即所以自挾其阂，与君子何损焉？而造物又何巧焉！

治天下有三重焉：曰道，曰人，曰法。法与道依人而行，从古如兹，无新旧之界也。维新者必从法始，倘信法而不信道，重法

而不重人，浮慕夫新之名无当也。凡造器者，有良匠，始有良模，有良模，始有精器，今欲得精器，不求良匠，安有良模？天下重器也，造器者道也，今不患无匠，特患无造匠之匠与识匠之匠耳。道者，造匠之匠也。能造匠者，必能识匠，能识则不待造而匠已不可胜用矣。夫迹者，履之所出，迹非履也，法立于道而非道也，法行于人而非人也，以今日国本国势而论，无所谓新也，但去故而已。中国之故，非二百余年之故，乃二千余年之故也，以二千余年之故而欲革之于一旦，虽三王孔孟无所措手。如种谷然，天时不至，粒不实也；如炊饭然，火候不至，粳不融也。善人百年，河清难俟，即欲速成，亦须俟之十年，以五年烛敝，以五年除敝，此十年限内，皆立法之际也。烛一敝，即立一法以除敝，与天下共议之，国人曰可，而后行之，能除一敝，则故退一步，故退一步，即新进一步，此十年中之后五年最为吃紧，后五年中所需之人才、财政皆于前五年内预储之，其时有无成效，尚不敢必，若但凭一二人之心思才力，谋之于密室，书之于细毡，而朝发一令策其行，夕发一令课其功，上以空文求，下以空文应而已。善治天下者，见道而不见人，见人而不见法，孰新孰旧，其致治一焉。无道则无人，无人则无法，道既失矣，法从何立？人未善也，法将孰司？其究也人愈杂，法愈纷，法愈纷，人愈困，视人愈轻，视法愈重，必至人与法同为虚器，吾未见其可也。周公制六官，洪纤毕举，古今法制无善于此者，然周公未必果行之周也，果行之周其弊立见，以其是法而非人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周公知之审矣！今日新法，能过于《周官》乎？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抑深思法之所以行者，何恃乎？

李文忠自粤入京，将行，同官谒送，问应变机宜，将出，仆请曰：“国难即解，公将奚先？”公蹙额曰：“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

筹善法。”仆曰：“多取多用，各国皆然，取天下之财，仍还之天下，出入相敌，万端就理，有何不可？但须利不外溢耳！”公曰：“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仆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公笑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众为哄笑。有同官极言时局艰危，公亦怆然。仆曰：“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己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公太息曰：“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殊难逆料也。”遂辞出。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未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

尧舜以上，君臣皆圣，下民之圣者，皆可为君相。《尧典》：“授受吁咈，但重命官”，无所谓立法也。至武周承夏殷极敝之后，大勋新集，封建益众，世禄世官，去民日远，已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非法制周密，便难钳管天下，故周公六官始专以法治天下，五帝醇风日就渐灭，三代之衰至周而始，虽以武周开国，神圣一堂，而治安之效，仅及百年，从此治天下者，知有法，不知有人矣。同一法也，得人则治，失人则败，今欲救敝，不求之人，而仍求之法，欲收富强之效，得乎？

唐虞二帝是真宪政，君有执两用中之心，民有于变时雍之化，虽无立宪之名，而有立宪之实，此其故在君而不在民。君从民，俯而就之，取人为善，其势顺；民从君，仰而企之，不令而行，其势亦易。盖二帝本有公天下之心，二帝在一日，宪法即存一日，若泰西所谓立宪国者，大半由乱民迫胁而成，民强君以必行，亦从而予之，名为立宪，实则互相诅誓也。人至积不相信，始出于诅誓，有久要不倍者乎？此人人共见共知之理，而下民强迫

之，国家亦乐从之，并深恐人之阻其成者，何也？在上只为“万世一系”四字所误，在下只为“平权自由”四字所误。立宪之后，果能以“万世一系”责之民乎？果能以“平权自由”责之君乎？东西立宪各国，君权民权、君党民党政党，无一日不在水火中，固彰彰也。人之有所挟而求者，求者愈力，予者愈靳，至不得已而予之，未有不隐施拒力以自善其后者。人之相与也，虽细微之事，有一念之私存乎其中，未有历久不敝者。今以天下之大，亿万之众，而各挟一私心，以成就久大之业，是市道也。我中国果有此举，必以尧舜之心行武周之制，统君民而纳于轨物之中，则宪法可略言焉。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尊五美、屏四恶、举直错枉、亲贤远佞，君之宪法也。学道爱人、敬事节用、大臣法、小臣廉、恭宽信敏、惠果达艺、知仁勇，官之宪法也。亲其亲、长其长、孝友睦、姻任恤、莫敢不服、莫敢不敬、莫敢不用、情好学、知耻、有勇、知方，士民之宪法也。《大学》首章，宪法之纲领也；《周礼》六官，宪法之条目也。君能以天下公之民，民必以天下私之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历圣相传之宪法如此，若仅陶孕泰西，组织东瀛，则浅之乎视中国矣。



卷三

十一日，辰末起行，出会宁西门。群山四豁，一路高原，白杨夹道，青青未凋。初越三四沟，涉二河，至曹家河，下深沟约三四里，出沟，两山渐狭，又入沟中，至董家河午饭，共行四十五里。饭后出店，仍沟路，宽平易行，出沟四山环绕，中平如砥，白杨萧萧，阴连响答。早起白云漫天，有酿雪意。午后云敛日出，温暾如春。行十五里，宿西巩驿堡，行台荒凉，改宿茅店，较有暖气。荒远之地，非旅店不能利行人、成聚落也。静宁以西，土咸水苦，民间悉穴窖藏雨水，官廨亦如之。住店，购雨水为第一义。小壶亦须数钱，几于水二石人绢一匹矣。作家信，托蒋大令寄无锡。

粤人邓某以贾起家，颇好事，多收恽王画，倪雲林《佛因地图》在其家。余官南海，屡约往观，未果。卸篆后，避暑翠林园，来晤。越日邀至其书室，观四十餘画，皆精。见其幼子礼恭而意甚殷。自澳门归，知必远谪，江南筹五千金寄余，交邓暂存。未几，邓病，友人劝余往索，余曰：“与人交，托以资，闻病而索之，是料其不起也。彼若愈，再见将何以为情？”旋闻邓病甚，友复曰：“不早计，后勿悔。”余曰：“是迫人死也。友谊安在？”月餘，邓卒，遣

人往吊，徐询前款，代邓主持者竟以无券证为言。或为计曰：“邓妻佞佛，请质于神而要之，以幼子为誓。彼爱子不忍誓，则赵璧归矣。”余曰：“乘人之危，而咒其孤，非仁者事也。”竟止不索，而万里行，资斧颇窘，终不释然。一夕，阅纪氏《阅微草堂》，云有狐女与某少年合，其父诉于法师，法师摄狐女至，谕之曰：“留未尽缘，作来世欢，可乎？”言讫，见一华衣女子，飘然而逝。余深叹狐女解脱，既而思之，可以人而不如狐乎？从此胸中洒然，不复置念。粤人知此事者颇多，今接儿辈书，犹询及邓欠始末，故书此答之。

十二日，晴。辰正行，五里登青岚山，三十五里至巅。尖于山店。饭后，行四十三里，至安定城内，宿客店。仅土炕，遍假不得一凳，向邻铺假一炕几，置食物。荒凉可见。青岚山虽不及六盘高峻，而峰峦绵亘，涧壑盘纡，其远倍之。下岭从左山度一大涧，至右山足，西行不五里到城。青岚山东趾有柳数株，青青袅袅，山之四围，高低层叠，均旱田，已开未种。六盘以西，风气愈寒，来春二三月，方可种麦，冬麦每怯冻不生。关内外均以春麦为佳。由青岚山南向至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约六程，履山脊而行，即小陇山也。为陇阪正干，其阪亦九折。农民耕山背，仅通骑行，遇雨更为畏途。会宁东，穷山恶水，无地可耕。至安定以西，多熟田，旅店稍佳者，非湘即蜀人也。近见店夥擀面，于尺馀案上，和面一拳，抽之、抃之、摆之、叠之，须臾，圆径三四尺，划以刃，细如丝，亦绝技也。

《中庸》善言天地，其切要处只“不息不贰”四字，惟其不贰，所以不息。天地性质特别，绝非万物所能及，万物皆贪安逸，惟天地最劳；万物皆工变幻，惟天地最信。亿万斯年未尝住一息，未尝差一秒，圣人无可形容，特演一“诚”字。子芳因问：“天有知觉否？”余曰：“若有知觉，便不能诚。万物有知觉，所以不诚。即如我等行路，一觉体倦，便思住店，既住店，又欲择屋，是息且贰

矣。天地不知倦，又无所择，所以不息不贰。”吾于诚字外更演一说，曰大劳，曰大信。人能学天地之无知觉，则自能胜大劳，能成大信，因材而笃，即是不择注脚。吾此论可破赫胥黎天择之隘，有知觉而能诚者，功夫最大，孔子外，惟颜子庶几能之，孟子便有许多机锋。昔人谓日行程度，于冬至验之，每八十年必退一度，其说互异。余谓积算岁差，自古已然，既有一定之差，予人以可见，则其不差也，可知矣。

青凉山(即大凉山)

万重岚翠落尊前，小饮微醺几欲眠。
西北风来云卷净，让余豁眼看青天。

二凉山

二凉山顶小盘旋，归路方寻太华眠。
西望黄河东白日，狂来几欲啗青天。

寄仲若无锡

满目青山隐落晖，途穷忍与世相违。
干时已灭怀中刺，出走方裁短后衣。
传语岑参空有泪，悲秋宋玉欲安归。
寄声云外南翔雁，为带乡书向北飞。

十三日，辰正，出安定西门，行两山之间。数逾沟涧，夹道残柳鬖髻，村落相望，来牛去马，交错于道。行四十里，过涧河，上岸至峻口午饭。早起，白云弥漫，微雨。将午，北风作紧，蔚蓝万里，晴曦灼人，手足欲汗。饭后，度涧河上岸，两山夹道，行四五里，入深沟，过大涧，傍右山下深沟，循左岸行，约十里至称钩驿，宿行台。连日旅店卑狭，几难安枕，间有行台，奴子病其荒凉，器用水火俱乏，舍之就小店宿，有暖炕，易呼应也。驿行台，周凯山芳吉军门，修建坚固、整洁。入门觉有生气，同子芳住焉。夜宿甚暖。明日过二凉(土人谓之大凉子)。秦陇均土山，无林木，终南、太华乃石栈天梯，其附庸诸山，则土也。所见石山已载记内，大

至六盘，亦土多石少，青岚则纯土所结，至安定以西，各山寸草不生，咸卤故也。水苦之地皆然。安定山土纯白、粘腻，高原亦如之。出城约行三十里，有一峰，厥土赤埴。土厚，故无灵秀之气；咸卤，故不生五谷。地脉使然，安得格致家一洗涤之。

食品、园蔬难得。豆腐，三日始一见。土人以盐下饭。杨柳摇落，馀无青色。炊饭用枯枝。木炭一斤十五六文，甜水一担百文。陇麦二三月种，六七月收。

王君秉粹由通渭〔在今甘肃省东部，渭河支流散渡河流域〕至安定，经鸟鼠山下，亲见鸟鼠。鸟首鸟尾，身与四足同鼠，飞走林野间。昔人注“鸟鼠同穴”，其说歧出。有谓荒诞不经者，可见鸟鼠实有其物，山亦因此得名。后晤王晋老，云：“鸟自鸟，鼠自鼠，二物同土灰色，甘凉一带皆有之。《元和郡县图志》：鸟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鸟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黄。近穴溲溺，气辛辣，使人呕逆，牛马得此气，多疲卧而大汗。伊犁三台海子有鸟鼠同穴而居，鸟类鹊而小，尾长背绿；鼠色灰如常。每晨，鸟出翔空际，鼠立洞口望之。少顷，鼠出，鸟下堕，立鼠背，鼠往返急驰，鸟在鼠背张翼而噪，久之，同入穴。”徐氏《水道记》谓，即《尔雅》之“𪚩𪚩”。与晋老说合。秉粹所见，或别一种也。

一剑

新诗绮语未为奇，一剑随身万里时。
客子光阴秋雁过，孤臣心事夜乌知。
舣舟西极探星宿，飞矢南山走月支。
好逐羝羊访苏武，便骑天马下龟兹。

十四日，辰正行，出驿不远，入深沟。沟尽，登二凉山（即车道岭）。其高略同青岚，路颇陡峻。十五里，至第三峰顶山店，午饭。皎日当空，青天如洗，举目见百里。西来站路最大者，长武至泾州，青家驿至会宁，此二站必须破作两日，远而难行也。饭后

行三十五里至甘草店，住宿。午后虽下岭，而或高或下，忽东忽西，盘旋众峰之上。下岭三四里，即到店。今日四十九里，不啻五十馀里。甘草店百馀家，市面颇好。

二凉山南四十里，危峰层出，叠嶂回环，烟云缥缈，林木蔚葱，颇似少华。询之土人，乃金县〔当指今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也。距兰州九十余里，南连龛谷，北俯马衔，时为异人所栖。近有悟元子刘一明于其西修栖云山道院，与兴隆对峙，朝夕钟磬以次递击。朝起东山虚皇殿至西山顶混元阁止，暮起混元阁至虚皇殿止，清趣可想。悟元能书善医，著道书颇多，所居为“自在窝”。

十五日，辰正行，出店后行两山之间。中开一涧，柳枝已秃，杨叶犹青。初傍右山行，度涧后傍左山行，二十里至新河滩。左山断而复起，涧多顽石。仍傍左山行五六里至山西麓。为山之起处，右山亦渐低平，路出平原而深陷崎岖，越沟度涧，竟无坦途，至下关营己未正，共行四十里，不啻五十里。饭后出店，右山渐逼，左山复起，大河中贯，车行河中，肩輿渡河，傍北岸而行十里，山根多赤石，乃红斑碎屑结成，名红崖湾。产裔理猫，似鼠而尾长五六寸，毛色可爱，猫见之啖而不食。又十里至买子堡，秋林迤邐，土垣茅舍，掩映高低，挖渠作圳，引涧水灌田。傍山临河一望，膏腴皆种烟叶，妇女沿流浣衣，砧杵四达。若春夏间过之，真一片江南也。惟车行河内，碎石格磔，大路在北岸，深沟曲径，极不易行。民间引水用木槽，横置若桥，人行其下，淋漓飞洒。行十里，住金家崖。行台房屋整洁，器用亦备，行人之福也。早晴，下午微雨。近二日。道傍多牧羊。面一碗二十四文，或三十二文。入甘境，白酒酿甚佳。泾州、平凉一带，细面每斤八文或十文，上白米一斤四十馀文。会宁、安定，白米极难得。木炭一斤十三四文，或十七八文。自河南以西，人情愈厚，而愈拙愈懒，见有乘轿者必谨让之，而轿夫动加呵斥。余深戒之，此野蛮性质之一端。陇西妇女裹足纤纤而执粗役，亦自苦也。入甘境后，米面、青菜、

豆腐、麻油、醯醢，皆不可得。原野秃白如洗，无子种在地者。稜稜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景象最为萧索。凡久耽安乐，邪气结轖，而有四支〔肢〕委随、血脉淫濯之患者，至此必不治而自愈。

十六日，晴。辰正行，山水、林木、民居，悉如昨日。而一望明瑟，水田更多，圳高于路，沮濡难行。十里登右岸，入一山峡，见黄河缩入峡中，深不可测。车行河内，肩輿行沿岸小径，至陡绝处，下輿徒步而过。渡河抵响水，午饭。下关营河向西流，经买子堡，金家驿名买子堡川，四十里至响水，入于黄河。遥见河北岸，长城迤邐，亘压山脊。按：长城在嘉峪关外者，敦煌、玉门，均有遗址，汉所筑也。自关起东至镇番，东北折而南行至古浪县，东而为二：一向东复折向东北，经贺兰东麓至宁夏止；一向南经平番，东绕兰州黄河北岸至响水子止。皆前明补筑，非秦之旧也。饭后，仍沿山坡行，三四里下大涧，为桑园河，似张成堡，沟路而石更奇，宽约四五十丈，夏月扬波北注，涌流赴河，秋冬水竭，浅滩曲濑，践石涉而过，两岸悬崖怪石，又似龙门。登岸逾东岗坡，黄河两岸皆山，明净如堆沙。东岗坡以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沙为衣，微颺拂动，松扑如沸粉，峰峦重叠，径路纡回，或压于顶，或碍于眉，丰隆当前，几于无隙可入，而危崖线路，层折不穷，山根多赤石，忽见青气一道，乃黄河也。晴天若泼蓝，丹壑若涂砂，素湍如委练，望之荡人目精。尤奇者，山顶每陷为深沟，仰视仅一线，而已置身千仞岗，乃一沟分为数沟，一峡劈为数峡，细尘飞沙，不见片石，天造地设，鬼斧神工，令人莫测，较之六盘、青岚、二凉，高险百倍。计上下十馀里，至东岗堡始到平地，又行十里至空心墩，又十里入兰州东门，宿督轅东街客店。房窄价昂（每房日银一钱），势难久居。夫陇陂在中原之西，长河以限之，万峰以阻之，阨惜险远，几令东南人不能窥仇池一拳，越雷池一步矣！而人力所至，无远弗届，骑叠迹，车尘轨，麇闹扑地，歌吹沸

天，履险如夷，过于康庄，此何故欤？下东岗坡后，黄河在右，左山从东岗坡迤逦直达五泉山。

今午入店具食。门前土阜，羊豕杂蹂，尘秽堆积。屋后一池，混浊更甚，涤器生臭。饭罢行黄河岸，见潋染者浓蓝蘸波，荡漾即没。因忆前过烟台，见汽船倾煤屑数十石于海，沉碧浮花，净无点墨，始悟阜与池之宿垢，乃其体小而滞于物也。若河海昆仑之大，何所不容？人患不为河海昆仑耳。区区玷污，焉能浼我！叶尔羌西南四百馀里曰密尔岱山（一曰铁山），高三万八千尺，岩壑重深，四时积雪，是为昆仑玉京，岩石黑黝，中函琼瑶，运斤挥斧，肆意取之，虽连城百雉，广厦万间，皆可以玉为之。闻采玉者初至，土人偶指一峰，曰：“此玉也。”从者笑之曰：“黝石也，玉安在？”土人曰：“焉有美玉而不蕴于璞者？”为铲其石，玉乃见。

金家崖西行十里买子堡，又十里响水。金家崖西四五里产米，皮红而糙，屡舂不能去。至响水，产米色白而粒细。土人取响水稻移种金家崖，一年色白，次年半白，三年复红。可见籽种虽佳，地能变易，犹人性善，为习俗所移则恶矣。瓜果亦如之。

响水向南数里有万眼泉。山石透削玲珑，遍开小孔，吐水下注成渠，至西坪以溉田，极膏腴，产烟叶。土人取石以位置盆池，抛麦、稻孔中，茁芽青青。伊犁果子沟亦有此石，色苍白。

十七日，辰末起，阴云微雪。午欲晴，率家丁整行李，取出应用之物。银一两换钱一千一百二十文，每百九十二文。其平与京市平同。途中平最大者，莫如泾州以西各州县。皋兰赵大令静涵赠肴饌烛炭。午后腹内有时作痛，晚服姜桂。

十八日，清晨起，大便甚畅，腹痛止，服厚朴煨姜焦查，以涤荡之。初服豹裘。同县李芬三在陕，被议升帅，调来充文案，闻余至，来候。本日晴暖。午后晤同戍刘君禹。至一老寓小坐，子芳、杏如亦至，同往看，屋未合。

子芳问江淮巡抚之设，是非蜂起，究竟何如，余曰：“必作罢

议。凡改建者非与时有关系，即与地有关系，无故而改建者，鲜。苏、松、常、镇江、徐、淮、扬，吴、楚之旧疆也，自东晋至南宋，凡划淮守江者，皆不得已之下策也。江苏以太湖为内藏，江北以里下河为内藏，而共以江为肠胃，海为尾闾，譬之于人，外有四肢毛发，内有心腹肾肠，形体具，神智乃生，从无将肢体、肠胃中分为二而得生者。今江南、江北而治，即劈分肠胃也。吾知江南缙绅，必以全力争之，不作罢不止，若谓国小地狭，不足回旋犹后也。”

十九日，晴暖。迪化府潘禄吉太守之长公子伯庸来谒，谈新疆近日情形甚悉。下午，同一老往谒兰州道王观察，并谢泾州添车之惠。晋老言新疆官车局差事过境，诸多阻滞，现改新章，发官价雇民车，每车给银一百四十两，由兰州直至迪化，新抚吴中丞所订也。因询余近况，并畅谈诗文学派，语语惬意，为西来第一快事。将西征诗就正。

子芳谈某娶妻美而慧，琴瑟甚调，后置妾，遂反目，妾去复调。余曰：“此义《系传》早言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若一阳二阴，二阳一阴，必有悔，故天下妻妾无和者。”此虽戏言，可以喻道。

二十日，晴暖。午后，杨守备培德来谈，约日内往游望河楼、五泉山。午后同乡张海秋泗林来访，久谈，其祖父光绪初年曾官兰州道，祖母夫人即葬于甘，来扫墓。海秋，寿州籍，现居霍邱南乡，与管府姻亲。询知吾师墨宾先生之父扬熙公柩仍厝两江义园，有碑记可寻，此吾师终天抱恨事也。忆师馆吾家，课“游必有方”题，因言父歿于甘，尚未归骨，母妻同遭平凉回乱，埋骨山邱，屡寻不获，泪下如雨。余兄弟为之感恻。师常言得积金二百，必亲往，负骨还故乡。旋命其胞弟琴舫前来，竟半途折回。及余兄弟随侍江南，师归里，赠二百金，濒行而病作，弥留之际，犹张目西望，捶胸不能语，此仁人孝子所同为悼惜者。余每念及，年远

世湮，故老无存，必付诸荒烟蔓草，恐难慰两世夜台之泣矣。闻海秋语，为之狂喜，当亲往寻明，归骨一事，定力任之。发锡电，用“晴暖到甘”四字。

二十一日，晴暖。午后答拜李芬三、张海秋、潘伯庸、谈梦九，至夜始归。芬三谈陕甘盐务甚悉，海秋言管枢回里，检金人篋，骡负之行，尚不甚难。

友人问古乐府与唐人乐府同否，余曰：“成周雅颂即乐府也，汉以后大祀乐章亦雅颂之遗。大要乐府有二：有谱声与辞以被之管弦者；有使人歌唱而以弦管和之者。唐以后所著乐府，未必果能被之宫弦，要其美善刺恶，皆足以感发人心，乐与政通，诗之精者感人心，厚风俗，陶情淑性，与乐同功。凡之所发为声，声之所著为音，音之所谐为韵，诗与乐同也。古圣作乐，有乐器，有乐歌。器有短长清浊，歌有抑扬疾徐。其为器也，有八音；其为歌也，有五声。依器和声，而宫商角徵羽二十八调以次相生，各以其律节之，按律审音，察及铢黍。十二律者，六阳六阴，所以候天地之气，备四时之乐也。凡万物之有音者，不外乎八；凡诸字之成声者，不外乎五。在物有八音，在人亦有五声。大行人属瞽史，谕书名，听音声，《礼》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班固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可知秉受异，则唇舌齿腭喉之长短、厚薄、广狭、刚柔亦异。字同一声，五方之人读之，轻土多利，重土多浊，其音各别，唇舌齿腭喉为之也。就一字而审之，有五音；就万字而审之，亦不外此五音。音泛而成声，而宫商角徵羽分焉。五声分，而平平上去入，各有一定不易之音，以各从其声而韵生焉，此天地之数也。约而言之，唇舌齿腭喉，宫商角徵羽，平平上去入，三而一者也。精而求之，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一以贯之也。唐虞三代以迄两汉，君臣之赓和，友朋之赠答，诗教日盛；唐初取裁于六朝五言诗，而研晰声病，益加密焉，特定为律以

取士，诗亦本于乐也；宋试策论，特颁《礼部韵略》为场屋诗赋之用，于隋唐分部，尚仍其旧；元经义之外，兼用赋；明屏诗赋，韵学几废，故一代学者皆病空疏；乾隆间，厘定科场条例，鉴于前失，始兼用唐律取士，嗣后大小试皆有试帖，所以存韵也。存韵所以正万物之名，齐五方之声，同天下之文也。古经文多用韵语，汉魏唐宋号为能诗大家，无不精习声韵。古体、近体，一韵或十字，或十四字，必有三五字审声以从韵者，所以音调和谐。渔洋、覃溪论声调而不根本于韵略同填词，犹皮相也。今废八股，并废试帖可也，因而废韵不可也。而今而后，不学诗者将不知韵书为何物，今之通行韵书，分部从刘渊，已失隋唐之旧，古韵几亡，若并此而不之习，矧论宫商律吕，声音道丧，生人粗鄙、暴戾之气，何以化之，可慨也！”

二十二日，晴暖。《梁书》：韦睿为豫州刺史，与北魏杨大眼战，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大胜之。魏伤亡十馀万，平日被服儒者可风也。千万买邻宋李雅与吕僧珍事，珍生子，雅进金钱千馀，珍遂荐为衡州刺史，可见雅攀附势要，非君子交也。午后，同海秋、潘志言往看江西会馆。房可住，言定月租四千，押租十金，拟二十四移居。或问遣戍永不释回，始于何代。曰：“自帝舜已然。”或以为过，余曰：“使以尧舜之圣，施之共、驩，何过也？古之赦典，汉儒郑君尚不谓然，而究不能废。尧舜世远，深恐以共、驩之刑误加之皋、夔也。佛最慈悲，佛说：‘我今示汝无所还地。’即永不释回，注脚也。东坡云：‘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佛法反对无还，参透即还矣。”

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乐固如此，诗何独不然？唐人近体，始有律诗之目，余甚惑焉。古诗自唐虞赓歌以至汉魏六朝，精求之，莫不有律，其禁更严于近体。渔洋论古诗，名之为《声调谱》，而不言律，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也。余直断之：古体为古律，近体为今律，二者无少轩轻，敢以质之海内大匠。

二十三日，晴暖。昨订江西馆，屋未成。晚间，洛阳张石洲来谈。子芳偶问交友之道如何，余曰：“宁为小人所弃，勿为君子所容。”海秋来，留共食。问曰：“君嗜学如性命，请举其要。”余曰：“湘乡文正馨香三十二子，道源学派尽之，吾力弱不能兼综也。约而求之有四宗焉：曰礼姬、辩孟、龙老、鱼庄。有四配焉：曰累《骚》、腐《史》、肥韩、髯苏。姬孟以治行，老庄以涉世，屈迁韩苏以尽文章之变，而洞吾天倪。此吾忧患种子，亦活命金丹也。”海秋喷饭满案。

周孔而后，学分两派：曰汉学，曰宋学。汉学尚考据，宗周公；宋学尚义理，宗孔子。今之西学，亦不外考据、义理，其独到之处，实有足以羽翼周孔者。汉学、宋学，源流不能强合，朱子后，姚惜抱、曾文正渐欲融而为一。余意数百年后，必又有大儒出，研精西学，去其枝叶，撷其菁华，与汉、宋并存，亦昌黎、墨子必用孔子，孔子必用墨子之意。西学最精者，兵学、科学，不能责以词章、义理。从此，汉学、宋学、西学，三峰鼎立，恐亘古不能易也。

尝语仲弟曰：“我辈读破万卷，欲贯彻天人，通知古今者，将成圣贤仙佛，次亦不失为文人名儒耳。若时至，跻将相，佐天子，安万民，驾馭无外，究能消得几行书。三代以上，重立德立功，至周公、孔子，始以立言教万世，而纳功德于言之中，嗣是学者，非言不显，非言亦无以著功德，试问秦汉以来，名将相能立言者几人，能读书者几人？”仲曰：“如君言，将相可废书矣。”余曰：“不然。古将相所以加于人者，天姿英迈，器识宏通，凡天下之高材、异能、奇文、博学，一见皆纳，而人之笑中，分布天下，穷儒下士，片长薄技，皆供彼之储用，虽不读书何伤？”

二十四日，晴暖。午后，同强心如、刘华封出西门观黄河桥。桥长三百七十步，宽十步，用二十四舟联接而成，上覆以板，亦古法也。《晋书·五行志》：太和六年六月，京师大水，朱雀大航缆

断,三艘流入大江,即浮桥也。《后汉书·吴汉传》:进逼成都,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东坡在惠州,罗浮道士邓守安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有诗纪事,法与此同。《说文》:“并船谓方。”又“方舟为航。”今此桥每舟相离约八九步,空其中以防水之涌滞,旁植木栏以防人物堕落,河两岸各铸大铁柱二,斜插入地,上露数尺,北岸一柱勒“洪武九年魏国公铸”,并列指挥使以下各官姓名。铁色甚精。一柱勒“道光十九年铸”,列总督以下各官衔名。其圆均合抱。南岸二柱亦如之。南岸东一柱道光年铸者,埋土中,露尺馀,勒文不可见矣。柱上各系大铁索,粗逾臂,一在桥西,一在桥东,夹而束之,以防桥之崩移。河从西来,两山夹峙,水极汹涌,非极人力之雄,固不能御也。铁柱外,另有木桩十馀,各系大竹缆以辅铁柱之力,亦伟观矣。陟北岸山,登北极庙,阶六十馀级,以远镜窥全城形胜,皋兰、五泉,如指诸掌。久坐始下,至中流,西望落日,大逾车轮,与水光相激,射金紫灼目。登车入城,灯火如繁星。同子芳至王端生寓,夜酌。同坐者王芾卿,皖人。尚秀卿,河南人。饮酣,二君各奏曲,尽欢而归。

二十五日,晴暖。午后,同子芳、杏如、心如、介侯、华封游五泉诸寺,风景似江南惠山,而秀丽幽逸不逮也。近山平田多烟叶。归已昏黑。二鼓,海秋呼门而入,谈史事及班书人表,余曰:“三代下,文字惟《史》《汉》最精善,政事、文学悉发源于此。其精善处不在学而在识,子长之识高于孟坚,孟坚创《地志》《艺文志》极佳。《古今人表》便芜杂可笑,不仅有乖史例也。若子长胸中只有泰伯、夷齐、屈原、虞卿、鲁仲连、蔺相如一辈人,即淳于髡、荆轲、聂政亦加倍摹写,至侯王将相,大半视之如土苴、奴隶,于武帝封禅,不能明言其非,但叙太史公执手流涕语,深痛当时大臣赞成封禅,陷君不义,直是贼臣媚子。于三代后帝王最服膺汉文,《张释之冯唐传》,俱为文帝加倍写照,犹之《张耳传》中写贯高,实加倍写高祖也。吾尝欲撰人表,大旨以泰伯、文王为仁,伯

夷、叔齐为勇，伊尹、周公为义，舜禹为智，鲁仲连、范蠡附之，秦政、新莽为愚，君盗国，臣盗君者附之。让天下而不取仁也，阻人毋取天下勇也，身任天下之重而无所私义也，取天下之长以为善，而知未形之顺逆智也，私天下盗窃天下大愚也。吾此论为民政宪法浚其源而立一影子。”海秋粲然。

兰州烟叶两种，一名棉叶，一名白条，以五泉山东红泥沟产为良。每年二月种麦，麦长寸馀，撒烟子于麦内。五月拔麦去根，留烟苗，分栽成垧，间八寸一株，入伏后，叶长尺馀，剪中心之叶，遏其生气，使旁行，上地留八叶，次留六叶，恣其肥硕，中心叶生枝，仍勤剪之，谓之剪烟心。九月初，白条连根采之，阴干色绿。棉叶留地，经霜色黄，冬末摘叶后，始拔其根。白条良，食之能化痰消瘴。棉叶杂青油、红土、姜黄、食盐，土人以白杨刮成片，燃火食之，易致痰喘。

二十六日，晴。午，海秋来。午后，移居铁柱宫，赁金照前议。晚至金谷园，赴伯庸之招，同坐九客，杯勺皆银，为东南酒馆所无。甘委殷典史襄臣护送，湖南人，来见，商起行之期。

子芳盛称唐贞观知人纳谏，为三代后一人。余曰：“此奋时济物之英主，非真帝王气象也。”子芳问故，余曰：“只是心中理不胜欲，古帝有天下，均视作哀痛迫切，万不得已而为之，岂忍骨肉相争。三代下有帝王运量者，惟汉文帝、汉世祖、宋太祖，观《赐赵佗遗匈奴》、《赐窦融书》，海涵地负而至诚自足动物。太祖宽仁孝友，发于至性，又与陈希夷友善，必能得其深处。语赵普曰：‘风尘中若识天子宰相，人人得而物色之矣。’好微行，或谏之，曰‘有天命者自为之。’是何等气象！钱俶入朝，群臣欲留之，卒不听，俶遂感献地。奉杜太后命，传位太宗，而与太宗友爱益笃，绝不为妻子计。使贞观处此，又酿建成、元吉之祸矣。此三帝者，所谓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岂贞观所可拟哉！”

二十七日，晴。午，一老、子芳来。午后，至协同庆晤任晓初，

商由上海电汇银两，兑费每百三两，电费自出。答拜古浪县李幼田大令。晚归，患头痛，夜半三吐乃已。眠甚酣。初换丝棉被，表里皆绒，温软欲苏。

仆人购薪引火，有枯枝干脆易燃，询之，乃盗伐官柳，闻而伤之。泾州以西达关外，夹道杨柳连荫三千里，左文襄公镇陇时所植也。凡苦卤不毛之地，旋植旋萎，沃土则荟蔚干霄，逾数抱。柳三五株间以白杨一，观所植之盛衰，而知土地之肥瘠，奈守土之官不告戒爱惜，山阿荒僻，翦伐多矣。入陇后，沿途墩房有立榜禁盗伐者曰：“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罗穆倩刺史挽公联云：“食性我能谙，白菜满园供祭饌；浓荫公所茂，绿杨夹道逐灵旗。”昔贤经纬万端，洪纤悉寓精心。十年培之而不成，一日覆之而有餘，今昔之感，岂为此依依者耶！

二十八日，晴。早醒，甚安。食粥少许。致电无锡，囑由协同庆电兑银三百两，并告月初将行。晚，芬三来谈奉委开办巡警，因经费支绌，仅挑标兵二百，每名连额粮加至四两八钱，就甘省论，口粮已优，将来再逐渐求备。又言陕甘惟花马池盐富，此外则取给蒙盐，蒙王向将盐池租与内地商民，由官收厘，每年万五千金，现向蒙王租赁，妥拟办法，果整顿得法，民食既便，国课亦增，取民之财以卫民而养民，国之利民之利也。早阴云渐冷，午偶见日。海秋携示令祖宝卿观察手书诗稿二册。

近代士大夫随笔著述，惟张文端《聪训斋语》、纪文达《阅微草堂》，阅之有益身心。文达抽芭蕉之心，翻莲花之舌，尚有时才锋涌溢，不免近杂；文端则光风霁月，金和玉粹矣。其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则云：考亭注，不知命则见利必趋，见害必避，而无为君子，少奉教于姚端恪公，服膺此语。又云：利害之见既除，而为君子之道始出。此为字甚有力。又权势之人，岂必与之相抗以取害，到难于相从处，亦要内不失己，果谦和以谢之。宛

转以避之，未必决能祸我，此亦命数使然，又安知委曲从彼之祸，不更烈于此也。文端所谓谦和宛转者，尚系可谢可避之事，若地方利害攸关，一己名节所系，稍涉依阿，万事瓦裂，其势不容谢避，亦只有撙其祸而已。居官者当事不避难，果撙其祸而死，亦我之命，非人之陷害也。今晤王晋老，谈及古今是非曲直，万不能无公道，不过生前身后略分迟速。予惊以为至言。窃观古人受祸惨毒者，亦只数年数月数日数刻之间，便尔过去，人生下寿亦六十，何不忍此数年数月数日数刻之，暂以待百年之论，定乎。

甲午庚子偿款，尽取诸民，时之所迫，虽孔孟处此不能不言利。夫剜肉补疮，犹剜己之肉补己之疮也。今因父兄之急，剜子弟之肉，供坐客之大嚼，国家万不得已，以爵赏奖计臣，而士君子不幸处此，即能筹巨万，其为悲痛悼叹，当何如？尚忍以万人之膏血搏一己之显荣乎？况朝廷理财，临之以势，析之以理，动之以情，非甚操切，商民未有公然抗拒者。予昔在粤，随同筹办新捐，多者百万，少亦数万，至今思之，同事诸公，口舌之劳，诚不能免，实无奇才异能他谬巧也。或曰：君谓孔孟处此不能不言利，是矣。果使孔孟当国，审可否，知得失，必无偿款之事。是亦一说。

二十九日，晴。夜盖丝棉被，觉暖，不安眠。早醒饮茶二盂。天晴，稍寒。昨晚服健脾胃养阴之剂，颇适，惟觉力弱，不耐看书久坐。读张观察诗数十篇，性旷情真，颇似白傅。海秋谓公喜随园诗，尚未尽其旨也。居室有旧联云：“旷怀扫氛翳，公论悬日星。”似特为余署者。卧室自书一联曰：“闭门思过，开阁延宾。”晚，端生约秀卿明日来看书画。客去稍检行装，预定应添各物。

兰州无时鲜，酒筵多用海味。黄河白鱼最美，大者一头千馀钱，鸭双掌四五百钱。河鱼之大者惟双鬚黑鱼，长几盈丈，水涨始浮出，不可食。

粤，齿繁多盗，秦汉已然，近愈炽。文武获盗，距省远者道府

覆讯定讞，近者录供送营务处缉捕总局覆审，狱成候督抚令下，两首县视行刑，一月者数。尝语同官董仲容、钱朴如曰：“牧令，民之父兄也。父兄不养不教，任子弟为非，从而杀之，我等监刑，与为子弟送丧何异？”闻者慨然。同官中常以获盗得优赏，予与仲容、朴如、吕鹿笙、黄子惠诸君子，相戒不肯为。凡获盗均保营员，亦可谓同志矣。粤中讯盗，有情轻法重者，问官每将犯供酌改数字以就例案，有谓万不可改者，相争不能决。余曰：“如情有可原之犯，移重就轻，虽失出，究系仁者之过；若移轻就重，故人人罪，则万不可改矣。”争者乃定，盖情既可原，例内必有可引之条，亦非问官故生之也。

三十日，晴，冷。午后，秀卿来观《落水兰亭》《赵十札》，至昏始去。《十札》彼有原拓本，颇着意也。东坡在儋耳，自言“我绝不海外人，近日颇有还中州气象”。未几，果渡海。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东坡不妄言也。海秋谓予九死一生，只身万里，不作牢骚抑郁语，若论气象，亦不应久于塞上。余曰：“此由命也，不尽在气象。”海秋曰：“气象亦自命来。君平日论人，最重气象，究竟如何是气象？”予曰：“张杨园谓气象当于颜色容貌词气求之，自是确论。二帝三王，其政治后人皆可宪章祖述，惟气象便难追步。尧舜吁咈，禹汤勤劳，伊尹耕莘，傅说野筑，太公钓渭，文王囚羑里，周公居东山，其气象可于开卷得之。此后留侯从赤松子游，马伏波征五溪，武侯耕南阳，李泌隐衡山，陆敬舆徙忠州，温公居洛阳，欧阳公谪夷陵，明道贬涪，东坡窜海外，王文成入九华山，皆与颜子陋巷，渊明三径，同一乐天知命气象，其所以有此气象者，皆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天下如此横逆，彼容得下，天下如此胶黏，彼丢得开，气象焉得不好？我辈胸中常有此等人物气象，自然不同。春秋贤卿接武，惟一子产；三国时人才辈出，惟一武侯，欲求一人作对不得，其气象均在三代上也。”海秋因言曾文正、胡文忠延揽人才，削平大难，亦是气象好。余曰：“文忠能

下官相，文正能用淮军，此是何等气象！今日有替人否？”海秋嘿然。孟子谓傅说、胶鬲辈，是动心忍性，困心衡虑，尚是英雄举动。余谓是居易俟命，乐天知命，与孔颜一脉更近，试与海秋参之。

十一月戊子，庚午朔。晴，不冷。近日体气尚好，惟目力不明，或谓肝肾亏耗所致。检蔡艺香同年所赠陈李昌固本丸，服三钱。服后颇燥，夜眠不熟。余弱岁即堕文字障，性不耐闲，所为皆无益事，近年猝撙忧患，亦仅一身一家之祸福，别无关系，蒲柳之姿，何遂望秋先零耶？严君常言我乃顽铁，椎凿不入，汝辈柔脆，又入仕途，若无安身立命处，沧海一粟，漂没何所。西行时思此语，已恨用力太晚矣。兰州近边，冬月极寒，今年独雪少而温，多南风。章石琴述土人言，道咸以前，陇境雷不震鸣，雨不破块，北门外黄河大桥，立冬十馀日必冻，冻后桥拆，人车行冰上，谓之冰桥。冰合后，必大雪厚积，至来春惊蛰、春分前后始开。历年不差。自光绪十年后，夏月常有疾雷震电暴雨，与东南同。冰桥须冬至方结成，亦无大雪，至来春雨水节，便解冻。可见天地气化与时变通，不但东西异宜，南北异候已也。

兰州至嘉峪关，四季多东风、西风，少南北风，不解其故。余入潼关至兰州二千馀里，所行路均在两山之间，幹山自西之东，或远或近，或两幹，或三四幹，无不由西而东，若南北横亘，不过六盘、青岚、二凉、陇陂、东岗坡数岭而已，故风亦由西之东，由东之西，最为疏达，若南北，山既阻隔，风亦因之不通，此自然之理，形势与理气合也。

李楚生云：“平番出牛黄、翎线香、羊皮、红花、麝香、硃砂、名马、犀牛尾、纓红毡等物，帽纓用茜草染之，色红而莹，历久不残，史记千亩卮茜是也。近有用洋红者，色紫暗。新疆亦产茜草，惜土人不谙染法。”

初二日，晴暖。购各色毡作车篷、门帘、床铺之用。作篷者，



每毡银一两，一篷共用四毡，宽厚结实，再糊洋布，以障沙灰。车前用布帘，外加毡帘，使风不能入。一篷需竹席四张，覆毡上，篷架以木为之，现言定三篷毡皆自购，席架由店家代办，共价银十两。余坐一篷，内加洋布。出关之车篷要厚而密，虽大风雪不入，夜卧车中也。

古循吏传中最奇特最渺茫之事，后人每惊以为神，在当时行之，皆有至平实至微细道理，第[但，只]粗心人当前放过耳。余昔在南海沙头乡办匪，舟泊河干，将寝，月色皎洁，小立船头，忽西来一船，饱帆驶过，视之，西江米艇也。余遣三勇率线工掉小舟尾之，告之曰：“若行至某埠停泊，便舍之归，否则，仍尾追，中途如有人下小舟，即挟之来。”行至三山，见小舟来，就载二人去。勇丁拘之归，果剧盗也。尔时，亿[通“臆”]而幸中，却亦有至理。是时盗风披猖，贾商相戒不夜行，各要隘皆有勇船严缉，盗不得逃。米艇开行有定候，中途至某埠，必再装米而后行，今深夜非开行之时，又不至某埠停泊，非盗船即载盗以逃，明矣。缉捕类此者颇多，然亦或得或不得，有验有不验。记此以见为民牧者，当时时处处留心尔。

初三日，早阴云，午见日。午后，至秀卿寓，小坐。秀卿工书，能篆刻，书齐雅洁，出示宋绍兴二年大宁厂臣苏汉臣监造至德坛香钁，长方式，四周镂汉文，上盖寿字，通花底，小篆极工。按：此钁非炉也，略同今日香盒。曾见《两浙金石志》载之，惜行篋无书可考。秀卿见右军《千字文》卷，惊叹不已。

吾友余子昆，工制艺，中州名士也。近接其书，科举废后，旧雨星散，问字不来，竟无以为生，予解之曰：“八股虽废，而八股之义理终不能废，至今诏令公牍仍八股也。经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女子在家，孝父母，和兄弟，谨身勤事，即学养子也。士人未遇，力田读书，孝悌忠信，隐居求志，未有不行义达道者。若日日言经济，人人思得美官，下帷攻苦，即邀王侯之顾盼，朋侪之

标榜；下笔为文，即侈谈时政，菲薄古人，人心之不静，乱之机也。今日学堂中之人才，非果成之学堂，仍出之八股也。三十年后，八股馀气销磨尽矣。尔时视学堂中人才与科举孰多，便可定此段公案。”子昆复书曰：“得君言亦足慰我寂寥矣。”

初四日，晴，早冷。午后，同海秋、志言出南门五里许，至两江义园（此四字翁叔平协撰书），寻管太夫子旅榱，前有厅廊两进，园在厅后，坐南朝北，丛冢林立，枯蒿被径。同海秋、志言久寻不获，于西园墙下，距南墙约十馀丈（南墙即园之后墙也）得一土圪，圪内三冢，圪背西面东，上一冢已卑塌，下二冢并立，左冢独大，右冢前竖片石，题同治某年管公让文卿府君之墓。据海秋云，最上一冢即扬熙先生，左为文翁之三小姐，右为翁侧室某氏，片石署文卿之墓者，文翁柩已回里，而遗此石于冢前也。然三冢累累，别无碑记，至今可仿佛扬熙公一抔土者，赖此片石耳。当时掷此，或亦吾夫子诚孝所感欤？归寓将昏，秀卿索看书画，出钟太傅《季直表》真迹、松雪小楷《参同契》卷、麓台青绿仿大痴山水卷，秋帆尚书赠王梦楼者，前题“烟云供养”四字，后附长跋。秀卿诧为未见。夜间往问杏如近恙。

初五日，晴和。秀卿借示刘太史鼻烟谱，较晦叔《勇庐闲诂》，加详明而逊其雅奥。同馆住单大令来候，将晚答拜之。幼谷亦来，谈冻冰后，西宁、宁夏向有湟鱼、鲤鱼来，价廉而味美，今年冬温，尚未至也。剃人以大泉四百，购黄河鲤一尾，类江南白鱼。自河南以西，剃头匠渐拙，秦陇尤甚，间有能者，皆湘蜀人也。从今得一匠，梳发轻透，而剃刀滑洁，轻重得宜，尤善挑耳，为之一快。然适体之端多则累，不可尽责人之拙也。余尝论书家运笔，当如善剃者之剃刀，目无全牛，则善矣。

日读韩子文，叹其雄奇诙诡，睥睨万象，纯乎阳刚，绝类庄子、司马子长。唐以后作者无不力追韩子，而未有一人一篇能嗣响者，其所诣皆至六一翁而止。六一真能为韩子之文者，下笔沉

郁昭彰，俯仰跌宕，无一语不以矜重出之，而自饶风韵，熙甫、望溪、惜抱、伯言、湘乡文正，皆学韩不至，退而为六一之文也。后世传志碑铭，当以韩子为宗，取法乎上，上者不能至，自与六一翁为近，倘人手便学六一，欲求为六一之文，又不可得矣。文正深知韩子妙处而力不能逮，古今绝诣未有能继者，不独文也。

初六日，晴，渐冷。午后与介侯、昆仲出北门，眺黄河，归谈昆仑、河源。中国舆地之学，于西北塞外，足迹未至，多采传闻，如《山海经》、《淮南子》、郭景纯诸书，言昆仑高低里数荒渺，似昆仑更在西域之西，或从海面积算，亦未可知。惟《山海经》云，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水经》郦注：河出昆仑，沦于蒲昌。二说最明确，应专指塞外之河，不能与黄河混而为一。今之罗布淖尔即古之蒲昌海也。罗布淖尔有二：小者在西，长百馀里，宽十数里；大者在东，长阔各百馀里，相距八九百里。汉人所谓星宿海者，在青海西南，大积石之西，去黄河源已三百馀里。旧说谓万泉涌地，如星雨天，乃河之重源，既云重源，故有伏流之说。予考之各图及熟于西域形势者，罗布淖尔居三十六国之中，地最低洼，众水所汇，水至此而止，非自此而始也。小罗布淖尔，东蒲昌河，东流四五里为阿拉竿河，再东流二三百里始入大罗布淖尔，前人多混为一。阿克苏、喀什、叶尔羌、和阗、于阗各河汇于罗布淖尔，最著者曰塔尔奇河（即葱岭南河），由塔尔塔什山发源向东流至叶尔羌（即莎车府），为泽普勒善河，又为叶尔羌河。再东流，经玛纳巴什境（即巴楚州）汇阿克苏河入小罗布淖尔（即河洛庄），曰喀什噶尔河（即葱岭北河）。由吉布察克山发源向东流经玛纳巴什境汇阿克苏河，曰乌什河。由雪山发源向东流汇阿克苏河，曰和阗河（即玉河）。由卡拉胡鲁木达坂南尼莽依山发源向北流，汇阿克苏河下游之渭干河（即塔里木河），曰穆咱喇河。由招罕岭发源向东流百馀里，至拜城为拜河。再东流至东河滩后为英气盖河，入小罗布淖尔。出小罗布淖尔东流

为蒲昌河。再东流为阿拉竿河,与孔雀河汇,曰珠勒都斯河。由腾格里山发源向东流至喀喇沙尔(即焉耆府)为开都河。再东流经博斯腾泊海子向西南流二百馀里,经哈满沟至库尔勒之小铁克奇庄,折向东流百馀里为孔雀河。再东流六七百里与阿拉竿河汇合,向东流二三百里入大罗布淖尔(淖西岸为罗布庄,东岸为阿布旦庄),曰于阗河。由哈拉塔克山发源向东流经叶斯泊海子入大罗布淖尔(于阗河自哈拉塔克山流出,味甘,经叶斯泊后,遂咸)。蒲昌河下游、阿拉竿河,水色浊;孔雀河水,清深见底,自南来会,如泾渭然。孔雀上流近库尔勒为开都河,初流浑浑,经博斯腾泊流出,汹涌清驶,净绿可漱,故库尔勒一带,物产、人民,得其清淑之气,秀美为南疆冠。由小罗布淖尔东至若羌,细沙平漫,不见片石,沙质柔懈,见水即颓,随团随散,自若羌至敦煌,平沙极天,随风飞扬,非载水以行,不能饮濯,阳关大道,久为沙掩,伏流之说,实臆度想像也。予友湘阴陶自耕,久客喀什、叶尔羌、和阗、若羌,曾亲历各河,予检各图校之,颇为明晰,亦前人所未发也。

河源出大积石极西,在青海西南塞外羌中,东流三百里,始汇星宿海。本朝自康熙以来,探考最确。其地有巴颜哈喇山,谓即昆仑。予尚疑之。旧说山以昆仑名者十数,若论昆仑坤舆之首,则当以和阗南卡拉胡鲁木达坂为昆仑主峰,是山即《一统志》冈底斯山西北干之僧格喀巴布山也。他山无玉,或有玉而不美,此独产美玉,即玉以定昆仑之所在可也。《山海经》云,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又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以于阗南山为昆仑主峰,则葱岭适当昆仑之西北,北河正源,适当葱岭之东北。葱岭即昆仑墟也。即昆仑以定昆仑墟之所在,即昆仑墟以定河水之所从出,而昆仑与葱岭有定位矣。昔人谓罗布淖尔伏流,自大积石复出为河之重源,今河源所出,或泉或涧,皆有山名可考,水不能逾山而伏流也。天山南北,凡众水所归,有入无

出者，皆谓之海子。如迪化白家海子、绥来阿雅尔淖尔镇西巴尔库勒泊、哈密沙尔泊绥定赛里木泊、精河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塔城赫萨尔巴什泊、艾拉泊淖尔诸海子，小者数十里，大者数百里，皆容纳众流，不渴不涨，与海同体。询之土人，即间有伏流复出者，亦不过近在百数十里内，若罗布淖尔距大积石一千五百馀里，限以平沙，阻以群山，何以能伏而再出，黄河之所以成其大者，不在源之宏而在流之远，黄河源高而就下，长八九千里，千万支水、川水皆归之，所以成其大也。土能克水，理不可易。塞外各河，奔流汹涌，遇沙磧则渐耗散，遇土壤则束而纳之，行乎地中，水能穿沙，水不能穿土与石也，若伏流地中，不过百数十里，必有突出而为泉者，凡河之两岸，虽一蚁穴，灌注既久，必至溃决，安能伏至千馀里，经高历卑，而入之深，遏之固，不一见也。此说始于《山海经》“不周之山，东望渤海，河水所潜也”数语。汉人颇祖其说，昔人已有疑之者，但未畅发其旨，洪水之患，必西北塞外数千里冰山，积雪融化，洪流泛滥，溢入中原，始有昏垫之灾，四渎既导，万水朝宗，戈壁之地，高而且平，葱岭天山诸水，既不能归西海，又不能归东海，稍低洼处便为海子，其地质皆粗沙碎石，塞外恒有峻风吹荡，助沙石之力以耗水，沙石久为水浸，日光灼之，郁蒸之气腾为云雾，降为霜雪，回环更始，流行不已。水行于地，源出于天，万水同出一源，一水各有一源，江河之水，皆源于山，而出于泉，但一山有一山之泉，此山不必借助于彼山也。昔人伏流之说，咸以罗布淖尔容纳众流入而不出，永无增减为疑，不知四大瀛海收纳地球之水皆入而不出，永无增减，何独于罗布淖尔而疑之也。盖众水皆为日力消耗，水面阔者消耗愈多，日力能吸水入空际，化为云雾雨雪霜露，天地之所以交，万物之所以生也。使吾亲至河源大积石，观水有术，必能更破重源伏流之诬。

罗布淖尔产鱼，多虎狼，多鹿。鹿，鱼所以化也。天鹅、锦鸡、鳧鹭，飞鸣游泳，生机洋溢，沿岸胡桐丛生，绿天千里，荻苇苍茫

无际，水中苇根肥白，如藕，如茭白，味甘，缠民捶碎为粉，入沸汤，成糊食之。缠俗少者耕地，拥央格三四为妻妾，食牛羊肉抓饭，其老者则逐居淖内，泛桐舟网鱼，取干苇煨鳧鸭充饥，采野麻织塔海（即负米之袋）为生，其子孙者亦不过问也。

泾与渭汇，滹与淄汇，涟与湘汇，漳与漳汇，皆清入于浊，而终为浊混。君子之不敌小人，宜也。惟开都河汇孔雀河，乃能易浊为清，其清可以胜浊，然必自博斯腾泊海子涵涵澄淀，而后清光大来湜，湜其沚。博斯腾泊者，操激浊扬清之大权者也。顾安得此海子，主众流而挽狂澜乎？

库尔勒又名可尔开都河，水最清澈，游鱼成队，居民伐木为竿，结绳为纶，屈锥为钩，以麦粉裹棉为饵，沉诸水，霎时，衔钩泼刺，大者至二三尺，味鲜美。土人夹河而居，架长桥通南北往来，桥上置阑闼如市，风景类东南。引河水为小渠，宽数步，鱼游其中，可俯而拾。下游产胡桐，大者数围，土人剝以为舟，呼为卡盆子。相传即张博望乘槎处。卡盆殆槎之遗制欤？东至罗布淖尔有缠种，曰野缠头，见汉人即走避，啖鱼为生，以手接饮，古谓接手而饮，即猿饮也，今仍其旧。

初七日，晴。晚冷。芬三来，谈黄河龙王迪奇胜，即龙门也。河水经龙王迪，自上悬流而下，势如倒瓶，怒涛冲击，飞沫喷涌，上流十里外，隔山观之，蓬蓬如釜上气，又如烽烟上突霄汉。船至稍不检，便为疾流吸下，立成齑粉，须就东岸泊，将蓬舵货物拆卸，将船两岸，以横木铺石滩上，百余人牵挽而行，约三四里复落水。河流下迪后，入石峡中，河身缩小，仅十馀丈，宽处约一二里，两岸悬崖峭石飞走。路绝。山根平坡多民居，取鱼者坐岸边，伺鱼过，以木杵击中，而后取之。计行二百六十里始至底柱三门。三门者，俗以神门、人门、鬼门别之，二巨石壁立中流，有斧凿痕。舟行人门、神门，溜急如箭。鬼门多石，舟至辄碎。此奇胜，非身历不能言也。晚，秀卿、端生复来索书画看，夜深始去。午

后，任晓初来，示无锡回电，寄到兰平银二百九十两。将晚，刘禹川来。

初八日，晴，稍暖。午后，张翰香、匡可行来。可行馆晋老处，言其公子为人，时有不忍人之心，推此可致远大。余过其书室，适晋老在坐，谈韩文奇妙，为秦汉后所无；柳文于六朝馀习尚未摆脱；老泉之文俨成一子，高于二苏；刘子政文虽古茂，究嫌气局紧实，不能撒手游行，然的是汉人气息；王荆公文高妙浑成，为宋文冠。韩文、杜诗、苏诗，皆无蹊径可寻。苏诗尤机趣横生，韩诗便有蹊径可以学步，为李杜先导，山谷诗灿如古锦，可医庸俗，荆公诗亦妙，不免为文所掩，六一翁诗有精心结撰处，为诗家正宗。韩文天马行空，而一有依傍，便觉束缚，如《顺宗实录》是已。《五代史》于《史》《汉》之外，别创一格，所以能传。望溪说理之文太多，难动人。归熙甫文善于言情，出色不刊之作，约十余篇。梅郎中文过于刻画，间有沉滞不能自了处，不如柳文浑成老练。龚定盦诗文求新奇，无范围，可谓文妖。李习之说理之文独变面目，似高于望溪。所论多与余合。

初九日，晴暖。午前，海秋来读余西征诸诗，并谈芬三诗亦有佳者，因诵其《黄河鲤》五绝，云：“龙门生长地，不肯到江湖。投入珊瑚网，只应供御厨。”颇饶情韵。将晚，至致兰斋，买茶食。西安雪里红尤鲜美。与一老联街上升督献书，求给车各五乘，不知邀准否。

初十日，午后，芬三来邀余往见严子卿廉访，谈新省南北路情事颇悉。有风戈壁，多大风，有飞狐似狐而尾长，飞走空中，则大风至。同治中，有李观察三营人马为风吹去，不见影响。风来黄尘突起，远望如堵墙，高入云表，一遇风即停车，人伏轮际，碎石飞走，风过车行月明中，见飞狐无数伏地，食驼粪。土人云：是物能作大风，殆如江豚之舞浪，蜥蜴之衔雹也。复同芬三至督署后园一游（即明肃府花园），过肃王妃冢，登拂云楼。楼北檐下观

肃世子书二碑。相传肃妃殉难，即碎首碑上，天阴尚见血印。楼峙北城垣上，垣外即黄河，迤城东去，背北山，面五泉，极河山之形胜。左相篆大河前横额，联云：“积石导流趋大海，崆峒倚剑上重霄。”雄壮足称是楼。园门联云：“闭门种菜，开阁延宾。”左相撰书也。至今园中菜畦纵横，皆公辟也。过一系舟，观壁间刻石。游毕，同芬三至酒楼畅饮，归已二鼓。

十一日，晴，稍寒。午后，伯庸、海秋来。晚赴秀卿之招，坐无多客，所谈皆书画，出冷枚《洛神》、张浦山、董香光、蓝瑛山水各轴相示，二鼓后归。伯庸来索《观石谷水大册影本》，即以赠之。

庚辰春，余在琉璃厂，得画马一卷，外签署“子昂画马”。展视之，乃唐麻纸，钩勒设色，绝非宋元人所能，知为韩曹笔，数之得十六马。一日，阅东坡题《韩干十四马》[《苏轼诗集》卷十五作《韩干马十四匹》]诗，他本又作“十五马”，同一诗也，因思既可作十五，独不可作十六乎？取此诗细读，始知所题者即此卷也。被庸匠装裱倒乱。就坡诗考定次序，所谓十四马者，将“老髯奚官骑且顾”句内一匹混过，既云“骑且顾”，所骑必一马，可知又将“最后一匹马中龙”句，混入“前有八匹饮且行”内，故只得十四匹。所谓十五匹者，知最后一匹在八匹之外，而“奚官骑且顾”一匹，仍未看出。坡诗无一字不摹写毕肖，故自言苏子作诗如见画，不见画，不知诗之工也。楼钥《攻媿集》，赵尊道示龙眠临本，为书坡诗于后，亦以此图为韩干作，马实十六，坡误作十四，岂知坡诗实不误，乃题目误耳。壬寅秋，在南海，有友携示一卷山水人物桥梁树屋有阅武者，着色浓厚，用笔浑劲，绝非唐以后笔，草草一阅，因事他出。旋得仲弟书曰：“前画即退之集内所谓《杂古今人物画记》者。”闻之深讶，归取韩文与画卷对观，如“兵器弓矢旌旗之属，士卒所服用者也。坐而指使者，其帅也；坐而脱足者，寒附火者，涉河者也。画寒附火者，殆冬狩也；奉壶矢者，舍而具食者；挹且注者，行人食于旅舍者也。簞笠箕釜，舍中物也。

寝者、讹者、人立者、痒磨树者，群马戏于林野者也。驼三乃行于途者，牛驴之属乃系于舍前者，孺子戏者，乃一车载妇孺六，车前童子九人，各抱一膝，作商羊舞，旋转而行，不知何戏也。各车皆竖一旗，殆旃车也。”距旅舍西数武有土桥一，舍旁绿竹蔚然，古木成林，枝枯无叶，乃韩文所未记者。画中人物庞杂，韩子各归其类，东坡讥此文同记账簿，诚然。然极繁极简，非韩子不能为，东坡题韩马，何尝不是记账簿？按此卷即隋朝官本《畋游图》，但不知是赵侍御所临之本，抑是国本。韩子此文，本归画于赵侍御，而记此以自释者，其不附画后宜也。惜此卷未携出关，想像大概如此，他日得归，当另作一记备考证，亦韩文中一大故实也。又东坡《前赤壁赋》：“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寻常刻本均作“适”，明以来书家屡书之亦同，吾见东坡墨迹书《赤壁赋》者，二均作“食”，其最初本为元丰甲子将去黄州前数日书赠潘邠老者，指顶楷书最精，藏予壮陶阁。前明人凤洲尔雅楼，后有贾秋壑印，亦作“食”字，与三希堂本同。按：耳食出《史记》，人所共知也，而《阿含经》云：眼以色为食，耳以声为食，又目以睡为食，亦本佛经，周栎园曾引之，是“共食”二字，上顶“耳目”句，义法最为精密，若用“适”字，便少味。书画中类此甚多，唐宋古画多存市间，惜无识者，余见即收之，往往可取以证古车马、衣服、器用之制，尝拟作《书画存古录》，于考证不无少补也。

十二日，同一老往谒荣廉访。询余事始末甚详。荣公补镇迪道兼新疆按察使，遣戍人员应一见也。晚约友人小酌，伯庸属题绣谷墨牡丹诗，成七律二。天晴颇暖，久于兰州者，俱谓甘省近年地气变为融和，然亦从无今年冬之暖，往年九十月必见大雪。前登拂云楼，见黄河有冰块顺流而下，芬三云：“每年河冻亦只在省城上下数十里内，余仍不冻，可异矣。”

回民奉穆罕默德之教，与缠民同。穆罕默德（一作摩哈麦

特，一作玛哈穆特），默加（一作麦加）人也，生于陈宣帝大建四年（一作元年）。默加又名默克，在爱乌罕之西，地近红海，唐之大食，元之天方，明之默加，皆其域也。生而敦鲁，不识字，少为商，娶犹太富商寡妇，曰比比黑里奇。黑里奇信犹太教，意不合，遂入山读书。年四十，忽言奉天神托付，辟阿拉伯耶苏诸教，阐清真之旨，著《天经》三十卷，名曰甫尔加尼（一作可兰，一作库鲁安鲁安，一作甫尔堪），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其王发兵捕之，逃于麦地拿，徒众复聚。唐高祖武德四年，攻破王兵，据其地，始立国，十年卒。其妻父阿伯拜堪及瓦满代之，渐强盛，遂灭波斯。自印度至大西洋，皆为其教所统，东及葱岭。开元时，逾岭而西，流入西域，其始祖曰阿丹，即亚当，生于天方，产七十二胎，每产一男一女，自为夫妇，传至秦汉之际，有名弥撒者，始兴其教，后六百年而穆罕默德生，故又谓之天方教。其教规有五，曰念经，曰报恩，曰斋戒，曰课己，曰朝真。七日一礼拜，与泰西同，其常诵习，有《悯煞力》、《毛鲁的》两经。明金陵回刘智撰《天方性理》、《天方经典》两书，以发明其义，大要以识主为指归，以敬事为实行，颇与儒通。乾隆四十六年，马明心、苏四十三自西域归，称得天方不传之秘，创为新教，田五继之，谋为不轨，先后伏法。嘉庆间有穆阿浑者与马化澂之父马二演新教，至马化澂自称总大阿訇。其传教者曰海里飞，曰阿满，其诵经者曰阿洪。教规略同老教，惟老教端坐诵经，合掌向上，新教则摇头仰掌，合诵叩齿。老教送葬不脱鞋，新教脱鞋，老教剃发与汉人同，新教则留两耳畔之发下垂，众回见总大阿訇必长跪，不命之起不敢起。凡杀一鸡一羊一牛，必延阿洪[訇]诵经超度，否则不食。经内谓“马圣人为汉人锯而死”，诵至此，便辍踊号泣，忿火中烧，欲杀汉人，以复马圣人之仇。回民犯大辟者，口诵“唵喇呼”三字不绝声，唵喇呼者，谓升天堂也。西宁河州为回民聚居地，有四大门宦，曰穆扶提临洮拱拜，创新教，死者立庙，谓之拱拜，教主为狄道马维翰，

甘凉狄道、西宁回众，多奉之；曰华寺，教主为马永琳（已伏诛），新教主为马如彪（已伏诛），西宁循撒及河州西乡八方多从之；曰白壮，以地得名，教主为马骐、马骥，河州东乡多从之；曰胡门，其始传教之人多须，因以为名，其兴不过三四十年，教主为马福寿，河州东南乡多从之。此外尚有七门八户大拱拜，毕家场拱拜之属。门宦中惟大拱拜最先与蜀之松潘、保宁诸回联络一气，而保宁回族充营兵者尤众，诸回各奉一教，虽父子兄弟不能强同。创教之人死，则墓于拱拜中。礼拜寺以祀天，拱拜以祀教主也。既有拱拜，则子孙得世为教主，谓之门宦。日前过西域礼拜寺，介侯询回教始末，为考其大略如此。

光生日，日生明，明生观，观生相，相生想，想生像，万像皆空，得像与空之至者惟佛。气生风，风生动，动生觉，觉生知，知生意，意生理，万理皆实，得理与实之至者惟儒。此宗教之大源也。宗教者，始于一人一念，及于千万人，以一人之理像所得，于风日者独全独先，故能厌乎万人万世之心，虽欲出其范围而不得。释迦生于西，卦位属兑；孔子生于东，卦位属震。儒能深入忧患之中，故震惊恐惧之意多；佛能超出忧患之外，故解脱说豫之意多。凡宗教不外两义，曰迷，曰觉也。迷则使人暗，觉则使人明。儒与佛惟恐人不觉也。邪教外道，惟欲人迷，恐人觉也。万教忽起忽灭，与时废兴，惟儒与佛参天地、亘万古而不可易，《楞严》、《华严》，大乘诸经，佛心中有儒；《大学》、《中庸》、《系辞》，孔子心中亦有佛。儒攻佛，佛不攻儒也。天堂、地狱，佛为愚人说法，其精深圆妙处，佛知非儒不能代为传也，得儒数语，足以开太平；得佛数语，足以开心太平。其有功于世略同，而儒更平实利于行尔。

伯庸属题司马绣谷墨牡丹二首

九霄黄紫占春时，别有荣华出墨池。

国艳当风凝翠黛，天香着雨洗胭脂。

【一三四】

· 裴景福著 ·

泼将米芾烟峦色，谱得徐熙富贵姿。
 最爱夜深红烛暗，片云冉冉堕阶墀。
 一品花开倚禁庭，重楼深贮皂罗屏。
 薰天富贵心犹黑，倾国妍华眼更青。
 月照玉环惟见影，梅残金粉尚闻馨。
 饶能解语真无恨，墨齿余芳待酒醒。

十三日，晴，不冷。君禹来谈患头痛，开香苏饮，令之服。午后，芬三偕杨鼎臣观察来，索看《落水兰亭》，晚晤晋老，言摯老文功力甚深，高于梅郎中，于八家神理，各有心得，而下笔却自成机杼，传志尤多佳作，惟铭词究不如曾文正之奇崛沉厚耳。余与摯老相识二十年，尚未能多读其文，彼亦闻之，及见刻集，深悔生前知之不尽。今晋老亦作是语，并云：“读其文，怆然出涕。”仅此一部，即以持赠。晋老自言，初作古文，极为黄子寿方伯赞赏，摯老见之，谓其不工。沉思力学，复有所作。摯老曰：“得之矣。”自述生平得力之处，谆谆不忘死友，则其虚心服善，愈老愈进可知。惟摯老《〈天演论·序〉》，多溢美之词，深于中学者似不应尔，况西学过于中学者亦多，何必专崇此论。《天演》固译书上品，而理致究不外乎中庸“生物因材”数语，即推勘尽致，亦周秦诸子绪馀，摯老殆有所激而发欤！晋老以余言为不谬，三鼓归寓。

十四日，晴，颇冷。午后与海秋看西宁羊皮袍，一二件尚与市间不同，莹细如丝，毛一茎必七八曲，皮板甚轻，盖宁羊饮滩水，食山草，牧者日夜看视，不令卧地，故毛色洁净如此，惜价太昂，一袍须三十馀两，议而未成。晚芬三同督幕廖静之、陈仙樵、傅玉荪来，索观《落水兰亭》。

入市见驼褥，取驼颌下须织成。须长尺馀，色殷黄，坐卧其上，厚积三寸，疏劲而茸密，御寒之具无逾于此者。西北生狐貉，东南产葛絺，天育物以养人，人伐物以厚生，可谓至矣，将何以报天而爱物乎？君子抱仁负义，既温且肃，允称是物，宜名之曰“仁

义褥”。

十五日，晴，颇冷。阅晋老《陶庐古文》，其出色之作，有似荆公者，有似韩欧者，要亦神理相近，非摹肖也。有一二篇用力太过，稍觉未尽自然，然正可医浅俗之病，高处立、阔处行，真勇于为文而能进道者。此老与吴挚老皆以文章为盛德大业者矣！余每诵古人文，至沉痛处，便觉背上洒洒生粟粒，今读晋老文亦然。归熙甫、曾文正文读之恒如此，若读六一老、惜抱轩文，则虽寒冬亦觉身温温然，肝肾阳气以舒。至太史公、韩昌黎，则喜怒哀乐，或歌或哭，百变在前，迷离荒幻，不能自主，及掩卷而坐，穆然遥企，一似身在冲虚之天，冥漠之野，而放乎无何有之乡矣。吾心知，口不能言也。海秋来，谈顾幼庚为顾元熙耕石之子，在四川，年已八十，才名大著。马王庙联：“卜王道其昌乎，看大马来从西极；此房星之精也，有苍龙见于东方。”又拂云楼联云：“引袖拂寒林，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仁凉月，余怀浩渺，喜一篙春水绿到江南。”一时称为佳构。有友自武昌来，言晴川阁有南皮尚书联云：“洪水龙蛇循轨道，青春鹦鹉起楼台。”才雄气壮，固宜为八州督也。余因言兰州拂云楼中佳联甚少，文襄一联尚不专为楼咏，似须得一佳联以称是楼。一老来，言其婢昨以故。婢仅十一岁，由粤来，相从万里，一老与如夫人起居饮食，一切赖之，其谨趋事类成人，从未见其游戏。同行者叹为难得。闻其在粤起行，拟携他婢，婢自请相从，或讽以道远且苦，不动也。初病仅中风寒，服药未当，遂发疹，夜起便，旋仆地，伤头面，亦不自知，临危犹曰：“我愿来，死亦无悔。”一老甚伤之，年稚而忠于主，殆亦有宿慧欤！葬兰州南门外义地，姓名未详。

十六日，晴，冷。午后，于常卖铺内得一器，上哆下杀，类酒卮，玉色白膩，土斑如云，而无底，不知何用。《演繁露》“堂溪空见昭侯曰：‘今有玉卮无当，瓦器有当，君渴将何以？’”以为喻

言,果有无当之玉卮乎?拟拂云楼联:“终南太华镇东方,杨柳金城,万井挹关中紫气;葱岭昆仑睇西极,葡萄玉塞,一尊吸天上黄流。”入潼关后,西行二千馀里,惟拂云楼所能得山川形胜,关陇节度兼辖陕新,必如此,则长安、迪化方为拂云楼所有。午后,芬三来,述荣廉访意,邀之同往,晚留便饭。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早,廉访值军机处班。军机大臣不知圣驾西巡,廉访将军机堂印藏怀中,晤王相交堂印,自带金牌,友人坚劝之,出至北城暂避,复往晤王相,力请从圣驾,谋定大计。王相始奉印出京。前数日荣相面奏,拳民不可恃,各国不可失和。刚相在旁多异议。荣相出至军机堂,犹忿忿。廉访至前厉声相争,刚相怒之目,后到行在,仅凭军机处一印办事。廉访临难不苟,亦司道中铮铮者。

十七日,晴,冷。皋兰赵静涵大令来晤,余到此尚未往候也。同海秋至芬三寓,晚饭。芬三出珍玩相示,有田白洞印章一枚,高二寸馀,上雕一马,四足踏印四隅,文曰:“以清白吏贻子孙”,白文全体温腻莹洁,如水晶羊脂合化而成,刀法亦精巧,真尤物也。又汉镜铜质凝厚,熔炼精工,镜铭三十五字:“车骑作镜大无伤,浮云连出逮四方,白虎避邪居中央,子孙慎守富贵昌,寿如金石宜侯王。”夜半归。

十八日,晴,冷。午后幹臣来,荣廉访交还《兰亭季直表》二卷,复借阅《明皇训子图》、《麓台山水卷》。晚,子芳来,邀赴协同庆任晓初之招,宁夏驻防常冠山协领在坐,谈宁夏羊皮之佳,缘贺兰以东,西自赤木口,东至洪广营,长七八十里,宽约三十里,羊皆食滩草,饮涧泉,故毛色绝异。佳者一袍须三十金,尚不易得,宁夏武弁每年向牧户预定,运至京获大利。欲购者年终付定银,明年六月交货,夙传以轻不及三斤者为上。冠山言:“此乃将皮板刮薄,底毛刷净,不足御寒,非原产也。”余问:“谚云‘黄河富宁夏’,何故?”冠山曰:“黄河出塞蟠屈,宁夏六属,田低河高,开渠首尾皆达于河,旱灌而涝输之,故无患。向产米,近多改种

阿芙蓉矣。”

晓初招饮，席设东西向，或以为不恭，欲易之，兰俗以南向为尊也。余语子芳曰：“不忆武安侯召客饮，自坐东向，而坐其兄盖侯南向，不以其兄为主，时论非之，可见古人不以南向为客位也。”主人遂止不易。按古礼，平常设席，南向东向上右，北向西向上左，是东南房西北向者，必上左；西北房东南向者，必上右；东南为阳，西北为阴，取天地对待之义。郑康成曰：“布席无常，坐在阳则上左，坐在阴则上右。”然余偶以、刘项鸿门宴及武安侯召客，戏排作图，客皆坐南向北，客之属则坐东向西；主皆坐西向东，主之属则坐北向南。似平常布席，亦有一定，与旧说“温厚之气盛于南，上南者厚宾主之交也”义合。岂设席之堂，皆东向南向而上右乎？古人居室必有堂，如南向屋三楹，以东楹为室，中楹、西楹敞而为堂，室之四隅为奥。奥者藏物取物之所也。召客必在堂前，主客位次与今俗或尚南向或尚西向皆不同，若古乡饮朝享，则宾主各设专席，与平常又异。子芳问：“古人一席广若干？”余曰：“古三席合成一丈，一席应得一丈三之一也。古尺度不同，今之席广于古，明矣。”

十九日，晴，冷。车辆传牌由臬司发下，同一老各给车五。由泾州来，每人四车，因冬日出关，衣物食用须多备，求加一车，蒙升制军照准余。与一老由粤至新，除私费不计外，一路夫马取之官者，广东、江西水路三千里，每县发水脚二十元，酒席等费约十馀元（有本省本府道委员伙食），过九江后，陆行，长解委员二，省委一文一武。到河南，有经过府委，每日需夫二百数十名，每名一百五六十文、二三百文不等，加以驿马夫料，经过一邑，至俭亦需百馀千，至河南永城，人则乘轿，物则车载，夫少用而车价尽足相当。河南供给饮食尤周到，入境日起，每餐人一席，大小八簋，每站约费百元。至官费可计者，长解委员路费四千两，到泾州用二十乘，每车支二十馀两，由甘省至迪化，每车支官项一百

四十两，大约发遣一员至戍所，公家所费多则万金，少亦五六千金，而遣员私费仍三之一。凡遣员穷乏者居多，非由驿供给，无力到配也。午后，入市购小红铜手炉一，宣德炉一。晚闻一老患腹泻，往候。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仁为江河、为黍稷，黎民赖以不饥不渴；舜有善行，所至民从成都成邑。尧以天下授之舜，舜之德足以感人也。孔子如天不可阶而升，其明如日，万物冒之以为目，孔子之道足以范围万世也。乃有所谓活佛者，驰释迦之外道，昧如来之真诠，倡为死生祸福天堂地狱之说，塞民之纷，贼民之智，利民之愚，中其说者俱颠呆痴，蹙蹙摘辮，如野鹿之触而绊其足，如游鱼中钩而不得脱，瞠目相视，攘攘嗃嗃，如淫于色，如失其母，而惟佛是归。前后藏、内外蒙古，朝廷豢育以恩，涵濡以德，纳之于宥者二百余年，有政教之所阻，恩礼之所穷者，以一二活佛临之帖耳而伏，虽被其践踏荼毒，至死而无怨悔，仁人孝子所不能以之事父母者，而三百万众獠狃之蒙番，莫不延颈跂踵，兢兢欣欣以事佛，佛之功德感应至此，贤于尧舜孔子远矣。班禅喇嘛驻后藏，达赖喇嘛驻前藏，哲普尊丹巴呼图克图驻库伦，章嘉呼图驻青海，皆活佛也。此外各盟旗复各请一佛以为之宰。活佛多产于西宁，而授命于达赖喇嘛。有请佛者，达赖遣一人往，指为佛即佛也。既得请，沿途进香、进财宝，望尘逐影，络绎拥挤，虽荒凉寂寞之区，活佛一过，即成都市。近年内蒙古某旗请得一佛，年十五六，本丁姓子，其恣睢暴戾过于盗跖，终日骑人背游行市间，蒙民道旁叩头，偶触其怒，即举足踢之，所著靴坚而利，被踢者面目血出如涌泉，其秩属有忤，辄鞭之，血透重襦。其人曰：“我应有灾，血出灾可免矣。”蒙民有病不服药，危笃，请佛诵经。佛至谕某某诵若干经当瘥，须谢驼马牛羊若干。乃诵经未竟，病者亡矣。佛乃收经卷、驱驼马以去。病者之家无丝毫吝悔，曰：“此人应死，升天堂矣。”西藏活佛日以饮食所馀，和糍涎涕

唾，杂堂前土模作小佛像，人得之，朝夕顶礼，以为护身保命，逾于金铜所铸也。夫熊蹯之脯，豢豹之胎，驼峰猩唇之腴，人之于口，输之于胃，出之于尻，糟粕腐朽遗而为矢，以之粪田，禾役穰穰，此圣凡贵贱之所同也。乃活佛之矢，其左右承之以櫛，贮之以盘，晾而干之，碾以为粉，裹以霏楮轻纨，珍为灵丹大药，每分少许，俟元旦有族戚来贺者，送出门，探怀赠之，其人铭感焚香，百拜而后食之，如饮屠苏，如灌醍醐，曰：“今岁大利，可无灾矣。”其不能得者，艳羨欲死。佛所过处马蹄尘，取之以治疾，无不验者。蒙民偶有不祥，必延佛诵经。客至其家，不忌大便而忌溲溺，有奉公人役过其家，稍不如意，临行特向其室中溺焉，招蒙民示之曰：“此吾所溺也。”蒙民噤不发声，俟其去，延佛诵经，费数十金以为常。嗟乎！宗教如此，迷信如此，性质如此，将操何术以祛其惑乎？果有人焉以尧、舜、孔子之道祛其惑，凿其智，易其俗，则大乱作矣。此义惟蒙撞知之，吾虽竭唇施舌，万言不能尽也。

二十日，晴，冷。午后，访常冠山，相见极欢，留小饮，言：“晋豫荒歉时，入京路过山西平遥县，饿殍满路。北门梁姓世族也，收藏极富，引至其家，检古碑帖三十余种，议价未就，仅购松雪大德三年行书《道德经》及颜鲁公书《诰身》，共酬十金。《诰身》后有米友仁、董香光跋，颜书墨色黯淡，卷内有大印，文已模糊，后有蝇头书当时各官衔名，上铃吏部印，与《书画录》及三希堂、戏鸿堂帖刻合，当是真迹。”惜未得一见。晚，芬三同裕振甫来，索观《落水本兰亭》。日前于协同庆遇冠山，初通姓名，入座肱相并也，把酒共语益愜，罢席，邀余至其寓，夜深未往，今日访之，入室已温尊酒相待，举箸大嚼，欲去，强留之，告余明日即回宁夏，极恋恋。余回寓，逾时来答拜，既出门，遇芬三，又偕之来，余深怪何意之勤也。冠山曰：“以君名高诗工而命又蹇也，只身万里，特来相亲，君若为南海令，煊耀天南，不敢践君阶前一尺土矣。”语

迥异，殆亦食昌歆羊枣别有所嗜者欤？

二十一，晴，冷。竟日无客来，颇觉静中有味。将晚至晋老署闲谈，论及《说文》转注，昔人多就训诂说，未合造字，由一部首之字，推之，如由“考”至“老”十一字，同一首即同一义，同义之字既尽，然后由本义推至他义，其字亦各以类相从，《说文》分部均本此意序次，未可混杂倒乱也。其说甚谛，当与许氏自序合。张廉卿先生以能古文名当世，而八法以北碑笔法成南朝结体，遂造极境，李文忠尝推为国朝第一。晋老偶举其挽山中故人联云：“三载情深桃花潭水，百年人远薜荔山阿。”情深意远，可谓工绝。晋老复示余旧作古今体诗一册，余作拂云楼联，颇为赏叹，将“万室”改“万井”，一字师也。

二十二日，晴，冷甚。午后，往问一老病。入夜，晋老来谈，自言于《中庸》、《周易》、《尔雅》、《夏小正》诸经，皆有考证，著述有已刻者，有并原稿而亡之者。生平文字于史事、传记尤擅长，如《欧洲列国战事本末》一书，叙战事精采处似《左传》五大战、《史记·项羽本纪》，世已盛传，必不可废。近著《希腊春秋》，余见数卷，其博大谨严，合盲传腐史为一手，而沉郁跌宕又似《五代史》，凡著述家渐老渐精，此书当加于欧洲战事一等，世多识者，必不以予言为阿好也。晋老曾得金闲闲老人诗集抄本，知不足斋藏而未刻者，为之详考生平，著年谱，并诗刻之，亦罕见书也。

过兰州柬王晋卿同年观察

旷代卿云著作身，曾闻攀老道津津。
鸿文纵笔调天马，龙战搜瀛续鲁麟。
清节阳城能励俗，和风陇阪自生春。
障川独立湘乡叟，心折而今有替人。

年来垂梦幻沙虫，得失无心问塞翁。
挝鼓祢衡天不死，投门张俭路谁穷。



龙吟欲纵三山浪，鹏举须乘万里风。

餐雪荷戈经瀚海，阳春长忆玉关东。

二十三日，午，约可行、秀卿、芬三小酌。午后，至人家观剧。人之生也，外具五体，内总百骸，养欲给求，其需于物也至剧，阳无阴则亢，阴无阳则溺，于是奸声乱色，奇伎淫巧，左歌童，右舞女，荡情纵欲，弃嫌逾距，无所不至，亦血气之盛，养求之侈，未能节之以礼耳，论者或目之为牛马禽兽，抑又过矣。太史公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炎琢磨圭璋以通其意。”荀子曰：“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芳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几席，所以养体也。圣人知饮食男女生民大欲，不能强之使灭其性，但防之使不过乎中，此礼乐之大原也。予幼值丧乱，窜身岩壑，既冠移家吴下，颇畅山水之情，极耳目之好，年来出入生死，煎灼忧患。忆少壮欢乐事，如梦如幻，奔波劳辱，衡虑苦思，始慨然有味于生之耳！西行万里，黄沙白草，景物萧条，断角哀笳，音响悲惨，耳目之娱安在哉？今日邀二三友人围炉把盏，既散复同往观剧，晚归独坐，犹觉舞衫有馀色，箏琶有馀音也，始悟西人脑筋印物之说。人之精气上聚于脑，脑髓充满则耳聪目明，心君愈灵，观剧时金鼓以震之，弦索以宣之，轻歌曼舞以动荡之，百脉僨兴，薰灼澎湃，上聚于脑，脑汁热力大增，目光如镜，故印物速而且肖，留影不散。凡观剧后，夜深人静，耳目中必旬轰恍忽依稀影响者，脑为之也。《乐记》曰：“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孟子》曰：“今之乐也，孰为郑声，孰为雅乐？其为无益之事悦有涯之生则同也。”

二十四日，晴，冷。午后，晤严廉访谈新省风土。秀野亭在乌鲁木齐齐满城外，已湮废不可考。南疆为昆仑、葱岭众流所汇，土脉膏润，林木葱郁，麦稻瓜果，家给人足，土著尽缠民。北路地广

而荒，旧开之渠，非湮即决，屯田早废，米谷价贱，终岁勤动，不敷工本，相率罢耕，闻近年谷价三倍于前，正宜屯垦，民寡而贫，必须发官款，相水源，浚旧渠，招民承耕，俟岁收有馀，即分年摊还，民亦乐从。北路汉民虽多，皆意在商，不在耕，吐鲁番、伊拉里克坎井，林文忠广为疏浚，民间亦继为之，至今产木棉、葡萄、芝麻尤丰，官吏能注意水利开垦牧畜，民将不招而自至。此新省要政，天而欲兴西域也，必有人焉，出而任之。

南疆多桑子，最甘美，入夏甚熟，将釜甑出售，相桑甚繁密处铺一毡，仰卧而俟其坠，食之，饱即偃卧，甚尽始去。瓜果熟时亦如之。至冬始典衣购灶具，俟其饥而后力作，有三日粮不出户矣。与人交易，值一金者，予五六钱，再增至七八钱，必售，有予至一金外者，必索二金方出手。应供之役，官司善言导之，或酬以值，避不应也。施以鞭撻，或执鞭示之，则奔走恐后，故有“三句好话不及一马捶”之谣，不肖官吏不怜其愚，从而奴隶鱼肉之，忍人也。治此等愚惰不开化之民，应用强迫爱劳政体，多设农商工官督课之，严定规程，勤则奖予之，不及则责罚之，取民有制，涓滴归公，为之正经界，课耕种，繁畜牧，教工艺，实仓库，广立社会，以待其乏而救其敝，犹之分财与顽弱子弟，子弟不能理而父兄代理，俟其成立而后授之，此所谓爱劳政体也。若仅沾仁厚之名，行宽大之政，轻徭薄敛，以助其逸，而绝其生计，恐为子产、武侯所笑也。夜间与华封、介侯谈缠俗，泚笔记之。

二十五日，阴云欲雪，冷。晚，荣廉访署小坐，复至晋老处，出示所著《广雅补疏》四卷，凡高邮父子指为误字及音义未确者，悉引古义证明之，精博绝伦。晋老深于训诂，而古文、古今体诗极工，亦汉学家开径独行，自树一帜者，宜为张廉卿、吴挚父所推服也。

晋老言古文大家造乎其极者，同一矩矱，无所谓宗派也，诗人乃各有宗派，各有面目，确乎不同。余曰：“诗至李唐后，流派

遂多，各派皆有独到之处。其所谓独到者有余，实不足也，过之实不及也。若李杜韩苏以迄元明名家，脍炙人口诸作，神理尽合，又何尝有宗派也？天地之大也，民无能名，至日月星辰，江淮河汉，一立主名，则具体而微矣。”

二十六日，冬至。阴云雨雪，冷。有人送镇番煤，燃红入炉，鸡子大一枚，尽日方化。闻玉门、安西所出更佳，用纸吹燃之，置风雪中不没。晚，晋老邀便酌，出示西宁碾伯县矿金一块，重一两八钱，色赤黄，与熟金无异。云“由山涧流出，尚有重者。番人每把持私开。甘省多矿产五金，布山谷，人弃不取，地亦自晦。《芜城赋》云：‘孽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甘陇足以当之。”晋老尝言，宜收本省羊毛，购机器织造毛货，充各省军衣，可塞漏卮。俄人收甘新羊毛，岁约三百馀万，织成后复售之各边，便倍其值，凡毡绒羽泥，光华类丝者，皆羊毛、驼毛为之。《老莱子》云：“鸟兽之毛，可绩而衣。”三代以来，西戎重织皮也。刘瀛仙后来述赠张勤果联云：“西域横行班定远，东方大治管夷吾。”由此知遇，延入幕。午后，雪不及寸，晚晴明，星满天。

二十七日，晴，较冷。兰州红枣逊邠州之肥硕，煎以沸汤，皮厚而肉溃，味亦不甘。晚饮刘伯康寓，伯康曾祖湘浦及其祖，两世为陕抚幕客，负盛名，关中要政赖以参决，疏入内廷，亦知为刘某笔也。其父蔚林先生工画，尚宦西安，左相挽湘浦联有“天语吹嘘”句，纪实也。海秋邀华封至安定，为相先茔。二十日去，今早始归。据云于其曾祖母坟左相得一穴，海秋拟将其祖母移葬，细询华封形势元运，果佳城也。殷襄臣来，言甘委照新章又加一车，檄下可行。

席间友人论孙夏峰救东林左魏事，余曰：“夏峰英风浩气，圣贤而有侠行，令人仰企，惟孙文正得书后，遽疏请入朝面陈机务，忠贤大惧，绕御床夜泣，谓且兴晋阳之甲，乃以严旨遏诸途。每读史至此，深叹二公道义忠亮扶持善类之苦心，而究于事无补，

为可惜也。忠贤之恶，举手障日，时会未至，岂易翦除？使文正当日得书，不必遽请入朝，即将左魏之冤痛切直陈或别出秘谋，如杨文襄之诛刘瑾，康对山之救献吉，或身握重兵，遥作声势，如唐‘甘露之变’，各节度上书问罪状，忠贤或不敢即置左魏于死，亦未可知。乃疏请入朝，忠贤岂有不从中阻止者？果准入朝，一纸诏书，去其兵柄，并置之死，亦忠贤所优为者，文正当日未始不早料及此，而亦无可如何也。嗟乎！德业至孙文正岂后世所敢轻议，然士君子处万难之际，亦当委曲求全，冀千虑之一得尔。”

二十八日，早微雪，午见日，冷。幹臣赠汉武都太守李翁表，即黄龙《嘉禾碑》也。碑在阶州成县北某山悬崖下，临黄龙潭，必架梯而后可拓。余到兰州数与晋老晤，晋老多谈时务，余好论古诗文，刺刺不能休，今夕各谈逸事，有二则颇足记。有僚属馈晋老天津豆腐干一匣，启视，非也，覆曰：“惊开古浪芙蓉匣，化作天津豆腐干。”某未达，不敢尝。一笑置之，不责人以自异也。左文襄之佐骆文忠幕也，文忠信之，专文襄亦自任綦重，为忌者中伤，廷旨逮问，胡文忠缓其狱，时郭筠仙中丞与潘文勤同值南斋，交最昵。文忠阴以重金求解于筠仙，适值岁暮，文勤颇患债逼，筠仙矜[jiàn 探视]其乏，以金为寿，告以意，文勤感文忠高谊，又素奇文襄才，因力荐之。此事甚确，人每讳言，余谓不必讳也。特记此以见三贤道义契合能行权以解伟人之厄而靖世难，皆君子也。而文忠深远矣。文勤嗜金石鼎彝，文襄帅陇，以三千金购毛公鼎，辇赠之，报前施也。

午后晴。

咸同之难，湖湘诸君子不视为国事，而视为家人父子昆弟友生之急，崎岖患难，百折不回，卒拨乱而反之正，自淮军出，此谊已稍替矣。然李文忠待诸将仍有休戚与共之意，故人亦乐为之用。今则共功名者，非同流合污，即互相倾轧矣。利禄者，功名所从出也。惟不以利禄视功名，而以道义视功名，自有诚意贯注其

间，若功名之际，舍却道义二字，则变相百出，要在朝廷能用君子，用一君子则百君子至，君子与君子共事，如疾痛疴养之在一身，焉有膜视者？一时之治乱，一事之得失，以此义求之，可以前知。《易·否泰》初爻：“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文同而《否》特加一亨字，宋儒将“志在君也”一语，看作忠爱一边，遂不免牵就其说。余谓：“小人遇否，与君子遇泰同。君子一身无所谓亨也，虽位至将相，无室家之营，耳目之玩，惟尤勤惕厉，欲引未进之君子与之同升，而中无所系，故曰志在外也。小人既进，其乘势结党，较君子尤亨，而惟欲得君以保其利禄，故曰：志在君也。小人有亨，君子无亨，此义非圣人不能知，不能言也。兰芷升庭，夔龙跼踖，荆棘塞路，豹虎纵横，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可不慎欤！”

二十九日，早微雪，将午晴，见日，冷。万物之生，皆秉五行之气以成形质，而生克即在其中。凡煤火中置木炭，炭虽燃，出炉即熄。煤置炭上亦同，若煤多而炭少，炭必早烬，炭多而煤少，炭烬煤亦不燔，木克土也。土盛木衰，虽不能克，而木之性亦郁而不扬，虽小物亦然。

东南多水故鱼繁，西北多山故兽育。陇西群山峨峨，狐狸所穴，毡裘所产，衣被天下。食品中鱼鲜罕而见珍，然亦颇有佳者，兰州黄河之沙椎，静[靖]远之鸽鱼，西宁之湟鱼，宁夏之冰鱼，悉肥美，尤以冰与鸽为上品。沙椎其腻在唇，或谓湟鱼出青海，海中有山，番人居之，死者弃尸于海，鱼吞食之，味腥秽，人不贵也。鸽鱼乃鸽所化，冰鱼至冰结，穿一穴热火冰上，鱼即跃出，官场尤重之。

十二月，己丑，己亥朔。晴，冷。由陕至甘护解委员强恕，乃嘉庆间滑县令强忠烈公曾孙也，承袭骑都尉，官都司。据强君自述，忠烈公由乾隆乙卯举人，大挑官滑县知县，嘉庆十九年，林清、李文成、牛亮臣等起逆谋，忠烈侦知其事，屡禀大府，请严缉，

不应，事急，忠烈将李、牛二犯捕系，折其足。研供得林清在天津起事状，事闻，饬将李、牛解讯，行至中途，林清已起事，将李、牛劫去，卒以足不能行，为步军提督拿获研讯，始悉此案始末。

朝廷深奖忠烈，欲大用。未几，滑县党与再啸聚破城，忠烈全家三十六口殉难，只身往见本府，为恢复计，知府责其不能守城，忠烈愤归，以身殉。睿庙特旨褒恤，有“功在社稷”语。城破时，仅忠烈二子逃出。其长子妇，死事尤惨烈，赐封恭人。长子恩予骑都尉罔替，次子恩赐举人，文武听自便。应文会试不中，复赐进士，用庶吉士。本籍韩城加文武学额，以牧令殉节，恩赉为旷古所无，可以励万世之臣节矣。强君家世中落，以骑都尉归标得都司，久无差委，至衣食不给，现陇督收归督标候补。强君衣敝绋袍，往来风雪中，余赠以羊裘，强君爽直，虽穷而能不坠家风，可敬也。所传忠烈事与前人记载稍异，姑书之。晚至秀卿处闲话，出示香光七十八岁书《桑闲居士传》拓本，甚精。子夜众星隐现，落微霰。友人送镇番煤二十馀斤。黝黝劫灰，凝重化石，碎之以斧，元珪天赐丙夜燃之，红到日出。

初二日，早微雪，午晴，冷。海秋来，谈甘省田地不加粪，三十年上石子一次，大者如碗，小如拳，覆田上，几不见土，烟苗麦芽即从石缝茁出，三十年石力尽，再易新者。陇阪向少大雨，五六月亦仅霪霖廉纤，片时即止。石性最润，得微雨一过，便流注到根，石质属阴，虽烈日亦难灼透，可以障蔽炎氛，且性暖，中藏硫质能生物也。所易新石，必须挖取土内未见风日者，地上顽石不能用也。

或问余行记考得许多古迹，余曰：“人行万里，双足仅一线耳，能践许多古迹？况行止迹也，非心也，足之所履且不暇记，遑论古迹。吾驰骋万里，有触于心则记之，若古迹已备载昔人图志诸书，非行记所能摭拾也。”

余降于咸丰甲寅十二月丙申日加午，今五十二年矣，愧修名

之不立，怅美人之迟暮，将何以慰亲心而覩往哲？入夜冷甚，将寝，火烬，就枕觅溺器不得，披衣暗索，归卧重衾不温，甚怨诸仆，并悔不携儿辈同行，辗转不寐。忽念八十老亲，鰥居无偶，斯时饥寒安否，未必有人慰问，皆余之罪也。有此一念，忿恚尽消，不觉睡去。

初三日，晴，微暖。石琴来，言黄河未合冻，桥尚未拆，为向来罕见。自十一月初，河中即有冰块顺流而下，河夫日在桥上持木棍导之使下。有结成大块者碎以铁锤，恐损桥也。桥工定章每年领银三千两，由县司其事，仅敷工料，倘水涨桥断船毁，修整需三四千金，由县筹垫，而河夫水手以桥坏为利，每故摧之，桥毁用船渡，即可讹索渡资，放私货滋为奸利。每遇水涨冻结，县令再四申警，置站笼河干，犯者重罚，法严所以保桥利行人也。三十年五六月之交，暴雨，万派奔赴，水高数丈，时皋兰令李楫亭奋力以与水争，于寻常铁练、草绳外，加棕绳二，粗同栲栳，以维系全桥，中洪怒号，如万马奔腾，桥心突起过两岸丈馀，竟得完固，楫亭亦勇矣哉！省城之东，东岗坡之西北，河流漫衍有十八滩，地极膏腴，烟麦菜蔬均逾常产，其年大水，正值收成，漂荡无馀。水盛涨时，有一桥船被水冲没，顺流至东岗坡峡口，横阁不得下，麦堆、屋椽丛积，河喉梗塞，须臾，倒流一片汪洋。城东北角楼塌陷数十丈，北城垣几不保，居民大灾，赈济流离，修理城工费帑金巨万，始藏事，此亦兰州黄河之为厉者。

初四日，晴，冷。午后，秀卿偕朱海幹生同年见过。幹生由某厘捐回省。幹臣来约至新泰兴洋行欢聚，主人孙绍曾善唱曲，幹臣酷嗜音乐，胡琴尤高妙，诸友各奏所长，幹臣以胡琴佐之，后有唱《采桑》者。忆甲戌春初入京，至四喜班观剧，时伶人小福擅盛名，演此曲，闻者叹绝，至入妙处，千余人寂静如衔枚，飞鸟十馀亦回翔空际，俨然渊鱼出听，至今思之，真有天上人间之感。甲申夏，余客无锡，游惠山，晚泊蓉湖，诸媛云集，有一伎歌此曲，拨

弦发声，与小福同调，询之，亦久在歇浦精习京都声者，此后已成《广陵散》，今夕重闻，枵触旧愁，低徊欲绝。荷戈西行万余里，阳关杯酒，青冢琵琶，宜唱汉家铙歌，作金戈铁马之声，乃忽听此晓风残月，令人思柳七妩媚矣。

初五日，晴，微暖。定车三辆。由甘省至迪化每辆价一百二十五两，若民雇百两内外足矣。由省雇至肃州价不过四十两，由肃州至新省只五十馀两，中途尚可停歇，免受车夫迫促，但肃州车少可立办，多则不易。近年甘省解饷出差，每向地方官索车为难，近由大府定章，省委一员给一车。出关者由省长雇，以免扰累地方，此杜官车之弊，若过客自雇，毫无所求于官，官亦无从限制也。

初六日，晴，暖。午后，梳发，始留上髻。华封家传勘舆书甚秘，工于认穴，因语华封曰：“古之葬者营于冢人，掌之墓大夫，后世官废，始听命于葬师。郭景纯著《葬经》，今世所传，已失其真，青乌之术全本卦气九畴，不知《易》不能言风水也。”华封所传之书，首列天心正运图，有东四卦，西四卦，先天后天之说。余曰：“此即乾坤阖辟法也。彼以乾兑艮离为西四卦，巽震坤坎为东四卦。若论先天乾兑离震为东四卦，巽坎艮坤为西四卦，东四卦由正南至东北，天道左旋也；西四卦由西南至正北，地道右旋也。面向南，从乾谓之辟；面向北，从坤谓之阖。譬之面南而开户，天左旋，地右旋，两手外张，即辟也。面北而阖户，天左旋，地右旋，两手内拱，即阖也。此即《易》系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坤其《易》之门之义也。”华封因问：“何以为易？”余曰：“《说文》以日月为易，此象形也。说者谓日月为阴阳，尚未尽日月为易之妙理，易者尽万物之变也，万物惟日月为变，一月三十日，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月之行，未尝瞬息践故步，一月月之变尽而无一息之不易，一年日之变尽，亦无一息之不易，而经行轨道变而不变，故以此极形易道之变动不拘，悠久不息，惟圣人深明天道，始取名

以象易焉。”晚，冷。赴秀卿、端生之招，与幹臣同坐，秀卿与李义臣、孙绍曾均善歌，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幹臣司弦索，极金尊檀板、阳春白雪之盛。

驽蹉自嘲

天公与我百吝惜，犹幸堕地为男子。
平生百虑煎我肠，一笑掀髯亦可喜。
二十谒帝承明庐，清癯生长山泽里。
长安卿相多少年，含香上殿谈国是。
中兴将帅竞朝天，虎头燕颌等常视。
湘乡老子号多髭，自谓多髭老堪鄙。
褒鄂冠剑动朝班，凌烟阁上神光紫。
身外万事尽毛发，毛发要亦天所社。
污蔑一语误莱公，秋风万里从兹起。
我年五十尚濯濯，童山又纵牛羊齿。
石田善种颖穰穰，嘉禾莫与草同籽。
团扇从今画放翁，颊上丰神问个中。
夜来老兵慎看烛，丞相文书高于屋。

初七日，晴，较冷。甘肃提学叶君昌炽借《落水兰亭》，托君禹约余一晤，谈陇右金石。午后往，出示所得松雪书《鲜于府君碑》并敦煌县千佛洞书经画像。书经有题大中年号者，余细审经字虽不工，而结体用法极似唐人，用单层藏经纸，中卷木杆心，卷首于本纸背书明某经几卷，无包首，唐人书经卷子皆如此，首尾完整，惟纸色浅淡不滑泽，有色白者，质颇厚，非唐造精笺。西番崇尚佛教，以造像写经为功德，惜无名笔供役。佛像立幅用绢，红绿灿然，俗匠所绘，不如书经之古。友人云：“某年敦煌千佛洞有石岩塌，露一孔，人视大厦也。满铺毡氍，排列短足木几百餘。每几陈一铜灯、一经卷，类今蒙番礼拜寺。初启，毡色犹鲜，经风渐朽化。”余谓当系回教大兴废弃佛法所封闭者。西域，唐

以前皆宗佛教,开元时回教始及喀什噶尔[当为今新疆疏勒],宋初便为其教所据,辽兴仍奉佛,元取西域封诸王,佛法益盛,此经卷岂宋初封闭欤?元《鲜于府君墓志》,松雪五六分小楷,略兼行意,《乐毅论》十之六,《黄庭》十之四,与余藏《赵府君阡表》,墨迹相同,而字较大,行较疏,正力追钟王时作,高于闲邪公数倍,明以来书家极称之,惜石亡,世不多见。提学出示一册,前有梁山舟楷书题签,山舟书墓志多用其意,后有王良常小楷一跋,称为松雪盛年经意之笔,并言松雪小楷《过秦论》三篇,黄绢墨迹,为其友人张叔佩所藏,因欲寿母求售于人,以为可惜,力阻云云。提学言此帖系沈韵初旧物,歿后其子出售得之,生平收碑片数千种,惟此帖为篋中之冠。皋兰赵大令招饮,并告车价银发下。

天下最凄清最惨淡之境,处之最有味;最炫耀最快足之境,如自以为有味,则最凄惨、最抑郁之境即肇乎其中。为民牧者更宜加意,盖我所炫耀、快足者,而小民此时已凄惨、抑郁矣,我之最凄惨、抑郁,已播种于此时矣,人苦不觉察耳,偶有所触,书以自警。

接南中友人书,华桃子中秋夜半化去。桃字绀雪,吴人,善昆曲,工写桃花绿萼梅,居芙蓉湖酱园滨,清溪曲巷,修竹压檐。偶叩门,一小环出应,卧楼西向开一窗,收纳九龙烟翠,苔藓被阶,履痕可数。余前得金冬心画册,内有桃花一幅,板桥野水,烟月凄迷,题句云:“怕来长板桥头立,短命桃花太薄情。”盖有所托也。绀雪爱甚,日取摹之,后有友索观,取还,旋为奴子盗去,遍求不得。绀雪疑余诳而吝也,乃缀南田仿徐熙折枝桃花小幅偿之。绀雪摹得,余题云:“五云楼阁绮窗开,天上蟠桃几度栽?阿母不来青鸟去,胭脂和泪泼苍苔。”又:“红云片片下蓬莱,移向玄都观里栽。毕竟人间胜天上,春风一度一花开。”此二十年前事,今人与画俱邈矣!

初八日,晴,冷。午后,子芳至皋兰县代领车价二百两,每车

先发七十两，至肃州发四十两，新省三十两。晚至皇华馆，幹臣留晚餐。返寓，晋老来约夜谈，丑正始归。途次极冷，星斗满天，冰霜侵骨，边地苦寒，惟夜为甚，大约出关极冷，白昼亦如此。晋老言近代儒者，当以顾宁人为冠。本朝学者攻汉学，诗文每不成家。余谓经学考据与词章，本同源而异流，贾、董、相如、子云与毛、郑诸儒，各造其极，古今无兼擅之人。圣门分四科，后史以儒林、文苑分传，然考据可以人力为之，而文章高妙多由天姿英异。居高明之地，既得正传，又充之以积学，始克成家，未有钝根外教，浮光掠影，而能传世膺人者。

初九日，晴，甚冷。收拾行李。昨夜归太迟，睡未熟天已将明，今日精神便不充裕，可见夜气为来日生发根本，虽强盛亦须养之，稍违常度则戕折矣。友人来谈，甘新茶政向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口岸略同盐法。回乱后，东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遂飭湖南人承办，谓之南商，所销运皆湖南砖茶。及晋商归，复向南商承拨分销，至今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另有湖北羊楼峒茶谓之散茶，偶有贩运，只可于南东两商口岸不到之地销售，其余各茶，均由官商私带，查禁甚严，究不能止。茶政归兰州道主持。闻新疆古城奇台属茶树沟一带，野茶树长二三百里，天山冰雪，产茶必良，惜土人摘焙不精。余得数饼试之，色绿而微嫌青气，若焙制得法，当不减湘晋产。内外蒙古哈萨克均赖茶以活，若就地取材，官治官售，大利也。至新当物色之。

兰州别尚秀卿

皋兰山色青峨峨，冰桥夜半喧黄河。
天南孤鸿欲出塞，玉门雪片飞白鹅。
王郎折柬招我饮，葡萄吸尽金叵罗。
兴酣起舞为君寿，西凉绝调听君奏。
金戈铁马动边声，绛蜡光腾北斗宿。
黄鹄惊号榆谷风，冻雪横亘马寒岫。

【一五二】

· 裴景福著 ·

薛米赏奇癖更同，开区坐暖金丝绒。
晓晴宝晋高轩过，晚听临川阁上钟。
胡笳吹老边城柳，天马歌成催进酒。
青海月明瀚海沙，拔剑回头撞玉斗。

初十日，晴，冷。日间客多，疲于酬应，端生、伯康来谈，夜半始去。余脱外衣往院间，为风所袭，夜发寒热，作呕。就枕熟睡，次早始解。

晋老赋长句二章，答前作：“莫唱阳关怨别离，汉家饶吹入君诗。万山脉络来葱岭，一柱蹄通绕地维。严谴讵堪亲老日，远征况复苦寒时。临歧赠语须牢记，手大冰花压鬓丝。”

“望子高歌泪满衿，天涯何处觅知音。乌头马角千年恨，臣罪君恩万里心。海上未忘精卫志，匣中常作老龙吟。怜才杜甫年来甚，记取当时李翰林。”

其沉痛处，不减工部《赠郑司户作》，读之感动。

或问渊明《归去来辞》，其逸趣与《乐志论》等，何以东坡谓晋无文章，只此一篇。纲目特书晋征士陶潜卒。余曰：“渊明处波靡之时，而能乐天知命，抱道不污，其身分极类颜子。此辞切要处，不过数语，序内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是一篇之骨。凡热中而枉道者，皆是心为形役，故先抉其病根，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沉痛语令人泪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道尽一生得力处。而豪情奇气，尤于诗中时时流露，后世惟邵尧夫气象堪与作对。此二人若得志，其运量当不在武侯下，东坡、紫阳处患难，皆得力于渊明，余西来方知此意。”

十一日，晴，冷。午初起，食粥，尚畏风。晚约友人小酌，秀卿适来，邀之入座，叶提学见赠邠州大佛寺题名八十五种，《高显寺碑》一张；又于常卖铺中得罗纹拓《荀氏兰亭》，甚精；西安新出土《马公庙碑》，类颜书。

《易》乾坤二卦，后始交而为屯，是天地定位，必有首出庶物

之一人以立人极也。卦辞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鱼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是天下最难最险最不宁者，莫过于一人也。惟圣人知其难且险，始众建诸侯，与之共治而不敢自宁。”六十四卦，惟乾、坤、屯三卦，卦辞宏深肃括，包罗万象，后世人君不知天下之险且难，皆自求宁之一念，误之。一念求宁而祸机患气已伏，祸机未发而患气先中于一人之心，其气最昏暗，最凶残，最驰纵，既中其气，必求同气者与之居处亲暱而后快，遇有清明仁厚庄敬之人，皆格乎不入，虽入于难，陷于险，而不知悟。此患气先中于一二人，蔓延滋长以遍于天下，可畏也。读《易》偶有所感，书之。

十二日，晴，冷。午后同盛和号尚芹洲来见，有店在迪化，即八大号之一。前夜奴子来和，因懒惰欲责之，及唤至，仅将其帽扑地，训以饱食暖衣，不应安逸废事，乃竟负气私将皮袄脱去着棉袍，次日病，询悉其故，复唤之至，将挞之，继思此亦倔强不受嗟来食者，纵之则长其骄，挞之亦近于忍，命其跪而数之，以戒将来诸仆，令其将皮袄着回。余西来常觉胸中生意盎然，见穷苦饥寒者，便觉惻然，而自觉享用太过，于“推己及物”四字，仅有是心，当勉行之。

十三日，晴，冷。四川小陈初来，囚首垢面，衣不盖体，到兰后，为购善衣得饱暖，容貌遂更。近述其父来书，欲令之归，或谓其言伪，欲有别图，余曰：“子归省父，人之至情也，与我意合，但是子年少不解事，易受人骗。”未便因疑而阻其孝心，给银五两，为觅同乡携归广元原籍。

友人言，四川成都府署有张献忠七杀碑，文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覆之以墙，稍触之地方必出命案。《志林》云：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杀人，况其所噬啖者，此固自然之理，不独此碑也。

题沅江女史小像及所临十三行

【一五四】

· 裴景福著 ·

斑管芸笺写洛神，沅湘兰芷为谁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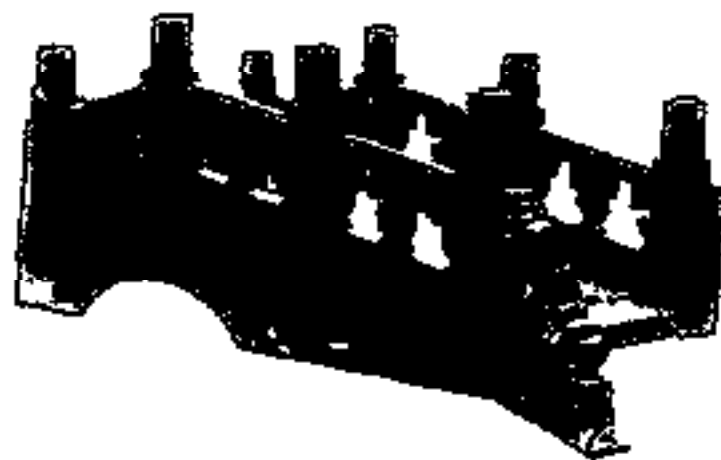
可怜绝代蛾眉影，多少风波妒妇津。

女史本土家女，流落兵间，从一武夫，不容于嫡，郁郁死。小楷甚工。

十四日，晴，冷。早起清适，阅《汉书》匈奴等传。午后，秀卿来，久谈。询及新饷所，左相原定协饷章程，应协省分陕西、山西、河南、河东道，湖南、湖北、安徽、江西、两淮、江苏、闽海关，每年九月以前，应将本年协饷解足，自九月至年尾再提前将次年之饷解足三成，扫数者奖励甚优，延欠者处分亦重。初定协饷四百八十万，后减去四十万，每年甘肃防营饷支一百十六万，满营则宁夏、凉州、庄浪、青海衙门共支二十万、其余二百九十万均解归新疆。现各省统算仅解至八成以上，能扫数者秦、晋、淮、皖、湘、楚等省，每年核明实解到若干，即尽数摊支，各营如解到四万，甘留一万，以三万解新省，此大概情形也。夜晤晋老，言谢太守葆灵豪于诗，《工部草堂》有“野花天宝泪，秋雨杜陵碑”之句。入夜甚冷，二更时，月明落微雪。奴子来和受寒化热，谗语，身热渴饮心烦，初延强心如诊，服表散剂，略解，而热复作，今早延湘人谭某来诊，急固阴清热，散寒疏风，一服轻减。得仲若臧：费杞怀编修在吴门，以微疴化去。方子顺太守恰在粤，感时疫卒。皆予文字友也。而于杞怀交尤笃，近则无日不相寻，远亦无月不通讯，得金石书画佳品，必驰书相告。挥手未几，已隔人天，大江南北，谁为后凋松柏乎？吾年未四十，已为哀乐所伤，居常忽忽不乐，遇天下第一流人，每不敢用情太过，情之所穷必生烦恼，他日万里归来，问旧惊呼，恐更无聊赖也。

予中岁攫幽尤之疾，虽名山胜地，置酒高会，前有堕簪，后有遗珥，举坐若狂，而予兴致终不能鼓动，匡居独坐，偶有感触，便作太息之声，或闻之以为不祥；予亦屡戒而不能止。仲弟曰：“此声看为何而发，若热衷富贵，悼穷嗟困，抑郁牢骚，此诚不祥，若

心存君国，悲悯民物，屈子、贾生皆作此声，在一己纵不祥，而在天下则祥矣。士大夫尝闻危论，尝有忧色，一国之太和元气也，贡之于君，立致景星庆云，和风甘雨，煦之于民，立见含哺鼓腹，蹈德咏仁，即视之为鹤鸣凤吹，金钟大镛，有何不可。”斯言也，虽为阿兄破闷，却亦有至理。





四

十五日，晴，冷甚。有老友至，患嗽，痰涎满地，坐客皆避之。余曰：“病也当怜之。欧美士大夫入人家，有涕唾，以白巾承之，不污人地，此遵佛教也。《大智度论》，若入寺时，当歌呗赞叹，不唾僧地。杜诗‘不唾青城地’，即用此经也。”李月臣来，极言冬月戈壁，雪深风紧，人畜死者累累，不亲历其境，言之人或不信。余延搁两月不能行。月臣初奉委公事勾当〔办理、处理〕，年景已迫，万无行理。预计出关已到二月，可脱此厄矣。一老言，广西太平府土地庙河内产沉香鱼，食之作沉香味。相传河底有沉香树，大数围，年久遍生绿苔。鱼附而吮之，故有香味。李简堂中丞遣人没水求之，不得。上思厅产香猪，重十一二斤，食之作兰花香。其法用笼蒸熟，不入水，切白片濡酱醢最美。夜月，落微雪。

十六日，晴，极冷。来和昨服药后颇安。二更许，热甚心烦。天明，遍身发疹，如红云，喉痛甚。以所制喉散吹之，痰涎涌出，遂安。午能食粥，用红柳（即观音柳）三四钱煮水，加芥穗一把，入黄酒捣汁冲饮之，疹尽自愈，此单方也。近日省城冬温无雪，患喉疹致命者日有所闻，盼速降雪，以救众生。

华封问：“日往月来，是地动抑是日月动？”予曰：“中西儒论日球、地球动静旋转，如议礼聚讼。有谓日静地动者，有谓地静日动者，有谓日与地俱动者，有谓日旋转而行者，有谓地旋转而行者，有谓地左右旋转者，有谓地斜立旋转者，有谓日绕地者，有谓地绕日者，有谓日旋转如球动而不移者，有谓地椭圆如卵，南北升降、东西往复者。今试置一卵于灯前，或令卵转，或令灯转，或卵与灯互相旋转，其阴阳向背无不同者，可见中西异说，而以之验寒暑、昼夜、远近、长短则无不合。七政微奥难宣，其可见者惟食与闰。中西闰差法不同而征验未之或爽，虽各执一义何伤？西人考验日月恒星、行星形体，全凭显微镜照视，自胜于凭空揣测，然千万里之遥，非镜力、目力所能尽，昔人谓之视差也。将来如更有良法，上升数千万尺以视之，方知今日镜中之日月星，尚未得真形也。”

十七日晴，冷。出关车久定，省委檄尚未下，年内势不能行。车夫别有所往，将定银退回。来和疹发，延医诊视，乃痲症也，积热所致，宜服清凉重剂，予石膏、犀角、黄芩、黄连、大黄服之，心觉安而腹泻，咽仍痛。

余度陇陂，揽山川形胜，稽之往籍：其地险而远，其民鲁而武。唐宋以来所未臣服者，今皆奉声教、遵王道，饮食耕凿，可谓盛矣。……论者谓天山南北，外逼强邻，内统诸部，抚驭失宜，便萌反侧，宜练重兵以资镇慑。余谓：“西域自古为用兵之地，非养兵之地。孤悬万里，轨道未通，呼应不灵，餉械皆仰鼻息于人，非计也。左文襄经营新疆，事事经陕甘为根本，老成远识，筹边者从古皆然。嘉峪关以东，祁连障其南，贺南遮其北，黄河中贯，前有三关六盘之阻，后有敦煌瓜沙之援，乃五凉、西夏所恃以抗拒中原者，今尽为回民所居，万一伺隙而动，皮肤之疥，剥及腹心，亦可虑也。宁夏得黄河之利，据关中上游，后有屏蔽，前有犄角，稼穡牲畜，足以自给。地塞而不冲，民苦而能劳，正练兵养兵之

奥区也。宜先修铁路，东达张家口、归化城，西南通甘、凉，慎选将帅，募满、蒙、汉、回之精壮合格者，编练一二镇，开厂以制军械，设局以转粮糗，养精蓄锐，立为重镇，复集土著，移客民，稍以军法部勒之，使垦种荒芜，蕃息牛羊，以辅军实，一旦有事，内可联络秦晋陇蜀，戮力中原，外可策应戈壁瀚海，从事西域，而肘腋之患自潜消于无形，此亦西北之大计也。谨布刍蕘，以谕识者。”

十九日，晴，冷。来和复服犀角、石膏、三黄重剂，始有生机。

一老言：苗疆群山丛杂，辟山为田，高下层叠，山愈高田愈美，涧水足也。稻田中养鱼，插秧月馀种鱼，稻花落，鱼吮食之，稻熟则鱼长，味甜美，异江湖所产。鲜鱼每斤十馀文，食剩制为糟鱼尤佳。贵州铜仁思州府境，米一斤约七八钱，人有银二两，购米即敷一年之食。苗疆凯里分县火烧寨一带，鲤鱼每斤十钱，一鸡四五十钱，鸭百钱可购六翼，豚蹄一斤二十八钱，纹银每两可换二千钱。苗妇着裙不着裤，首饰悉以银为之，富庶过于中土。

一老言：贵州丹江厅属雷公山，苗民巢穴也。曲折而上，高百里，周千馀里，遍产杉、楠，大者二十馀抱。杉有二种：曰油杉，曰糠杉。油者沉水，糠者浮。楠有二种：曰香楠，曰臭楠。香楠与油杉均宜棺槨，入土不坏。西南边徼，岩壑从深，人迹罕至，天地留不尽之藏。天山北干，自巴里坤至伊犁产古松，与雷公山之杉、楠略同。由此推之，地球山岳凝结，植物萌芽，必同一时代，而中国植物最古者，如四时逢春，恐尚在洪水以前。人民、禽兽，洪水能漂荡之，而深林古木蟠根岩穴，得水气更易滋长。植物中生长最坚者惟黄杨，一年不能及寸，遇闰则缩，殆亦堯蓂之类。蓂以表晦朔，黄杨以表闰。滇南婆罗花十二瓣，遇闰则多一瓣，亦此类也。雷公山黄杨，大者十馀围。天山古松高百尺，大数十围，乃植物之最古者。台湾生番琼州黎民居内山，数百人伐一树，取之三岁不尽。国家于此等植物宜保护爱惜，以为震旦开辟

最先之证。

二十日，晴，冷。友人言制府崧公到京病甚，于城外佛寺养痾化去。不入朝，不敢归私第，礼也。公前官四川布政使，入京，晋老时官青神令，沿途供帐丰谨，至青神独具一筵，无珍错，公与眷属共食，有索扰者，晋老呼杖，公戒左右曰：“王老爷清官铁面，若挈汝去，我不讨情。”及督陇首，荐晋老，授平凉道，其雅量殊不可及。初废时艺，公闻之，泣曰：“人非爱八股，恐变乱旧章，滥觞于此也。”前二日，冰桥结成。将结时先从下流峡口最隘处，冰块拥积不得下，愈积愈远，上至省城北门外而桥成矣。大吏往祭，祭后人车始畅行，人谓必待祭而后桥成，惊以为神。其实官吏瞰冰合后报明而往祭也。

科举即废，学堂未成，人才若断若续，用新则旧诤，用旧则新诤，进退一人，众人从而持其后，党祸可虑也。惟当扫除新旧之见，中立不倚，不问是新是旧，但问是才非才，才将不可胜用矣。子芳因问取士用人之法，余曰：“取士当于选举中精考试，用人当于资格中求长才，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子芳曰：“学堂大兴，人才必尽出之学堂乎？”余曰：“中国人才岂学堂所能尽，将来必另立善法以广搜罗。”

午后有客至，刺刺不休，格格不吐。予以微辞谢之，客去。海秋曰：“彼意尚未吐，君已默喻而隐遏之，使不得尽其辞，何会心至此？”予曰：“此亦知言之一。”海秋曰：“知言何先？”予曰：“当先知圣人之言。”海秋曰：“六经皆圣人之言乎？”予曰：“兴谟训诰，大半出自史臣，风诗礼经大半出自采辑，惟《周易》、《论语》是文、周、孔子三圣人真面目。凡圣人之言，皆宏深肃括，放笔为直干，虚神实义，读之随口即解。孔门诸子开口便有许多转折，有时不能自了，非训注便难圆到。庄、列多喻言，惟孔子无喻言。孔子之言有奇有偶，有反有正，然偶多奇少，其偶由二三至九而止，如《中庸·哀公问政章》‘故为政在人’以下，是子思之言，‘好学

近乎知’三语复引孔子之言，‘知斯三者’以下，仍是子思之言，餘可类推。宋儒有时尚未了然，试取《卦辞》、《爻辞》、《系传》与《论语》孔子之言读之，均是一副笔墨，学者当以三圣人之言为主，以《学》《庸》《孟子》为辅，方是纯一不杂。周秦诸子，汉宋诸儒，皆鳞爪也。学者不知圣人之言，便不知诸贤渊源所在，安能辨古书真伪？昌黎文章清雄奇谲，粹然儒者，能知圣人之言也。学者生三代后，已大不幸，能体会《周易》《论语》，则二帝三王心源斯在，奈知此者鲜尔。《周易》《论语》外，惟《春秋》是圣人之书。人谓《春秋》为古史，余谓乃古律也。《春秋》所书天子之事、诸侯之事、大夫之事，民之事大约不外此四者。武周开国，上惟天子，下惟民，诸侯大夫皆奉天子之命，布天子之德，以保民者也。诸侯大夫，违命失德，皆有诛，故无病民之政。自春秋时天子失位，诸侯盗天子之权，大夫窃诸侯之政，乱臣贼子接迹于二百四十年间，无一不病民，而民日在水火中矣。孔子惜之，作《春秋》以讨诸侯、大夫之犯上病民者，其法上以天子，下以民为起例，凡诸侯大夫得罪于民者，即得罪于天子也，能行仁义以保民者，即尽臣道于天子也。其意严而微，其例赅而一，属辞比事，从无自乱其例者，经解言为最确。《春秋》多诸侯、大夫之事，而其事之是非顺逆，皆以病民不病民为断三代王者以天与民并重，凡言天处即言民，天不可见，于民征之，《春秋》以天与民作骨，责诸侯、大夫即责周天子也。《孟子》深于《春秋》，论政、论君、论古人、论时事，皆以民为重，无一语不是法律，即无一语法不是《春秋》。《三传》解经，皆从此发凡起例。三代上古，律无专书，时散见诸经《三礼》中，自巨至细，纲常名物，包举靡遗，大半如今之例文。汉唐以来，诸大儒所定律书，无一不本于《礼经》，惜无能深知《春秋》者。每遇一代大典礼，议论歧出，盈廷聚讼，有能引《礼经》一二语者，便作定案。《礼经》是天理人情，《春秋》是引律断狱。议兴礼者，当以《礼经》为体，《春秋》为用，欲知《春秋》当于《孟子》

求之。”

今日封印，旧例封印自上而下，开印自下而上，取“劳先卑下，逸先尊上”之义。海秋曰：“封印有所本乎？”余曰：“古制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玺。’高诱注：‘《吕氏春秋》曰：“玺读为徙移之徙，封玺，印封也。”’三代官与民同用玺，《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古以土为玺，故从土。至秦汉始改用玉，惟王者用之。见《卷施阁·释玺》。”海秋曰：“衙署置鼓，始于何时？”余曰：“尧置敢谏之鼓，禹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鞀曰：‘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国家制度事无巨细，虽万变不能出古人范围，世人少见多怪，不读书之过也。”

二十一日，晴，冷。来和天花毒甚重。

端生言四川马边有山，虎豹为民害，猎者持弓矢，不能大获。每岁地方官往祭，先期牒山神，告以某日欲得豹二以歆神，及期，猎者必得巨豹，如伏而待取者，亦可异也。天下极坎坷，极艰险之境，薄植者当之，忧戚恐惧，消阻摧残，此身不胜，便成齑粉，君子处之，坚忍淡定，履患难如坦途，视富贵如浮云，读书乐道，借境验心，如四时逢冬，正收敛菁华培植根本之候，来年千红万紫，悉胚胎于冰天雪地中，严冬既过，幸而遇春，生机自不可遏，即终不逢春，生理已具，抱璞归真，还之天地，亦不失为达天知命之君子。从古贤圣遭患难，未有不淬厉光明德容盎粹者，此中境地，一毫不能勉强，而诚中形外，亦自然昭著，不能掩也。友人讶余近日体貌充裕，食何物所致？余曰：“此三年来，于五味中独食苦味之效，殆古所谓肥遁者欤？”孙夏峰言从忧患困郁中默识心性本原，仆窃引为知己。

晋老招饮，同坐者荣廉访、傅衡堂、李芸吾、任晓初，二十馀簋皆用羊，味美，无腥膻气。省城庖人能此者二，亦云罕矣。

二十二日，晴，不甚冷。冬雪少，亦无大风，故暄和。西北若尽如此，与东南何异！或谓余曰：“尔少年处庇荫之下，久居江

南，备诸繁华豪纵，今只身万里，劳辱为人所不堪，尔于岑帅怨乎？”余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忆过九江将行，家君手谕：‘尔此行正以考验一生所学，莫视岑帅作怨家仇人，当视作严师益友。’不敢忘也。余生性迫促，少年备闻严训，谓逸乐为人之酖毒，是立身大忌，每与友人留连三五日，燕饮荒娱，或晚睡晏起，便怵惕不安，似有大谴随其后者，必痛自刻责惶动，作一二劳苦事，此心方觉稍宽。前在南番七年，心境局促，面目憔悴，终日如坐针毡，无一事称心快意，固由质弱不胜繁剧，实亦心窄性急，不能任事，不能容物所致，此岂能当大任者哉？今日浩荡万里，极度人世萧条冥漠之遭，而魂梦皆安，真出水火而登衽席矣，惟身历者可与言此。海秋订二十二日起柩迁往安定，明正初二日下葬，即华封所定穴。

二十三日，晴，不甚冷。来和天花甚险，热毒不能解，而口舌咽喉已糜烂。端生在皋兰审案，一日讯盗毕，过余斋，曰：“盗何以杀？”余曰：“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为盗者则以兵劫人，良懦无噍类矣，所以可杀。”夜间来和天花色黑，殆不可救。芬三来邀晚酌，出示明李文忠洪武三年《诰身》，携回寓细阅。海秋曰：“近改策论试士，文体一变，能复古否？”余曰：“国家取士以诗赋则诗赋亡，以表判则表判亡，以策论则策论亡，以八股则八股亡，今日以策论取新学，则新学仅皮毛而旧学亦将亡。凡文字最重一真字，最忌一伪字，场屋侔色揣称，下笔要见赏于人，真乎伪乎古诗文从不以之取士，任人自为，故亘古常新。文章自匡、刘、贾、董、相如、子云后，惟唐宋八家熔经铸史，闳中肆外，粹然儒者之言，羽翼孔孟。八家后欲再续一家不得，无已，则以明之王、唐、归、胡、金、黄，国朝方、李、熊、刘、储、韩诸老制艺直接八家乎？诸葛亮老制艺与近时科举八股本截然两途，若废近时八股，并废钦定四书，文则僣[dian，颠倒错乱]矣。近改八股为经义最善，既云经艺，诸老制艺真经义也。诸老虽为排比之文，而

义法悉是单行，故能与八家沆瀣一气，吾知主持世运者，必有卓识以会其通焉。”海秋曰：“法可变乎？”余曰：“杜周云：‘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虽强词，究有至古今之法示有不变者，穷则变，变则通也。曾子固云：‘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万世不易之至论。变法而能综之于道，虽变何害？八股、策论、经义兴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八股、策论，皆取人之具，非取人之本也。国家无论用何格取士，得人则同。策论与词赋一也。旧学顽固非人才，新学支离亦非人才，将来不新不旧、半新半旧中，必有真人才也。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为战国暴君作当头棒喝。孔子论政，君民并重，不稍轩轻。君主者有君而无民，民主者有民而无君，各有流弊，非完全政体，必也君民共主，择善而从，始足保万世之治安，作环球之冠冕，聊君民以立国，浑新旧以用人，宪政其基于此乎？”

二十四日，不甚冷。来和昨夜极危，今晨花渐平，口舌咽喉肿溃皆消，心亦较安。

友人偶述长安某贵人见客，语多风趣，询其语，乃鄙秽令人掩耳。余曰：“达官善诙谐，好戏侮人，正雄才大略，深情内蕴，生气远出之征，然却不可施之贤士。贤士与常人处，温温不露圭角，及谒达官，往往立崖岸，树芒角，达官盛气每为贤士一二冷语所中，至噤不发声，而休休有容，其心仍不校也。李文忠气高天下，有洗足见鄙生之风。壬辰冬，余改官过天津，谒文忠，甫就坐，公倨身而扬声曰：‘汝欲刮广东地皮耶？’己亥冬，公出镇粤，余调南海，次年三月，莅事谒公，公曰：‘汝再任首邑，政将奚先？’余正容对曰：‘先刮南海地皮。’公曰：‘十年尚不忘此语耶？’余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公赧(chǎn，笑的样子)然曰：‘地皮须刮得净。’吾向呼匪人为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语。一日公檄撤隆庆泛陈把总，余极度言陈缉捕得力

状。公不悦，曰：‘总督将不能撤一把总乎？’余曰：‘果得赏罚之平，诛之可也，岂但能撤之？’勃然径出。公至帘外，以杖相招，曰：‘好商量，何必动气？’余入谢过。陈卒不撤。嗟乎，当代贤宰辅如文忠大度有几人哉？余之戇且隘，其获戾宜矣。庚子六月，文忠奉诏入京。二十一日，将午发广州，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午，既登舟，待潮示行。余与番禺令钱君璞如候水次。未初公复延余入见。是日热甚，公衣蓝绀短衫，著鲁风履，倚小藤榻。余至，杖而起，坐定，公曰：‘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弥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先是，五月十九日总税务司来电告急，公转达荣相，力言国衅不可开，神拳不足信。此后京电遂绝，惟日得东抚袁慰帅电报京中消息，于是沙面洋商闻耗，相率赴香港，公添一营护沙面，命余与广州协李副将往晤各国领事，告以力任保护，赴港者乃返。余因对曰：‘内乱者所以召外侮也。东南之安危，视乎上海；上海之安危，视乎香港；香港之安危，视乎广州；广州之安危，则视乎南海之沙面。各国领事洋商聚集匪人，日思暴动，扰沙面以发难。沙面不保，必牵动香港，则东南大局不可问，而广州危矣。欲保广东，必先保沙面，其责专在地方官，区区既丁此厄，惟有与共存亡而已。近省百里内，各匪巢已清查防犯，或不至勾引外匪，请公过港时，将此意语港督，同心协力，以保东南危局。’公曰：‘我虽北上，粤督缺尚未开，昨语各国领事，小事向地方官商办。大事我与静山一力主持。’静山，署督德帅字也。余曰：‘公已调直督。’公曰：‘何以知之？’余曰：‘外洋有电，诸领事额手相庆，当不妄。’公自负曰：‘舍我其谁也？’因询大局安危，公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摇动，幸袁慰庭膺（zhi，支）拄山东，香涛岷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余曰：‘看京师何如。’公曰：‘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降

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言至此，公含泪以杖触地，曰：‘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余复问曰：‘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公曰：‘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摇动。’余曰：‘公何不将此意陈奏？’公曰：‘我到沪后当具折〔此指上奏折〕，恐亦无济。’余起，将辞出。公问左右：‘潮至否？’止余曰：‘不忙。’乃自饮牛乳而以荷兰水饷客。饮罢，余复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公曰：‘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余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公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度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言次，涕出如糜，余亦怆然，遂辞出。公复唤人出影像片为别，送至舱口，复嘱曰：‘地方紧要。’余曰：‘诺。’登岸炊许，安平船遂起碇去。此当日问答情事也。公行后，谣言大作，匪人屡致书请封虎门，停互市，余皆焚之。九月初六，有匪人埋炸药轰抚署僚垣二十馀丈，幸早有风闻。初七早即将首匪拿获惩办。二十六日，顺德民掠教民数百家，南海沙头毗连顺界，次日亦拆抢教堂一，教民十三家，余驰往惩首匪，抚恤教民，戴〔chan，指事情已办好〕事。嗣后，与教民为难者二十馀县皆秉公议结。惠州三洲田匪，起势张甚，亦旋就扑灭。当事剧时，余请于静帅，曰：‘国家多难，安危在呼吸间，我辈奉天子命为守土吏，当深求是非利害所在，出以独断，其不能行者便置高阁，虽违朝命不惜也。事定后天下必有公论，即被人指摘，一身获罪以保全大局，后世当有谅之者矣。’静帅皆俯纳。五岭濒海，内外交讷，易酿衅端，今危疑震撼之际，坐镇晏然，各国亦未遣片轮入虎门以窥我，皆文忠与静帅维持力也。轰抚署暨沙头教案，南海有档案在，兹不赘。（公行后，二十八日晚，由驿递到。六月十三日，六百里廷寄夹板，面已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字样。时公已由港赴沪，

即专丁追送。论者谓调公北洋,已有悔祸之意云。)”

二十五日,晴,不甚冷。王芾卿大令来访。芾卿为甘省老吏,沉毅有侠气,工南曲,亦吾皖之俊也。子芳言:“前奥海关广英,其父文辉,咸丰间官九江道,有旗人某以知县需次南昌,久无差委,仅一老仆相依,为之奔走衣食,或劝之去,曰:‘主濒断炊,我焉忍独饱?’某谓之曰:‘尔若得所依,可以所餘助我。’乃许之。适有同官委署某县,距南昌四十里,某具书荐之往。中途大雨,将昏,避路旁古庙佛龕内。夜半雨止月明,廊下一棺忽作声,一少妇出,月光照射,面色愁惨,颈以下,血污狼藉,向佛膜拜,复望月指天,似有所诉。仆战栗,忽闻门外马蹄声,二人自外来。一少年二十馀,一约四十,席地坐,少者曰:‘我三人约为兄弟,走江湖,誓劫财不劫色,昨二哥所为,得钗钏甚微,而杀其人,此良家妇之归宁者,非淫其色,何故杀?背约甚矣。’复指女棺曰:‘大哥若纵之,何以对死者?’语次,自振其佩刀,格格有声。忽一人短衣仗剑,悄步自外来,少年抗言责之,语塞俯首。曰:‘我尚有眷口,恐以相累。’少年曰:‘此事我与大哥任之,可勿虑。’即掷剑与少年曰:‘即以相烦。’少年接剑而撞其喉,拾地下废席裹其尸,曰:‘我即归诸其家。’四十馀者,尚有所语少年曰:‘此可不劳君往,但稍经营数十金济其家。明午后,至省城某茶肆晤会可矣。’挟尸径去。仆听之了了,天明仍归语主人,曰:‘某县撤任,即为是案。’面陈大府,届时前往,二盗并获,某以功得署优缺,始终事之,得温饱。二盗有侠气,杀人者已自抵,亦得免死,留营效力,后均立战功得官。”子芳初闻文公言甚详,能各举其姓名,今忘之矣。

余行至泾州,有孤身徒步随车后者,奴子辈怜其贫苦,向余言助钱数百文,询之,姓周名胜武,怀远人,欲出关寻其兄于迪化[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视之类行伍中人。至兰州复来求助,再赠千文,去多日又来,言已在营中补粮。月余复来,

言电报总办助银八两，给信二封，途中可持信求助，仍求搭车。余辞以明正始行，车无馀位。彼言只求随车步行，免失路，怜而许之。适小陈回川，来和病甚，奴子辈因引入，服役极勤，人皆赞之，余亦以为难，许以来和愈后，重酬其劳。奴子辈怜其衣单，借棉袍与之服，决不虑其有他志。今晨先至介侯、昆仲房，见其已起，匆匆出，至余卧室，以燃炉为名，将鼻烟瓶二枚，李文忠诰轴卷并面具，挟之而逃，又将下房所存棉皮各奴子衣巾刀剪书砚，一一窥去，及觉，遣人侦缉，已无影响。余自物已弃如敝屣，惟芬三世宝《曹国公诰轴》，不能原璧归赵，何以谢良友。余受此累，虽由一念不忍人之心，然数千里外毫无根蒂之人，置之肘腋，盗窃猝发，亦可谓不明不慎矣。将寄书以戒诸子弟。

二十六日，晴，不甚冷。午后，寻严廉访。廉访鸡鸣即起，独步所居内外一周，余问何以如是之动，曰：“我登床即熟睡，一醒即起，不能在枕反侧，此病也，非勤也。三十年均如此。”以历久不懈之行而委之曰病，真所谓虽有不有者矣。余西来，宦场中所见，艰苦卓绝，清操拔俗，以廉访为巨擘，而学问淹通，树立宏达，以王晋老为冠。海秋来，言天顺店同住有龙显荣者，四川南冲县人。年二十二，在翎店雇工，病时疫已垂危，自言妻亡，家惟老母，深以不得一见为恨。求海秋具牒诉灶神，求延一命。得回家见母，定祝发入空门，发已自剪，辞意哀婉，几死而苏者数。一日将危，请海秋及其东人至榻前，言篋内尚馀十金，身后务寄回，一慰母心。龙生平好善，修内行，时以济人为念，市井中人能孝母饬行如此，可谓难矣。龙今年九月行至教场，遇旋风甚厉，见其故妻立风中，旋转如叶，回寓大病。

二十七日，晴，不甚冷。海秋言有友吴申甫大令，金陵世家也，与海秋有戚谊。述在山西凤台县，有同事某于晋省大饥时，收一童子，年十二，性灵警，能合主人意，亟爱之，人咸呼为小鬼。一日，某与小鬼对榻卧，忽闻某呼声甚疾，廊下有人自窗隙

窥之，见小鬼自帐内伸头扑某颈，渐长而身仍在帐中，某呼声渐微，人人，气已绝，启帐，小鬼已不见。某已洞胸而失其心。遣人遍访，竟无小鬼踪迹。不知何冤何怪也。

黄河桥上流中洪有龙骨一道，自北而南，形家所谓过峡也。横亘河心，如门限然。限西水深二十七丈，河桥各船皆用缆系一篓，中实碎石，沉限内如下碇，桥乃稳固。

冰桥将成，河中冰块大小鳞集，杈枒罅漏，人不能行。必有水自下上泛，弥漫冰之罅漏处。一夕冻结，遂平如砥，河夫视冰上有狐迹，人乃渡。

秦汉以上之文，皆直致而气自宽博，唐以后文愈迂屈而愈紧促，笔力不足以举之也。惟韩文妙处，均能直致而波澜无际，揽之不尽。此古今文章大关键，不可不辨。老泉《送石昌言为北使引》，天下之至文也。中有“自思为儿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数语，惜抱评曰：“此明允胸襟陋处，昌黎必不然也。”友人论及亦和之，余曰：“曾有老泉学识气吞北虏，而艳羨一石昌言至此耶？不谓惜抱解人亦作此语，若论文法，此数语至‘吾于昌言独自有感也’云云，转捩承接颇赘，若昌黎为之，并不须此，惜抱不责文之未工而责以胸襟之陋，何也？窃欲删此数语，‘意气慨然下’径接‘大丈夫生不为将’云云，何等奇紧！世有深于昌黎法者，必知此中得失也。”

甲戌二月，随从祖晋卿孝廉入都，行至六安南十五里，阴雨。乱山荒店，萧条岑寂，求孝廉授诗教焉。孝廉曰：“探源风骚，研精汉魏，而以李杜韩苏归宿。久之觉李杜韩苏外无诗，如此自不落野狐外道。”谨受教。逾年孝廉问曰：“张船山诗何如？”曰：“村妇也。”问：“随园诗何如？”曰：“倚门倡也。”孝廉笑曰：“可与言诗矣。”三十年来，古今人诗，鲜不寓目者，然皆一览掷去，若李杜韩苏，则以身心性命视之。一日抛离，便忽忽不乐，惜孝廉久下世，无从请益也。



二十八日，晴，不甚冷。巡警局王建、卓亭与仲弟己丑同年，来谈。李文忠诰轴卷已失，幸录存一份，谨识于此。诰用五色组麻织成云鹤纹，共十版，每版高约九寸，宽一尺一寸，取古尺一书之意。第一版中，织双龙纹，内有“奉天诰命”四字，篆文版左边墨书“奉”字；第二版接写“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荣禄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朕思人生天地之间恩情之深者，莫过于骨肉，此天性自然，不待教而能也。尔文忠为吾姊氏所生，朕创业以来，尔自幼提兵，俞枢金华，开省严陵，剿苗獠于乌龙，却援兵于诸暨，所至抚驭有方，民怀尔惠，连年战胜，不闻为敌所侮。比者再入瓯闽，削平馀寇，近征薊北，屡奏捷音，继乃帅师应昌，得元之遗子暨宝册以归，威振沙漠，骏功益著。朕与尔亲则甥舅，较尔前后之功，当与勋臣同列，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是用授尔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国公、同知军国事，食禄三千石，使尔子孙世世承袭爵禄。朕本疏愚，皆遵前代哲王之礼典，以报尔功。於戏！尔瞻于我，如母存焉，当恪守忠节，光辅帝室，永延世禄，与国同久。宜令李文忠准此。”第九版居中墨书“洪武三年十一月上钤敕诰之宝。”大玺每方约四寸，篆文浑厚，朱色烂然如新；第十版织“洪武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诰，制敕局大使赵恩坚、副使袁文三行，均篆文。此诰计首尾十版，第一版左边书“奉”字，第二版一行“天承运”，二行“皇帝制曰”云云，乃十字，以下每行均九字，每版五行，一笔墨书，取九五之义。洪武初立国，制诰已如是之精，真一代创业垂统之英主也。书法端楷类柳赵，绝似沈度书，有明一代，馆阁进御大文字均如此也。自第一版“奉”字起，至洪武年月日止，共九版，诰文已全。末版但织局大使、副使衔名而已。存此以见元明敕诰之式。初从芬三借得，置案头，二十四夜半华封来谈，既去砚有馀墨，钞一通，并原式详记之，尚馀二版，华封呼余曰：“鸡鸣矣！”漫应之，仍抄毕就枕。次晨即失去，

将亡而存，有若或使之者矣。

昨夜洗足后，复拭臂，过于用力，腰微错，午后觉痛，起坐转侧不舒服，服嵯峒丸一（王家园制者）稍舒。余每至冬月，易有此患，亦衰敝之见端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读曹公句为之三叹。

二十九日，晴，不觉冷。今查出有与周胜武往来之董姓者，情迹可疑，由巡警局送县一询，托人致意皋兰大令，此时尚无串谋实证，不可孟浪，故入人罪，但开导之，能代为查访，只要有《文忠诰轴》，贼及他物，一概不究。大令曰：“此等无来历人，岂可任用，自不小心，从何代究？”大令真直言以规我者，应书诸绅以戒将来。

晋老言桐城方存之先生，理学名儒也。令枣强时，有报盗者，辄笞责之，曰：“尔等自不小心防盗，老爷岂是尔看家奴耶？”故当时《竹枝词》有“歪狗高墙都不管，老爷岂是看家奴”之句，亦足资谈柄也。

日将夕，独步市间，过采贩与之语，今岁陇上两熟，谷价平，一日稻麦出入，可二三百斤。出就太和药肆，购金匱肾气丸，询以售品孰多，曰：“参蓂术草，日可二十馀斤。”其东壁隔一小弄有户焉，白板离立，障以苇帘，疡医也。入其室，阴湿昏暗，榻上乌头断肠信砒蛇蝎酖羽咸备。南中所谓生草药铺也。触于目，嗅于鼻，臂上飒飒生粟粒。余曰：“此毒物能杀人，将何售？”疡医曰：“凡患痈疽鼓症疔疮疔瘡瘰癧大风颠癩，非此不能疗，服之不可过，愈后速服参蓂，否则虽愈亦殆。”询之，一日所售抵参蓂术草之半。余曰：“怪哉，黍稷菽麦圣人也，孔孟也；参蓂术草君子也，程朱诸儒也；国无圣人君子则不治，万民不安。砒石乌头蛇蝎酖毒，猛兽克伐，人口即死，是乃商鞅李斯申子韩非也；用之中，病见小效，而其萎也可立待，生民之大忌，有国者所当屏绝仇讎也。闻疡医言，购者略同参蓂术草已可哀矣，乃竟有屏绝黍稷

菽麦参蓍术草，视如蛇蝎酖毒，而宝蛇蝎酖毒为灵丹大药，生人元气几何，顾戕贼之至于是哉，噫！

三十日，晴，不甚冷。过年食物，量为买办。昨日发电无锡，稟知老亲，留甘度岁。余腰软怯，转动觉痛。芬三来谓“文忠诰轴”已失，物之成败，离合有数，无足介怀，然余愈自愧矣。午后静坐，万籁俱息，忽闻地罏水铙作声，幽咽婉转，与佛说天竺篋、天自在乐无异。旁一铙从而和之，高低相答，约二刻许，忽大声怒发，几于万马奔腾。奴子来和，泻之，始止。常卖铺老刘持《礼泉铭》求售，阅之北宋拓也，惜残失二十馀字，墨色昏黯，以十金得之，重出八九字，亦宋拓，不知从何扉入，若重装背，得一二名手，为之题跋，百金以上物也。天下奇物眼前皆是，宝剑光气日夜冲斗牛，惜无张薛耳。购得后，卓亭同年一见，惊为至宝。将晚远近爆竹不绝，兀坐一室，焚香扫地，煮佳茗，取书画，静对澄观，极人间萧闲之致。余年二十一随侍严慈，居江南，历无锡、昭文、上海、通州四任，度岁时，极往来酬应之盛。及入粤，癸巳至乙巳十三年，仅己亥在潮阳度岁，山海一城，同官数人，尚无奔走之劳，此外岁朝均在省城，公私交迫，不胜其扰。甲辰秋收番禺，除夕逼缴罚款，至夜半未措齐，三四亲友举杯相对，如有物哽喉，饮啖不下。乙巳冬，鞫广州府经署，文儿及王子俊、程礼宾来视，四人共一筵。小饮颇畅，欢谈至鸡鸣始散，几忘身在樊笼者，然皆不如今年胸中空阔，别无挂碍。人不来我亦不往，甚自得也。晚同介侯共酌，李玉作菜五六品，食之颇甘，举杯徐饮，与介侯畅谈，不觉带醉。夜半诣许真君殿上拈香，归作家书，渴甚思饮。酒犹兵也，兵犹火也，止酒固宜。丑末始就枕。

《列子》曰：“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余西来，始悟万事万物之理，宛然在耳目前。《经》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身固近，物虽远亦近也。至远至大至微奥，莫过于天地日月星辰，然戴高履厚，仰观俯察，

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星辰之远，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从切近处体会，自然易知易能，然测算格致家却有定法，有仪器，不能专凭理想，非口传手授，终不了然。崔东壁曰：“天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学而后知者，理可以思而得，事物名数必待学而后知。”至言也。然穷理亦必思与学兼而后精熟，圣人谓学思不可偏废，犹之克治私欲，检察身心，须将圣贤语言文字沉思静验，方有人手处也。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正月庚寅，己巳朔。景福在兰州。天气晴和，午后更暖，步至子芳、杏如、一山、伯庸寓贺年。市间甚为清淡。闻合省官僚诣督轅贺年，升帅在二堂受礼答拜，各司道即就督轅大堂与僚属群见互拜，传谕勿再到署，以省虚文。李勤恪公世杰任四川总督，过年即如此，见洪北江《记勤恪遗事》，凡实心行实政者，外面浮文去一层，则向里面进一层，上下情意自然洽愜，在当道主持变化之耳。发家书，寄无锡。

初二日，晴，暖。昨腰痛渐愈，今午有三五知交来贺年，于答拜时偶吃力，痛加甚，检治腰痛古方一服。余五十以前，尝谓：“古今人才，经济必由于学问，事业必本于经济，天道福善祸淫，积善积恶，废殃必各以其类至。常持此论，牢不可破。近乃恍然，古来英杰，经济悉由于天授，参以阅历，事业皆迫于机会，成于命运，至善恶之报，有迟有速，有不报诸其身，而报以空言褒诛者，自见及此，则胸次坦然，无可惊，无可怨矣。佛氏慈悲，欲众生有善无恶，每苦天道穷于报应，故为三生因果天堂地狱之说，亦苦心救世也。太史公《伯夷列传》，晋李康〔字萧远，曹魏时人。〕《运命论》，乃古今绝大议论，学者胸中能见及此，便无人而不自得，曾文正颇主张其说。

宋麻城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庇行人，未十年而松之存者不下三四，东坡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作《万松亭诗》，有“为问几株

能合抱”之句。西来见左侯所植杨柳，岂第万株，亦剪伐大半，余有句云：“几人能作十年计，于我难忘三宿情”，有同慨焉。壬午癸未间，家君官琴川，余与仲若入虞山，往来破山三峰维摩诸寺，每出游，携宜兴陶器自随，汲涧泉，挂壶松枝上，拾松毛煮茗，色香味俱胜。晚归，仲若辄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句自怡。今日得黄河水，取柳枝，烹以铜铫，茗味大减，使余终老虞麓，亦自草草，于风沙冰雪中思之，如登仙矣。

初三日，晴。奴子来和，于午时化去。自去腊二十六七日，病已大减，痘花渐落蒂，而万君仍予柴胡、前胡、桔梗、黄芩、寒伐之剂，不为培养元气，调胃保津，余以病已退，而汤粥不进将二十日，生气从何而复，万君力言不妨，有病养之，不患饥，曾见有月馀不食者，劝之不从。余连日患腰痛，未往看视，昨午见其仍开此方，即戒勿服，而已无济矣。来和，楚人，七八岁为匪人劫至广东，欲贩出洋，余时官南海截获，匪虽抵法，而同拐者四五稚子，里贯全忘，原拐之匪又数易手，曾行文湖北，亦无从根究，遂收养之。余避至澳门，由江南唤之来，回粤入狱，又携之服役，遣戍时愿伴行，谁知中道竟物化也。悼之以诗。奴子生年月日均不自知，故时约十四五岁，性孤愤而讷于口。从余三年未尝窃一钱漏一言也。自言家在河岸小山下，常涉浅水荡小舫为戏，父母已故，依兄嫂，被劫时，有人负之落小舟，内十馀小儿，急放棹，一昼夜始入深水，易大船又行，久之，抵一巨镇，有人接上轮船，转徙至粤。询之友人，所言必在刑繁关下，襄樊一带。江湖拐匪猖獗至是，特书之以告为民牧者。余之有愧于为人父母，不待言矣。即日市棺服，殓毕暂寄存两江义园，俟余入关，携之南归，以慰其志。病亟时，屡言要回江南也。

悼奴子来和

见惯存亡劫里尘，忘情为尔一沾巾。

三年形影真吾子，万里风霜碎汝身。

【一七四】

· 袁景福著 ·

睡起检书犹错唤，酒馀看剑更伤神。
圣恩若下金鸡诏，定遣归魂到海滨。

书太白诗后

海水深深湘浦清，别离何事泣皇英。
孤忠预识杨妃祸，双眼能成郭今名。
天姥吟成招白鹿，夜郎流后驾长鲸。
只缘亲见蓬莱浅，鳌背飞霜醉月明。

初四日，晴，颇暖。游心一、子芳、杏如、秀卿均来，慰亡仆之事。余腰痛渐轻，仍难屈伸自如。东坡云：“大患吾有身，无身即无病。”最得老氏妙义。人身四体安和，百病不生，行住坐卧，心之所动，四体随之，不自知有身也。及疾病之来，中于手，则觉吾有手也。中于足，则觉吾有足也。推之内脏，无一不然。至人呼吸阴阳，沐浴日月，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将躯壳而蜕化之，专以神行，出入太虚，周流八极，安有五运六气之相侵哉？吾喻此意，而无真诀，无实功，日为尘垢所汨，缰网所缚，终与草木同腐而已，殊恨学道之晚。

古今撑拄世界，只圣贤、豪杰两种人。豪杰所忍为者，圣贤多不愿为；豪杰所能者，圣贤尽能之。圣贤胜于豪杰，只是将利欲关头打得开。当代豪杰吾见多矣，有薄将相而不为，挥数十万金如敝屣者，至饮食男女之事，便不克自治，万事皆了，独一己躯壳不了，殆龙象峥嵘鼻头少一短绳耳。须知大欲不谨，则躯壳变相，便不堪问。吾三十后于此关稍打得破，幸躯壳未坏，所以能涉患难。阿难为摩登伽女摄入淫席，几毁戒体，精气神赖躯壳以存，未遇此天魔，幸矣。

尝语仲弟曰：“学者万事皆当以古人为法，即死亦有法。”仲曰：“死以何人为法？”曰：“当以曾子为法。观易簒时，呼小子启手足，是何等神完气定。后儒遂谓曾子全身为孝，余谓贤如曾子，焉有手足不全之理？即使不全，于曾子何损？王莽、曹操，手

足何偿不全？果能见危致命，丧元亦全身也。《庄子》云：“单养其内，豹食其外”，骂得痛快。余言躯壳未坏，所重仍不在躯壳也。”

初五日，晴，不冷。子芳来言，一山近日患腰痛，比余加剧。余笑吾二人亦可谓五同矣。（明吴原博、王济之等画《五同图》，见《惜抱轩诗集》）罚款同，遣戍同，永不释回同，到甘彼丧一婢，吾亦丧一童，今所患又同，岂非五同？此尚得谓人害我耶？伊川先生谪蜀，江行覆舟，范忠宣谪岭南，登舟失足之语，自是乐天知命。尝谓我辈独坐一室，忽起一贪心，动一欲念，便是自贼自戕之大者，若守义抱道，不愧不怍，虽刀锯加之，市人唾之，不但无损，便是一生最得力处。只患我根浅力弱，当之辄碎尔。午后，傅蘅堂太守来，久谈。太守为丙戌榜下分户部二十一人之一，与余同分湖广司学习。余丁内艰出都，君虽勤习公事，而淡于荣利，日以种花莳菊为乐，得菊花佳种二百馀，每九秋盛开，开阁延赏，人以不得与会为歉。庚子随驾至西安，当道廉其清正，派仓差，一时官俸民赈，皆沾实惠，旋授主事，以知府截取，分山西丰方伯，授陇藩。邀君同来，欲倚重之。君以亲老离乡太远辞，元宵后仍回晋也。

初六日，晴，颇暖。晚，晋老招饮。来和寄停江南义园东院西头，坐北朝南，收字号房内。向隆盛店定车七辆，每车索一百三十两，尚未定议。车店均在河北。晤施秀亭述奉檄查界至叶城，前进由昆仑东址绕西南址，攀岩壑，踏冰雪，蹶云雾，猎户前导，险峻不能登者，从溪涧行，曲折巉岩，逾绝壁，则于石罅中植一橛，系长绳，援之而上下，则以绳系腰，伏而纵之，防其坠也。与《西域传》所称“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人堕不得相收视”正同。夜凿雪窖，寝熊皮，覆以毡。初行十馀日，多犛牛，渐深则野马、牛遍山谷，再行乃虎狼熊黑巢也。穴间有獾猪，类小犬。一日于雪际见一足迹，度之，长一尺五寸，宽八寸，骇甚。猎者曰：“此人熊也。”秀亭欲寻踪毙以枪，猎者曰：“此物威猛，若不中，我辈无噍

类矣。”逾涧见数石，高六七尺，掘起痕犹新，猎者曰：“此人熊探獾猪所踣者。”相顾失色。再行数日，冰雪迷漫，万壑玉立，并野兽亦无之，其高峰西北当风处多野牛粪，乃暑月逐队来此避热也。山深且高，炊火惨绿如磷，不能熟食，燃牛粪炙鸟兽肉食之。至一山高峻碍日，造其颠，有石壁蜿蜒高下，类城中，通一门，深丈馀，石上为风雪所刷，成龙凤纹。门左数十武有石台，俯视悬崖万仞，飞走路绝，遥望冰山层叠，冥濛绵邈，中如白龙赴壑者四五，乃雪山飞瀑也。自此不能进而返。所过火山，涧水如沸汤，山石摇动不止。雕鹰巢绝壁之上，张两翼，长丈馀，扑马马即颠。群熊伏深涧石穴，俟他兽来饮，搏食之。熊性愚而贪，獾猪各据一穴，熊至探其穴，得一则挟于左腋，再探再挟之，前猪已落而遁，如是尽十馀穴，亦仅得一焉。

王晋老招饮即席赋别

雄边鼓角殷春晴，尊酒羔羊话远征。
东阁梅花诗里兴，西羌杨柳笛中声。
堂前绛帐谈经入，天上黄河出塞行。
分手尚馀心似捣，神京右臂仗长城。

初七日，晴，不甚冷。腰疾渐愈，作诗贺晋老生孙。晚海秋来，谈性命学道大旨，自言在蜀闻之刘君芷堂也。

牺经六十四卦，卦辞、爻辞最简奥奇险，曲尽物情，其取象处天机凑拍，匪夷所思，精理奇趣，不但后人无此理想，即古圣再为之，亦必移步换形。注《易》者，拘泥穿凿，于古圣一缕精思，去之愈远。吾于诸经讲解，虽极度沉晦处，一再探索，亦可了然，惟于六十四卦爻象，虽博采众说，豁然贯通，一阖卷便觉茫然，实不敢自欺以欺古人也。故终身好之，亦为门外汉，但赏其措语之妙而已。能得其妙者，惟《三百篇》。《三百篇》后惟屈原《离骚》。《离骚》后惟司马相如、扬子云、韩昌黎，稍得绪馀，便为文人极境。东坡亦能仿佛而古趣遂逊，时代为之也。古经文章之妙有四大

篇，曰：《洪范》，曰《系辞传》，曰《中庸》，曰《道德经》，此乃天地元气所结，试置于黑暗中，字字皆发奇光异彩，若无此等文字，便江河干枯，日月晦暗，不成世界矣。吾尝将此四篇端书联成一卷，朝夕庄诵，或随时书数段，虽水火患难，不能厄也。四大篇外，惟首《楞严经》，足以颉颃千载。哲理政治、人心风俗、善恶生死，之所以然，均痛切言之，其精深透露，虽颜子、子思执笔为之，不能过也。学者安可不读？

贺晋老生孙

衔珠金凤翔春城，天女手抱玉麒麟。
红光三更照户牖，呱呱堕地王郎孙。
王郎保民众人母，众母之母神所祐。
莫笑青衫黄叶枯，纷纶时傍彩衣舞。
彩衣舞罢入兰房，眼见兰荪日日长。
遗经已授诸郎读，传砚尤占五世昌。
多男多惧闻在昔，挽须含饴谈何易。
准备他年笏满床，先买河腴二千石。

初八日，晴，不甚冷。秀卿来赠桂附膏一贴，云治腰酸软甚效。华封偶言：“某人品甚好，其心亦要作好官，而至无政声，民或怨之，何也？”予曰：“有爱民之心，而无爱民之术，焉能作好官？”华封曰：“其术如何？”予曰：“有学有识，而又能虚衷耐烦，自然有术，以贵治贱，非虚衷不能得民，以智治愚，非耐烦不能得情。”

予十余年来，有一事如物梗喉不下咽。一老今谈广州湾割地原委，因一倾吐。九龙为东莞、香山近海门户，香港久归外人，而商旅货栈家室悉在九龙，香港无九龙，有门屏无堂奥也。丙申丁酉间，今山西巡抚张安帅参政广东，予权番禺，一日谈及九龙要地，宜开埠修铁路，招商集股，旦夕可就，予力赞之，安帅一再言于制府，以筹款不易作罢，未几即外人所有，及总署画图交割，

近海村庄虽力拒,已无及矣。壬寅予官南海,外人已来取斗斤科则收民粮也。六十年来,中国蹙类如此,安帅固智烛机先者,奈阻力何?安帅接僚属和煦如春风,而临事睿谤不苟。一日,文庙香班督抚咸在,论南番缉捕不合,公愤然曰:“误国家大事者,均是一二品大员,州县不足责也。”予解之曰:“公为监司应作此语,然地方小事无一不误于州县,小事不了,乃有大事。”许仙帅笑曰:“我辈当各存此念,误事自少。”当时略分言情,上下交傲,故岭表得稍安焉。

初九日,晴,不甚冷。有友谈明妃事,诗以吊之。是日甘省迎春,红男绿女,喧阗衢市。午后作江南家书,偶忆东坡“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句,书寄桐乡君,乃落笔后,“随”字误作“迎”,窃念春气由西北至东南,余方西上,适与春迎,他日随春东归,晤桐乡君,再为改误,未晚也。

介侯问州县如何是好官,余曰:“治己责己之意多,治人责人之意少,便是好官。而久于吏事者,欲有二病,簿书鞭扑,日不暇给,办公外绝不阅书史,亲贤士,久则心苗枯槁,无义理以敷布事物,一也;民情谤[[zhou, 欺诳]张为幻,左右因缘为奸,明察自喜,诚意日漓,动以不肖之心测人,二也;此二病虽贤者不免,愿力戒之。”

明 妃

一曲琵琶感不禁,春风小滴雪山阴。
倾城便是明妃罪,远嫁原非汉主心。
团扇悲秋同紫塞,长门买赋少黄金。
画图惯把红颜误,孤冢青青自古今。

初十日,晴,不甚冷。华封自安定为海秋卜葬,归述海秋祖母灵移至安定甘山下暂停,启视椁内,已结成冰,衣衾牢不可解,左手三指拈一帕尚如故也。海秋封棺以火烘之,待其自解,殆棺内积水出土后始结成冰,惜未将冰水开穴泄出耳。余按乾坤二

卦之后，继以屯蒙，地之象屯而蒙也。五行生于日，而木水火风无形之气为土所蒙，仍在地中，往复激射，遇物即着，物即受之，棺属木而内空，遇火即焚，遇风即吹动，遇水即入而注之，日久聚无形为有形矣。此理甚明，惟仁人孝子能以诚意觉察之，此棺未迁时，华封即谓其受水，亦名眼也。

《列子》杞国之人忧天，释氏谓经岁久远人寿朝生夕死，然后有大水、大火、大风之灾，消除一切，更立生人，谓之一劫。劫尽坏时，火灾将起，大地须弥山渐渐崩坏，百千由旬，永无遗馀，四十天以下尽成灰墨。魏张陵受道于鹤鸣，谓劫终天地俱坏，其书甚为禁秘。余谓天不必忧，亦未必坏也，太空无物，无物不蠹，惟日球地球万无不坏之理，日质纯阳，动物之速无速于日者，能吸众火以助万物，即为万物所食。《抱朴子》曰：“今日不如古日之热。”日球热力减一分，地球热力亦减一分，万劫之后，日冷兴暗，月亦不明，则地球纯阴，海水冻凝，植物动物必先萎，其大者渐至野无芳草，水无纤苔，山岳崩摧，潮汐枯绝，而人类亦将渐灭矣，故吾独忧地。天地生物之初，其细小者先生，及生气将尽，必先萎其实且大者，小草冬荣，大树秋落，此固自然之理。电出于日，其行更速于日。有更速于电者，其为《圣经》诚其意者之意，佛经于意云何之意乎？意者心与脑合而出焉者也。能鼓心与脑之动力者，则惟血，血之荣亦生于日，故日最速，而其所化之电与血，其用更大于日。有更速于意者，则惟光，万光皆生于日，光在上者必下射，光在下者必上炎，其速而普，无物可喻也。

大造初基，有气无形，窅冥鸿蒙，浩荡无垠，赤白二光，晃摇飞淫，白而黑者为阴，赤而黄者为阳。阴在阳先，结为一珠，飘泊激溢，积为月轮，充满澎湃，不能自胜。水性重坠，一珠初孕，随月降升，分月之魄，久自成形，月为地之母也。坤舆既降，月盈返虚，阴不胜阳，阳乃发舒，阴与阳媾，玄中之黄，铅中之朱，牝能生阳，温温濡濡，水母土子，日乃为父，繄繄摩荡，渐有飞沫微

尘，如糠之肥，如粟之碎，块圪[yāng yā，漫无边际的样子]一气，无有崖畔，大耀赫赫，野马驰骋，质成于阳而性喜阴，初漂泊于汪洋，继凝沉于重渊，黄壤五色，中包刚柔，根菀万物，反食其母，地产于月而待成于日，日为地之父也。地球初生，只是一大水珠，其水由月分出，日为月郁，燥能生水，湿能生火，其阳气日盛一日，日之流焰与水气相激射，日之热力盛一分，则水退减一分，土进长一分，继长增高而地成矣。地成之后，月虚弱而日益强盛，日之热力能消耗江海，使水退为陆，生人得日中流质，亦日多一日，填海为屋，筑圩为田，人与水争，日助之也。由此推之，古日又不如今日之热。尧夫谓：“自尧以来，于十二辰交午字，试观中天而后，五洲文明大起，无一事一物不登峰造极，皆阳盛之征也。”尧夫当非谩骂语，果然午字既尽，则日力必减，吾不能测其所至矣。西人谓地球中含流质，其火由日球分出，非也。日球之火，有时飞出为星，星亦有时吸入日内，若地体纯阴，得日力薰灼，而后有流质，地生于水，非生于火也，果分日之火以成质，是又一日球，又一火星，但有炭气而无养气矣。

阴阳一水火也，水火一日月也。后天八卦，乾坤退位，坎离乘权，遂为三才立极，万古不易之至论。西儒谓日轮飞出火渣为地球始质，谓月为废地球，又谓月自地裂出，不知大地生化之源，尚可与言推步哉？《管子·水地篇》谓：“水为万物之本源。”希腊推里司亦谓：“水为万物之本。”东西哲学理想多同。余谓：地球一水珠，初由月轮分出，更有切近证验，水火同为生物之母，然人能立于水中，不能立于火中，以身入水逾数时无害也，以手入火立即焦灼，水中生物无算，火中金石灰流，凡就火者，必围炉而坐，火大则人远避，浴于水者，必浸润漉漉而后快，故地去日远，其绕日也一年往来一周，月去地近，其绕地也一月一周。年中多于日十一倍，母亲而父远也。地球外土内水，与月消息盈虚，倘有日无月，则水源耗竭，万物枯焦，日轮久将炸裂，为害最烈。凡



日光所到之处，气即随之，无光无气，万物不生，其氧气皆在月也。东半球植物，夏月巳午未三时，烈日照灼，无不短缩，入夜得亥子丑寅涵润之气，始脱颖暴长，此日月交济之功，确可推验者，西儒知日而不知月，偏矣。

十一日，晴，甚暖。华封云：“下关营（在金家崖东二十里大路）东二里大路南约半里，有一名穴，在王武举祖茔上二十丈，即其正穴，龙由西来，向东行十馀里，复转向西逆行结穴，水亦向西逆行，入黄河东下，最为难得，惜面岸微迫，乃美中不足，而结穴处四山皆作半月形，亦杰作也。

乾坤定位，胚胎阴阳，阴阳交而万物生，其始自无而有，其后自有而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初生草木，次生禽兽，次生人，人有知识，因有文字，见乳而知点，见指而知画，见五官而知分行布白，皆始终一以极于万，最初龟篆虫篆，至大篆而美备，小篆已减杀矣。大小篆皆由一点一画，而颠倒上下，左右向背，错综变化，以成千万字，故孳生最繁者，无如文字。人谓仓颉造字，非也。字以形生，非一时一地一人所能造，仓颉殆汇集诸字，犹后世之字书耳。生物有两种，由根而生者，谓之连根生，草木中无花无子者是也；由子与核而生者，谓之离根生，谷与果是也。连根生者，自下而上，出土始萌，谓之甲生；离根生者，自上而下，入土始勾，谓之乙生。凡以血气生者，皆离根生也。而生愈少者种愈贵。就目所易见，生生最盛，供人食用者言之，水族中惟鱼虾，畜类中惟羊豕。近有友人谈及牧羊，孳生蕃息，利厚而速，亦治生者所当知也。伊犁平原〔伊犁河上游地区，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饶水草，宜畜牧。如今年八月交银八钱与哈萨克，明年及期，交二齿羊一，是为第一年，本年羊即产子，牡羊四乳，每胎多则三子，少则一二，两乳足哺一子，多则难育，但以一胎一子计之，一羊本年即有二羊，二年四羊，二年八羊，四年十六羊，五年三十二羊，六年六十四羊，一羊贱售，可得银三两，六十四羊以一

半出售，已得银九十六两，而仍有三十二羊在牧，是一本获利二百馀倍矣。每年养羊工费，将所剪羊毛售去，已足敷用。昔卜式以牧羊起家，输财助边，有以也。

附：牧羊刍言

养牝羊六头，牡羊二头，少则孳生不繁，多则乱群，不可不慎。

牧羊之人以年在四十以上者为合格，羊性柔驯，且行且食，虚与委蛇，不可急躁加鞭。

牧羊五百头，牴羊（即牡羊也，见颜师古注）百头为一群，以三人经理之，须备三犬三枪，以防野兽。

产羔时须用红蓝各色将母子同点一处，以便间日抱乳，倘有错乱，则抵触伤生。

产羔须记明月日，以便抱乳，及两月满时隔乳，另置一群，免得孳生。

牧羊须待日出露干时始放，不可食露水草，致有肚胀之病。

圈羊之处须开一沟，约二尺馀，羊回圈时，能跳越此沟者无病，否即有病，须另放一处，或竟杀之。羊病能绝群，不可不慎。

羊须二日一饮，不可听其食水，致滋百病。

八月草成时，须多收草料，预备冬日雪大不能出放，倘冬草不足，羊必瘦损，且来春孳生不旺。

冬日饲羊，须作一木圈，束草其中，令羊能探头食草，免致践踏多费。

毛床动时，须剪去老毛，快利剪刀，亦须先备。

产羔时，牴羊备用外，馀皆骗去。俟养肥卖去，另买乳羊，一可得二。

公所须备一车，或载毛，或载草，不可少。

经理之人不时至厂查察，产羔若干，剪毛若干，皆须登记。

牧事有不尽此者，不过就最要者记之，若详细节目，有《齐民

要术》可参观也。

购羊时须就原牧之地购之，仍养于其地，若零星收买，易地而牧，谓之离窠羊，性不适便易生病，一羊病则百羊立亡，无法可救，尤宜慎也。

十二日，晴，甚暖。子未丑初立春，地受天气，由西北至东南，西半舆在子未，东半舆在丑初。

海秋偶论日俄之战及联军之役，余曰：“国与国战，视民勿恃国，恃国必败。民与国战，恃国不视民，视民必败。国与民合，勿骄勿轻，一战而享百年之和平。”日与俄战，日军士常得其室家书，必勉以杀敌死绥，以生还为耻，各报竞称之。不知此义朱子早言之，《小戎》诗注云：“盖以义兴师，则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也。”不意日人竟践此言，然亦不过三十年养士沿武之精神，即食其报。论中国大计，各省铁路告成之后，通计户口数赋税所入，酌订兵额，练精兵四五十万，萃天下豪杰置军中，十馀年后，须有小战事淬厉之，至二十年有战事可以一用，方新之气久则暮而钝也。其用时征调至十万十五万，须告捷立功，若调至二十万三十万，则军心与财力两耗，欲求胜难矣。造械须立一总厂，筹岁入常款以济之，造一枪，可当百人，一炮可当千人，一船可当万人，方有实济，散置各厂，不精不一，非计也。练兵须取法于胜国，而取鉴于败国，最戒虚骄炫耀，无事时宜傲，有事时宜哀。然兵之外大有事在，曰国政，曰民心，兵之基也。轨道灵通，若十日之间，各路兵可齐集，其时即减练十万，亦无不可。

十三日，晴，暖甚。子芳邀晚酌。下午晤蕲堂同年，谈道家洗心静坐入手之法。近日官场风尚，不重人才，不讲公事，专以人情请托。晋老风宪兰州，苞苴竿牍，不敢到门，有同官为亲戚请托者，公曰：“就人才论，可矣；若说亲戚，是舍人才而讲人情，我不敢以人情坏官方也。”余曰：“今日乃人情之天下，公所论乃无私情，非无人情也。为官者在鉴别人才，若果可用，亦不可因亲

戚而弃之，不徇情，不矫情，事事惬乎人心，人亦必谅其私也。”将晚过市，春灯密如繁星，而冶容炫服，往来如云，不免堕珥遗簪。海秋短视，余亦咫尺不分人颜色，二三同行颇以游目傲余。余曰：“倾城倚市非禁人顾者，然一顾是天理，再顾即人欲矣。”海秋夜来同宿，因论及人家书案宜多置善书，及古贤图像，令子弟随手入目，可以启发良知，儆戒恶念。同治初，家君从军吴会，时粤匪初平，金阊繁华，子女玉帛，闾溢堆集，可肆意取之。家君衣敝袍，日游街巷，拾旧书字纸焚化，泛小舟送入太湖，遇有残损旧帖、古人名笔，则收藏之。桐城江待老每为鉴别。一日，见小巷门首书册狼籍，视之皆善书也，遂收拾补装。丁卯春回里，悉载之归，置书斋。余年十四，见《太上感应编》图画及《戒淫书》，板刻皆精，日取阅之，始悚然于福善祸淫之果报。春日出游，有女如云，偶纵目便恐为神明所殛，从此不敢恣邪心。弱冠后理解渐开，胸中渐有把握，有时情欲泛滥，迷失本性，一发将不可遏，而一思善恶果报，便如冷水浇背，自然冰释，此虽粗浅，然童稚萌芽，人禽分途，煞有关系，为父兄者多藏善书，其收效将与遗经等，我辈不可装道学门面，欺世盗名，而亦不可作风流冤业，自害子孙也。

十四日，晴，暖。午刻应杨鼎臣观察、王晋老之招。余初以为便酌，未衣冠而往，至则金貂满堂，甘省提镇统兵将领俱在。余以笼禽紫鹤，参错其间，不无局促。与伊犁镇马军门安良同席，酬酢甚欢。设席之地，即马公园亭也。同坐者多回教，肴饌亦用回品，烤羊肉、清炖鸭尤美。归途经大南门，春灯照耀，明月无光。复至芬三寓小饮，罢席后，芬三出示家藏书画，精品颇多，尤奇者《冰壶外史》步景士女十二帧，纸白如玉，沉丽清润，融会各家，而人物专宗老莲，真骇心洞目之观。每帧五尺馀，宽尺馀，其题景如弄玉吹箫、懒残煨芋、茂叔爱莲之类，不见此等巨制，安知冰壶为大手笔也。



别李芬三

长安西去二千里，天上黄河来不已。
 立马长城雪满山，一笑忽逢贵公子。
 公子身披紫绮裘，风云怀抱觅封侯。
 谈兵屡射将军虎，学佛曾骑远祖牛。
 登龙价重旧门户，倚马才高新幕府。
 倘折陇梅思故人，为斩楼兰报明主。

十五日，冷，午初带日微雪，午后晴。是时各大宪至东校场行迎喜神礼，入夜月明无纤翳，万灯齐明，游人曳蹻而踵相随，车毂齟齬，连伍而行，真太平景象也。日间客多，无片刻暇。夜静检点行装，并还笔墨债情，亦客中苦况。晋老《赠别》五律二首，似李太白、孟襄阳，而带边寒铙吹之音，诗云：“握手此为别，苍然各鬓斑。春风黑水渡，落日玉门关。哀乐中年后，升沉一瞬间。峨峨太古雪，立马看天山。”“年来不如志，诗酒付吾曹。斫地悲长剑，登山忆大刀。边关折杨柳，绝国煮葡萄。此去探西极，烦君访断鳌。”

人生穷达显晦固有命也，即衣食玩好之细，享用亦有定数。余好藏端石，新旧数十方。方于鲁、程君房、曹素功墨，篋中累累，足支三十年。初见收，欲借习字消遣忧患，案上仅一铜墨池，上嵌片石，纵二寸，横三寸馀，犹甲戌朝考所制者，馀物荡然，两手如悬，命奴子购之，奴子问：“所欲？”余曰：“性命已听之天，区区微物尚何择？”购归墨一笏，曰五百斤油。百泉笔四头，曰纯羊毫，白金五钱。纸乃官堆毛边之次者。每晨起煮茗一盂，以馀沥磨墨，墨得茶，永不变也。汁既浓，覆以小镜，将午用之，墨尽书止，午后亦如之。将离粤统计，墨已磨尽二十笏，片石已微凹，褚先生耗十三金，中书君管领三十六，皆老而秃矣。回思明窗净几，笔砚精良，从不轻握管，宜有今日之厄也。

十六日，晴，稍冷。行装略有头绪。午后，芬三来，留晚餐。

市灯如前。海秋因余出关，携襦被来共宿，出示其母曾太夫人守节请旌，同乡官稟呈大府批判，贤母苦节，得此已足不朽。其太夫人节孝与人同而贤，而多智，尤为巾幗须眉。海秋挽余作诗，义不敢辞，愧无典雅清丽之作，以彰贤母尔。

初春尚冷，行将出关，海秋怜余生长东南，狎仁而畏义，不能敌边塞严凝之气。余曰：“吾曾患中冷血热，服姜桂不温，饮冰雪不凉。医者曰：‘两病相妨，和缓束手，而中冷者血热之变相，尤苦无药回春，无已则攻其一患。血热者，久居东南火乡，肝肺芒角槎枿，遇血气同类之物，便相触而发，相吸不解，必至火宫燎原，同化灰烬而后已。出嘉峪关后，得天山之雪，瀚海之冰，煎库车之哀家果，佐以戈壁黄将军之大力，频频咽服，肌肤若霜雪，吐气成冰花，久之渐与凉血动物同，则中冷不治而自愈。’余问其候，医曰：‘饮食男女，车马衣服，凡平日所不爱者，一见则馋涎上泛，而肢体麻木，又似不知疾痛痾痒者，便是功候。’”此论恹恍，余不甚解，谨志之，以谗有道。

地能限物，不能限人。生于咸水者畏淡水，生于热带者畏寒带。火鼠雪鸡，强之即死，若人秉五行之气，备五常之德，体坚性定，虽夏可以衣裘，冬可以衣葛，天地之寒暑，犹不足以侵之，况人情之冰炭乎？纳之洪炉则口嘘冷焰，藏之冰窖则腹满阳春，其欲死我者，正其生我也。玄奘云：“沙门心夷生死，虽入镬汤若在清池。”非漫语也。若其人生理已绝，虽无饥渴寒暑之患，亦未有能幸免者。余质素弱，初遣戍，某廉访测余必不愿行，使人探刺，余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粤何所恋，新疆何所畏？候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子态也？”未几，小病，廉访促行益亟，语某某曰：“某途次必病，病仍促之行，勿任偃息，度至秦陇，尔等归矣。”或以告余，余笑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人也，非天也。强者寿，弱者夭，弱者重劳辱之必死，变人之常也，然未可以例我。”行至九江，欲一见家君，家君传语曰：“行即行耳，何必

多此牵挂？”复手谕曰：“人能认得天定，天便不奈人何！”勉之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云：“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谓其所不能者人也，其所能者己也。己者何命也，受之天也，所谓认得天定，天便不奈何也。今至兰州，果健。

古今文人蔡邕、祢衡盛称于世。邕著《独断》，坚卓是汉人文字，其他作光芒逊曹氏父子远矣。当日已惜邕死，未成《汉书》。邕果成之，其遗文掌故必详于蔚宗，若论典贍雄肆，恐不能及也。惟邕八分造乎其极，实为古今之冠，足配史籀。正平文字更少，《鹦鹉》一赋，略有寄托。惟二公均不得其死，人更惜之，以重其声价。王允、曹操，真二公知己也。人生天地如蜉蝣，于亿万人中，独有一二人忌我，而欲我死，非知己而何，惜王允、曹操世亦不多见尔。

十七日，晴，不冷。车夫催装车。午后闻子芳头痛甚剧。子芳欲速行，余谓病未轻减，未便登程，传语车行明日方作定。晚间至晋老处辞别，偶论项、刘兴亡陈迹，深惜羽鸿门不杀刘季。晋老谓虽刘杀季，羽亦不能成帝业。当时羽果如范增策，高祖外何人可成大业？高祖诸将应辅何人为主以与羽抗？余曰：“萧张辈皆非能自主者，举足分轻重，其淮阴侯乎？侯之智勇皆在羽上，酈侯必乐为之用，留侯必远引，淮阴必灭羽，则帝业不在刘而在韩矣。”晋老以为然。人谓杀淮阴者，吕后、萧何、高帝也，不知乃张良也。观于蹶足数言，杀机秘谋已见端矣。

十八日，晴，不冷。午后可行。振辅、晓初、焕初、蘅堂、石生、芬三均来送行。午后同芬三至子卿访处辞行，廉访言：巴里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天山东段]天山关帝庙有唐《姜行本纪功碑》，向传观者不可朗诵，犯者风雷即至。金提督师过之，僧人告以故，金曰：“将疑我不识字乎？”大声读之，须臾，黑云突起，狂风继至，前队急驰去，后四十馀驼负军械火药，行濡滞，风已至，飞沙走石，雪片大如掌，未半日已深五尺，人驼俱堕山涧，

驼死人逃免。时光绪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子芳头痛较减，明日装车，二十日成行。夜将半，微云四布，月色冥濛。近日天颇暖，恐酿春雪，行人心旌悬悬。

十九日，晴，颇冷。蘅堂、可行、端生、心一、芬三、秀卿、芸吾、翰香先后至，应接颇繁。又检理行装，终日碌碌，甚以为苦。子芳已愈。车夫日相迫促，明日准行。自奴来和故后，左右惟怀德一人，势难兼顾厨房三餐，李玉主张，时牵他事，而李才病虐久，途中难支，因添李芬一人。芬，四川南部县人，可行义子，匡辅亦随同出关。作七古一篇别张海秋。

有习法家者流，质于余曰：“吾业此有年矣，章批句解，愈繁以贖而不得其要领，君言万事皆有本末，括之片言有馀，绎之万言不尽，请揭其端以发吾蒙。”余曰：“刑之作本于礼，礼经者刑之权舆也。帝王非德礼不能用刑，儒者非学礼不能定律，民出于礼，即入于刑。唐宁以来，编定礼书，卷帙浩博，书虽成而不果行，刑书权操自上，未有不能行者。穆王之《吕刑》，李悝之《法经》，萧何之《九章》，叔孙通之《十八章》，马融、郑康成诸大儒复疏解之，书虽不尽存，而造律之人无不深于礼者。礼之大纲，不外君父，刑之大原，不外仁义，权服制之亲疏，定罪名之轻重，门以内之刑，皆由父推之，仁也，视贼害之巨细，定罪名之大小，门以外之刑，皆由君推陈出新之，义也。天下之人，苟伤天理，害人群，妨治安，起乱源，父之仁所不能止者，而君得以义正之，此刑法之所由也。《吕刑》曰祥刑，曰德刑，曰德威，《国语》修意，修言，修文，修德，而后修刑，不得已也。中国政治书完备而又实行者，惟刑律一书，乃三代以来圣君贤相名儒精神心源所萃，可修而不可改，因时制宜，国家必欲续修，须广聘礼经通儒以主其事，逐条首引礼经，阐明定律本旨，礼经所不备者，旁采疏解子史及历代名论以成之，次列历代刑律异同，次将办过例案择要附注，复将交通东西各国刑制列表，以殿全书之末，广见闻，备参考，不

必尽从之也。刑法轻重，视礼教之盛衰以为进退，刑与礼合而后人人有不忍与不敢之心，圣人之道德仁义即行乎其中。后世法日密，刑日重，皆废弃礼教有以致之。孔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礼》曰：婚姻之礼废则淫辟之罪多，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罪多。安得尧舜禹汤文武为之君，起皋陶、伯益、萧何、叔孙通、马、郑诸儒而商订之。中外交通以来，如商埠、海关、租界、巡警、商贾、工艺、债款、矿产、教民、报馆等，其事多旧律所无，而其理与意已为旧律所包括，应别定专条，本《虞书》赎金，《吕刑》赎鍰古制，参以欧洲罚金多寡之数，以便交涉，若关系君父名分，国体防维，即照旧律以遏横流，不为过也。

发兰州别张海秋(君本寿人而家于霍)

丰胡一曲明镜光，八公岗翠郁清凉。
小山丛桂久零落，荒径孤松更老苍。
观鱼自别清濠月，立马忽踏长城雪。
手折陇梅遇故人，眼穿塞榆悲逐客。
春风吹度玉关西，谁睹黄河远上词。
雪消我过牧羊磧，春尽君归留犊池。
思乡莫忆柳庄柳，销愁且醉酒泉酒。
君家凿空开西天，惯引星槎泛牛斗。

二十日，晴，稍冷。严廉访来送，余未起，坐待，急起盥濯，延入久谈，勉慰殷殷，谆嘱宜责成家丁不可为商人所诱，夹带私货，为关卡所持，真直而要也。严老清正而深于情，与人交始终不渝，其劝善规过类如此。午正出城，余乘肩舆，介侯、华封与匡辅、李玉、李才、怀德、李芬共三车，什物太多，车夫颇费唇舌。余先行过冰桥，冬春均暖，距上游半里许冰开数丈，波涛汹涌，流入冰窟，其上即冰桥也。履之闻冰下水声汨汨。过河行四十里至朱家井，天已黑，水咸苦，化冰水煮茗。店屋窄狭，门窗破碎，寒气逼人，行李、伙食车未到，枯坐以俟。杏如处饭已粗具，邀之同

食。二更后，车始到，海秋送余来，夜与共炕。今日车发太晚，人畜均疲敝，拟明日仅行三十里，稍舒困乏。初渡河过金城关。北周置金城津，隋改为关。沿岸向西行十馀里，入乱山中，折向西北行，有边墙数段，土人指为长城，实前明所筑也。又行十馀里，树林多枣梨，又八九里入沙沟，宽约三四丈，四山陡立，路傍山足颇曲折，山高路低，四水所归，浅水皑皑，若夏月经此，暴雨涨发，竟无可避。闻二十年前，某太守乘骡轿过此，被水冲至十里店遇救，其子没入黄河焉。山土黄红色，有峭岩悬崖，远望如楼阁檐廊洞开者。粤韶州北江岸边有挂榜山，望之与此同，绝肖海国层楼也。

宿朱家井

百年真逆旅，万里问行程。
白发闺门望，黄河日夜声。
陇云低远戍，关月伴孤征。
支枕吹灯后，天涯梦不成。

二十一日，晴，冷甚，日中始暖。将车重装匀称，午正行三十里，申初至俞家湾，均行山峡中。将到店，始下坡，一往一复，类相见坡。海秋今午别去。店内水甘而不清，窖水也。略同井，夏月大雨，收屋上水藏之，封以泥石，恐尘入而水耗也。俞湾诸峰，下圆上锐，山根风雨摧蚀，作赤黄色，东有老杨一株，百年物也。车夫屡言载物太重，又因湖南陈、任二君搭坐，更愤愤。余因道远负重，而骡马疲弱，万一趑趄不前，岂非自误，许以添雇一车，不吝此百馀金也。西北来见最苦者无如驾车负物之骡马，车夫重利，客人吝财，每一车动至千斤，而骡驹无不以弩疲充数，至不能行，惟鞭撻从事，往往毙于中道，复取其皮，真地狱种子也。西行途中服役得力者，均旧仆，新人之巧不及旧人之拙，不相习也。昔在粤，常劝大府于资格中求人才，即此义。

二十二日，晴，早微冷，午暖甚。出俞湾，见枯柳数十株，行

乱山中十馀里，过山坡，有村民十数出视。村旁一小山，赤立十数丈，上一小庙，又四五里，山峰上有庙，又十里至哈家寨，觅茶小坐。出寨二三里，过土桥，红绿栏杆，有碑亭，过桥傍涧沟行十馀里，两山紧抱，高低升降，过一小涧，水浊而白，冰碱相杂，上坡即咸水河铺。由俞湾至此，名四十里，实五十里。午饭后出咸水河，柳林疏密不断。兰州以西各店，除切面外，无可充饥，民居均平房，荒凉可掬。行三里许，度一土桥，红栏有碑。过桥上坡，沿右山脚行，山有庙，又行二里许，过土坝，下有流水，对岸正西有圆山，峰顶有庙，风景颇佳。又五六里过观音寺，村店数家，出俞湾后，向西北行，至此始渐向西。又十五六里至徐家店，晚色苍凉，林影迤邐，灯火隐现，犬吠儿啼声与驼铃车铃相和。人家均依山傍水，沿河行，水声潺潺，途颇泥泞，村树民居，直达红城驿，风景极似金崖驿，出兰州后，未尝见也。初更抵红城，各车至二更后始到。由咸水至红城名三十二里，实四十里。行山峡内，高下崎岖。入夜颇冷，途次惟早晚觉凉，自辰正至申，极暖。河水甘。

六朝时，亚喇伯（即大食国部落）祀风水火土树石万神，无专拜天主者，而犹太（犹太又曰如德亚，今土耳其属地）早有祷祀天主阿罗诃之事。默克始汗曰青吉斯汗，裔孙派噶木巴尔，国人尊为别谟拔尔，即穆罕默德（波斯语：天主使者，即《唐书》摩诃末），隋初为哥累斯（即《唐书》孤列种也）贵族贫人，入山牧羊，遇商人随之至犹太，闻其耆老所传圣乘稗记，还国后欲废旧像，因犹太教兼并亚喇伯教，创新教于默伽城，而亚喇伯人未信之。唐武德五年，敌人追逐穆罕默德，与其徒奔默德那（一作麦他拿）城，回人以其年为回历之首。此后新教渐曜，偁以兵力，蔓延三洲。贞观六年，穆罕默德歿，寿六十二岁。初生四子俱夭，以女妻同祖兄阿布塔拉布之子阿里。其三大徒阿布贝克、鄂玛尔亚、得蛮相继为教主，而阿里不服，会亚得蛮死，遂自称教主，为第二世；回

教徒此分二派，一曰施亚教，波斯缠民皆信之；一曰苏尼亚教，土耳其霍罕及西城回回皆从之。传至二十五世曰玛木特额敏，产四子，其季子玛木特玉素迁喀什噶尔，西域回教至此益盛。季之曾孙曰玛罕木特，最得众心，噶勒丹策凌诱囚于伊犁，并系其二子，长曰都斯尼都，次曰霍集占，大小和卓也。自唐以来中国有异教五：曰波斯火教，其寺曰胡袄祠，或曰火袄祠，或曰波斯寺，或曰大秦寺，为波斯上古所崇之教，大食克波斯后，其徒皆奔别域，今西印度颇有尚火袄者。曰景教，西安有《景教流行中国碑》，兼称大秦教，则西洋所谓尼斯多尔教者，天主教之外道也。曰摩尼教，亦天主教外道，而兼染波斯火教，回纥向多信之。曰犹太教，西洋书谓唐时已流入中国。曰回回教，五代时已渐布于西域，元时吐鲁番始废佛教、摩尼教，专宗回教。此其大略也。

二十三日，晴，早冷。辰正行四十里，至孙家庄午尖。饭后行三十二里至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城内住宿。是日路远行迟，到时天已将黑，各车二更后始到，名七十二里，实约八十馀里。出红城傍河行，夹道柳林不断，村舍相望，直达平番。自红城以西，群峰东走，大河南横，天开沃野，原隰龙鳞，汉赵充国请屯田，因地利也。武帝竭中原之力，以事西域，枝阳乃四郡后劲，营平即创此议必有规划，继其后者，必竟其功，史言理湟隰以西，道桥七十，所留步士万人屯田，似非徒托空谈，《元和志》谓：充国以屯田之利，支解先零。非夸也。庄浪满城在平番东五里，逼河而城，壮哉！邑沿河水磨，泅泅隆隆，询之居民，年来苦旱，收成大减，种麦十之七，烟叶十之三，二月始能播种。平番令陈君源滉，湘阴人。送菜八色。

红 城

远役心何惮，征袍旭日明。

白云横紫塞，绿树绕红城。

地勒群峰住，天围大漠平。

【一九三】

· 河海昆仑录卷四 ·



屯田遺堞在，冬早誤春耕。

二十四日，晴，暖。住一日，添一車，價銀三十兩，送至肅州，將每日應用火、食、毡、帘專裝一車，隨余行。前數日車重行滯，每到店輒候至一二時，飢寒交迫，不勝其苦。凡事不豫籌細思，動委之家丁，受苦宜矣。平番產白米，購數十斤，犀尾纓上一兩三四錢，次七八錢，麝香一枚大者值十金，馬鞍不精緻，一鞍銀三四兩。昨得句云“狐裘盡染緇塵色，馬糞新熏綉被香”，又“雪埋沙磧行人斷，日落荒墳故鬼多”。野鴿群集，啄驢馬糞中殘豆，雌雄相呼。一山仆人結發類網，須臾絆獲十數，機械日勝，雖微物不免。《莊子》云：“弓弩畢弋之知，多則鳥亂于上；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于水。”可慨也。玉溪詩云：“荻花村里魚標在，石蘚庭中鹿迹微。”又“城中獬[zhì, 瘋狂]犬增蘭佩，莫損幽芳久不歸。”詩意深微，荻花石蘚尚有危機，而幽芳蘭佩其見憎獬犬宜矣。余昔有句云“移花香遠噴蜂至，種竹林成怕風知。”亦此意也。

二十五日，感風寒，作嘔微熱，休息一日。購馬鞍一，羽纓三。清曉大雪二寸，午見日，夜兩夢與仲弟歡晤，覺後聞柝聲。奴子鼾聲，篝燈熒然，微風拂帳，牛糞觸鼻，始悟身為萬里客也。

介侯有友官蒲犁〔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通判，詢其驛路情形，附記于此。蒲犁即塔什霍爾罕，一名色勒庫爾，一名賽里河，東即無雷國境，在莎車正西，喀什西南，西界俄，南界坎巨堤，西南界阿富汗，即愛烏罕。首驛名新化驛，每驛兩夫三馬，房五間，光緒三十年設。一百里至申底驛，多大石，有河阻，夏日汹涌難行。七十里至奇恰克驛，多大石，過土達坂，多積雪，骨栗神寒，人馬一跌，不可收視。八十里至塔爾巴什驛，風大雪多。七十里至托魯布倫驛，過熱水溝，極險峻，水中多大石，須騎犀牛。八十里至七里拱拜驛，過大達坂，上下六十里。七十里至塔希代克驛，平路略有村庄。一百里至巴海驛，路

平天暖，有村庄。九十里至开子驿，多沙石，沿溪而行。九十里至阿普里克驿，过石达坂，山上耸下陷，坳洼衍突，冬冰马力难施，须步行。九十里至托乎拉克驿，行山碛中，罕见天日，大石狞恶，阴森袭人。四十里出山，一百二十里至莎车府〔今为县，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叶尔羌河中游〕属之牙合哎勒克驿，经大戈壁，此驿在山外，有村庄。八十里至莎车府城。统计由厅城至莎车府城一千四十里，至喀什噶尔城〔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八百五十里，至英吉沙尔城〔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英吉沙县〕七百数十里。

赛里河在蒲犁城东，发源塔尔塔什岭雪山，众流汇而为一，颓波崩注冲击，横山过蒲犁城，向北流，折向东流，经申底村入于泽普勒善河，溜激汹涌，如怒雷奔马，巨石磊砢，交积嵯峙，倾澜澎湃，水力走石，磕触如击子。骑渡者于下流横长绳，缘绳而过，否则人马冲没。中土设官为治民，边地设官为守土，二义并重，人每重于治民，轻于守土，故边地侵蹙日甚，坎巨堤早设官，何至为英侵越？使蒲犁不建厅城，将蹈故辙矣。盐务缉私口岸明知私销难绝，不能不缉者，甲岸不缉，将并乙岸而失之，边地瘠苦，无民可治，无财可理，多设一官，岁耗数千金，以为失算，不知边隘被人干没，悉由于此，谋国者损益盈虚，当通盘筹画，天下之大，岂能有利而无害，有益而无损也。

二十六日，午刻，出平番北门，积雪在地，行深沟十里，始见柳林，枝秃如沐，日中无阴。又行深沟约十馀里，至属郎坡，下坡山势渐合，循右山麓傍河行，水青冰白，激射怒号。行十里过永济桥，低而平，横木覆土，长五六丈。过桥循左山脚行，过一小涧，至武胜驿宿，客店狭小，仅蔽风雪，共行四十里。据驿夫言，实有五十里。由此向西南行一百六七十里，至香炉山，通西宁青海驿，有把总驻扎，马姓，凉州人。夜来巡更甚勤。闻邻人唱番歌，哀婉类江南舟子水调，复以角吹和之，便觉悲壮，作边塞音。

二十七日,天明出店,傍河左岸行八九里,过一山脚,崖石狰狞欲坠。以上河面更宽,汭流纷歧,积雪成冰,流澌带冻,为乱石所拒,横流逆折,汹涌呜咽,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磊石相击,硠硠磕磕,天光惨白,山色苍黄,路边杨柳断续,枯无生意。又十馀里,右山麓有残缺边墙,又二十里至岔口驿午饭,换号马。午后出店,傍左河岸边墙内行,不二里,北风雨雪。边墙外,隔河白云无际,浩荡如银海,时有远山,出没混茫。边墙内牧羊填坑盈谷,啮枯草,吸新雪,羝羊呼母,远近哀鸣,不见牧者。边墙每二三里筑一大烽墩,参差耸峙,此段荒寒景色,未识与汤琵琶榆关马上闻笳筑何如?惜无王右丞写关山风雪图也。申刻雪愈大,倦极小睡,卷帘已粘结不开,卢生梦孑然一身立马风雪中而悟,梦境且不堪,矧非梦乎?共行五十里,至镇羌驿,宿茅店。雪仍未止。

昨晚多食切面,渴甚,饮茗二盂,夜不眠。襄臣云:“凡食面后渴,饮白滚水少许便止,若饮茶,愈饮愈渴。”信然。

今午入店,饥甚。奴子炊饭未熟,因事他往,余代司薪,适读《离骚》至“众不可以户说兮,孰察余之中情?”因念遗世独立,知希为贵,屈子乃自洁其身,自完其璞者,何忽作是语?又读《长门赋》至“邪气壮而攻中”句,似欠婉妙,沉吟未已,子芳排门入,曰:“饭焦香何太烈也?”视黄粱已成劫灰矣。自兰州至此,得七律八章,寄仲弟。

自兰州出关寄仲弟八首

陇头春色照江波,欲寄梅花奈远何!
绣毂观灯过元夜,冰丝压帽渡黄河。
数奇老将封侯少,命薄佳人出塞多。
回首马衔山翠好,一尊浊酒动高歌。

万鸽朝飞风雨声,平番杨柳护春城。
天围漠野青常暗,日照边墙白不明。

【一九六】

· 裴景福著 ·

磷火荒坟闻鬼哭，胡笳古戍断人行。
晚来税驾寒侵骨，破屋西檐北斗横。

雄心脾肉两销磨，青鬓年华逐逝波。
铁板拍残声慷慨，玉壶击碎涕滂沱。
黄梁富贵邯郸梦，白草牛羊敕勒歌。
炎海成冰炎岭雪，方知绝域有阳和。

湘水哭庵真隲才，七言两句我心摧。
死遭黄祖翻为福，生嫁乌孙更可哀。
瑜服亮才甘下拜，尹惊那艳自无猜。
凄凉雪窖冰天里，有见斯人跃马来。
(易实甫观察)

斫地王郎歌绝尘，高吟雪后见青春。
长城五字坚无敌，工部千秋大有人。
螯臂撑天天不漏，马蹄行地地无垠。
天荒地老乌头白，一笑扁舟弄钓纶。
(王晋老句：“天涯生白发，雪后见青春。 ”)

痛饮琉璃老上庭，弹争同格自娉婷。
明珠惹苾天知我，美酒葡萄醉不醒。
星海梧桐千里碧，雪山松柏万年青。
原来域外乾坤大，说与壶公未必听。

脱胎东南风月乡，朝朝压酒醉吴娘。
飘零玉笛临江调，结束金戈出塞装。
泥尽缁尘狐素暗，熏残绣被马通香。



眼看青冢归来日，一听琵琶更断肠。

苏武山高日色阴，穷边风物昼沉沉。
孤根未识苍天意，远谪初非圣主心。
宛马春回思苜蓿，河鱼书到盼林檎。
最难白发闾门望，两字平安万笏金。

二十八日，阴，极冷。卯正行，出镇羌驿，欲雪未雪。过悬崖，缘河岸上岭，七里至湘子庙，小住。登乌梢[鞘，下同]岭，六七里至巅，岭丰隆逶迤而不陡峻，路出岭尾，甚宽坦，下岭约十六七里至安远店，都司驻扎。又行十三里，过龙沟河。日出，乌雀声喧。二里至龙沟堡午饭，车夫欲宿此，余促之行。出店入乱山中，雪甚。十五里至黑松驿堡，北有《唐氏九世同居碑》。过滩河，上山坡，入古浪峡。两山夹峙，峻阪中通，上陷深沟，下临绝涧。行十馀里，舆夫指视落星石，屹如瑶台，与雪一色，即酿酒石也。相传铲片石炽之，入水即成美酒。石上刊“天开玉正”四字，已不可辨。又十里至十里铺，南有石壁如门，过十里铺，两山益陡峻，中抱涧河，水石相啮，作怒雷崩涛、甲马胜踏之声。路傍左山趾巉岩崎岖，极不易行。入夜，雪明于月，夹道大石，侧立如奇鬼猛兽，森然欲搏人。又十馀里，下坡过长桥，至古浪县[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北门外，计行四十里，宿客店，时已二鼓。午前隐云密布，山为雪埋，天为山遮，仰视大银海中时露一线青天，一隙白日摇眩眸子，空色相涵，幻成异彩，一弹指间，四山莹澈，开遍水精莲花、玉芙蓉，觉寻常琼楼玉宇，堕粉飞花，皆为剩语，不能形容万一。午后雪花如掌，四十秒钟，厚积至寸，浩浩一色，并天光山影亦渺不可见，自觉此身与天地混茫，同为元气所化，几欲乘风举臂，偕若士而游太虚，此塞外奇观，乃古今诗人文士所未见者。近塞极冷，而古浪峡、乌梢岭尤为阴惨，四时皆雪，土人云：“终年非雪即雨，无两月晴者。”放翁句“谁知冰雪严凝候，自

是乾坤爱育心”旨哉？

自武胜驿至古浪县，山皆土石相半，顽石塞路，车尤顿撼，山以无草木而穷，水以有石而恶，近边山水大半如此。边墙在北，有沿庄浪河左岸者，有逾河而筑于山巅者，或傍水，或踞山，而依于山者多，可谓雄矣。

自镇羌至县八十六里，据土人云：实有一百二十里，以余度之，不谬。由十里铺至城十里，不啻二十科里。谚云：“甘肃人用钱九十作一百，走路则十里作九里。”信然。今日极冷，点水成冰。过岭时，寒甚，入湘子庙，舆夫拾破席燃火煨手足，余倚佛案，歌近作“黄粱富贵邯郸梦，白草牛羊敕勒歌”句，屋尘下堕，簌簌有声，舆夫惊而走，少顷乃止。平番向出白米，然心硬而粘，不甚佳。

夜郎、潮州、儋耳，不如西域荒远，而太白、昌黎、东坡得之，便发舒光怪，以为生平奇遇，自余视之，三君子胸中尚少此一段奇境。

过乌梢岭

过尽秦关望汉关，西天未到发毛斑。

金丹炉火无真诀，冰雪长封铁柜山。

二十九日，晴，冷甚。屋内结冰，虽墀扉绘壤，不能御也。住一日，古浪令李君幼田约晚饭，酒肴甚盛。李君初任，于官差过境，不肯出马票扰派，民甚德之。地方极苦，衙门亦简陋。席间谈及伊名九波，初补广东遂溪、曲江，又选古浪，恰孚九波之意。伊侄秀翁孝廉在坐，余询及县境古迹，曰：“县南十馀里有铁柜山，上有老子庙，相传有铁柜藏书。”老子西行成佛，此为必经之路，五千言已传关尹，所藏又何书也？蜀涪州亦有铁柜山，俯临大江，屹立如柜，相传为武侯屯兵处。夜间更冷，水烟筒即吸即冰，方悟北人用长杆旱烟，便无此患。幼田言此次在京将选缺，闻古浪，人皆不愿。伊壁上适悬“古雪浪湖”墨拓四大字，恍然曰：“古



浪必波及矣，已而果然。”城内仅二百餘户，群山环之。

湘子庙

酒酣高唱大刀环，风雪苍茫绝塞山。

笑我不如韩刺史，神仙犹子下蓝关。

二月辛卯，戊戌朔。辰初出古浪北关。两山紧抱，路在沟中。行二十八里至双塔堡，街市颇盛。入店小坐。出堡渐入平原，路宽平，仍时行沟中，沿途过小村堡，空垣荒凉，回乱所毁。又行三十二里，至靖边堡午饭，即住宿堡内。客店三四，居民十餘户。襄臣来谈左文襄经略陇阪，初以平凉大营为根本，力攻金积堡、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宁，各头目多降者，遂以回攻回，再复肃州，此后出关，势如破竹，不战而服，其得力全在步步为营，立于不败之地。故陇阪清而西域遂复，公以老亮自负，非夸也。登堡上三清阁四望，南有小山，东西北三面平原数百里，土地沃美，北面村庄林木较密，地已垦出，用炕灰墙脚土覆之以当粪，二月始下种，凉州东西多平地。

闻西宁山有大塔尔巴哈寺，极宏壮，瓦饰以金，每年四月八日大会，各番王、喇嘛俱集，半月乃毕。至者先诵经，主者熬茶以供众饮，锅极巨，每熬用湖南砖茶三四百斤云。

初二日，夜半微霰打窗，孤灯照壁，寒气侵肌，不复成寐。早起雪甚。辰正出店，过小河行十餘里，多渠水。又度小河行沙滩二十餘里，石子梗道，杳无人烟，共行四十里，至大河驿，颓垣赤立，约半里，亦回乱所毁。觅店午饭。饭后行十餘里，见路南丛峦积雪，绵亘直达关外，共行三十二里，至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东关住泰来客店。途次焦溪涧，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此所以为凉州也。将近州城，村堡相望，林木萧疏，气象雄阔，固是重镇。自靖边至大河驿，实有五十餘里，大河驿经西沙滩石子，皆南山（即祁连山）涧水冲刷所聚。凉州道、镇、府、县，各衙署颇宏敞，而城垣门楼坚壮亦甲于陇省，昔人称凉州跨越边塞，保险阻，

宜畜牧，为天下饶，天下多事，群雄恒睥睨于此。今中外一家，已同腹地矣。街道宽二三丈，仿佛京师，城周围九里，满城围六里，住满兵。友人夸言：西方美人，关内惟凉州，关外惟敦煌。贵人选色多取给焉。余则如古佛无情，拈花微笑而已。

凉 州

人生天地一蜉蝣，南北驰驱类马牛。
热宦安能离火宅，冷人只合住凉州。
祁连山下风吹面，古浪城边雪打头。
夜半酒醒闻画角，晓看寒色上貂裘。

初三日，晴，略暖。住一日。凉州市面东南百货，由山西、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沿草地行至古浪大靖土门进口，四川贸易药材为多，自秦州来扎庄，分运出关，故物繁而价亦廉。购蜡烛八斤，烛用蜡重，当风不化，每斤百六十文。将晚步至东门眺望，门洞深五十八步，城墙整峻，略如汴省。遥见祁连积雪际天，迤邐出塞，新月初生，掩映云表，差如眉弯弓影。晚作书寄王晋老、李芬三、张海秋，并寄予诗稿，托厘局张淑卿由驿递。购镇番煤，每斤十九文。

初四日，晴，暖。轿夫病一人，遍觅无应者。至武威县力求，始得二人。午正行，入凉州东门贯城过三里，出西门。初行平滩，石子被地，如拳如卵，道旁万冢均石子堆成，深至数尺，无土也。继行水滩，碎石弥望，覆以冰雪，崎岖纵横，愈行愈难。途次间有墩店，空垣破屋，不见一人。行四十三里至四十里铺，茅店无可栖止，住行馆，甚宽敞。按站尚应行三十里，因斜阳下坠，道难人困，不能再进。计距永昌尚有百二十里，恰好破站作两日行。昨夜梦乘舫船浮海，沧波渺然，微雨向夕，余立桅巅，旁倚一梯，舟中无人，无烟火，无篷舱，颇以食宿为虑，遥望岸上有陂陀，微茫中似小墟落，桅上挂一弓，取矢弹之，中陂陀人家壁上，以为识。循梯而下，离岸十馀步，乃横梯达岸，步而过，既过携梯以行，隔

小溪，又横梯而渡，行里许，抵陂陀，所射之矢在焉。入人家，乃乳母高媪也，与晤如平生，时忘媪已故，所居茆椽竹篱，幽洁出尘，屋后为园，梧桐三株，修竹十馀竿，高堂巍然，历阶而升，仰视重檐复宇，门窗掩闭，廊下周匝亚字红栏，旁列一案，上陈盘匱巾栉之属。媪语余曰：“此太太所居（谓李太夫人），前日过海，命我守焉。”余闻亟欲往，媪曰：“无舟可觅。”再难之，伸三指以对。余乃出媪室，燃烛欲作家书，执笔而悟。先母自丁亥八月初九日弃世，距今二十年，不恒梦见颜色，岂果归真蓬岛耶？寝后，微见曙色，即起食粥，理行装。

发凉州

出塞方知行路难，冰天雪海倚雕鞍。

花前枉奏西凉伎，黑水声中月色寒。

初五日，晴。晨发行馆，石子更恶，纵横铺地，残雪覆之，峻增耀目，舆夫践冰带水，履穿踵裂，骡马足为冰所割，血殷於涔，阴凌胶石，摧轮滑轡[chi, 剥取衣服]，车中震撼，脏腑倒翻，行二十里后道渐平，有林木。又十里至丰乐堡午饭，民居稍盛，饭后仍行滩上，水石与前同。三十里至清溪堡，宿荒店。堡东四五里，过一河，水泥杂揉，举步若縲，进寸退尺。午后出丰乐堡，渐近祁连山，山从西来，人向西去，山之右为大滩。自凉州西门起至永昌县止，路出滩上，盖开辟以来，南山各涧及西北近边南下之水，为山所阻，均浸淫沮洳于滩上，冲刷既久，沙土净而石子存，一遇雨雪，则滩之高处为乱石，低处即港汊矣。凉州城西南角是为全滩水口，故石子更圆净，俗传凉州为凤凰地，石子为凤卵，捡取复出。湖南湘乡古名龙城，其铺街石子呼为龙鳞，真佳对也。凉州以西宜名之曰大滩，而列之以沙水石，以尽滩之恶。

初六日，大雪，冷甚。辰正出清溪堡，行三十里至通津堡（即三十里铺），午饭。荒店，一宋姓老翁。计过浅渠三四，仍多顽石，行至十五里，临渠道旁，见一人僵雪中，抚之已绝，审视乃一老舆

夫老杨也。再行叩茅屋，有人出应，予钱二千，令拾破毡卷尸掩雪中，免为兽食，明日遣人来葬，呼李芬导之往，芬以日暮有难色，予曰：“青山是处可埋骨，我今日埋人，他日人埋我也。”始诺。饭后路较平，石子亦少，行三十里，至永昌〔即今甘肃省永昌县〕，入城宿东门内客店。大雪终日，天地一色，惟见枯槎白草，半埋半露，远望村堡，依稀渺茫，人踪断绝，偶见驿马往还，舆夫沿蹄迹循行而已。《淮南子》谓“西北为蹄通维”，信然。前至凉州，余与一老舆夫各病其一，余觅一人替之，以车载病者，昨愈服役如初。老杨体弱带病，力行不前，同伙鞭虐之，遂倒而毙。中国患贫，又不讲路政，人命轻贱至此，亦君子之所痛心也。工部云：“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此何诗也，竟于万里外读之！严冬行西北边地，惟三种人可不死：一曰体气强耐饥寒劳碌，二曰心术仁可以感召生气，三曰有雄心奇气能坚忍奋发。此乃经史道义诗文之所郁积，足以敌寒暑，远忧患，惟圣贤豪杰能之，未可责之常人。晁错谓“胡貉积阴之处，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所论极精微，非密理不能御阴寒也。购煤砖四十块，每块二文，不及凉州、镇番所产，凉州煤含硫矿，质灰，色黄，鲜明如染，易燃，掷大风雪中不灭，鸡子大一枚，入手镪，晓起至二鼓犹热，当为中土煤绝品，惜东南向鲜知者。

初七日，晴。辰正行，出西门，积雪被野，匀洁如新成絮胎，行四五里后，石子石块渐多，车声格磔。又行十四五里至野店，小坐。下滩过水磨河，水声怒吼，上覆板桥，又小沟四五，支独木。水均清驶。里许上滩，至水磨关午饭。夹道山岗土坡，高下逶迤，右一长山直到峡口驿始止。道旁时见柳林，有鸟雀声。连日途次凄冷，取相如《大人》《凌云》《长门》诸赋，杜老《发秦州》诸诗，往复讽诵，以自陶写，人生远行客，乐莫乐于远行也。饭后，出店，见祁连亘卧雪中，如偃蹇高人，忍饥不起。傍山麓行，颇平坦，荒碛间有石子，多黄草。二十五里至一烽墩，破垣无人。明张

将军纪功碑屹立旷野。群山远障，中平如砥，西望独空阔，风行有声，日薄无色，真古之战场也。过此有一沙磧，碎石结成甬道，中通如门，仅容一车。下坡向北行，一片沙磧，约四五里，至王秀堡，颓垣绵半里，仅居民二家。一门前列一童子，上衣襤褸[nàidai]，衣服粗重宽大，既不合身又不合时，臀以下皆赤。一檐下系小黑卫。又十里至水泉驿，宿荒店。驿有堡新修，驻扎守备。民居堡内仅数十家，堡外败垣极多。二十一年回事，堡垒内兵勇商民共被杀千余人，营弁夜酣卧，为其所歼也。王秀堡一带，黄草遍地，残雪覆之，将到水泉驿，惟见枯柳数丛，荒坟三四，残雪斜阳，半明不灭。午后，共行四十里，实有五十里。是日冷甚，将晚，风利如割，十指皆龟，举笔重于五斤杵矣。

周秦两汉迄于今，官私著述，丛集委最，烟屯海蓄，善学者缘径叩门，固足以供采掇，严去取，然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外道披猖，危言庞杂，枝外生枝，歧中又歧，非真能识古书之正伪，探大道之根源者，为其所蔽，便漂流沦陷，莫知津涯，窃谓数百年间，必再生孔子删而定之，否则必有秦火燔炽而廓清之也。或曰：孔子再生则不可知，若新说蓬兴，放恣横议，无往而不害道，积薪直突，星星不灭，坐致燎原，是秦火已播种矣。余曰：“秦火者，汉儒之性蒂萌芽也。灭而后生，绝而后存，昧而后明，天地之妙道也。扬子云：‘乱不极则治不形。’古今一致，虽秦火何害？天下事有失始有得，有亡始有存，《书》《诗》《春秋》，孔子删修之，以垂万世，而古书、古诗、古史即亡于孔子。始皇焚书，古经几亡，汉下献书之令而伪书纷出，其风极于东晋，虽六经正文，不免窜入，不独经也，诸子亦然，一书亡必有一伪者出而代之，士生今日欲见古书真面目，百不获一焉，择其善者别而裁之可矣。”

野 宿

炊烟几缕明，斜日下沟坑。

潭黑寒蛟瞑，村荒猛虎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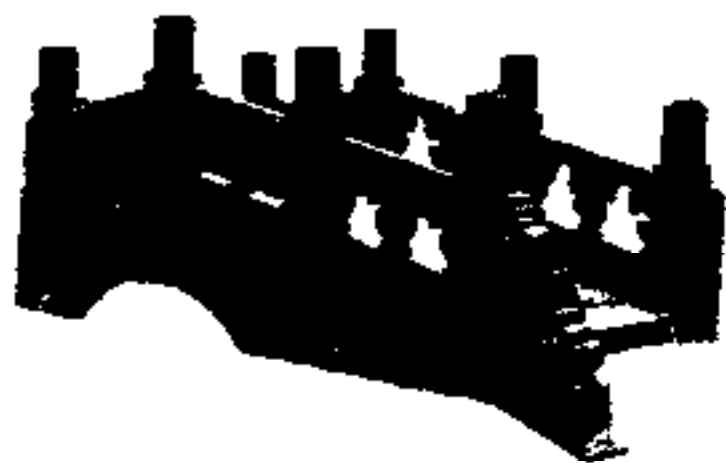
【二〇四】

· 裴景福著 ·

劳薪湿浊酒，雄剑伴昏荣。

夜久霜鸡噤，因风慨远征。

括囊挂輿中，冰雪凝沍，到店就火烘之，复理旧稿，得辛丑三月《过花埭某氏园》七律一篇，圆乃戊戌八月奉旨封闭者，附录于此：“恼春无赖向江潭，野芍当门覆石楠。龙战风雷喧大陆，莺啼花月艳重三。青天碧海心如结，玉宇琼楼梦尚酣。往日兰成愁绝地，惟馀丛桂画墙南。”尚有庚子三月《象台山记事》五古一篇，稿已不存。又《过潘氏水阁》七律：“听帆池馆水之涯，虹月光分米老楂。拄杖何人来看竹，登楼无处不飞花。金题玉躐传家网，锦缆牙墙绕郭斜。惆怅岭南文物尽，荔支湾冷剩啼鸦。”荔支湾、海山仙馆，均荒废。





五

初八日，晴，早颇暖，已刻风起，冷甚。行五十里至峡口驿，午饭。出水泉驿向西，两山夹道，中开平洋，多碎石白草，长城在右山脚，已颓坏。十五里至口塘，渐入荒碛，山水冲刷，如木文直裂，蔚蓝如沐，西北隅有晴云绵亘，如匹练，行近乃雪山也（即定羌庙北燕支山也）。过青洼，汉日勒县故址，有大小二烽墩，至定羌庙，小坐，索茗饮，询之土人，庙于二十一年回事已毁。出定羌，见边墙绵延右山之脚，青青者天，皑皑者山，中划黄影一线者，边墙也。下至山丹峡，蜿蜒逾右山岭而北，下草滩，因峡口山石确磔，无寸土可取也。群羊哀鸣如猿，闻之凄怆。将至峡口，右山高耸峻嶒，路由左山趾上坡向南，复折向西北入峡，四山巉岩，乱石梗道。出峡口即峡口驿堡，入彭姓旅店，午餐，询大黄山何在，彭翁指门前正南一山曰：“大黄山也。”突起大滩之中，卓立天际，与四山不属，东西长一百馀里，高可十里。彭翁攀藤附葛，屡登其顶。山腰多大石，山顶平迤，天池十数，水深不可测（土人呼为海子）。大者周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天风激荡，水澄碧而浪涌白，相距里许，即心慑不敢前。每盛暑天旱，黑云白龙起

池内，即大雨，草树蒙密，产鹿茸、麝香、野参、大黄。鹿饮池水食参，尤壮盛，有白鹿寿至千岁。《魏·尔朱荣传》[《魏书·尔朱荣传》]：秀容界有三池，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测。相传曰祁连池。魏言天池也。西域大山皆有之。青松山在永昌衙南八十里，一名大黄山，一名瑞兽山。一山连跨数处，见之《方輿纪要》。昔人谓即班书霍去病所过之焉支山。唐哥舒翰曾建神祠于山麓。按《纪要》：焉支山在山丹卫东南百二十里，引《西河旧事》云：焉支山东西百馀里，南北二十里，上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一名删丹山，亦名删丹岭。余臆：焉支山必当路冲隘，故去病攻而取之，断匈奴右臂。应即今山丹峡之北山也。土色深赤，故有焉支之称，若大黄山则在删丹山西南，山丹县[即今甘肃省山丹县]南，相距数十里，另为一山，四面皆临草滩，不当路冲，得焉支，则大黄山自在掌握，匈奴不守，去病亦不必攻也。若去病之所过，匈奴之所失，必指删丹而言，删丹一失，则险要为人所据，故匈奴惜之。且唐哥舒既建神祠，必近冲要，不能舍删丹而建于偏僻之大黄山也。西来山水多以其色名之，删丹色赤，大黄山色黄，可一览而知。《元和郡县图志》虽知焉支山一名删丹，而谓在县南五十里，是仍以大黄山为焉支也。《纪要》又云，青松山群山连亘，与青松、白岭诸山相接，白岭山在永昌卫西南，山顶冬夏积雪，望之皓然，寒气异于他处，鸟飞不下，亦名雪山。白岭即大黄，山首至今积雪不消，与《纪要》说合，是大黄与焉支显然两山，一在今永昌西南，一在今山丹东南，何得混而为一？余在兰州阅《辛卯侍行记》谓焉支即大黄山，考之《元和图志》《方輿纪要》窃疑之，过此方晓。然二山皆为西塞名山，而大黄尤绵长，望之青苍郁律，足匹祁连，不似焉支峻嶒孤露也。惜僻处荒裔，不见称于洞天福地，亦无异人结茅，为宣灵异，或尚有待焉。饭后出峡口驿，西北入大草滩，空阔蒙茸，边墙络其北，道平如砥，黄土细沙，车行无声，二十五里至王城铺，民居十馀户，南有空堡，

过此渐起平阜，十五里至新河驿，住宿。北距边墙五里，驿有武庙，道光九年立碑。边墙外六十里，仍作汉民牧牲，六十里外为蒙古境，沿明制也。今日行九十里，实有一百十里，滩草枯白成丛，远望如麦田、稻畦已剃而留其根也。峡口驿回事时，兵民舍大城，守瓮城，得全。以石击回，毙百馀，被杀七人。

定羌庙驿

荒磧疑无路，颓垣尚有村。

月氏留片壤，日勒认双墩。

羌笛惊孤雁，胡笳续断猿。

乱山残雪里，立马恐黄昏。

草滩

(在大黄山北，长城之南，山丹峡西，弱水之东)

白草黏天二月秋，黄山黑水大荒头。

春深狐兔蒙茸宅，风急鸢鳶浩荡游。

大将三边同卧虎，偏裨万里欲封侯。

书生仗剑来何事，夜倚长城看斗牛。

新河驿

滩草连空望杳冥，边墙北走划王庭。

大黄山驻丹山起，天外飞来万柳青。

初九日，晴，冷甚。已初行，由新河至山丹县[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驿路只四十里，因山丹河雪消水深，车不得过，绕道边墙外，约行六十馀里。将至县城，路旁有碑曰：“大禹导弱水处。”宿山丹城外南关，即隋唐删丹旧治。知县巢君凤冈，江西人，送米肉。出新河驿西门，直北五里出边墙缺口，沿右山坡渐转向西，边墙亦如之，沙磧荒坡，人烟断绝，不见一草一木，塞山负雪，寒威逼人，并哀鸿断雁而无之。山水为边墙所阻，冲突纵横，冰雪迷漫，舆夫脚踏审顾，择浅而冻者履之，备极艰辛。余下舆以马策挝长城，诵蔡邕《饮马长城窟》诗，狂风咽人，每吐一字，

被风飘入云际，散为天籁，自觉有幽燕老将，跃马横戈气象。边墙外傍山有煤，已出土，无采者。约行四十馀里入边墙缺，渡山丹河，与驿路合。行七八里，入山丹东郭，城内有渠清甚。边墙高者一丈二尺，厚四五尺，低者五六尺，厚尺馀，殆为风雪所蚀。墙根有隍，高三四尺，凡颓缺处均山水冲刷所致。当日兴此大役，多就山址低平处堆筑，高峰峻岭多在墙外，无险要可备攻守，聊以划界分中外而已。边墙外虽荒远，多水阻，而路尚坦易。塞内外诸山均阴面有雪，阳面无雪，雨雪多北风也。若首尾西北则全山皆雪。杜陵云：“吹角向月窟，苍山旌旆愁。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矛。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邱。”真为余写照也。初出新河西门百馀步，舆夫失足将路，遇一路人扶之得起。误行驿路，有七八岁童子立门前呼曰：“莫西走，有水不得过！”舆夫转向北。童子有仁心，可见西北风俗之厚。舜居深山，与木石鹿豕为伍，而能闻善言见善行，况愈于木石鹿豕者乎？三十年来，日与士大夫游，而不知善言善行当求之野人也。

子芳问：“诸葛武侯局促一隅，迄未如志，而后世称之太过，何也？”余曰：“武侯相先主，既失吴和，又与魏战，遂速蜀汉之亡，此管乐所不为也。然其志愿甚大，限于时会，功业未就，虽在颠沛流离中，自有帝臣王佐气象，后人赞美神奇，皆不知武侯者也。”子芳曰：“如何是帝臣王佐气象？”曰：“难言之。孔子如太羹玄酒，浑金璞玉，孟子便是盐梅麦麴，明珠水晶，不能如孔子包涵遍覆矣。孔子下惟颜子识得此意。严冬冰雪，万物归根返本，而一阳来复，千红万紫，春花秋实，已胚胎其中，此帝臣王佐气象也。颜子后惟陶渊明、邵尧夫识得此意。至程朱胸中便有许多分晓，去颜子稍远。后世人物似孟子者多，似颜子者少，武侯淡泊宁静工夫，仿佛陋巷。”介侯在旁以短策拄颊，微哂曰：“先生休矣，冰天雪地，人乏马饥，说什么帝臣王佐！”余亦为之哑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淮南子》语）。武侯不遇先主，必为庞德公、

陶渊明，遇汉高，必从赤松子游，不幸卒于军中，时命为之也。古今人物，有王霸之略，而视卿相如土苴、草芥者，惟一庄子。有卿相之遇而不取者，惟李邕侯。若武侯、留侯皆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有卿相而不与焉者也。严子陵兀傲之气仿佛庄子，而才与学不及远甚。宋儒朱子最重留侯、武侯、渊明，可以观其志矣。

宿山丹

远火星星隐戍楼，青松山半月如钩。
酒阑听罢箜篌引，羌女当门双泪流
(青松山即大黄山)。

山丹早发

古驿通岩峡，孤城逼草滩。
晴云笼勒白(勒得村一名勒白)，
晓日照山丹。
汉地沿边尽，清流绕郭寒。
尚堪回首处，街柳系征鞍。

前在吴门得明人抄本杜诗五律数十首，有汲古阁藏印，内《春日江村》诗“客身逢故旧”“客”作“容”，恰与“发兴自林泉”作对，或以为误，余曰：“不但不误，意更深婉，必有所本，杜诗法律自应如此。”其余尚有数处，不能记矣。此本藏锡山，东归当细校之。

初十日，晴，冷甚。卯正出南关西门行，四十里至东乐城，午饭。南关系山丹外郭，中亘柳堤，夹堤而市，风景颇佳。出西门渡山丹河，潏潏清驶，绕郭西北流(城内亦引此水成渠)，上覆板桥，北有长山，土人呼为哦哩，即合黎也。《括地志》：合黎山亦名兰门山。今删丹以北诸山皆是。十里，大佛寺，喇嘛住持，寺当狮山北麓，面东，虚无一人，西廊系一犬，望人而吠，大门中殿均有佛像、画壁，大佛贮五层阁，下层仅见其足，至五层始见面目，头大如五里烟墩，足小拇供一人卧。余登阁，摩大佛髻，循阁右山坡

而下，计一百五十馀级，真大佛矣。然磊碗臃肿，毫无灵秀之气，既远逊龙门三龕，又不如邠州无量，以杰阁度此蠢然一物，其大无外，亦愚者之所为矣。吾藏尉迟乙僧天王罗汉而知天下人之神秀，吾藏李伯时画七贤像而知达人之度，吾藏韩干十六马、龙眠狮子花而知天马之雄奇，吾两世为令而知州县之烦恼变相。出寺五里，左山下有古寺，又二十二里过乐定堡，又八里至东乐城，入东门客店午餐。路旁时见柳林，县丞驻东乐。说者谓佛只引诱愚人，吾谓愚人见佛，仅顶礼求福免祸而已，若贤智见之，则生欣慕心、清净心、悔恨心，一花一石一台一榭，悉留恋不忍去，试问于愚者所得孰多？佛不足以诱人，佛所据尽天下名胜，又得寺宇结构，至者辄为情移，如人家园林，何尝不欲往而咸有戒心？以为非我所有也。佛由募化，一人不敢私，人人皆以为可有，故往者辄觉畅适。山丹以西路渐宽，东乐以西尤平坦。饭后初入土沟，继经沙漠草滩，共行三十里，宿古城仁寿驿西门内客店。土井深丈馀，饮之甚甘，甜酒酿，甘醇绝伦。登台西门楼眺望，城系土筑，壁立一丈五六尺，楼高二丈馀，不倾裂，土性使然。今日行两山之间，相距约三十里，左大黄山自峡口来，右山自新河驿北边墙外起，逶迤不断，边地最重墩堡，墩以识路望远，堡以聚民御侮，自兰州以西，凉、甘、肃三州颇繁盛。平番尚有食物可买，馀荒凉，无肉，无蔬，无鸡卵，无饭，无面，县城稍好。是夜，冰轮已半，星斗相耀，皎如白昼。二鼓后复登西城丽谯望祁连、大黃诸山，苍莽映月，作深青色，外有白烟淡荡笼罩，如在沙穀中看碧海青天也。万籁阒寂，忽北山有隐地而嗥者，有呼风而啸者，稍顷呦呦之声，远近相和，而哀以疾，土人曰：“此虎狼逐麋鹿也。”只立高楼之上，风利如剪，重裘不能御。步月归来，呼店门入室，汲井水煮茗，饮罢就枕。

韩子、朱子，人皆称其辟佛。韩子见道过于贾谊、史迁，于孔子为升堂高足，于佛氏为门外汉。老氏残忍，佛氏爱恋，正是反

对，韩子《原道》欲攻佛而不能道佛之所以然，牵引老氏一二忿世嫉俗之言以为脏证，是于老佛门径尚未认清，安能掘其病根，至佛骨一表，更是谏君，非辟佛也。朱子深于佛理禅说，并不自讳，《大学·明德》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试问虚灵不昧是何物？孔门中有此妙谛否？“具众理应万事”六字已包括大乘《华严》《楞严》全旨。姚江心即理也，固是即心即佛，朱子亦云夜半闻钟声，心中便把握不住。试问因何把握不住？只是闻得钟声好，便一心要去学佛耳。韩子强作解人，便流粗浅，朱子深识道妙，遂证圆明，学者可知所从事矣。

古圣人制乐，八音以次而成，土木无音而强取之以调谐金石，取清浊相生之义。佛生西方作诸法器，木鱼外多取金音，金最洪亮透达，易于感人，佛诚解人哉。

五色生于日，八音生于风。风日中自有五色八音也。色生于光，黄白为上色，音生于气，金革为洪音，锦绣纂组映日而愈明，钟磬笙竽得风而自响，制器尚象，皆就天地所自有者，以感人而养人尔。

蒙番迷信佛教，库伦、青海、西藏其大喇嘛皆曰活佛，谓为能知来生。青海活佛曰章嘉呼图克图，位最崇，是为国师，曰察罕诺们汗，皆称顾什汗后身，将死必自言来世生某方，圆寂后于其所指侦访，凡人家生子皆记之，稍大悉抱养寺内，哺以乳粉，教之识字诵经，取寺中世传宝物及前佛生平爱玩之品杂陈，令其抓认，抓得一二或三四，择其数多者留于寺，再抓亦如之，统计尤多者定二三人，俟十四岁后办事大臣奏闻，送入京钦天监，择日诣雍和宫拈香诵经，将各法名置宝瓶中拈阄，得者引见，加封号嗣位，皇上登殿受贺，留京至十七八岁后回青海，居移气，养移体，俨然王公风度，群以活佛奉之，进金银珍币逾巨万，活佛乃往西藏朝大喇嘛，亦以金币为贐，由藏回则功德道行显著，人更顶礼

之。……

夜 宿

天远风云出塞，日暮牛羊入城。

开门黄山雪照，到床黑水月明。

山丹道中

祁连山畔石盘陀，半覆白云半绿萝。

杨柳遮天迷紫塞，桃花滚雪下红河。

胡儿箫笛悲风动，羌女胭脂艳色多。

笑索银瓶供一醉，那堪更听陇头歌。

十一日，晴，早冷，午暖。已初出古城，西门行四十五里至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进东关，入南门至王府街，住客店。出古城，初行沟道甚平，十馀里后下沙滩，路平而数阻水，上坡至二十里铺，不远又下滩度水，复上坡，大道坦易，村居烟树相望，共过土桥六，第六桥即东关外濠，有牌楼题“张掖古郡”四字，城垣整齐，不如凉州之雄壮。途中车夫数骂途人不让道，余痛斥之。天下无弱者也，有强者出，而弱者乃见弱者静与退之象，天下之所以安且治也，有强者较而弱不能立矣。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弱附于强，虽弱亦强，舆夫与途人等弱也，而舆夫每欺奴、途人，附于强者也。弱肉强食，万物皆然，而况于人乎？惟人可弱，国不可弱，弱人附强人亦弱，犹之弱国附强国，终必为强者所并尔。甘州白米极佳，煮粥消化而浓润，有脂膏。水煮茗极甘，所以宜稼穡。西来水土最佳，惜荒地未垦，地利不尽，抑谁之责？上米每斤约三十文，银一两换大钱一千二百馀文，每百足九十。

十二日，早冷，午暖。住一日。购米五百斤，煤六十斤。煤易燃而多烟，灰色深黄如蒸栗，能以风炭之法先烧去烟更佳。张掖令李君含青萃庭送酒肴。张掖、武威，陇右剧邑。过甘州，柳色青红有春意。

将晚同一老步至宏仁寺观大佛。重楼九楹，矗立城西南隅，

荒烟斜日，中外无繚垣，守者出，门不得启，徘徊久之。楼面西，南北长七十步，廊各五步，东西深三十一步，廊各五步。将归遇邻翁细述大佛灵验，能祸福人。余笑语一老曰：“我辈不知大佛能祸福人，故能到此见大佛。五方之民，赋之于天者同性善也，而刚柔燥湿不同，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而教生焉。黄帝始言道，《论语》言学，《中庸》言教。有道始有学，有学始有教，孔子乃宗教之正而大者，不谓之教不得也。凡宗教皆有流弊，须辨其是非，究其利害之所至。孔子之外曰老、曰佛。老子道大，原本黄帝，孔子赞之；经圣人论定者，不可生异议。其开宗立教之人所言有独至，而其道无不包，后之人不得其传而传之，歧而异驰，偏而不全，流弊所以日滋也。孔子为儒，儒亦岂能无弊者，但不至如佛老之甚耳。佛若得见孔子，孔子亦必视之与老子等，不非薄也，佛果受孔子戒，当不在颜子、子思下。儒之精以勉君子，佛之粗以警愚人，其意同而所以行其意者不同。老子道大，然后世权谋智术，机械变诈，惨礻[hé, 苛刻]少恩，皆老子之流弊也。愚人不知圣教，不畏王法，而畏天堂地狱，故魏晋以来，儒治天下而佛老并行其间，至今蒙番万里，意非佛法不足羈縻，其治虽不隆，而其摇荡人心，整齐号令，似过于儒。佛之言推明性根，性根之大者无过于五伦，乃独废弃五伦，自舍所爱以爱人，是佛之大过也。故流弊所极，至无父无君，惟日颠倒于死生祸福之说，而迷失漂流，不知所止，佛之本旨，亦佛有以启之也。佛之说理，精微透露过于老子，而切己体验，格物致知，坚苦直截又过于庄子，而无放言侈议之弊。佛之身分造诣，在庄子上。庄子处极乱之世，暴君悍吏，民生涂炭，故为忿世嫉俗之言以激励之，其论至高，遂不免于智者之过。庄子之意肆，佛之意谨，庄子狎天，佛畏天，庄子之言汪洋汗漫，而多自得，佛则踉蹌断断，望人之心悲以挚，逃儒而之他者，宁为佛勿为庄子也。儒之外不能废者，其佛与老乎？荆公谓无所不读，彼致其知，故能有所去取。二氏

之说，其精深实足以厌人心，凡精深之旨，儒者皆可以为学，学之有得，取其精以养身心，而以其馀治事理物，裕如也。然为老与佛之说，亦各有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者，在儒者不能纯一于儒，其以老佛为九流之一也。可韩氏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大禹治水，导江淮河汉而天下之支水尽入江淮河汉，以归之海，有孔子出，虽卮言曲说，犹将陶而铸之以偕乎大道，况聪明睿知如老与佛者乎？吾知儒者必能熔而化之，以存其真而发其醇也。抑又闻之，佛生于印度，成于蜀之峨眉，而行其教于西域、印度，得儒者传之，禅学盛佛法乃益光明，而其真转晦另有说。

先主为关张与东吴失和，犹是豪杰性质，然其识量不能包举宇内，已见于此，临崩深自悔，知后主愚闇，绝非吴魏之敌，故遗命令武侯自取，后人以为枭雄猜疑，不但不知先主并不知时局也。武侯隆中之对本自了然，及先主与东吴失和，大局颠危，已不可收拾，武侯竟无下手处，和固亡，战亦亡，武侯已早料定，故宁守正而亡以告万世。使我处此，必变计以求存，终亦必亡，愧武侯多矣。先主重关、张百倍于武侯，然即亡于关、张，武人不足与共大计，可为殷鉴。

过甘州

万帐云屯羽矢鸣，窥边胡马朔风生。
唐兵已筑龙驹岛，汉治犹传鸾鸟城。
帝命左侯收陇阪，天开右臂壮燕京。
名王冠剑朝丹阙，滩草牛羊卧月明。

驻甘州一日

臣罪真无状，君恩许薄游。
断桥支弱水，美酒醉甘州。
卧佛慳青眼，劳人易白头。
壮怀轻万里，到处足淹留。



十三日，晴，不冷。辰，出甘州西门行二十二里，至下崖子，午饭。时已过午，避水绕路有三十五六里。午后行五十里，至沙河堡宿。残通夜火，土铤萧条，旅鬓梳风，愁肠量酒，夜漫漫其若岁兮，屣履起而彷徨。客况可念也。出甘州行五十里至谢家湾，向北傍弱水东岸行里许，下滩过土桥，水色深青，流湍甚急，土人呼为黑水河。转达向行，滩中水汊纷歧，曲折往复，过土桥五六，涉小水十馀，行八九里上岸，有树木，北有白塔一。至下崖子复行沙滩，多碎石，上坡积沙成山，行沙中约二十馀里，沙随风移，墩屋埋没，而地质坚硬，沙泥黏结，高低碌碌，至沙井驿，小坐即行，漠野平迤，村落烟树相望，土地膏腴，约行十五六里，过沙河，河滩宽三里许，近西岸滩水迷漫，晚结薄冰，践之嚙嚙乙有声，上岸即沙河堡，月色已照人矣。

杨园先生隐居求志，闻而弥彰，集内如训子语、备忘录、读经读史各记及简札，语有断制，天理人情，烂熟胸中，下笔必有益世道人心，美不胜收。惟读《厚语》论杜献公、许武举、陆南金数则似稍过。献公处人伦之变，欲以恩礼弥纶缺陷，许武举、陆南金处叔世薄俗，犹能图晚，盖尚侠行，亦可谓难矣，若过绳之，似非诱人为善之意，儒者于此等事，心知其非，但存而不论可矣。

甘州自三四月后，地质柔软，以足蹂之，随有水出，城内房屋墙脚多不坚实，田内开渠，自然有泉溢出，近河滩处支流小渠，纵横碍路，皆放田水入河者也。据下崖子土人云，由此向南，复转西南，直隶出关，距和阗、于阗境七日程，但为土海（即瀚海有沙）所阻，人畜每陷没。曾至其地，平沙细软，试以小石掷之，与投水同，眼见沙中生漩窝，石即不见。

有物焉，视之而形夭，听之而声眇，细于游丝，利于麦芒，急于飘风，速于掣电，行无辙迹，过无留影，万牛拽之不能住，万矢追之不能及，其力足以销磨金石，弛逐风云，驱使江河，倾侧日月，人或视之而盲于目，听之而滑于心，余故表而出之。途次携

一时表以定朝暮，度行路远近焉，悉数之，芒针行六十秒为一周，刻针为一分；十五分，时针为一刻；芒针行六十周，时针行四刻，为一小时（即一点钟），合十二小时；芒针共行七百二十周，以一昼夜二十四小时计之，芒针行一千四百四十周，得一十四万四千秒，一月得四百三十二万秒，一年得五千一百八十四万秒，朔闰以此乘除之。嗟乎！一秒至微也，秒与秒续而成分，成刻，成时，成日，成月，成年，以至亿万斯年，皆一秒之所积也，人生几何，能胜此一秒乎？夫一秒者，犹之一呼、一吸、一念、一瞬、一弹指、一刹那也，而权衡度量，方圆规矩，天经地纬，兵刑钱谷，礼、乐、射、御、书、数，万事万物，无不于此一秒基之，是至费者，惟此一秒也。东坡云：“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天地有尽，终必为此一秒所穷，而况于人乎！秒之象小过而大过，逝者不返，何以使之复而知所止也？秒之数本一以极万，盈者必损，何以使之转而抱于一也？秒之几，即去即来，有去来，无现在，何以使之住而不相劫也？禹惜寸，陶侃惜分。累秒成分，累成分寸，秒之时义大矣哉。

过黑水沙漠至抚夷城

卅六国中亲往还，荒唐旧说一时删。
流沙穴地真成海，弱水滔天欲撼山。
西去关乌头尽白，东来宛马汗皆殷。
倦游小睡昆仑顶，应被穷仙笑我顽。

十四日，晴，不甚冷。辰正西北行四十里至抚彝城午饭。出沙河向西北行，野旷路平。过花墙堡，二十里至古塞堡，有古庙已圯，壁画土妖木怪，诡形罔象，村氓膜拜丐福。过此入沙漠，浮沙际天，无村落草木，车陷深窝，并两三车力拽之方出，偏南沙渐少易行。二十里至抚彝城外，饭旅店。厅官长白文杰送酒肴，关内沙漠浮沙尚浅，下有地质，故能行，至瀚海中央，则沙深不知其极，有沙无地，故易沉溺。午后行四十里至高台县〔即今甘肃省

高台县，在河西走廊中部]，宿东门内客店。出抚彝城西行，平旷，间有碱地。十五里过双泉堡，又入沙漠行十馀里，惟见烽墩巍立沙际，至八里铺后，村落树木，一望蔚然，经平滩，浅草离离，春深当如青氍毹[qú shú，毛织的地毯]也。草滩路左，辘水沮洳，高台附郭，居民甚盛，林木尤密，虽枯干纤枝，而荟蔚之势莫遏，连夜月明如昼。

过抚彝城

王(骥)蒋(贵)边功一代无，梧桐林下射羌胡。

至今黑水青华路，过客犹寻金仆姑。

十五日，晴，暖。卯正出高台，西行五十里至黑河驿，午饭。出城初行，路略高，左右皆滩，过月牙湖土桥长堤，至八里铺，村堡连绵，右有碱滩，望之如霜雪。过台子寺为西凉李嵩台故址，上有庙宇，望南山，相距约四五十里。二十里过宣化堡，自此至羊达子堡，夹路村庄烟树，连绵十馀里，沿途小渠如缕，水溢于路，时有泥泞。过羊达子河，经沙漠，平旷易行，至黑泉驿，时已未正。驿内有火神庙，白杨卧地，风声萧瑟。饭后行二十里，均沙漠，至花墙子堡，经马尾湖，积水清澈，舆夫取饮，余尝之，味甘甚。途次时有水阻，沙为风扬作水浪纹。沙上有生碱者，黄白参差，映日惨淡，堡外民居无多，客店极卑陋，堡内烟户寥寥，询之土人，有二百馀家，皆小户蜗居。小儿十岁以下者不著裤，上衣亦不蔽体，皮色黑暗，老幼皆然，不知洗濯，或谓无水所致。余观自甘州至肃州，除沙漠外，遍地皆水，惜无沟渠以蓄之，任其横溢道途，放水而不知蓄水，偏地膏腴，荒废不治。又谓因土性碱卤所致。余沿途恒取滩水试之，甘者十居七八，间有碱地，果引水冲洗，三二年后必成沃壤，归咎土性，真是梦梦。民不知耕，官亦不课耕，天生养民之上腴，任其废弃，致小民贫苦，几类牲畜，民性愚惰，固不足责，而数千年来竟无过问者，可哀也！必须由官相度土宜，辨肥脊，制锄犁，备籽种，教之督之，十年后民享利益，

知衣食饱暖之可乐，囚首垢面之可耻，饥寒交迫之可忧，自必翻然变计，风气日开。若大府爱民，以饥溺为己病，筹资百万，即出吾民于颠连水火而登之衽席，岂不美哉！即就甘省牛羊毛土货核实抽收，一年增十馀万，十年足以济事。关内数百里树木，只生白杨、红柳、沙枣三种。红柳、沙枣无大株，老树皆白杨也。沙枣桔屈无直杆，所生枣小而长，红白二种，食之干松如粉，咽喉不下，土人以之蒸馒头，有甘味。江南、广东，树木枝叶多旁生横荫，河南以西之树，均蓬蓬直上，拔地参天，一纵一横，土性使然。马尾湖水鸭甚肥，不知避人，人亦无食之者。民风蠢蠢，鸥鸟亦忘机也。

兰州来大车，轮高四尺五寸，牛驾木轮高五尺三寸，两轮相距宽六尺五寸，出关加宽一尺五寸。

十六日，早晴，颇暖。路平。将午北风其凉，又窘阴雨。出花墙堡，平沙无垠，迥不见人，沙中生马练草。右山略近，左见山影杳杳冥冥。右山下有白光如匹练，弱水成冰也。十馀里上沙阜，形如冈峦，陶公子脱辐处也。有古庙。沙堆多细石子，约数里，沙尽行荒碛，高下崎岖，八九里过水滩，鳧鸭有声，上坡至深沟驿，午饭。共行二十七里，不啻三十馀里。午后杲杲出日，出店，西北风大作，四人几不能拽一舆，尘沙涨天，行荒碛三里，但见枯草（芨芨草、马练草）硝卤，映日惨白。五里有烟墩，过双泉墩，土屋数间，闭户无人。午后行三十里，将近盐池驿，过一滩，土人开小渠引水，捞水面之卤晾成盐，夏日为阳光所蒸，有水即盐，即铲即是，色白粒大，沙未净，味不厚。午食干饼，第二牙损其半。生平用齿处多，用舌处少，退之云：“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悔之晚矣。驿为咸卤之地，于沙中挖坑，深三四尺，浸水饮之尚甘。荒店三四，院内土深尺许，老少无洗面者，童子赤身，黑滞如铁，抓之有声，南人以水为浴，西方则浴于土，不但绮罗腴甘不可得，即布帛菽粟亦不足适口体，天何厚于东南而薄于西北至此。余究

以风气不开,由于教化不先,果谁之咎也。住行馆,比之客店,则在百尺楼上。连日长途困乏,明日百里,宜破站作两日行。

盐池在驿南,远望明河一片,近之则平地积霜雪,铲之,盐也。稍深即泥污,经雨尽化为水,晴久日烈,产盐始多,每年售两万馀贯,完课六百贯。

柳子厚、苏东坡诗文瑰丽雄伟,颀颀千载,而胸襟广狭,迥不相侔,同谪荒陬,子厚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东坡则以夜卧濯足,晨起理发,为谪居三适。吾三年来,虽在囹圄,道途局促颠沛之时,必洗足而后就枕,尝语儿辈,学者看书习字,见客治事,固有一定程度,即起居、饮食、语言、寤寐之细,亦当视作日课,不可草草。吾尝留心体验,日行细事,偶有一事违失常度,必有小疾患基小愧怍随乎其后,三十年来,未之或爽。洗足水宜微温,若过温则开发涌泉穴,阳气上冲丹田,命门易动阳也。

十七日,阴云微风。已初出店,旷野枯寂,二十五里至苦水墩,土屋二三,木轮牛车五六横道,卧驼十馀,盖运盐所需。过此入荒碛,土丘坟起,荻苇苍茫,路平。十五里至双井驿,已未正。饭后即留宿,驿内二十馀家,店三四。

自潼关西行,凡经过之路,曰山,曰水,曰河,曰坡,曰埂,曰平原,曰旷野,曰沟窖,曰沙滩,曰水滩,曰石滩,曰草滩,曰沙漠,曰沙碛,曰荒碛,曰高阜,曰水汊,曰城堡,曰边墙,曰山峡,曰沮洳,曰汪洋,此其大概也。肩舆一点钟行十里,速者十二里。关内白草荻苇被地,而土人炊爨,专采红柳,干焦易燃,十钱足供一爨。双井汛[清代驻军地]驻扎把总孙升平,帕首靴刀来见,命之坐,不坐,恐误以余为达官也。告以所从来而执礼愈谨,询之,乃皋兰人,从左文襄营,属董军,保都司,出关四年,晚来谈甘省回乱克复事甚悉。次日乘马送余十里外,为之凄恋不已,过客多矣,何独于我钟情?屈子云:“满堂兮美人,忽独于余兮目成。”又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情至语令人魂消。双井驿北为金塔山，再北入蒙古境，南为祁连大雪山。山南即西宁青海。在西宁之西，雪山有涧水下注，即讨来河源，土人前往淘金，四月往，七月即归，寒不能御也。盐池至双井均沙漠，双井西头有关帝庙，东廊悬铁钟，高约二尺，明时铸，文曰：大明国行都司镇彝守御千所；双井铺崔廷振百户某某造。是日，日将落，忽为云笼，天色惨白，入夜月明如昼，睡馀支枕，反侧待旦。

左侯入陇，以泾州、平凉为中路根本，分兵北入宁夏，捣金积堡，马化澂踞之，本灵武西夏形势之地，化澂又引黄河秦汉二渠为濠三匝以自固。后督金、刘、董、张等军挟土木填濠入，复掘水灌之，始拔。西南下河州，收西宁，其悍兵均窜肃州死守，左侯以大军合围，久乃克之，白彦虎由西宁大道遁关外，过肃州，马四招之不赴，语其党曰：“肃州孤悬，势难久踞也。”初公戡定秦疆，马化澂拥众，阴持两端，以求抚为名，统兵大员信之，廷意颇为所动，公洞烛其奸，以剿为抚，逆谋遂著，及关陇肃清，因西域阻远，族类庞杂，兵力难以包举，又恐邻邦干预，颇有主持闭关之议者，盖不知天山南北关系西北全局也。公力主用兵，卒竟全功。作前论马班优劣，谓马迁高于孟坚，不在学而在识，公之平定西陲，亦不在勇而在谋矣。

十八日，晴，不冷。寅初行，出双井西行，均沙漠荒碛，遍生白草，高三四尺，土人以之织席搓绳，见水愈坚劲。行二十馀里，入黄泥滩，道右有长渠，水清澈，途有沮洳。二十里至黄铺，土屋三家，入杨媪家午饭。媪一子一媳三孙，室中米盐罍甌悉具，子媳谨顺，种田六亩，媪日抱孙怡如也。天地间物无巨细，人无贫富智愚，皆有自得之趣，在居易安命耳。余素见及此，经忧患后方深得此乐。铺南有大烽墩，饭后行二十里，至临水驿宿西门外客店。双井南为大白山，即祁连昆仑一体也。北有土山，绵长三十馀里，色红黄，土人呼为大红山。双井东西百馀里，三四月无

雨，至七八月连雨不止，遍地沮洳，但便骑行，车不得过，地多硝碱，白草外复，生白刺，曲节蒙茸，枯白多刺，类关中酸枣，至黄泥铺，始间有耕者。

晓 行

画角风灯夜五更，边城残月映长庚。

驱车直过呼蚕水，索乳羝羊三两声。

十九日，已初出店，下坡度临水河，过两桥，上岸行平原间，有细石子。北望匹练平拖，玉龙横卧万丈者，大白河也。南望白云，嵯峨极天，西连塞外者，大白山也。夹道杨柳将稀，青红郁郁，平地无点雪，而右河左山，积素浩然，白山白河，不虚也。此景奇丽，安得李成惠崇合写一幅。白河一名北大河，即滔濊河，出州西祁连山，西北流折向东流，经州城北，下流与临水河、清水河合；北出边墙，经金塔厅西，又折向东北，至将军营盘，与黑河合焉。又行二十里，至二十里铺，荒店三家，午饭。饭后行平原，十馀里后，岸多红柳，过两桥，皆南山涧水来汇大河也。又行十馀里，过酒泉，下舆一游，亭台均左侯建，前为清励楼，楼额左侯题，楼上南檐有联曰：“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凭栏远眺，南山晴翠，荡胸扑睫，楼上伸两翼，立柱架板为阁道，通东西两墩，西墩古木二三株，寒鸦钩啁。楼后为方厅，题额“大地醍醐”，联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有即学佛，无即学仙。”均左相撰书。厅后向北为明廊，可望酒泉，后池廊外为凉篷，东西粉壁大书“龙飞忠孝”四字，篷外缭以短垣，垣外数武有方池，甃以文甃窳甃，淪淪鉴形，细鳞可数，酒泉也。掬饮之，味甘冽。泉北有三大池，中池略小，夹堤植杨柳，通池北一亭。东西二池，绿水平潭，灌丛翳浦，沧波渺然，残雪掩映，夏月柳暗荷明，蒹葭弥望，清趣可想，惜风日摧蚀，大半残损，左相去今未几，已无复曩时盛概，令人愈深召伯甘棠之思。行二里许，入东门，至大十街北客店住宿。

二十日，晴，风冷。向肃州牧符君领车银，每乘四十两。平番所雇一车止此，现另雇接装一车，至新省须八十金。

肃州东关外，酒泉之西，有白塔五，乃左侯攻城时，阵亡将士忠骸也。肃州为回酋所据死守，屡挫我师。左侯西征，惟金积堡、肃州力战最久，精锐丧过半，兵家以攻坚为戒，信矣。然自有辨，若贼势尚盛，失陷犹多，又为敌所盘踞必争之地，在我得之亦无补大局，尽可缓以图之，声东击西以孤其势，若穷寇无归，铤而走险，不得不出死力以相抗，聚而歼之，便为犁庭扫穴，此虽坚城，在所必攻，只在度缓急，布远势以困之，时至则克，如左相拔肃、曾中襄下金陵，同一势也。肃州复后，从此出关，望风纳款，皆攻坚之力。自古用兵集大勋者，不外攻坚、纳降二义，二者均有流弊，神而明之存乎人。非攻坚不能纳降，惟纳降乃可攻坚。左侯金积堡、肃州二役，皆用董字三营、精善五旗为前驱，而以大兵督之，故收效速。白彦虎出塞，刘襄勤遣师追至赛里河（今蒲犁通判地）仅十馀骑，已为前队所获，白曰：“尔等与我皆有书，我为尔等立大功，致富贵，似亦不薄，何相迫之甚也？”众乃纵之去，而以迷失道归报。

出肃州向西南，骑行二日程，渡一大涧，绿草蒙茸，至南山外山，逾四五岭，下岭入深涧，涧水汹涌怒号，乱石星罗，践石而过，达岸即南山也。涧边荻草弥望，山根大石壁立，斧斫剑划，斗绝峻嶒，石罅有小径，土赤如丹砂，攀藤附葛，兽迹不交，猿猱为愁。行七八里，石壁如前，凿为梯，高百级，缘梯而登，其陡碍眉，石上平地几百亩，松柏森立，大者数十围，长百尺，小亦合抱，林间微径一线，或断或续，五六里起一小峰，青葱如绣，沿峰下行二里馀，上豁平岗，下临绝涧，瀑布乘岩，悬流射注，水声泷泷，俯视黑暗微茫中如怒猊奔壑，跳龙挂天。又行八九里有高峰，南山主峰也，石愈恶，行愈难，幽造垠塉，渐历夷坦，有大石平如砥，似人工铲削。及顶复下岭，南行二十弓，悬崖如堵墙，高几百丈，梯与

前同，梯尽得盘石，广百馀亩，石笋高低人立，笋尖负雪，如罩白帽，石缝遍生古松，苍翠入云，石尽溪横，翼以大石，弯环叠接如桥，跼步勇蹶，清冷洞观。过桥陟石级十馀，得平台，台南有室，覆以片石，深二十馀丈，中一龕供二石人，形状古质，不辨何神。室后万松高耸，风至如殷雷震动崖谷，林中有大池，岩壁层立，如孟之仰，积水含雾，清深澹澍，日影正照，炯碎射目。或曰：内多积金，人不能取，闭阂险远，土人少有至者。相传为月王宫。此达兰师言也。按汉文帝时，月氏为匈奴所灭，保南山自守，为小月氏，此其故欤？

董字三营者：董福祥、张俊、李芳良，初跳梁于秦陇之间，为刘忠壮公所抚。精善五旗者：崔巍、余得彦、毕大才、马镇国、李金良，皆凤翔悍回。刘襄勤公攻西宁时就抚，从襄勤攻克河州，回酋闵殿臣功最著，后拔肃州，平新疆，皆有功，其党众悉安置秦州清水县境内，垦地经商为民。

达兰尊师(西域人随某王朝京师始归)

宝笈云签好护持，星冠羽佩下丹墀。

甲神秘殿传金策，壬女琼浆进玉卮。

春雨孽龙归钵后，天花魔母授经时。

圣皇不重青词选，特放还山作大师。

二十一日，晴，风冷。买贮水木桶一，木炭五十斤，烘饼极佳，软而脆，弱似春绵，白如秋练，尚不足尽其妙。所住店，院广数亩，虚无一物，夜半起视，缺月孤悬，积雪在地，鸡犬寂然，一片小戈壁也。何必出关门哉？

今日得家大人自无锡致书，谆囑慎风寒，耐劳苦，检察身心，老人眠食如常，勿以家事为念。乙未冬，由陆丰调番禺，腊尽抵省，家君亦来粤，命之曰：“首县繁难，尔一事不检，一念自欺，隐则损德，显则损名。”福言体弱恐不胜任，家君曰：“体弱者，志气衰也。尔能立志鼓气，何弱之有？”癸卯八月初见收，大人手谕

曰：“君子处患难如五谷之得雨露，松柏之饱霜雪，在物则生枝叶花果，在人则成德慧术智，乃一生极得力处。天既厚待我，岂可妄自菲薄，惟心要定，气要平，不可丝毫纷乱激昂。自问平日无愧怍处，则心自定，尝念横逆屈辱，磨砺英雄，须委曲忍受，能忍则生，不忍则死，自然气平”云云，可谓深切著明矣。乃（不肖）于心定二字，尚能强持，而两次对簿，语多忿激，几蹈忘身及亲大咎，亦平日养气功夫太少有以致之，追悔何及。

倭文端日记，毁言于己最有益，可以借兹鞭策，推之凡不遂意处，皆锻炼身心宝地也。余三十以前最自是，遇不如己者尤甚，有时理屈，口虽不言，而心里仍是不服善。一日读《左》[《左传》]《国》[《国语》]至“惟善人能受尽言”，始痛自省克。四十后病根尚不除。甲辰三月，家君寄谕曰：“尔到此时肯服善否？”闻之惕然，今接家书，犹引文端之言教戒也。

肃州城外晚步

绕郭昆仑玉作屏，酒泉买醉不须醒。
黄沙白草边城暮，一树垂杨带雪青。

天上将军下玉关，坚城百战几人还。
鹁鸪夜夜啼荒月，白骨春芜血尚殷。

二十二日，晴，不甚冷。午后同杏如至顾楼，门扃不得入。东西大街，市面尚盛，馀多土屋，无广厦。同治间回乱，为百战之场，汉回几尽，至今三十馀年，元气未复。有头巷二巷者，素称烟花藪，今过其门，茆屋土铍，人面尘沙，虽桃源依然，渔人将望而却步矣。

予生五十三年矣，襁褓初离，萑苻不靖，惊心烽火，潜迹云山，在竹篱茆舍，青灯黄卷中二十年，在清尊檀板金题玉躐中三十年，垂老投荒，只身万里，冰天雪窖，毳幕穹庐，膾酪充饥，尘沙眯目，极人世未尝之况味，而凭长城，临瀚海，昔读《禹贡》、《山

经》[《山海经》]、《水经注》《西域》、《匈奴传》，一水一山，疑在海外天上者，今皆亲历而凭吊之，意有所触，抽毫为诗，与汉唐塞曲铙歌争席，亦足自豪，尚何宠辱得失足撓吾胸乎？

昨日晚，友人招饮，散席登车，所置豹皮垫已为人窃去，仆请再购。余曰：“不生不灭，不有不无，今日之无，前日之有，召之也，是区区者本非我所固有，固有而无，已还本无，若仍不悟，安知他日不再无也。”卒不购。

二十三日，晴，暖。午后偶出游，遇北邻谢翁，年七十六矣。城东关人。自述回事时家有母、妻、四子、二女、二弟，弟年均及冠，长子同，幼者十六。回初给城人，逼汉民为守城出战，一弟死焉。未几，其次子亦上城中炮死。官兵攻城日久，食尽，母、妻、二女饿毙。最后合围，攻愈急，人相食，其酋邀汉民出求降，率其三子一弟去，至大营，竟不归。出城时，各于纽扣系红蓝缕为志，其弟截发二寸，曰：“不归，以此收吾骨。”城复数日，仅于南门濠上捡一衣系红缕，乃第三子所服也。今续娶，生一子，年二十五，已抱孙，借以自慰。语毕，潸然，指东城垣曰：某处为吾子吾弟死所也。重言之曰：“回来不从便杀，官兵来谓是叛贼，亦要杀，从何得生？”掉臂不顾而去。同子芳、杏如、介侯登顾楼西望，嘉峪关长城如指诸掌。南山北麓有绛色土山，即文殊山，其上有文殊院，住行脚二三百，经唄甚盛，昔人谓之西来洞天。其西北黑山即紫塞也，长爪郎句“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本用焉支山紫塞故事，注者以长城当之，并引隋长孙晟传语为证，失本旨矣。南山亦名昆仑，产松柏红柳。车价每乘九十金，荣廉访在此，雇八十金。官揽头知行客不能久等，串通为难，以索重价。

有友至肃州，携前三日上谕，近有人倡排外之说，圣谟洋洋，剴切训戒窃谓天下之治乱，视夫人心之动静，发逆之乱，蔓延十馀省，十数年乃平，而人心静夷，日望太平，从无敢创非分之议者，乃内乱已平，外侮日逼，屡陷颠隤，稍安旦夕，仍无悔祸之实

心，自强之本计，而日晓晓焉。欲以口舌逞能，汪洋恣肆，得无有浚其源而助之波澜者乎？

友人言某某近投某帅重用，余曰：“此非人才，但钻营利禄耳。督抚须用才智求利禄者，以共功名，须求淡泊超然利禄之外者，以磨励身心，中兴将帅，惟曾、胡二公能之，近日疆吏好士者，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或取一二佳文字玩弄之，次则聚诸便僻佞柔恶少年，纵酒睚眦，恣行不义，国事将何赖哉？可痛也。”

或谓咸同间曾、胡二公治兵，天下人才尽归之，文正敷历最久，帷幄中尤极一时之选，盐车下驷，王良挟策从之，便成上驷。余曰：“然，但为文正所招致牢笼者，皆第二等人才，犹有志利禄者也。益、皋、伊、傅是第一等人才，伯夷、叔齐、颜子、子思、孟子更驾而上之，巢父、许由、庄子、陶靖节在益、皋之次。汉唐以后，安有第一等人才？以今日人才了却今日时局，便是脚色，虽有第一等人才，亦无从著手，文正虽下士，遇不要利禄者，便无如之何？”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君子当自审所处矣。

湖湘中兴将相，曾文正是第一流，有三代气象，胡文忠经纶草昧，比烈武侯，若论才识远宏，文忠而后，左文襄其庶几焉。此外惟彭刚直差解事，虽气质未纯，功业亦平平，而自知明，立脚高，如文章后半出落有精神，亦开径自行者，欲再求一人不得。

儒者立论须高深平实，攻之不破，近日匿言害道，几于洪水猛兽，自余视之，只电光石火耳。壬辰春过天津，晤吴挚老，适李文忠延范肯堂教其公子，吴、范交最笃。余往来其间，常剧谈以为乐。文忠偶有不适，必延西医，挚颇精西学，谓西医精微为中医所不及，余谓中国医理最精，泰西医法最精，未可偏废。文忠讲求时务，风气大开。挚老远识，颇注意西儒哲学，谓西学愈新愈好。余曰：“泰西古不如今，格致理想愈求愈精，将来更有不可思议之处。若中学则今不如古，愈古愈好，中学精华，导之于二

帝三王，而孔子集其大成，周秦诸子则各得其一体。尝读六经，窃叹三代以前于各种科学皆造极点，西人新理多与之同，要亦西儒心得，非沿袭中学也。惟中学一人精思开其端，未合众力求其极，若断若续，久则淹而不传，西人长处全在合众力求一事一物之成，既成则守而不失，又有人焉触类旁通，以竟其绪，且精思而能实验，不尚空谈，不吝功力，必俟其成而后已，既成之后，其法均易知易能，利于日用，此中国之所不及也。喜新者见今日之腐败，遂并古学而唾弃之，未免隘陋。初废八股为策论，余在南海试士，曾有变法不如复古之问。辛丑诏中外议新政，惟南皮张制军覆奏，意重复古。近日读书种子，曾文正后自以南皮为巨擘。近见王晋老著述，于学校民政宪法诸说，探本穷源，宗法三代，有新理而无流弊，高卢梭、孟德斯鸠辈远矣。秦制好是古非今者族，此李斯之大恶也。予生与之反对，必为李斯所不容，亦从吾所好而已。”

十四日，晴，暖。车已添雇，将棉衣、薄裘拣出，备途次用，拟明日行。午后同友人到金公祠观剧。金公顺伊犁将军，帮办陕甘军务，谥忠介，悬照像。由兰州雇四川轿夫送至肃州，明日出关改坐大车，将舆夫工价给清，赏酒费银四两。

江南既平，曾文正督两江，李文忠抚吴，涂朗轩制军方守江宁，吾皖老辈多客金陵，家君所交，如吴拙修、陈虎臣、何子永、陈作梅、江待园、洪琴西、周玉山、甘雨亭、潘藜阁诸君子，皆以道义相契合。文正求贤，不拘资格，常命朗帅网罗遗逸，收之计策，凡录用者，朗帅先造门请见，道文正之意而后具檄，檄下复造门，次日便服随朗帅谒文正，坐巡捕房，不入官厅，所办皆善后要政。时予侍家君读书小仓山下颜鲁公祠，亲见诸老趋公，布衣草笠，如田舍翁，未尝舆马炫耀也。家君与友人书云：“我辈今日有道义金石之交，朝廷他日方收腹心干城之效。”又曰：“君子在野则有朋，在朝则无党。”又戒福曰：“莫将交友看作细事，多交君子，

今日有益身家，将来同升诸公，即有益天下；多交小人，今日害及身家，异日援引幸进，必流毒天下。”皆本原之论也。昔东坡不得见范文正公，读其墓碑，至流涕曰：“岂非命也欤？”小子不自量，于曾文正公亦云然，读其文章，慕其为人，而益悼世变之不能自己也。范文正后，司马文正明、王文成最著，道德文章媲美而勋业过之者，惟文正一人，以功论当配享，以德言论当从祀，配享须出自朝廷，从祀则可以奏请，即缘范文正、司马文正、王文成为比例，万无驳理，此举固增重文正，而奏请者更附骥尾而名益彰矣。

文襄驻军肃州，将出关，一日董军步卒某伏舆前，喃喃若痴曰：“老统领（军中旧呼刘忠壮也）语我，彼将出关打前敌，奈无饷无寒衣，求中堂多焚冥镮楮衣，以备分布军士。”文襄从之。后襄勤出关，军所至处，必有乌鸦数万噪集，若前导者，军中谓之乌鸦兵，岂忠壮英魂义魄犹杀贼欤？此事已见公致刘克庵书内，神道设教，殆借此以鼓动军心也。

自包安吴阐发北碑蕴奥，精思力学，足以践其所言，近年北碑风行，不善学者渐成恶派。山阳潘先生慰祖字汉泉，笃守包氏之说，而深造自得，全以法胜，临摹郑文公龙藏寺、龙门各种，神貌毕肖，而尤以临《张猛龙碑》为冠绝，当与张廉卿抗行，赵晦叔稍偏软，不能及也。汉老馆余家十馀年，余兄弟皆从之学书，收汉、魏、隋、唐碑千馀种。人品高峻，与贵人游，若将浼焉。日以临池、考古为乐，小楷仿《黄庭》《乐毅论》《洛神十三行》，无不胎息深稳，以张猛龙体书楹联尤隽逸，世有真赏，当推为北碑正宗也。

二十五日，早晴，午微云翳日。清晨将各车装齐，午后开行。昨日同各友至城内闲游，归寓稍倦，夜睡行调息观心之法，便觉息不得匀，心亦时出时入，久之乃定，老坡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作存《黄庭》。”吾愧过多矣。尝谓愚人易修行，以其心一

而嗜欲少也，惟富贵、才智两等人难于用功进步，富贵则嗜欲多，一时克治不下；才智则读书多，见闻多，孔窍玲珑，有触即动，一时收拾不下。试一阅历，便知古之闻人无不修内丹者，其丹诀杂见诗文中，在名眼识别之。元明后，此风遂息，诀亦不传。

达兰喇嘛，蒙古人，久住贺兰山中，曾从蒙古王入觐，召见北海某寺内。在肃州与余晤，示以睫阁诗钞，意极好之。一日来谈，余问：“贺兰山中如何清景？”师应声曰：“远壑霜钟敲夜月，空林水碓捣寒云。”甚异之，问：“山中有何功课？”师曰：“敲残清磬冰轮涌，焚尽沉檀贝叶香。”问作何功德，师曰：“春雨孽龙归钵后，天花魔母授经时。”问是何究竟，曰：“点水长空原有雁，印泥残雪本无鸿。”所引皆余句，亦可谓教外好事者矣。

一点半开车，九点到嘉峪关外城东关，宿客店，计行六十里。出肃州北门，多泥泞，二里许过大北河，沙滩石子，度水汉五六，上岸即戈壁，碎石弥望，南北间有村树烽墩。十七八里过一水沟，六里至丁家坝。土屋颓垣，仅一二荒店，过此石子愈大，车行颠跌撼顿，头涔涔然。又行十里，天昏黑，过二三小沟，又十馀里略平，又下坡过沙河，车行甚速，外城已闭，呼门而入，饥冻交迫。入店，马通雀粪，尘垢垒积，觅帚不得，覆之以毡而寝焉。扫地看帘纹，最饶清趣。扫地须以沙泥铺锤极平，著帚后尘垢便净，如清池细浪入目，心自清。隔帘看花鸟更活泼，波纹微扬，炉薰袅袅，帘内外便有仙凡之别。盖扫地可以净内念，障帘可以去外垢也。此二事西来俱不易得。土人云：肃州东临水驿至州城四十里，实有七十里。州西至嘉峪关七十里，只有四十。余度之，彼四十至多不过四十三四里，此七十足有六十馀也，且沿途石子梗道，极不易行。出关后多戈壁，无尖站，每站必须赶到，方有水草食宿之处。向来出关者，均日住夜行，站百里外者，申刻开车，天明可到，百里内者，酉刻始行，白日消闲至，下午晚餐。食饱上车，若夜饥可令车暂停，于车傍炊炉热粥茗点心，食毕，再行。惟

夜行如墨目，无所见，殊闷闷也。

自肃州出嘉峪关

武帝雄风不可攀，昆仑新辟汉河山。
右贤烽火过金岭，飞将旌旗出玉关。
大夏无心通竹杖，贰师有泪洒刀环。
谁怜属国还朝日，甲帐空悬两鬓斑。

（州南雪山亦名昆仑）

二十六日，晴，稍冷。午后入内城，出西门，登嘉峪关楼。《禹贡锥旨[指]》云：“嘉峪山一名鸿鹭山，关在山之西麓，长城环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线。”倚楼纵目，想见汉武雄风、班侯远略。俯视城方如斗，周围不及一里。西三门第一门门楼三层，东亦三门，外为月城，门南向，出门北行数武，始折向西。关楼耸峙，门洞深四十步，门外土阜环之，车道在左，西北隅多碎石，取石向城掷之，落地作唧唧声，他处则否，不能解也。距关门二百馀步，道左碑矗立，书“天下雄关，嘉庆十四年十月肃州总兵官廷臣书。”前明弘治七年，闭关绝西域，以此为塞。正德、嘉靖间，土鲁番肆扰，关防益急，太祖开国时，兵力已至瓜沙，而志在驱元兵出塞，扫清中原，并无远略，故卒困于土鲁番也。一代规模宏狭，全视开创之一人，可不慎欤？关外蔚蓝一片，下有白若樗蒲数十立者，雪山也。一望烟尘滚滚，日色昏黄，水气溟濛者，戈壁也。西南有山，峻峭嵯峨，映日忽绛忽紫，色如铸铜。《十六国春秋》所称铜驼山也，即《元和图志》之洞庭山，山仍产金。城内驻扎游击巡检，有税厂，空车过取四百文，骆、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馀车，开箱细查，无私货乃免。申正晚餐，日哺开车。

出嘉峪关

太华终南翠作屏，黄沙黑水万重经。
春风杨柳三千里，一出长城不肯青。

登嘉峪关

【二三一】

· 河海昆仑录卷五 ·



长城高与白云齐，一蹶危楼万堞低。

锁钥九边联漠北，丸泥四郡划安西。

雪中首蓿绿鹰嘴(山名)，天上桃花红马蹄。

飞将神兵纷出塞，圣恩可许到伊犁。

(长少白将军奉诏练兵，闻岑制军再劾予，请改伊犁)

二十七日，晴，午风，略冷。昨将晚开车，未十里左割绝辘，马蹶，车几覆，行四十里，亥初至双井，荒店三，入屋食粥。登车行五十里，寅正至惠回驿，荒碛高低，碎石梗道，车震簸，头涔涔然。双井以西略平，在车偃卧不成寐，到店始酣睡。辰正下车，食粥饮茗，如疟初愈。佛言世界尘劳烦恼，信然。至兰州以西，行路有五难：曰风(大风飞扬必寒)，曰寒，曰尘(肌肤生鳞，肺胃皆焦，必渴)，曰渴，曰劳，而饥犹其次也。出关行十馀里，初昏，见雪山高处有火光如电，刻许始敛。一老行三十里后，见路旁有大火，赤红不绿，相距数十丈，车夫即之，则远如前，荒碛无人烟，雪山非人迹所到，火从何来，岂山神见怪惊我顽欤？双井无水，穿井至十丈外方及泉，味淡可饮。高台以西，南望有大山雪岭(即大白山，四时积雪)迤邐数百里，直达关外，土人呼为南山，即祁连也。山多大石(番人磊石为神，祀之曰阿博)，松柏蔽日。番人沿山而居，皆羌种，帽缀红穗，羊裘无表，裤蔽约袖，足履革舄，背枪挟弓矢，弹飞鸟无不获。杜老云：“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何其肖也！午后，狂风扬尘，惠回堡东北隅，河边白杨成林，河西岸行台旁有白杨逾二抱，地多沙石，无水，不耕种，堡东有河流，水清驶，味甘，覆以木，通行入。

二十八日，晴。昨申正开车，过九沟十八坡，石子强横，车震跌欲扑，三十里亥初至火烧沟，沟内尽黑石子，荒店三，下车食粥。店主周姓，一妻二子。询之，其土可种豆、麦、青稞，距南山六七十里，曾至其下，最高处无路可上，雪亦四时不消。山下有河清驶，屈曲两崖之间。遍生青草，番人驻帐牧羊，草尽移去。山中

出青羊，野马、牛，熊、黑，猎者每获之，马皮可镶靴鞋。上车行四十里，过赤金湖，又二十里过赤金堡，又二十里，卯初至赤金峡，山土赤黄，无草木，枯槁恶劣，宜西域之乱始于此也。余与一老在车上，均不能眠，甚苦。今日午正开车，中途略停，再行，夜到站，仍宿店内，以后均如此。天明熟睡，梦家庭欢聚，器用精洁，多欧洲式，而稚子绕余膝，多不相识。家君皆抱于怀，嬉嬉哑哑，余亦晓然。由新归省，而凄恋弥甚，其为他日放归之兆乎？赤金峡北山峻峭偃蹇，如狮伏驼卧。赤金峡明初有赤斤蒙古所城，成化、正德间为吐鲁番所掠，遂内徙肃州之南，康熙五十四年，关外屯田，立赤金卫，后裁。砂石确犂，旧产金，今尚有采者。地产物以金银琼瑶为贵，产人以能工纨绮锦绣书画词赋者为秀，然产金玉之地必粗恶，产佳人才子必山水秀丽，一秉地之质，一得地之气也。咸丰末，甘州提督索文募猎户兵五百，以马都司领之，驻赤金峡，护戈壁行旅。猎户兵杨宠父子家赤金堡，不法，地方官欲惩之，宠逃，都司千总将其父送玉门县，置之法。同治三年四月，宠与子文光夜杀都司千总，逸去。大府通飭严缉，宠至红柳园，标兵五人拦之旅店，宠突出，不能御。五月中潜至乌鲁木齐，文武缉之，逃往玛纳斯[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西部]，标兵率民团围之于城南五里之南庄，将就缚，狂风大作，沙石飞走，乘间复逃往喀喇沙尔[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治所焉耆镇]，渡开都河至库尔勒（即可尔），聚猎户回民作乱，扰库车，夺喀喇沙尔城踞之。乌鲁木齐发兵往剿，初至喀喇沙尔，继至乌什喀喇，战均不利，复派兵往。宠至吐鲁番迎战，兵已败散，时乌垣酿乱，势已岌岌。六月初十，宠窥达坂城，乱民从之益众，十一日至乌鲁木齐，索文之子焕章时官提标参将，回党也，暗结阿洪妥得林、县役马升内应。十三日晚，乌鲁木齐汉城失，十三日晨，都统平瑞手两刀，出巩宁城，见回众怒骂不应反，回众犹跪诉无反状。初十日夜，回众在城外南大寺聚谋，

遣犯朱小鬼名一贵，方从军，立马寺外侦得之。十一早驰报提督业布冲额，索焕章谓朱谗言惑众，耸提督杀之，将刑，朱语众曰：“我今日死，劳尔等送我，尔等明日死，恐无人送也。”众为泣下。十二日，焕章诱得林率众至提督署，抱经誓不反，提督益信之，不为备。十二夜，焕章遂起事，拘杀迪化汉城文武，诱提督至其花园囚之，至七月中旬仰药死。焕章往攻巩宁城，不能下，围益急，环城山冈悉为贼据。徐学功等集众，驱驼马负粮置壕中，城内缒人取之，接济者数矣，后回益众，粮不得达。九月十八日，城陷。官兵民三万馀悉被屠，此后南北各城相继失守，惟巴里坤得全。计杨宠由赤金峡逃至乌鲁木齐，而昌吉，而玛纳斯，而焉耆，而库尔勒，每至一地，不逾三日，乱即从之，如水得蛟。同治三年十一月，呼图壁撒喇阿洪与都司冯继麇战，不利，杨宠揶揄之，阿洪忿与争，宠出不意，刺杀阿洪，阿洪之党遂杀宠，济木萨参将徐学功口述如此。学功之祖官凉州千总，乾隆四十二年改抽防为眷兵，奉调屯乌鲁木齐（译音好围场也）后官守备，其父官把总，驻扎达阪城，杨宠至喀喇沙尔时，蒙古人与汉贾交易，负债者多，宠诱之曰：“乱作，尔等负债可不偿。”蒙古人信之。回王某闻乱，以马兵三千与宠战，蒙兵燃火器均仰空击，大败，共缚王献宠囚之。学功说王掌兵者，整队再战，夺王归，王依学功，不离尺寸，学功护王由迪化间道至科布多入京，汉民流寓北庭者，皆从学功得自保。与回逆安逆数百战，王师出关，倚为声援，故于乱事始末言之详确，惜不暇多记也。

同治乙丑，予年十二，从凤台姚先生始学为四书文，课不问马题，破承云：“马不在厩，圣人不必问也。夫马从夫子以朝，厩本无马，故问人。记者误会而申言之赘矣。”先生赞不容口。己巳，以府县前茅应学使试，坐堂号，首题，鄙夫诗，闻乐忘味。适蒙城教官徐铃阁先生奉委监场，予卷内误“辙”为“辄”，交卷下堂，先生呼之上，指示改正，遂以第二名入学。先生赋诗书箴为

赠：“哲匠抡才锁院开，玉山朗朗照人来。盐车老骥惟循辙，宝树奇花乍露胎。揭字偶能为指误，应声遂觉见心裁。韶龄泮水浑闲事，异日绯衣列上台。”庚午初夏，赴吴门，家君命至昆山从朱缉甫太史学。六月至金陵应秋闱，太史偕行，溯江而上，抵下关，同学六七八人毕集，太史立船头曰：“大江东去，”余应声曰：“吾道南来。”太史喜，语家君曰：“郎君真凤雏也。”人生重知己，得之弱岁，尤为可感，追忆前尘，旧游如梦，飘零绝塞，鬓毛已斑，而文章德业，一无成就，其负先师之期望，为何如也！家君戒小子曰：“子弟天姿敏钝，无大差别，只要不走错路，迟速必有所至，吾见聪明子弟误入歧途者多矣，尔其慎之。”

塞下曲

回首长城望杳冥，阳关一曲醉难醒。

月明瀚海水如雪，春尽阴山草不青。

此曲往复重叠，长短读之，不增减一字，可得十八变。（自记）

二十九日，晴。申初开车，颇暖。初行沙碛，略有高低，细沙碎石。四十里亥正至高见滩汛房小住，晚饭。汛兵三，每人月饷一两，给一驴，供水草。水由玉门负至。出门仰见牵牛织女，盈盈相望，觉风鬣雾鬣，亦洒尘沙也。登车风渐大，行十馀里，愈厉，如金戈铁马，万众疾趋，如海波汹涌，鱼龙腾啸，如万矢齐发，羽鸣呜呜，如震迅雷，如擂万鼓，隆隆不绝，其著于物也，如拔如刮，如摘如扑，如火之燎毛。车中冷甚，四体如冰，野黑迷失道，过一村，犬吠甚，土人曰：左转而南必至焉。卯初始入玉门〔清设玉门县县府在今甘肃省玉门市西北玉门镇〕北关，宿客店，尘垢狼藉，天明始卧。午后风仍不息。玉门仅南北二门，所辖百馀村，共千馀户，县令仅用三仆。以百文买敦煌梨五味，颇甘。高见滩东二十里西至玉门极平处，如行细毡之上，大风竟日夜，雨未行。在粤，秋冬子夜，仰观三星，平排屋檐，熠熠如联珠，退之《南海神庙

【二三五】

· 河海昆仑录卷五 ·

碑》云：“将事之夜，五鼓既作，牵牛正中”，精核非漫语也。出关后，夜半回望，三星已坠至东南隅，距地平甚近，再行数百里，将不可见矣。天星分野，昏旦各有定位，然人行地上，相去数步，日度星躔，亦随之易位，行旷野间，看山水、树木、村庄均如此，视线为之也。

玉门道中

枕畔车铃晓梦醒，弓衣斜臂出邮亭。
龙堆月冷连沙白，马尾山多出塞青。
极目风云何惨淡，侧身天地任飘零。
北江赦后风流逝，谁唱铙歌张（仗）北庭。

玉门早发

一枕清霜凉月，五更荒角残钟。
梦断杏花江阁，眼明苜蓿边烽。

夜夜支床车下，朝朝渐米刀头。
万里冰山雪窖，九天玉宇琼楼。

家君官昭文，于琴川市上得一砚，作覆瓦形，宋琢紫端，色如胭脂，细腻宜墨，背刻查跋，称为渔洋先生著作砚。家君爱甚，每阅公牒必用之。后官通州，宦况颇窘，时有感触，制铭曰：“琴川市，得此砚，披积牍，恒夜半，公私义利惟汝鉴。鬓毛苍，腰脚健，宦囊萧瑟剩此紫云片，传之子孙，有田可耕石不烂。一滴水，霖雨遍，早慰苍生旱。”予官岭南亦用以阅公牒，每思公私义利之训，未尝不凛凛，因良工难觅，又恐损砚质，铭词至今未镌。偶于苏诗册内拾得前稿，谨录存之。此砚仍藏锡寓，倘得东归，定镌砚背，以示来裔。

三十日，晴。晓起风息，见微日。辰初行。店内土炕高三尺，梯而上，支枕歌《蜀道难》，偶忆《桐城杂诗》，念子惠、得老、挚老

均作古人，颇难为怀。开车后，风大作，由北关向西行十里内有石子，以后细沙平软，索索欲苏。三十里至一棵树，颓垣无人，老树一株，正干向东，西生一小干，为烈风、飘霰、飞雪所虐，根已半死半生，土人云：咸同前，树已如此。又西北行二十里，过支水三四，至三道沟宿，客店稍宽洁，主人马姓，天津人，光绪初年从张勤果营贩运留此。据云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收复肃州〔即今甘肃省酒泉市〕，光绪元年春，西师出关，前敌三十馀营悉驻此，勤果二十馀营扎正北泉水沟一带，金提督十馀营扎明沟寨，火药、军装均屯寨内，随营贩运者亦附焉。明沟寨在三道沟东。二十二年五月，回匪从南山窜出，获一喇嘛，询关外有军营否，喇嘛给曰：“无。”诱回曰：“莫杀我，愿向前代探消息。”回信之，至昌马镇，以情告土人，土人报玉门县〔清时县府设今玉门镇〕河南李公，民人呼为李白胡子。时城内驻牛都司一哨。李公画策，请牛军急南行，扼昌马（玉门县距昌马九十里），勿令窜出，不可收拾。牛询粮草后路，李力任之。牛至昌马，探回兵众万馀，一哨不能支，欲回顾县城，土人郭君率众坚留，助粮三百石，枪手三百人，牛遂止。时五月初四五也。初六日得信，回驻鹰嘴山，牛往迎敌，自辰至次晨，力战不得退，军士冲作两截，土人已有退者，忽来蒙古兵二百助战，回败死千馀人，回首刘尸务逃至罗布淖尔被擒。牛以功官至伊犁总兵。三道沟向北一带，村庄颇多，为玉门精华，产豆麦，饶水草，前敌出关，倚为根本，现约百馀户，市面颇好。白杨五六株，逾三四抱。三道沟各水由南向北流，苏赖河〔即今疏勒河，河西走廊的三大内陆河流之一。源出今青海省祁连山脉西段疏勒南山和托来南山之间，西北流经玉门、安西等绿洲，注入哈拉湖〕支流也。张勤果住此二年馀，商民殷富，呼为小扬州。附近树林迤邐，多榆树，宜车轮。

雍正间，于玉门境内昌马河西支，疏为靖逆渠，在县东曰东渠，西曰西渠。东渠经玉门城东十里，道旁有泉，悉汇于渠，又北

流经城北，汇于西渠。西渠在城西一里，又北流三十里，有泉来入之，是为头道沟；又北流，有泉自头道沟西北二十五里来入之，是为二道沟；又北流，距县城五十里折而西，苏赖河自南来入之，经二道沟西北，有泉自南来入之，是谓三道沟。见《水道记》[当指徐松《西域水道记》]。

三道沟

荒磧西风动旆旌，毡车迤逦碾沙平。

玉门一夜潇潇雨，苏赖河中兀速生。

（蒙古谓水曰兀速）。

四时十二月，阴阳屈伸消长，万物荣枯，始系于二十八舍，而八风分居八方，以开合启闭之，不周风居西北，广莫风居北方，皆主闭杀万物，风与雪近，雷与雨近，风雷属阳，动象也。雨雪，阴象也。阴不能自动，必待风雷为先驱而后能达，中土雷能杀人，戈壁惟风足以杀人，昆仑、葱岭、天山，皆雪母也，故风作，雪必至。虽六月盛暑，赤日灼人，汗出如浆，而风雪忽至，数十步之间，人畜即僵仆。前年九月，有湘人三车，共七客，未至玉门三十里，风大作，车夫谓客曰：“雪即至。”速解骡马缰索，供客骑回店，可免也。客恋车中物，不听，车夫遂驰去。须臾，雪至。夜半，仅二客伏地蛇行至店，其五人死车中。又有兄弟三人出关，将至大石头，雪至。一弟冻甚不能行，一弟往省之，同死于途，其兄复欲往，行数十步自念：彼已死，我去同死，将谁收尔骨？止焉，仅得免。有大队驼马军士，一遇风雪，飘散无踪，皆恒有之事。出关后，无论冬夏，天色稍异，车夫店家谓不能行，客须听受，忽躁急强行，自蹈危机也。

三月壬辰朔，晴。早风息，午复作，晚息。辰初行四十里，午正至七道沟，四十里腰站午饭。未初行四十五里，酉正至布隆吉尔堡[当在今甘肃安西东南一百六十里处]，宿西门内客店，柜房颇整洁。车夫因避沟水，向北行约多十里。初出三道沟，西北一

带树林接十餘里，北有大村，逾磧度沟，升降崎岖，至四十里腰站，土屋二三，住汛兵十。东有白杨逾二抱，西一榆树合抱，道旁牧马二十餘匹。北有村树。此后车行甚速，沙软无声，欹倾摆荡，如乘船行波浪中。未至布隆吉〔即前云布隆吉尔〕，十里外即见林木苍郁，村堡蔚然，堡东有堡，旷无居人。进东门，街右白杨逾五六抱者近十株，正直朴茂，殆数百年物；圆径三四尺者约二十餘株，戈壁伟观也。街北有城隍庙，已颓残，院中古树接荫。土人云：堡内白杨大者约八九十株，戈壁土厚水深，生物必大。康熙、雍正间立为重镇，驻安西总兵及同知，今驻都司一、千总一、把总二。同治四年回匪破坏总镇署，在堡西门外，道北餘白杨二，颓垣数垛。自玉门以西，戈壁间有丛草，三道沟以西则白草荻苇弥望，多牧羊，野雉飞鸣，黄羊驰逐，苍麋白鹿，迎风呦呦。黄羊足细而高，身与常羊等，毛色黄而华，性喜洁，饮滩水，草必生石上而后食，行行回顾，不畏人，即羴羊也。土人取其足为鞭，握之温温。

戈壁风起，便不见日光，风息后尚昏晦不能辨物，殆盲风也。三道沟至布隆吉尔百餘里，苏赖河经流、支流纵横纷歧。土地膏美，稍开沟渠，引之就道，水涨则于上流筑堤障塞之，水杀则于下流筑埂收蓄之，自无旱潦之虞。土人生质愚惰，每盛夏时坐视干淹，放水蓄水，必须官派役严督，始敷衍从事，可悯矣。上腴一亩四五百文，尚无人售，土人必须落雨到田，方谓之有水，不知沟渠能灌溉也。安得大吏择贤有司，相土宜，教稼穡，以为之先导，不十年，关外可称沃壤。安西戈壁之水，均由南山发源，北流者十之六七，西流者十之二三，塞外土旷人稀，不毛之地居其七八，但择有水草处开垦，而已谷不胜食焉。欲垦地必先移民，移必先相地，相地必先筑堡，然后度山林，表醇卤，规堰潴町原，防牧皋湿井。沃野划疆，里设农官以督教之，严守望以保护之，六年而后，稍收租税，以生聚羈縻之，民乐其利，将有不召而自来，

逐之而不去者矣。晁错言移民实边之法颇详，可以取则。西汉忠直敢言而深切事情者，贾生外惟错耳！岂明之齐、黄所可拟哉？布隆吉尔堡内，民居四五十家；堡外附近百馀家。西门内第一店恒泰刘姓，井深六七尺，近堡地一亩，约种麦一斗（一斗二十四甬），可收四五石（石二百四十甬），上地百亩，价百千。土人苦无籽种。五十亩征粮三斗，完本色（一斗重三十八九斤）。土壤黑白相错。

草滩出野雉、野鸭、跳兔、黄羊、鸿雁，而骡马尤繁滋。黄羊味美逾家羊。产甘草，肥壮逾握者绵延百里。兰州以西沃壤，关内则平番、甘州，关外以安西境内沟水经过之地为最。

三道沟之西半里，康熙五十七年建堡，置柳沟驿，是安西、玉门分界处。旧有柳沟通判，住柳沟堡。雍正六年，移治布隆吉尔。乾隆二十四年废卫，改驻游击，后改都司，今仍之。雍正十年，勘安西、柳沟、靖逆、赤金诸处，地亩屯田。每岁籽种，踏实堡千石，布隆吉尔三百馀石，双塔堡二百馀石，小湾堡六七百石，昌马湖二千石，靖逆、赤金各数百石，皆赖昌马河水利。赤斤应作赤金，《荷戈纪程》已辨之。

初二日，晴。巳初行三十六里，至双塔堡午饭。饭后行四十八里，至小湾宿荒店。出布隆吉尔，行十二里，荒磧草枯，沙阜日薄，碌礧高低，车簸荡甚。过权家堡里许渐平，过窟窿河，植木筑土坝为桥，河内多流沙深穴，陷没车马，故名。上岸即双塔堡，堡内无人，堡外约二十馀家。又行过小桥，四山远罗，沙滩平软，如行毡上。又三十里过沙枣冈，颓垣赤立。又六七里经平滩，枯草被地。又五六里，过一墩，道旁有牛犁地，备种麦也。林木葱郁，暮色苍茫。又五六里至小湾。双塔堡即唐玉门关，双塔下即苏赖河，水黄浊。出双塔堡数里，道北里许有两沙山，各植一塔，双塔也。旁一山腰似有废屋。行二三里，小山纵横夹道，如卧驼。十馀里，小山渐尽，入沙滩，四山忽开如远郭。戈壁初本冰海，水融

水枯，其深处则为穴，风吹沙入，积久愈厚，沙中有隙，风之厉者无隙不入，故沙活不凝，有物即陷，与昔人所论弱水略同。余过弱水，见其崩石坏桥，可破不能浮芥之诬。旧传青海乃真弱水，投以片板即沉。海西头有山，向产龙驹，居民数百户，稍有种植，以鱼为食，冬月冰结，乘冰排，状如小舟。至西宁，以湟鱼交易。海水作深绿色，煮之即青盐。《侍行记》[当指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谓弱水为溺水最善，古字弱、溺通用，不必加偏旁也。天下之水，未有不浮物者，余果至青海，必有法以渡弱水。蓬莱弱水，久为西人飞渡，人能强，水不弱矣。旧说不足信，往往类此。

双塔堡

首藉烽头滚滚尘，窟窿河里冻车轮。

无花无酒春将去，双塔乱山愁杀人。

玉门旅舍壁上有人题《塞上七夕》二绝，题甚佳，而诗则劣。用其意寄桐乡君：“漫将温语说长生，寄尔苍茫出塞行。碧海月连青海月，黄河声接绛河声。”“流萤团扇扬州梦，断雁胡笳蔡女情。携酒登楼刚夜半，佳期牛女向人明。”

初三日，晴。巳初起风。出小湾行四十三里，未初至南乾沟，荒店一家，午饭。有颓垣十馀。路平车速。初出小湾，左傍小山行，饭后过水沟，旁有长渠，路为水浸，行沮洳中三四里，上沙滩，积沙坟起，陷轮而滞于行，骡马喘甚。过沙滩，路复平。由南乾沟至安西[即今甘肃安西]城二十二三里，因阻水，绕向南行几四十里。午后西北风厉，御人不能左骖，隐身车后。未正开行，西正入安西[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疏勒河中下游]东门，住顾楼街客店。由北乾沟至安西约二十余里，在今日所行之北，沿途泥泞，如涂涂附，亦苏赖河冻解溢出也。昨晚应宿永安堡，有驿站，因途中阻水，故舍之，而至小湾住宿。永安在小湾之北。

出关行戈壁中，载重以车，人亦乘之。重者至千馀斤，驾以羸马，御者不慎，车即覆。覆车之地多在垣途，或深夜人不及觉。

古云：人不蹶于山而蹶于垤，信然。凡压毙一人，必有二三继之者，骡马到此，无故自惊，俗谓之讨替。佛经所谓溺于水者，喜人溺也。顷晤一斫轮老匠，言车毂每轮十八辐，共三十六辐，谓之三十六雷。每轮有四五辐，叩之木哑无声，被其碾者必死，轻亦断手足，其他则叩之铿然，虽被碾无所损，殆数之所值，如九宫八卦二十八宿，各有生气、死气也。《考工记》摹写造车之法，曲尽精微，此古之科学。三《礼》中凡言器物者，皆科学，世守其官，世传其器，今失传矣。《道经》云，合三十辐以为毂，以当无有毂之用，今增六辐，不知始于何时。闻南疆吐鲁番，属桑树园驿西二十余里二道桥，有四五里内常覆车，至此宜下车步行，防患未然，书此以告行者。

安西州

河西四郡尽安西，天汉敦煌入马蹄。
一自皇威播葱岭，白沙高积与城齐。

边烽绝域罢轮台，穆圣亲收瀚海回。
想见昆邪归汉日，呼风万马过龙堆。

初四日，晴。安西城内约三百户，东门外沙堆与城齐。安西东境至玉门向多大风，相传多风穴。顾楼下有一井，土人称为神泉，古之渊泉也。井内空且大，甃以砖石而束其口。购买食物，仅得无鳞腌鱼十枚，肉五六斤，豆腐有而不佳，无青菜，鸭同凤杳，鸡与鸾稀，乃购得一鸡雏，费五百文。置木炭五十斤，银每两作一千四百文，一百足八十，尚有鹅眼三二十。关内外行路有必不可犯者二：曰爱洁，曰求备。蜀锦吴纨，丰狐文貂，与土炕破席相磨宕，牛矢马粪相濡染，既属暴殄，亦非享用，挟以王公之贵，督抚之威，求青菜、豆腐未必果得。兰州以西客店，尚偶有桌橙，至关外则绝无矣。到此向民家遍求，不得一几一案。一老先至，请州署代借，仅送一案至，犹旧足装以破板。夜风稍息。

关外山多狼，缠民呼狼为波乃。夜入人家负羊豕。猎者得一皮，值二三金，纯白四五金。巢穴充斥，行者咸有戒心。前月狼阙，骑者过，突出咬马尾，马痛屈前膝，自马背啮人去。东坡云：“吾闻有生莫智于人，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鼠之智犹足弄人，况狼乎？惟最畏绳索及铁器声，施以火枪，往往突烟与人斗。余虽未遇狼，曾啗于虎。

安西道中

出关一唱《白铜鞮》，尘色飞腾锦障泥。

戈壁新开秦郡县，轮台久树汉旌旗。

风和莲井闻莺语，雪尽瓜沙放马蹄。

回首江南歌舞地，浪游真舞甕天鸡。

关外车夫唱《白铜鞮》，词甚俚，余用其意润色之，曰：“驼刺驼刺，拦沙盖地，宁碍车轮，勿伤马蹄，马蹄行不得，可惜白铜鞮。”驼刺即茨也，类蒺藜，骆驼食之肥硕，关外草地悉有之，四月孚甲。

初五日，晴。巳初风起。今日欲行，闻苏赖河水未退，日前尚没一驼二马一车，遍寻不得。闻河内水下有沙，沙下复有水，遇重坠之物，沙即涌起，车行稍缓，便陷入，与过窟窿河同。贾生云：“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此河无坻也。住一日。安西城内顾楼，居一城之中。楼下四门与四城门相直，举目可见全城，一井居中（即渊泉。关内酒泉、甘泉，为三泉。），围以木栏，栏上横板，植一柱，缠二龙，下视。土人云：安西多风，飞沙聚散无常，田屋瞬息没人，惟不至城内，此井足以镇之，未有安西，先有此井，甚神其说。关外沙漠凡有泉水处必为城堡，不仅安西为然。城外沙积高于城，为城所隔，故不入。或曰：沙积如山，除之不易。有警则可危。余曰：“不必除也，戈壁平旷，得高阜则得形胜，可以制敌，莫如将附近沙堆，范以土墙，内藏军火，辅以蔺石渠答，人人守之，以为城之犄角保障，必可制胜，天之所庇，弃之何也。”

初六日，晴，暖，无风。安西东北两门，积沙过城。午初行，出北门，北望有村树。城南有土城，已颓废。西行三里至苏赖河，河宽半里，水分四支。深者平车辘[zhōu 小车居中的弯曲车杠]，没马腹。发源阿克塔齐沁山，北流至玉门，渐西北流，经安西、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之北，折向西南流，入于哈拉淖尔[即哈拉池，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昌马河、党河俱汇焉。“淖尔”即“海”字转音。上岸二里至龙王庙，庙南向，正殿供龙神，东西厢各三间，殿上悬乾隆御书“神功显济”额，神龛左立乾隆二十五年御制碑文，碑阳满文，阴汉文。左相篆书“瀚海波清”额。后殿供天后，东西厢门窗已残毁，大门西有道光年间《西宁道德公重修碑》。过庙向北行，入大戈壁。风日惨淡，沙石青黑，车行其上，干涩不膏，如转空磨，如拉滞弦，数车相和，地殷隆隆，自成音调。盖戈壁本冰海，水渴后尘土已为恒风吹净，沙子不能存水，无土无水，故为亘古不毛之地。时已正午，行四十里，饥甚，无屋可息，即倚车炊饭。食后行二十里至石窖子，已昏黑。下车便旋道左小山，砂石结成地窖二，一东向，一北向，内男、妇十余人，均行路寄宿者。无主人，无水火。上车行三十里至白墩子，宿东头路北第一家。土屋十余家，井水不深，稍咸，可饮。

戈壁皆粗沙杂石，无田土，无草树，无人烟，禽兽亦少。自安西至哈密[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偶有二三雀鸟。所可见者，天光云气、日月星斗而已。天色无青蓝，惟白暗朦胧，亦无片云浓云，日色昏昏淡白。无风时，日出日落，稍清朗，新月半弓，娟娟窥人，而冷独之色可掬。北斗高悬，更见边塞莽苍光明气象。近白墩五六里，高低颠顿，有沙处行涩而稳，土埂无沙，则坚硬而不受轮，震动尤甚。墩西头右有塘水，色深绿，养鸭数翼。墩北一带，土山平迤，有泉七八，东流溉地，种麦、菜三石馀。四围皆小山，中藏水土，能生物也。墩内军塘二，客店三。出关至戈壁，虽体弱之人亦必健饭，嗜饮，盖风高地燥易渴，车行震动，脾

运胃输易饥。

“戈壁”二字，本蒙古译音。人多不解，以义论，“戈”者，斜欹；“壁”者，赤立。言其斜欹、赤立，不宿一物也。西域为用兵之地，金戈铁马，壁垒常新，古今一大战场，因名而思其义，亦不嫌穿凿也。午后暖甚，一裘欲脱。

子芳偶谈其同邑宋进之太史，学问渊雅，何尝不从八股出。余谓：“非八股中多人才，乃义理深者，即人才也。经言义理，即以记事，史记事而义理亦在其中，然事实一成不易，义理层究不穷，故史有尽，经无穷。近日取士重史而轻经，三十年后便嫌陈，因今日之新，即他日之旧也。当经居其六七，史居其三四，相为表里，自然历久长新。光绪纪元以来，多取绩学之士，仍从诗赋经古场中得之为多。

初七日，晴，暖，午后微风。前过汴梁，购一小泥炉，乃灰木和成者，从余八阅月，同行六千馀里，天热炊饭煮茗，天寒煨手足，赖以不饥不寒，忽被粗奴失手碎去，东坡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声于破釜。”无论人物与我有情者，便不忍舍弃，炉其小焉者也，瘞之，并悼以诗。未初出店，西北行，沙堆土阜，如连冢升降高下。四十里至独山子，废墙二三。路北有长山，过此行乱山中，弥望青黑，如铜绿，如死灰，尖圆长短，斜欹凸凹，偃蹇离立，鳞鳞鬻鬻[yà，参差不齐的样子]，均青黑碎石堆积而成。时见白绒花，类人工剪扎，纤纤可爱，近之白草也。《莎车行纪》谓：席萆草，一名塞芦，即《汉·西域传》[当为《汉书·西域传》]之白草，今误为芨芨草。纪氏杂记：芨芨草，生沙滩，一丛数百茎，茎长数尺，即《汉书》息鸡草。山下碎石作黄白色，时有绿草成丛，有茎无叶，似春草新生，攀视之，乃枯茎而苍翠不败，皆麻黄也。又行三十里至红柳园，已戌末。土屋八九家，客店三四，有泉不甚甘，可饮。店内无门，关外各店无案几，无坐具，无窗，土炕高至三四尺，上下不便。共行七十里。日出甚暖而冰不消，

纯阴凝结，虽太阳热力亦不能透，此沆寥[xuè liáo，空旷清朗的样子]冥漠之野，我行曷为忽至此。月色光明，初八九已与中土月圆无异，盖夜静无风沙，而西北又金水所生之府也。戈壁在中土西北，为天山、葱岭、昆仑下游，上古之西海也。洪水时为众水所归，将各山细沙碎石，顺流淤积于此数千里内，又有风雨冰雪，摧蚀消化，愈积愈厚，海水既涸，遂成一渴僻无物之戈壁，其细泥净土，已随风水飘流，至秦、晋、齐、豫平旷处，遂为绵密纯净之大块，而万物丛生，人居乐土矣。戈壁是亚细亚一洲存积沙石之地，此万不能生植者。坤舆初成之时，石沙土泥本混而为一，略具凹凸之形，并无高山深谷，惟风雨冰雪，足以变化之，高者益高，深者益深，此固自然之理与形也。戈壁与沧溟同，试于马上纵观，三二里之前，日色微照，便荡漾白光，隐起波涛，如乏大洋，此白光与野马迥异，野马是竖行直走，此乃横涌平铺，俨然鼓涛也。

初八日，晴，暖。红柳园无柳，亦无草，仅小白杨一株，有二泉为池，引池水种地，约数亩。又将地面浮沙挖尺许，下见土壤，种菜数畦，覆以粪灰。

关外土屋上覆白苇。苇有细虫，以显微镜照视乃见，一经烟灼，便吐丝下垂，葳蕤成串，飞尘附积，如瓦菰倒植，《侍行记》喻以藤花满架，亦能仿佛。

麻黄丛生沙地，纤枝蒙茸，黄青如柳初梯[tǐ，植物的嫩芽]。

二泉一大一小者，大者人马同饮。小者开一渠灌园，在北头路东，西围皆小山，多硝碱，故泉水亦硷。

未初行，五十里至小泉子。崎岖曲折，行乱山中，石骨横路，车极震簸，窄处仅容一车。道右多长山平岭，左多圆峰，纷如乱冢，有碎石积成者，有大石结成而上覆石子者。小泉子在道右，颓垣无人，有泉水味硷。过此上土岭六七里，渐下坡，二十里至大泉子，住客店，尚宽。军塘汛兵，居民十馀家。旅店四，泉味硷

苦。自安西州起无驿站，由武营递文应差谓之军塘，马更少且疲瘠。马不足，易之以驴，有全脊破烂者，有疲极卧地，百鞭不动，以二人牵其尾始起，可痛也。西北路远差众，而马政极不讲求，马数不足，又减克草料，有马亦不壮盛，遇差至，则拉民马以供役。拉一马即须一人相随，草料饭食俱自备，民极苦之。安得贤大吏一整饬，为众牲造福？冥漠之野，无闻无见，忽一犬独吠，未几，进店。关外荒店俱以骡马粪熏炕，熏久椽梁光黝，与精漆同，光明洁净，以手指力拭，毫无烟煤之色，可知马牛粪内有油漆质，惜无化学家精求之尔。

初九日，晴，暖，无风。泉在大泉西南沙滩上，有塘，泉水干处即成盐粒，土人食之。昨日塘马倒毙二匹，汛兵取其皮，食其肉，髹骨狼藉。万物以人为贵，畜以养人，驿马尤有功于国，顾因克减刍料，以少当多，令其惨冤至死，无所控诉，亦不仁之大者。得有心人出而调度之，将马数补足，寻常差事，不准多应，其疲瘠者，收养三二月，即成中驷。余到新当力为当道陈之。

泉水处有水鸭十馀，见人拍拍飞去。旁有菜畦一园。

关外产麻黄、甘草，大者逾握，土人以代薪。

行台已残坏。体察驿站军塘情形，马匹固须足数，若戈壁路远，而马力不及者，更须酌加。无论人畜，欲用其力，必使其力有馀，方能持久，国家事无巨细，吝财而不惜物，未有不腐败者。驿马足额后，收疲弱归总厂调养，必能复壮，办理得法，立见功效，此亦极易事，在当官一留心耳。

未初开车，向西北行（北大西小），路平甚，二十里上坡入乱山中，忽东忽西，高下确率，乱石梗道，车极颠簸。约四五里下沙滩，道左有长山，平远连绵，车傍山行，初远渐近。又行十四五里逼近山嘴，地多白石，山后出美石，似水晶微黑，星点光芒。共行六十里，约六十五里。戌正至马莲井，宿客店。店三四，小铺二，驻把总，军塘额马十四匹，实养十匹，今年倒毙四五匹。照章岁

补倒马四匹，每匹八两，水劣草枯，不利于马，宜其倒毙，既不足额，又草料偷减，善地且不堪，况戈壁乎！

戈壁生草二种，一为白芨，其一蒙茸纤密，根诘屈而有茎，无叶，土人名为爬地蒼盘，若入盆景，真文草也。二草皆成丛，丛内必积沙数寸。车路近山者以石为骨，以沙为肉，无沙处即震叠。石色红白错杂，有青绿如翠者。多狼，白日出没，土人不敢伤，前有猎户枪其一，遂大猖獗，人畜不宁。余谓：“除恶务尽。仅枪其一，安得不猖獗？”野马，缠回呼为野瓦阿特，百十成群，毛色类常马，见人辄奔避，俟其至涧饮水，伏草际发火器毙之，肉味颇美。泉硷苦，同行皆患腹疾。余亦便溲，服厚朴、神曲，始愈。

马莲井

兜铃悬古堠，藟石卧荒圉。

旷野虎争路，昏林鸱吓人。

僧残山鬼侮，民蠢社公神。

雁户餘三五，谁能饷尔贫。

初十日，晴，暖。午后西风起，申刻渐息。未初行，路尚平，二十里入乱山中，东弯西折，沙软石硬，左撑右距，车震簸甚。路左有废墙，十里入蛟牙沟，两山逼近，出沟右坡有碑座，不见碑。坡下乱石成堆，有葫芦形者，有人形者，车夫均以油抹之，谓行车即速。五里有小庙，名游神庙，亦供以油。又十里，道左长山平迤，长山西南有一小山，上锐下圆。道右有小山二，倚抱如连冢，土色赤黄。两山逼近，路狭于巷，山土为风雨摧剥，细皴如牛毛，山下石骨隐现，覆以红白沙子，车簸如倒篋。又数里四山渐开，入沙滩稍平，而砂砾森错，如舂肉糜，如剜骨肢，如埋凿露柄，如立剑植锋，为之目栗。又十馀里，两山高起而逼近，路宽约十馀丈。共行七十里。戊初至星星峡住店，有房有明窗，并借得一桌，甘州以来所未有也。今日向西北行十之七八，向西行十之二三，自马莲井以北，四山丛抱，地势极高，乃戈壁之脊背也。西南望瀚

海甚低，北面亦有瀚海，隔山不得见。客店五家。店南有井深丈馀，水味淡而微甘。《辛卯侍行记》谓：“马莲井及此水，均咸苦。”余尝之，马莲井水亦较淡，今日水味颇甘，似已今昔不同。泉出于地，甘者本多，因土咸苦。泉由土出，甘味遂变，日久为泉水浸漂，咸苦渐减，亦其理也。驻守备，有关帝庙。戈壁极敬关帝，人不到处，鬼神得而治之。

夜间，子芳同出步月，访陈一老，徘徊悬崖大石之下，觉冷始归。谈及前客浙江织造署有一老役，忘其姓名，年将七十，眇一目。自述杭垣陷后，贼首某伪王住织造署，病死于内堂。南院东偏，椿树十馀株，下开一穴，深二丈馀，甃以砖石，填三棺焉。中藏尸，左右各藏金珠重宝。开穴用匠三十馀人，老役与焉。封穴日，悉戮而闭之，恐其漏言也。老役以事他出，幸免。言之缕切，愿具状呈官，虚则置之法。织造恐滋物议，不敢启，有一二欲启者，旋病卒，或尚有待也。有人夜至后圃，月色昏黄，深树中忽有光，一人短衣结束，类演戏之装武松者，发被面，头巾缀一珠，如鸽卵，手短刀，飞步而无声，伏墙而灭，墙外数武即穴也。子芳不妄言，郿坞、金穴，贪暴一辙，特志之。后人必铲其尸也。

至关帝庙，奴子李才患病，求一签，曰：“班超生入玉门关。”余曰：“生入，幸矣。”道士复请余求，为咏昌黎“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句答之，而止。

十一日，晴，暖，微风。星星峡两山夹峙，悉大石层叠峻嶒，千状万变，西来未见。峡口北即军塘，井泉在道左山下，井眉有木栏，深丈馀。旅店均负山而屋。峡口道左山岩洞内回回墓，有亭有堂，墓在洞口，上覆石室，室中青石如砥，有卧像，仰如尸，下褥上被，又以白单遍书回纥经，掩覆之，而头颅手足凸痕宛然。启门而入，遗蜕在地，阴森逼人，为之却步。土人呼为回回坟。其门首题云：“唐朝回回一千三百四十年，高人不屈水土到此间。”

语甚俚，缠回称之为圣，过者必祭。土人传系肉身干腊，发长几二尺，何以不棺不藏，千年不坏，与高僧坐化同也。余启视之，乃坟也，故作人形以示异。戈壁之路有三等，或沙，或石，或沙石糅杂。戈壁，人谓即瀚海，非也。瀚海在内、外蒙古之间，天山南北乃戈壁也。名异而实同，中央积沙深浮，人至则陷，可行者皆傍边岸，如履斜欹之壁。瀚海干渴而望之，水气濛濛，沙土碱卤，质与海同，戈壁亦然。

午正行七里，上坡至关帝庙。下车瞻拜，廊下立木碑，叙修建缘起，道士供茗饮，小坐庙前石盘陀，广平几一亩。出庙左转，凿石为路，初宽渐狭，仅通一车。绕至庙背，下岭入大涧，涧底土石黑黝，涧上千峰竞秀，万壑争奇，如列屏障，山根大石平铺偃卧，如鳞甲森错，爪鬣怒张，天帝断鳌，其在斯乎？此戈壁山水极雄秀者。由涧底向北行十馀里，左山根石色青黑，又数里，道旁小山络绎，有沙有石，共行五十里。至小红柳园，道右有吴中丞新设腰站，泉水甘，道士刘青山主之，向西屋三间中厅，左右为卧室。室内有长炕，前檐开窗，中置桌凳，廊宽三尺馀，外缭土垣，为车场，北垣下有槽、有溷，布置井然，行人德之。入屋小憩。己酉初，旋行，夹道葱山被地，簇石成山，石如卵、如拳、如沐、如点黛螺，磊磊落落，不见寸土，殆为风雪刮净也。路行山峡，石骨迸露，震撼异常，有沙处稍平软，不及三之一也。共行四十里，宿沙泉驿，客店三。井水咸苦如卤，幸携水足用，店家亦藏淡水。由星星峡、小红柳园运来。出星星峡向西北行，有小径约六七里，经深沟上，有雍正年间立碑二。为水所冲，车不能行，只通骑，共行十六七里，始与大道合。土人云：星星峡至沙泉驿，由小径可近二十里。

风沙之域，焦饶之野，群相惊曰有鬼。于是鬼益为厉，立庙祀关壮缪镇之，鬼乃褫薛荔，驾赤豹，从文狸以去。异哉！鬼者人所化也。人所聚处，鬼亦居之，都会喧阗，孽生丑幻，含沙射影，

无形无声，鬼每乘人之敝，眈其室而玩弄之。人之智不足与鬼争也，乃刻木饰土，以无召无强名为神，欲以治鬼而福人，其久也，鬼与神狎，又或窃神之威权，以戏侮人。人之为不善也，蠹精耗神，穷日与夜，其志必惑，心必怯，暧昧畏缩，常疑鬼之虚无阴狠，足以祸我也，复设牲醴，发信誓，以求助于神。戈壁荒僻无人，安得有鬼，岂沙场马革中毅魄欤？夫五帝三王之世，有鬼而无神，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各得其道，人道近则神道远，人死曰鬼而已。至春秋列国始有神。神者，乃昏暗邪曲纷乱不平之气所郁积而出焉者也。生于火者则治火，生于风者则治风，神之甚者则为妖。人道修，善恶分，神将避位而听命于人，至人所不治或治而失其平，神斯乘除而调剂之。瀚海、戈壁，旷远杳冥，朝廷疏节阔目，不欲以文法重困远人，而官吏不体此意，辄欺边氓愚懦，放手鱼肉，视为利藪，神或宣导幽滞，监察贪暴，以佑吾民，亦理之所宜有者，故其为神也，必明必灵。

军塘马四匹，其一奄奄将毙。驿有三弊：一，站太远；二，额不足；三，草料偷减。站远则马力疲困，不足额则一马当二马之用，偷减则马常苦饥，安有精壮？若整顿，必须补足额数，三四百里添一总站，如一站常额十匹，飭补足外，再添给五匹，则一站得马十五匹，于十五匹内，抽调五匹，归总站喂养，二十日仍发回分站，再抽调五匹回总站，至二十日又发回，周而复始，则可杜缺额、减料之弊。分站之马必精壮，一马足抵二马之用，犹之人时其饮食，均其劳逸，未有不强健者。疲弱之人欲以调养变为强壮，十人不过一二，若马齿未老，因伤力乏食，不堪驱策，一经调养，则十马定有七八复壮者。积弊太深，若空言责成，派人稽查，终无实济，此乃边省要政，总之难在得人，此等人才到处皆有，不求亦不至也。

丁丑冬，侍居无锡官廨。某日夜梦游行旷野，烟雾苍莽，月明如昼。至一小山，土坡有关夫子庙，月光照见庙门，红笺大书

联云：“万里长风清塞地，一轮明月满中天。”推门入，阒寂无人，殿上一灯荧然，神幄低垂，炉香未尽。立廊下看月，久之乃寤。次日，以语仲弟，三十年来几忘之矣。乙巳正月，得遣戍耗，仲弟寄书曰：“兄不忆丁丑冬之梦乎？万事前定，夫何忧？”过兰州时，介侯言星星峡关庙灵异，过者必拜，既至下车，随同人拈香，出熟视风景，仿佛梦中，但殿宇卑狭耳。忆梦中，门外尚有大石如屏障，以询道人，曰：“旧有青石堆簇，已铲平之矣。”闻之益讶。

过回回墓

峡口巉岩叠石屏，墓门香火闹芳馨。
幸逃南海青蝇吊，来取西天白马经。
蜕化衣冠藏古洞，灵来风雨暗空庭。
一杯占断云岚色，手酌清尊倒玉瓶。

十二日，晴，暖。午前起风，午后渐息。未初行，午饭奴子为调海黛作汤，顿有感触，忆九岁时侍先母避乱商城山中，蔬米不济，季父楚亭公督课甚严，每夜子正始率弟绶归寝。山深，户外虎狼嗥啸。散学时先母必拥衾以待，令乳母高姥执火候于门。一日食尽，余夜苦饥，反侧于床，先母曰：“汝饥乎？起寻鸡窝中新生一卵，拨馀火煨食之。”暑月病渴，先母调海黛一盂，教福曰：“今日多读十行书，归以啖汝。”至今思之，为之哽咽。熙甫《周孺人事略》、皋文《先妣事略》，小子从不忍卒读也。未初行三十里，四点钟至腰站，亦吴中丞设。去年九月造成，布置与昨同。前因道远，一岁冻喝死者七八人，故设中站。出沙泉驿西北行（北大西小），夹道长山中开沙路，有石簸车。二十里后入沙阜间，沙堆肿漫如肺叶，映日殷红。自独山子至此山始尽，多碎石。又五里入旷野平沙，丛草黄白，砂砾杂黑子如豆。五里至腰站，屋后有泉，深五尺，味碱卤，饮之坏腹。五点半后行十里，八点三刻至苦水驿，平沙无垠，极目寥廓，碎砾下沉，飞沙上浮，车铃淙淙亮以洪，马铃铮铮脆以清。日淡淡，风呜呜，车夫扬鞭，联袂而歌呼。

车中兀坐，悠悠扬如舞秋千，浩浩荡荡如泛沧溟，使我想成连之高深而游卢敖之汗漫，仙乎仙乎？将至苦水驿，月明如镜，沙软如毡，八轮同碾，寂阒无声。驿站一，客店三，看电杆者一，住泛兵。自巳刻至夜，暖甚，一裘亦不能耐，恐生大风。苦水驿附近二三百里，向多黑风，飞沙走石，昏不见物。询之土人，站内养马驴各一，沙泉驿马七驴二，驿东北有关帝庙，内一鼎，雍正年铸，钟亦精，古字颇多，大刀已折为二。

西北山水疆域见于古史者，惟班、范书传较详，唐宋以来诸家著述，就《禹贡》、《山海经》、《水经注》及散见诸史者，缘引指证，未亲历也。边鄙漠野，山水多不著名，译音以华文代之，差误尤甚。论中原山水，自当以昆仑河源为缘起，昆仑经道家附会，反成荒渺；黄河禹功告成，《禹贡》略而不详，后世但知神禹之绩而不深求禹功之所在，亦汶汶矣。予尝考之汉唐以后，河患在龙门砥柱以下，禹时水患在积石以下，龙门砥柱以上，何也？地球南北极为日力所不及，皆有冰海。开辟之初，戈壁、瀚海皆积水之区，一冰海也。至地球受日力久，阳气薰灼，悉融而化之，而洪水作矣。天山以南之水聚于戈壁，蒲昌海〔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的罗布泊〕，黄河其尾闾也。天山以北之水聚于瀚海，齐桑淖尔、额尔济斯河〔源出阿尔泰山南坡，上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北部〕，其尾闾也。今瀚海之水由额尔济斯河归于北海，故道尚存。戈壁之水由蒲昌海归于大积石〔关于积石山，今人说法有二：一为大积石，在青海省东南部，即今阿尼玛卿山。黄河河源是今青海省约古宗列山，在积石山之西。一为小积石山，又名唐述山，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西部，即今拉脊山〕之河源，故道已就湮塞。予经玉门、安西，过苏赖河，入大戈壁，南望平沙无垠，沙石中偶捡螺壳，其为积水之区无疑。询之土人，由敦煌骑行七八日可至青海，但多流沙，误行即没人，与弱水无异。凡流水所经之域，积久始有流沙，敦煌距若羌〔在今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塔里木盆地东部]千餘里(共十五站)在罗布淖尔[即罗布泊]下游,当日葱岭诸水必浸淫蔓延此二千里内。夏兰亭大令云,伊在若羌,遣人随缠民由屈莽山赴西宁,归询之,所行之路,高低曲折,皆沿河而行,可见此即蒲昌海入黄河之故道,年久为风沙土石所堙,或断或续,不成河耳。前人知塞外之水与黄河同源,而不悉其故道流通之迹,因为伏流潜行之说,似是而非。今日四海之水,日见枯减,而昆仑葱岭南北河较之洪水以前,已成涓涓细流,蒲昌海与黄河遂成两截,亦坤舆之大变也。洪水时,塞外葱岭诸水涨盛,溢入黄河,下注中原,三门以上又为层山所阻,纵横泛滥,昆仑以东,难奠厥居矣。林之奇谓孔安国曰:“施功发于积石,或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说不然,使自积石而下,龙门而上,果有凿山穿地之迹,则经无缘略而不载。傅寅曰:“龙门而上,积石而下,地高而水不为患,禹功所不加。”此二说也,读书而不察地误矣。《禹贡》导河无不探水之源,河为四渎之一,焉有不探源者?积石山在塞外西羌中,所谓大积石也。杜君卿沿隋代移置积石军于廓州西南之误,指河州为《禹贡》积石,《元和图志》谓,河出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是置积石于蒲昌之西,其误滋甚。陶氏《侍行记》谓《禹贡》积石,乃塞外之大积石,最为有识。然河源尚在大积石之西,由塞外至河州,源近而流不塞,谓禹不施功可也,若河州以下,砥柱以上,山峦包裹,峡口紧塞,疏凿之功必多,至三门凿后,大功已得七八,《禹贡》只以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二语该之,砥柱以下至于九河,禹必全用土功,古籍淹略,于禹功至剧处都阙而不载。其类于龙门者,如兰州东岗峡、贺兰牛首青铜峡,以至龙王辿砥柱三门均开山凿石,万年不坏,至今痕迹宛然,何以谓禹功所不加也。太史公谓禹以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乃醕(《史记》作“斲”,《史记》旧本亦作“洒”)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此亦臆度之词。禹醕二渠,于经史别无可

考,《汉书·沟洫志》引用之,注二渠,其一出贝邱西南南折,其一则漯川也,今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即古之贝邱,今济南府属临邑县,即古之漯阴。《汉·地志》[《汉书·地理志》]注谓,平原郡高唐县为漯水所出,又漯阴县注,漯水出东武阳东北入海,是二渠在 锥内大伾以东,以全河论,已属下流近海之地,必卑下,为水所归,禹但分其流以泄水之怒耳,若河本下引,而载之高地,强就下之性以就高,则溃决立见,谓禹之智而出此乎?河至灵武以北,出入长城,今之河套乃北行高地者,亦群山拱束,地势使然,非人力也。凡治河以人从水则可,强水从人则不可,性情执拗者不可使治河。河出大积石后,入塞复出塞,出塞复入塞,其入海也,初北流,继东流,而北流最纷歧,今复北流,千百年后必再有东流之日,此可以预度者。惟东流日久,势必夺淮,其害最剧,地形北高南下,亘古不易,江河一日不涇,不能一日不经,中原有欲导河行塞外者,有谓江河天险可限人飞渡者,皆愚妄也。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注勃海,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之意,欲引黄河行燕晋塞外,从崑崙入东海,不经中原,可谓奇策,然则秦、晋、梁、魏、兖、豫之水又将焉归?亦可谓不思之甚矣。武帝壮而斥之,但云河乃大禹所导,圣人作事,通于神明,恐难改更,而不能道河所以难行塞外之故,宜汉一代塞宣房,凿砥柱,草草从事,略同儿戏也。太史公谓中国山川首在陇蜀,尾没勃碣。吾尝取以论黄河,黄河首与中原河山相终始也。夫水由地中行,常流顺轨,何至浩浩滔天,昏垫之灾,怀山襄陵,必昔无之水而今有也。孟子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是言洪水在尧前,至尧犹未平,语自分明,后人因九载绩用弗成一语,遂谓尧有九年之水陋矣。《淮南子》云:洪水之患不自尧始,本于孟子也。洪水之灾,中外皆同,而瞻部一洲为尤甚,葱岭昆仑冰雪为之也。

惟尧始发奋以与水争，惟禹能导积石，凿龙门，凿二渠，疏九河，开万派朝宗之一源。河患既平，而西北王气输入中原，四千年来文明大启，遂驾中天而上之。古今有大患乃有大功，美利无穷，悉自大患始，洪水猛兽，为禹与周公作也，今有甚于洪水猛兽者，其必更有禹与周公可知也。

洪水之世，沐浴三光，漂没万象，蜉蝣之民，阴弱昏闇，与水相濡染不知水之为患也，水与人争地，人与蛇龙杂处，上巢下窟，得免为鱼幸矣。帝尧神圣，相高察卑，望海知归，始毅然以与水争，天即生鲧与禹，以解万世生民之厄，治水为开辟后第一功，鲧在当时必以非常之才，负天下之望，尧始咨而任之，以滔天之灾，而欲课功于一人，观成于旦夕，此必不能也。舜之殛鲧也，禹为司空，被发徒跣袒胸，以为之请，舜曰：“洪水傲予，下民昏垫，功成受天禄，不成行天罚，不敢贷，汝能拯民于水，予将荐汝于天。”禹让于稷、契、皋陶不许，乃受命，焦劳苦思，深求鲧之得失利病，以法以鉴，以告厥成功，舜乃采元玉，凿大圭，以赐禹而禅焉。鲧之治水也，惟于砥柱之下作堤防，补苴溃决，故劳而鲜功，禹则探源积石，开山凿峡，任水所之，加利导焉，故用力省而成功速。鲧为其难，禹修鲧之绪，论功只当鲧之半焉，后世神禹之绩而罪鲧之愆事，岂禹之心哉，岂禹之心哉！

十三日，晴，暖，有风，将晚风厉，亥初息。虽暖而减衣即觉凉，地气寒也。未正行，出驿见各店壁均涂红土，西有土阜二，丰而平。左阜为电杆厂，车行粗沙碎石之上，干濇生滞，与苏赖河、龙王庙戈壁同。沿途平旷，而土阜、沙坡，高低起伏。气旺而有情。五十里至天生墩，墩在道左，土色赤，高十馀丈，长倍之，卓立大荒。向西尽处起一峰，上堆顽石，夹道多赤壤，硝卤间杂，如雪上点砾，晚霞万缕，白云络之，互相激射，真金碧世界也。过天生墩八里，七点钟至腰站，亦新设者。屋后土作蒙古包一。道士穿两井，一在屋西，深二丈馀。见粉白沙石，厚四尺馀，尚未及

泉；一在道左，已深丈餘。见湿土，以土色验之，有水亦必碱苦，然凿井见泥，水不远矣。道士向余募化，助五百文，茗，坐一小时，复行四十二里，丑初至烟墩住店。今日路平旷而坚硬，有石处颇颠簸，过天生墩向北里许，土阜起伏类冈峦，日将落时，乌云障日，浓淡纵横。日在云内隐现，深浅纹缕因之奇变万状，安得画日手写此夕阳无限好也！《辛卯侍行记》：“由苦水至格子烟墩，据哈密厅丈八十三里零”，因驿夫不愿，酌定作一百里，今行十一点钟之久，以寻常车行迟速衡之，实有一百十里，车夫口称一百四十里，亦虚数也。自过苏赖河入戈壁，至此未见一树，昨日过腰站后，尚未见草滩，今日行百餘里，不见寸草矣。关外杨多柳少。杨者扬也，枝尽向上；柳者留也，故送别则折柳，其条下垂绊物，而有缱绻之态，令人依依，乃植物之最多情者。戈壁枯槁无情，谁送青眼到逐客也。沧海横流，震撼五岳，漂没万象，吾胸中自有太古、昆仑为大地之根，葱岭、天山为正干，终南、太华、太行、太室已由于生枝，古帝王悉胚胎于此，如欲见四千年以前气象，当于戈壁求之，若仅遨游三江、五岭、天台、罗浮，不过盘旋花叶间尔。

江、淮、河、汉，必有汇一之日，其期迟速，当视河行为候。河，北行人海其期迟，东行人海其期速，然皆以淮为枢纽。淮，南行人江，北行人河，尚可以人力束缚驱使之。若河夺淮，淮不能容，必移祸于江，江亦不能容河也。吾淮之南、江之北，其为鱼矣。尧时洪水之患在西北，若四渎汇一，则其患在东南，善治河者，其预防之。黄河图以《大清一统舆图》为最详，以行水金鉴所绘形势为最显，然于河两岸之山太略，又不著名，非善本也。后附《古今黄河通塞图》，阅之大势了然，亦嫌地名太略，近日讲求测绘，必有精本续出矣。

西域多良马，而巴里坤产尤异，身长七尺弱，高三尺强，腰细耳耸，双目有棱，蹄圆而腕细，尾丝与蹄齐，中驷一日行五六百

里，性悍黠而恋群，不服驾驭，劣于骑者，轩前举后，鲜不颠坠。引去数百里外，往往脱衔概驰归，丧马并失所负物，于是畜马者相戒，不列于厩。巴里坤天山，北有蒲类海，汉蒲类国所由称也。广数百里，四周泥淤纒沮，葦荻蒙翳，人不能至，群龙窟宅其中，时出与马妬。其妬也，绕马身数匝，纳尾于牝，挟之腾起，黑云团之，雷雨益厉，须臾云覆马堕而孕成矣。产龙驹，殊形诡状，杂众中，人不能识，其气上烛房星，如火光照夜，如山林竹木，如埃尘，如门上楼，如紫烟，如白粉沸，与猛将气同，可望而得之。李学文参将云：“凡龙种高大逾常马，长颈，有翼隐被鳞纹，门鬃覆面，鬣长过膝，尾蓬蓬若簪若髻，群马游戏踢啮，龙驹落寞踣踣，垂头短气，垢污狼藉，非病非痴，终日遑遑，若无所之，众马与之戏，畏避若不支，遇美草必让众马先，所食恒不饱，尫羸[wāng léi，瘦弱]骨立，不如常马神骏也。夏月，马场时有烈风雷雨，飞电下掣，群马惊迷，龙驹独纵横蹴踏，雷火缠之，振鬣长鸣，不焦不濡；冬月，雪花去身尺馀即飘散，晨出先众马若队长然，晚必为殿。凡育马任购者自相，善相者详于神骨，略于皮毛，相定，御人以长竿染赤泥识其髻，乃跨他马，怀勒鞚，入群马中，稍近舍所骑，纵身马背，或衔鬃抱颈，任其惊窜，马力尽汗出，而后徐紮以归。龙驹遇御人，扬扬如平时，驰数十里，即自止，俯首就靴鞅[zhá，拴住马的两只前蹄]，惟不受鞭捶。曩有龙驹，为某总戎所得，行至玉门，饮群马，独昂立以鼻嗅水者再，终不饮，御人鞭之，遂逸去，既去，方知丛薄中有浮尸也。龙驹还蒲类海，隐葦荻深处。一日，虎至，群马奔散，独与虎斗，断虎一爪，土人于大雪或日出时，尚偶闻嘶声也。有见其斗者，蓬松人立，鬣鬣怒张，神威振奋，疑狮疑象，迥非马也。”参将云：“龙驹虽贵，亦时出，或遇之而不识，或识之而不能得，既得矣，动违其性，亦一去而不再出，且有误入牢笼、困盐车而死者。”嗟乎，麟不待圣人而出，安见其为瑞哉？



圖 六

十四日，晴，暖甚。格子烟墩店四，官店甚宽展，水碱，共四井，井平地四尺见水。路南阜上有龙王庙，北有旧驿，戈壁穿井均方式，内障木板，井口架栏为眉，坚厚耐久，可以为法。未初行六十里，七点一刻至。长流水初出烟墩，夹道土山颇高，路狭如峡，旁有沙石结成大块，沙滩厚积，车行 濡涩，约三十馀里，西北有雪山，郁然高峻，与云气相连，土人呼为小天山。至滩沙浅细处，又行十馀里，下坡，道右，泉一，土屋三，垦地十馀亩，沙尽出戈壁，平地有荒草，与中土同。又八九里，道右泉三，清而甘，又五六里，至长流水住店。出沙滩后，但闻铃声，不闻轮声，软腻如绵，地质系极细泥土结成，深至十丈，可决其无砂石，与中原膏腴同。遍地生草，织密畅茂，此最宜开垦者。途间与子芳语曰：“此江南上腴也，从何飞来？”子芳曰：“何以知之。”余曰：“得之车声。”将到店，树木蔚然。柳色葱郁，杏花盛开。余笑曰：“何如？”泉水在西北山坡上汇为二池，味甘。他站马来饮，驱之不肯去。树大小近百株，山在路北，有关帝庙，店四，居民小铺二十馀。泉水其清若镜，味甘若醴，虽江南惠泉不能过也。摘园韭，洗泥芹，

温秣酒，沦脱粟，与子芳共食，不觉人醉乡。

余前谓戈壁之路有沙土石三者，尚未尽其变。凡车行，干 漉重滞而响声殷地，纠蓼叫昇，空洞沉浊者，必上积粗沙，下结碎石，厚至十丈，无寸土也。凡车行最浮最速，不软不跳，其声碌碌无馀音者，必地质坚硬，地凝结于上，而盘踞于下也。凡车行，砰磷郁律，如鼓如雷，声远而长者，必近山之地，土蒙石窍也。有时车声唧唧辘辘，不疾而驰，既安且和者，必地质纯土，土上有细沙，沙上复有轻尘也，略同古之蒲轮。听车声而知地质之各异，耳与心通，能令行役忘倦，尝语介侯兄弟曰：“日日吃饭莫枉吃了，日日走路莫枉走了。”华封笑曰：“可惜只发尔到新疆！”

“北斗握中枢，日月经纬之。消长分寒燠，各自有程期。冬至阳初长，夏至阴始基。妙在姤与复，乃见造化机。”此余句也。春气由西北至东南，地受天气也。热生于日，寒生于月，日初出之气盛，将昏之气衰。东南受旺气，西北乘衰气，东南草木正月发生，戈壁四月方见萌芽，其故由地气高寒，日力不足，必须俟东南地中阳气上升，渐渐熏蒸，自下而上，始得热也。天气自西北至东南，地气则由东南至西北，天虽阳而气寒，地虽阴而气暖，东南木火之乡，而非水不生；西北金水之府，而非火不生。交相为功，乃后天八卦流行之理。余西来方识此意，天道循环，人事消长，不外此矣。天道属阳，仁也，喜弱；地道属阴，义也，尚强。强则务进，进而不已，必过。天道每乘除之，使协于中，人道从地，更强于地，凌弱暴寡，有进无退，盈满为灾。天道循环消长，使强者常不及，弱者常有馀，虽帝王将相，天每限制之，使丝毫不能强求，而昆虫之细，天亦相生相养，厌其所欲，使无缺陷，此乾元之德，所以无物不宜，无时不宜也。君子居易俟命，贫贱患难，不怨不尤，亦惟信天而已。

三月十四日夜至长流水

瀚海尘沙路几千，风饥龙渴见人烟。

【二六〇】

· 裴景福著 ·

杏花杨柳长流水，白雪黄芦不夜天。
浩荡春风生杖底，招邀明月到尊前。
果然城外桃源好，小住还应六百年。

偕李与铭军门出关

万里赴戎装，西风日夜凉。
边城秋草绿，砂碛暮云黄。
马角生长道，龙旗下大荒。
葡萄沉醉后，宝剑吐光芒。

十五日，晴，暖，东南风甚厉。戈壁三月必屡有东风，冻解而耕开矣。此地气由东南上腾之证。登山坡小园见杏花四五株，临风濯濯，有不胜罗绮之态。余曰：“此坡老黄州海棠也。”子芳云：“此花若在江南百花丛里，未必动人顾盼，到戈壁方见丰神。”闻之慨然。未正，行二十五里（《侍行记》作“三十五里”，误），道右有土屋，已圯。泉在路左，味颇甘，稍浊。因大路有水，绕向东北行，约三十里过大泉，土屋三四，林木蔚然，牛羊成群，白杨二株顶枝屈抱，似莲花含苞未放。途多沮洳水泉，有耕地。折向西北行，约十馀里，至黄芦冈驿，沿途尽草地，多黄芦。共七十馀里。行大路只六十里，冬月可行。春暖冰开，泥泞多阻，故多绕十馀里，到店已戌末矣。店四。有一店最明净，每屋开窗。民居十馀。道北雪山距此七十里，远望山似两重，高者乃雪山，产松木，最坚直，电杆用之。由雪山涧南注有河，自乞竿淖尔来，经拔木登之南，没人沙，伏不见，欲引至黄芦灌田不得。自长流水以西七八十里，到处有泉，且味甘，殆雪山涧水由沙内暗注也，土人呼小天山，即巴里坤，天山之南干。

戈壁有雪云、风云、无雨云。雪云暗而晶，密普无际；风云或黄或黑或昏暗，皆起毛而零乱，横斜成缕，云边参差不齐，或厚或薄。

夜静，店主舂米甚喧，虽熟睡犹闻舂声，鸡鸣春息，而耳根春

声未息，以询奴子，则未闻也。始悟佛说“其形虽寐闻性不销”之理。闻在性，不在耳也。戈壁夜深，万籁俱寂，万籁俱起，即空，即摇，即灭，即生，即声，即闻。阿难以声为闻，终是钝根，譬之聋人，两耳虽塞，闻性自在，聋人之闻比聪者更繁，所以形销命谢，性不销灭。嗟尔众生，循诸色声，逐诸生灭，所以逐念流转也。

前雪夜行古浪峡，气象阴惨，神思惴栗，读《楞严》《华严》三十年，至此乃得实证。佛谓：“风烟烧溺，刀锯挫绞，悉由众生自造。”吾默坐舆中，行二十里，偶起一念，而风雪虎豹声即加厉，凭虚构想，忽生异境，因思天地开辟之初，洪水茫茫，岛屿隐见，日光腾跃，大荒万物，萌芽蠕动，是何景象？天地闭息之后，烛龙目晦，日轮如墨丸，穹水冻雪，迷漫海陆，世界暗暝是何景象？昆仑、葱岭，阴壑万仞，积素、太古，日落天低，风号雪虐，立就长夜，是何景象？一叶扁舟，洄溯游衍，忽被狂风吹入黑海，波涛汹涌，鱼龙腾啸，海山苍苍，黑云中一线红晕，与海波相吞吐，须臾而没，是何景象？天壤极境，不必身历之也，世有季札、师旷、成连、蒙庄辈出，庶几能为吾道之？

十六日，晴，暖，风。未正行。询之周店老人，云：拔木登距雪山约三十里，距黄芦冈约三十里，前张勤果、刘襄勤派勇七八营，开渠引水，过大泉至黄芦冈东北三里小杨下，因沙漏水，用毛毡铺底，渠宽七八丈，深一丈余，来源极涌，文襄疏中盛称之，惜撤营稍早，渠被夏潦冲开，日久愈圯，至今水仍至拔木登西南没于沙。黄芦冈附近，春末冻解，遍地皆水。入夏，日少一日，至五六月愈渴，井水亦枯，非疏通前渠，不能耕种。风沙之区，宜开暗渠，厢板片以御颓沙，于上流渠口凿一二塘，以淀沙蓄水，水将入渠，宜曲折作“之”字形，可杜沙多塞渠之弊，若开明渠，愈宽大，沙壅愈甚，万难经久也。

天山多产松柏，匠石伐之，以为栋梁，年来采用日多，外山将濯濯矣。为之赞曰：“北山之杨，松柏苍苍，土石之精，霜雪之英，

蔚为栋梁。其脂与液，化为茯苓、松香。而松柏本性，深畏斧戕，但愿饱蝼蛾，栖凤凰，枯槁严壑，不愿撑拄华堂。”拔木斃多榆树，坚结中车材，宜入《考工记》也。黄芦，咸丰前有六七十户，乱后仅店四，耕夫五六户，驿西头白杨六株，大者逾三抱，垂柳四五株，为戈壁中仅见。午正二刻，行十五里，至一棵树，缠民五六家，汉民如之。车行平旷，沿途村庄林木相望。又三十五里至二十里铺，过此夹道青榆碧柳，绯桃红杏，倚天照海，春色盎然，直至哈密城外，秣郁掩映，如行万花谷中，江南惠麓、虎阜，尚无此艳阳也。共行七十里，住哈密城外。出长流水初向西行，沙细土软，约二十里，又行二十里，沙石如指，又行坦途十里，至二十里铺向西南行，土色纯白，田畴弥望，麦苗已青。兰州以西至关外，艰于水，饮酌不济，竟有数月不洗面，终身不浴者。闻尚有一事可詫，大便竟不拭秽，此虽细事，亦民智不开，教化不行之一端。缠民好洁，勤洗濯，喜种树，凡村庄无树者皆汉民也。今夜作书罢，将毛锥子插铜饮中，忽倒烛上，燃作兰花形。杏如来，见之曰：“昔闻焦尾琴，今见焦尾笔矣。”余始悟，相与一笑。

昨夜月明入户，就枕不成寐，急披衣，呼子芳、华封同起步月，出门，天山积雪，光明袭襟袖，戈壁烟雾苍茫，波光荡漾，直是一片净海。月下微尘数点，明灭有无，掠天山而南，影冉冉拂平沙，如流云落叶。嗥然作声，乃征鸿也。微风飒然，白杨戛戛撼撼[shè,象声词]，觉寒不可耐，乃归。阅渔洋《定武兰亭》跋尾二绝，惠注援引甚该，而皆以《定武》原石为贵，因取行篋《落水》本，薛氏五字初损，《蝉翼》本对校。久之，华封忽呼曰：“烛上何来一大圆影？”视之果然，萎蕤璀璨，有顷乃没。绝域万里，汉唐一二石刻亦不易得，若携《定武》《落水》本出安西，度大戈壁，良夜月明，从容展玩，当自余始，宜其作怪惊人也。东坡《黄楼羽衣吹笛》，已谓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今去东坡又将八百年，万事过眼，尽为陈迹。天山夜月与黄楼同，惜无东坡耳。东坡云：“人生到处知

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吾三人今夕之游，即天山戈壁之鸿影也。张博望开西域为第一鸿影，嗣是西来王侯将相，旌旗照耀，威震殊俗，固一世之雄也，乃一转眼间烟消电灭，能如张博望者几人？嗟乎！飞鸿指爪，借雪泥以存，右军写《兰亭》为天地间留不尽鸿影，吾人车辙马迹，地角天涯，略如浮云之过太虚，流水之赴沧溟，水云之迹安在哉？然则吾三人万里之行，欲求为鸿影，且不可得，不亦重可悲乎？

黄芦冈月夜出游戏作示子芳华封

浮生聚散如抔沙，纵横六合为谁家。
金轮持世转千劫，梦幻泡影空中花。
风云战斗暗西极，蛟龙扰扰随鱼虾。
汉家天子爱凿空，浪传客泛银河槎。
明堂图成亲祀灶，长生欲食安期瓜。
神仙往往开杀运，祁连万骑森悲笳。
区区弹丸四郡地，燕支战血飞红霞。
至今鬲髻泣白草，春雨一绿葡萄芽。
青天破镜几圆缺，轮台戍鼓无停挝。
抽刀渐米气自壮，据鞍草檄言非夸。
西师倏用我为将，左右贤王焉敢遮。
天山纪功吾远祖（巴里坤天山有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新亮老亮何殊差（左文襄自负老亮，称郭意城为新亮。又有“今亮何如古亮”之语）。
却令万里困奔走，鬓丝缭乱乌帽斜。
占星夜起望北斗（北斗第四星，三十年来，
体缩而光暗），私忧窃叹天之涯。
我生欲往不得住，电光石火翻水车。
穹边凉月发清兴，徘徊照影惊寒鸦。
明朝便到宜禾县，为呼扣肯（蒙古女子之称）弹琵琶。

哈密

天山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
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

踏残白刺过黄芦，麦秀宜禾绿似铺。
更与佯郎弹一曲，不辞烂醉住伊吾。

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此联经文为篇，年来图圉道路疾病中，皆讽之不去口，可以傲风霆，感鬼神，敌忧患，吾枕中鸿宝也。

十七日，晴，午风。市贾均汉人，缠民往来其间，凡留发结辫如汉民者，皆应役于官。汉城在东，回城在西，回王居之。

汉武置河西四郡，谓断匈奴右臂。耿秉谓破伊吾，折匈奴左角。唐元载谓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断西戎之胫。可见古人筹边，塞内塞外联为一体，唇亡齿寒，辅车相依，此之谓也。六国以秦为猛虎、为大鸟，今之新疆，以一家论，伊犁为门户，蒙番为藩篱，陇甘为堂室；以一身论，葱岭额颅也。伊犁、喀什，面目也；于阗〔即今于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塔里木盆地南部〕、和阗〔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为右臂；塔城〔今为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北部〕、阿尔泰山为左臂；天山为脊膂；右足伸于西宁，左足伸于宁夏，而以泾州、平凉、兰州、凉州为脏腑尾闾，全体毕具，仪观伟然，奈枵腹空拳，仰面而求人，开口而望哺，无立足之地，三宿之炊，危孰甚焉。近屡有

改建总督放新疆独立之议，于是论者遂专以总督巡抚，斤斤较量，余曰：“官以人重，果得其人，巡抚治，总督亦治，否则同拥虚名，何关得失。惟一人之身有五官四肢不全而得生者，断无脏腑不全而能久存者，能本此义，将甘新联为一体，无论如何改建，新疆自不孤露，巡抚、总督权限稍分，致治则一，不足争也。”

驿律擅用驿马，处分甚严，宋梅询以擅给驿马与人奔丧而马死，夺其官。李月卿言同行某乘站马至星星峡，马喷血死，驿夫索赔，费唇舌。站内马不足数，其稍壮者别藏之，而以极疲者供役，蹄脱膝折，尾湛腑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竟无下车攀而哭之，解衣以羈之者，马死则归咎行人，以搪塞本官，骑者又大半粗鲁，不量马力，行不速则鞭之，敝极，一倒而毙。物之惨死，无过于此者。自格子烟墩至长流水，马骨数十堆，有卧地未化者，驿马瘦瘠无肉，又百孔千疮，皮亦不完，故宁弃之，乃积习相沿，闻尚有坐享其利者，倘目睹惨苦，必不忍染指矣。

初食库车梨，大盈握，色鲜黄，皮薄如纸，味甘如蜜，入口即化，如嚼霜雪。

哈密王自康熙三十六年俘噶尔丹子及其眷属以献，诏赐额贝都拉扎萨克印，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犯哈密，大军西讨，额贝都拉献西吉木、达里图、西喇河地。五十七年于西吉木设赤斤卫，达里图设靖逆卫，西喇河设柳沟所。六传至伯西尔。同治五年殉逆回难，追赠亲王，以其子嗣亲王爵。新疆回子王公今存者六：曰哈密，曰吐鲁番，曰库车，曰阿克苏，曰喀什，曰和阗。岁一人入谨，谓之年班。每班必有恩赏，如宝石顶、黄马褂、三眼翎、紫缰之类。至谨班多次，赏无可赏，而王公年已老矣。惟哈密封亲王衔，位最崇，安集延乱时，吐鲁番等五王均流离，混迹为民。置省后，刘襄勤求得，请于朝，袭封如初。哈密王独坚守危城，数与贼战，城得全，故各王贡地均勘丈，升科纳粮，仅拥虚位，无理民权，而哈密一厅粮税词讼，仍归王主持，其驿站命盗案乃归厅

理。缠民三千馀户，每户月出一人供役四五日，王之田有十三苏门（即十三庄）供役者代种，王给田具、籽种，岁收悉纳于王，民粮三年一完，谓之贡粮，牛羊马驼众数万，亦民间代牧，其孳生者王六民四，与地方官接，用敌体礼，而每不肯自贬，王之威福行于境内，俨然一大藩也。然以王之先公临难能保土宇，以忠于国，始得世继其休云。

缠俗奉穆罕默德之教，其历以回教纪元之年为始，以十二物纪年为一周，有闰日，无闰月，满三百六十日为一年，满三十日为一月。正月为麦哈雅，二月为色摆，三月为热比依儿歪，四月为热比依阿海，五月为甲马底儿歪，六月为甲马底儿海，七月为儿甲普，八月为侠板，九月为热玛斩，十月为侠挖罔，十一月为勒卡提，十二月为子勒阿吉。岁首无定期，每届二年前进一月，如元年在十月，三年则在九月，其每月朔约在汉历初三四日，以见月为度。至十二月致斋一月。白昼不举火，滴水不入口，夜分见月始食，至月晦斋满，即除夕，明日即岁朝正旦，宰羊祀其先祖，谓之库旺儿亦提。每月以七日为一期，第一日为沙木毕，二日为雅克沙木毕，三日为斗沙木毕，四日为赛沙木毕，五日为恰沙木毕，六日为排沙木毕，七日为阿杂拿，即礼拜日。人交易谓之巴札。男子光顶与僧同，女子蓄发结辫，多者至十余，以为美观。男衣圆领长衫，无扣纽，略似僧衣，有单、棉、皮，无夹，悉以布为之，有彩色印花者。男女皆著皮靴、冠，色尚绿，绣金彩为花，高胎卷檐。皮者以貂、鼠、羊为之。以白布缠首，为礼服。女子则簇锦鸡羽，团团饰冠上，先以白巾蒙顶，拖至背，再罩白网巾，谓之裙板，以遮面，而后加冠，结辫以丝绦，缀银花镂片、珊瑚，流苏葳蕤，长尺馀，袷绋长不没足，裁锦绮金绒缀成之，琢珊瑚为纽，四枚，大如卵。耳饰穿明珰，瑰琳、琅玕，长一二寸，条脱杂金珠珊瑚，累累及臂约。指多嵌钻石，晶光灼目，艳冶跌宕，望之类天魔。与男子欢则铺氍毹，调弦索，娑婆跳舞，抑扬赴节，谓之煨郎。于阗、

和阗所产尤殊色，弹丝挝鼓，游媚贵人公子，类燕赵云。

十八日，晴，暖。哈密厥土白壤，产萝菔，缠名拖啰浦，尤甘脆，有青皮紫肉者，有皮肉俱青者。由哈密赴迪化省城干路有三：出北门经巴里坤谓之北路，天山积雪，五六月行始便；出北门，与巴里坤路同，七站至七格井分路，向西南经吐鲁番谓之南路，近火山，夏月穴地而居以避热，须冬十月后行始便；由七格井西行谓之中路，经大石头，寒暖得中，三四行最宜。林文忠《纪程》所谓小南路也。现与车夫约行此路，共十九站。有一站一百十里，余站多九十，少者七十，末站仅四十里，由安西至哈密十一站，由哈密至木垒河十一站，均大戈壁，无食物，须预备。午后同介侯往游回城，约二里许，夹道尽园圃，植抱心白菜，缠名阿哈宰。四围杨柳桃杏，红绿鲜映。有穿天柳者，杨类也。缠民呼为素盖提，高五六丈，孤干冲霄，或至顶始生旁枝，或自根即抽条远扬，纤碧蒙密，观之生气勃然。入城至哈密王府，王名沙木胡索特，大门、二门向南，宅门东向，规模卑俭，旁土上泥，与民居同。花园在东，执事引之游，园广百馀亩，土径上覆以砖，有亭馆三四区，结构雅洁，而古木连阴，百花齐放，红白炫烂，为中土园亭所未有。出园往礼拜寺，有老杨八九株，呼九龙树，大者盘屈亩馀，独千年久心空，存皮又久，皮四裂，或植立，或倒地横卧，生稀发孙枝，复逾数抱，离披重叠，槎枒撑距，龙鳞犀甲，如唐松汉柏，亦伟观也。出城杨柳夹道，车路宽十馀丈，渠水环之，里许入汉城西门，过左文襄祠，停车瞻拜。后堂三楹，前为卷廊，庭中供文襄捏像，高尺馀，障以玻璃匣，将薨前五日制也。光绪九年，家君官昭文，公时督两江，至福山阅兵，余从武帐中瞻仰，如泰山乔岳，撑拄乾坤，不仅虎头燕颌也。此像已稍带病容，固应浩气还太虚。堂前装榻，左右各四扇，刻公道光中礼闈下第后咏怀诗八首，录以归。公不以诗名，而即诗可以见伟抱。又同治元年《军次重九》七律，已入磨盾馀审。余久见之，忘其第五句，今得之，快

极。出东门，归店将昏。

乾隆间，德威远播，臣妾四夷。有香妃者，原为哈都拿地罕所育，食沙枣花久，吐气若兰。地罕多田，爱妃而怠于耕，妃画己像与之，地罕携至田间，被风吹去，某大臣得之，以进御，后思乡，归至哈密，饮药没，葬于喀什回城东门外五里大礼拜寺，土人呼为香娘娘庙，每年三月大会，齐集拜墓。佛说：“玉女宝冬则身温，夏则身凉，举身毛孔中出栴檀香，口出优钵罗华香。”岂香妃之谓欤？

附左文襄《军次重九》七律：“万山秋气赴重阳，破屋颓垣辟战场。尘劫难消三户憾，高歌聊发少年狂。五更画角声催晓，一夜西风鬓欲霜。笑指黄花吾负汝，荒畦数朵为谁忙。”

嘉峪关城西北隅，掷石作唧唧声。人不能解，或曰：前明闭关时，关禁严，启闭有时，出入必讥，雀鸟之不能高飞者，朝暮亦由关门出入。有沙鸟焉，又名煞鸟，啄沙而食，（黄帝时，蚩尤亦食沙。）破其膝皆沙也。抢榆而起，高不过十尺。一日，大雪，关闭早，鸟归不得，入夜半，雪甚，相抱死。唧唧者，鸟将死之声，中于土石，击之则上腾也。或又以为妄。余曰：“信也。凡忠臣、孝子、节妇、义士有所思而不得者，其情固塞抑郁，发为烦冤，愁愤悲痛太息，至于就绝，而其灵蕴结，其气凄怆，其光飞荡，其声酸惨，日喷洒磅礴于太空冥漠中，坚可开金石，诚可格鬼神，与日星触则为虹，与风霆搏则为雹，与霜雪雨露下降，则为嘉禾瑞芝，万劫不能没也。萑叔之血，杜宇之魂，二妃之竹，孟宗之笋，渐离之筑，荆轲之剑，方正学挾舌之石，明肃妃碎首之碑，击蛇之笏，殪虎之杙，孤臣之涕泪，逐客之诗歌，其物存，其灵、其气、其光、其声，固与之俱存，即其物不存，而其喷洒磅礴于冥漠中自若也。人固有之，物亦宜然，欧阳子云，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则异，为死则同，然则沙鸟虽死其声存，固无疑也。”

十九日，晴，暖，无风，下午寒。未正行，由西关入汉城西门，

出南门，园林夹道，过旧营垒，向西北行里许过桥，沟水清驶。过回城北门，绕城行，又里许，道左高原有回王祖墓，墓覆以屋，圆顶，饰绿砖，有亭有台，缭以土垣。过桥入沙滩，平迤无际，而沮洳泥泞，约三十里，道左土垣破屋，似牧羊所居。日将落，路欹侧，有泥洼，两陷车，力拽始出。至一棵树，路旁有地，似已耕而荒者。过一棵树，已黑不见掌。须臾，露微月。历高坡仰视，星斗光大，悬而欲坠，道旁松榆森然，如魑魅离立，伸拳突鬓，工部诗“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穷途中始知此诗妙处，乐何如也！行二十馀里至头堡住店，已子初。店三，汉民四，回民一，缠民二十馀户。路名六十里，实七十里。堡内有驿，有关帝庙，堡外泉数十，味甘冽，种地二百馀石，上腴一石，收麦七八石。枕上复忆工部“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长为万里客，有愧百年身”句，回环讽咏，至睡不着。好诗与美色同，能令人荡情迷性，后世必有以诗亡其身者，吾此后当戒之。

缠、回均宗穆罕默德之教，西四城，一年朝罕者，约千馀人，每人约费千金，归家则名阿吉，犹得道之称也。所朝之山，石崖壁立，高十馀丈，至者屠羊以祀神，以竿蘸血向石洒之，有点血及石上，群贺为神所歆，或将石上积血刺落少许，则宝以为灵丹大药，至荣大幸。远道经年，跋涉寒暑，至饥渴劳病而死，人更仰之如生天成佛，入般若涅槃极乐世界矣。幸而生还，人虽敬奉，犹自以为未足也。其愚至此，而其俗不可易。缠民称“罕乃极尊大之词，佛与君皆曰罕，”官曰案板，犹可汗克罕也，译音无定字，故无定声，往往一地一人，其名屡易，匈奴称天曰“撑犁”，蒙语曰“腾格里”，曰“撑里”，西域称天曰“祈连”，缠民称天曰“胡大”。曰胡达，波斯语也。以卷舌音轻读之，皆可相通。

天罡七购哈密瓜一枚，长径尺，形如橄榄，两端锐而圆，皮色青翠，自蒂至脐，白筋密布，如织如縠，如绣如络，如网如麻缕，如

纏双丝,如蒙蛛网,如虫窠,如癭石,如丝瓜瓢,其脐四围,圆大逾钱,无白筋,类人工界画,初见不识为何物,剖以利刃,久之乃入,肉色黄明如缎,味甘如蜜,入喉而腌,爽脆如哀家梨,无滓渣,瓜心略漉与东南香瓜无异,子白亦如之,殊形异味,拟之罕譬,思之流涎,或谓与中土西瓜、南瓜相类,皆以耳食而未染指者。瓜干色味全失,不足珍矣。

西域瓜果多异种,哈密贡瓜,吐鲁番葡萄,叶城石榴、苹果、木瓜,库车梨,人尽知之。皮山产石榴,一枚大三拳,子盈一升,色艳若丹砂,流汁若醴。县西南桑株庄产梨,其美与库车同,而无核,又异品也。

缠俗无伦理,惟生我者、我生者不配,此外皆谓之好亲戚。男女相悦,男制一托玛可(即帽),一裕绋(即衫袄),延阿洪诵经,即合偶,反目则离。其离也,男女背相向,各前行数步,撮土向后洒之,即离,谓之零干。离后未出百日,不得别配,配则相撕闹,欲再合,亦延阿洪诵经解之。至三离,如仍欲合,男愿则女立屋上,使男过其下,女愿则将女送至卡郎担(即乞丐),与丐人宿,男送羊马与丐人,而后迎之归。其俗最重诅誓,谓之抱经,凡钱债、田土、婚姻纠葛不明,则诣礼拜寺诵经,誓者将经卷抱胸前,置馕(即馒头)于地,以足踏之,示不再食意,即罢争,然稍有虚伪,亦不敢誓,恐为神所诛也。而诡譎者,每借抱经以欺汉官,若轻信之,便为所卖。

二十日,晴,暖,无风。昨住路南张永盛店,屋后一泉,深丈馀,色青碧,源旺而味甘,有暗渠灌地。未初行六十里,戌初至三堡住店。初向西行,间向西北,沙滩枯草,二十里至二堡,车夫到此采芡莢入囊。缠回六十馀家,汉人三十馀家,豆麦苗地,桃柳满园,风景蔚然,过此路平,迤行三十里入乱山石碛中,碎石平布,又三四里两山墙立,车路如沟,道左老榆数十株,诘屈有古致。三堡缠回约二十馀家,堡东古桑数十株,缠民养蚕。三堡为

哈密关隘，同治五年冬，迪化回兵至此，与土回连结，官兵战败，死三千余人，被害极惨。堡西有塔二，藏忠骸。三堡瓜干精洁，充贡品。塞外但有水、土，必有居民，必稍有种植，以青稞为多，类东南大麦。《楚辞》云：“五谷不生，丛菅是食。”殆指此。玉门、安西以西，三道沟、布隆吉尔、长流水等处，有水有土，烟户遂盛，其间未辟之地尚多，此外皆砂石枯渴，无生气，未可概言屯垦，亲历其地，始知之真，言之切也。

自哈密以西，驿马皆巴里坤产，性桀骜。一点钟可行五十里，而人不能驭。前在安西、哈密境内，马疲瘠，各仆争求好马不可得，到此皆择疲弱者骑之，以防颠蹶也。物极必反，小可喻大。

左相于迪化置行省，是一生经济，人亦以此多之，惟乾隆中已绥西域极盛之世，累圣相承，一时满蒙大臣无不讲求边务，而嘉道年间颇有创此议者，亦存而不论，何哉？封建郡县，得失利病，前人言之详矣，至柳子厚始畅发其旨，后世不能易也。左相胸有成竹，决然行之，变藩封为州县，易将帅为守令，施之新疆可也，若内、外蒙，前、后藏，时尚未至，未可强也，果能使其族类化为虫沙，其佛祖贱如牛羊，其羊珍如麟凤，而后治道途以移民，相阡陌以开耕，天地之所限，以人力争之，庶几其可乎？

自二堡行约三十里，过白杨沟。上覆桥，水流甚驶，分二道，一通四堡，一通资以溉地。四堡距三堡二十里，五堡距三堡四十里，缠民百余家。白杨沟二，一东一西，在三堡东十里，二水同向南流，五六里汇为一栏，以木槽，槽开五洞（围圆二尺余）分流，四堡得其二，五堡得其三，以溉瓜果，每岁哈密贡瓜，均取之四五两堡。二堡悉缠民，四堡约百户，五堡约二三百户，凡膏腴之地，均归缠民，汉人不能有。

二十一日，晴，暖，无风。未初出店，约行十里，至沙枣园，缠民四五家，共一院，夹道村树相望，又五六里，远望有树，人戈壁，粗沙碎石，车声 辘辘而沉殷，沙石厚也。行四十八里，道右有长

土山，约四五里即三道岭，下坡即三道岭驿，住客店，时已酉正，共行六十里。夜半微雨，客店五，缠一回四，汉贾六家。西北有关帝庙，北有泉，味甘。向东南流，沿渠垂柳数十株，渠西有缠民园圃，桃花盛开，柳色掩映，渠流溉地数十亩，不谓戈壁磽确，乃有此风景。

自兰州西行，道长日短，情思昏昏，闻鸡鸣犬，便知到店，将出关，天风西来，马粪触鼻，便知到店。再行，荒僻更甚，闻羊油膻香，便知距店不远，及入大戈壁，声臭俱无，杳杳冥冥。将到店时，于帘隙间但见颓垣破屋，灯光一闪而已。

缠民性不向学，初设义塾，强之来，则呼天曰：“胡大，胡大，何虐我也？”南疆延一塾师，每月修金多者七八十金，薪米纸笔由官开支，岁费不貲，缠民殷富者，饰嫠人子，使代己子以应役。哈密回王于煤窑每车抽银三钱，充经费，立一学堂，呈于大府，大府疏闻，得旨褒美，而缠民控于听署曰：“王设学，何以王与台吉伯克之子弟不入堂，而独苦我乎？”性质使然，强之何益。《礼》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治家谓日本北海道冲绳县，英属印度，中国新疆回部，皆当用特别法治之，可谓通论。宋儒谓修道谓教，乃返其所固有，非强其所本无，学之一字，似缠民性分中所无也。其间有通汉文汉语者，充通事乡约，往往当官颠倒是非，鱼肉同类，而不能辨其奸，官不通缠文缠语也。夫欲缠民向学，不过以我智慧开彼隔阂耳，然强彼从我难，屈我从彼易，变而通之，莫如设学堂，教汉人习缠回语言文字，譬之二客，一齐一楚，齐解楚语，楚不解齐语，齐人必能用楚语代齐语也。

宿三道岭

苦峪城高日易斜，怒雷千里起鸣沙。

龙堆夜雨云如墨，大漠天荒叫鬼车。

二十二日，晴，暖。巳刻，同华封至关帝庙后土山，东北趾有

泉，突沙而出，其眼十数，清冽而甘，山下硝碱如霜而泉不硷，何也？入渠向南流百馀步，分二渠，东南汇为一塘，溢出灌地，西南溉园，供饮酌。沿渠生细草，青翠芊绵，缠园有老桑，芳香扑鼻，清荫覆地，极田居之乐趣。余住福生店，店主路姓，天津人，柜房甚华洁，子故，遗腹子生月馀，媳誓守节，抚孤可敬也。忠孝节义，至情至性，不分圣愚，一步便造乎其极，又非学中事也。缠民喜种树筑园，性朴质，妇稚熙熙，似不知人世变诈者。三道岭有煤窑，煤质极佳，惜无销售。未正行五十里，七点半钟至梯子泉尖饭，耕户二，王、朱、宋三人伙种地三石馀，据称每种一石，丰岁可收七八石，完麦一石五升，极言地薄粮重，不胜催呼，每石初完九斗，后加一斗五升，不知确否。余初以为戈壁有耕无税，所得几何，何至与贫民争锱铢，乃风沙鬼魅之域，亦有催科吏踪迹，何处为桃源乎？出三道岭向西北行大戈壁，地势有起伏，行十四五里，道左草地一段，过废垣，一柳独青，道右远望有白杨一，地高多长岭，戈壁之脊也。又行三十五里至梯子泉，白杨一，柳二，二泉汇为一塘，以灌地。塘口开一圆洞，缠民呼为潦坝。放水则启之。申初东南风起，甚猛。饭后行四里，过废屋无人，此后多下坡行颇速，而石齿当车，欹侧不安，行二十里后渐平坦，有砂石极厚处，车声涩滞，如错错锯，如锯锯木，如风卷潮打岸，如磨沙石，如碾瓦砾，奇响百出，令人耳聋、心掉而齿欲苏。又行十五六里，丑正至瞭墩，住店。驿东北有烟墩，墩旁武庙，驿站、马营，在驿东南。客店大小五，缠一，居民十馀家，回一。

林文忠谪西域，修吐鲁番坎井，兴水利，人咸称之。乃续开，非创始也。吐鲁番多火风，风大沙石飞走，渠水堙耗，故须坎井。掘地为隧道，阔容一人，深浅视泉脉，约二三丈，向上开一口，与井同，口覆芦苇，压土石，防风沙没人，所淘之泥，用轱辘转上，自一井至数十百井，以通水，如第一井深一丈，第二井则深一丈三寸，第三井则深一丈六寸，逐渐增深，掘入低处，洞愈多，井愈深，

水愈旺，掘及泉源，往往深五六丈，激水逆行，从低流高，出口开一潦坝（即塘也）潴水，再修渠道以畅其流。坎水性寒，灌溉菽麦，天阴易生螟螣，赖有火风嘘拂，热气上蒸，始盎然发生，故四时无雨不足虑，惟无火风难望丰年。坎井惟吐鲁番有之，不知创自何时何人，大小有式，浅深有法，河水不足，辅之以坎井，遂为千古农家妙法。林文忠于伊拉里克极力推广，然开垦不过什之二三，兵燹后，井废地荒，无复有留心于此者。地利未尽，坐失膏腴，谓非守土之责欤（湘乡曾晓棠司马官吐鲁番，注意水利，穿坎井，修渠，境内荒瘠变为膏腴。林文忠后所独也。昨寄余书曰：“读《沟洫志》，严熊开陕西商颜山渠，山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殆始于此。丁未十月附记）？新疆地形惟吐鲁番、鲁克沁最低洼，形如釜底，据精于测算者言，吐鲁番较东南海面仅高十八丈，较罗布淖尔低三百四十一丈，较库车低三百二十六丈，较疏勒低三百九十六丈，而鲁克沁则较吐鲁番更低三十八丈，乃西域极低处，犹之海水为地球吸力所摄，海面随地形以为高低也。按库车塔里木河下流入罗布淖尔，今测算者言鲁克沁较库车低三百二十六丈，较罗布淖尔低三百四十一丈，则是库车低于淖尔一十五丈，何以塔里木河之水不倒流也？昔人云：画鬼易工，画人难工。吾谓测天易准，测地难准。西域山水经度，乾隆时与今日不同，中与西不同，西人与西人不同，同一西人前与后亦不同，将何所适从欤？

自汴梁以西，途中担夫、车夫、轿夫，各自为党，此省人与彼省不和，同一省而又有府县之别，出关后，车夫畛域更甚，今日凉州党与兰州党争店，其势汹汹，凉州者胜，自诩能结围体，张杨园云：“人各为群，则天下之势涣矣。故宜涣群以为萃也。”诚哉是言。既群必涣，既涣必争，奈何！

人之仕宦，不论位之尊卑，但贵得行其志，位至宰相，不能执宰相之权，尽宰相之分，尚不如一州一邑，抱关击柝，位卑而志易



行也。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西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予官岭南，前后九载，历任四邑，院司以下，从无一事疑我，而挠我者，至今思之，犹感知遇，奈德薄能鲜，志虽行矣，实不能举其职，及得罪西来，孑然一身，而登山临水，读书乐道，推己及物，觉谦然自足，远过于作令时，特难为外人道耳。从古宰相真能行其志者，皋陶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其庶几焉！虽以周公之圣，不免为流言所困，况汉唐以下乎？

二十三日，住。申酉之交，大风飞扬，沙石乱走，如麟鼓初鸣，金钟流韵，余生平最以坚忍自励，而戈壁中有一种人物却不能及。深夜旷野，百里无人烟，雪花大于掌，风吼如雷霆，狐狸起于前，虎狼嗥于后，冰簌簌如锯齿，触之踵破血流，揭帘瞪视，乾坤入彀，星斗生膜，万物繁声而匿影，屏息悄坐，重毡叠障，狐裘拥衾，手足欲堕。斯时也，明驼骏马，目炯炯注轨辙，按步徐行，走卒扬鞭追随，神定意暇，如秉烛而履康庄，此真天下之至勇也。当师其意，淬吾神而强吾仁。

近天山多虎狼，而尤为牧畜害。昨见猎虎者大如岁馀犊，额上王字，初画不显，毛文稍斜，殆彪也。哈密王每年冬责猎户枪手人献一狼子，无则罚锾一两，故穷搜必得而后已，得一穴必有三四子，然狼仍充斥，且多智，能辨人强弱，遇人直视，不少退缩，以足刨尘沙眯人目，见妇孺老翁尤侮之。食牛马必两狼，一伏草际，一出扰牛马，使之奔驰，伏者猝起以爪抓其腹，立洞倒，而后食之。惟不多伤人，畏枪手，闻火药即远避，闻铃声齿即软脆，故牛马颈下必系铃。虎之食马也，纵之奔驰，虎坐而视之，马自还立待食，俟为之也。虎性善疑，与人遇必惶惑却顾，人能恭如庄如尸以待之，虎未有先施爪距者，若张皇躁动，乱发火器，即中要害，亦必反捕，人与俱死。西人遇虎，怒目张拳，兀如木石，虎每嗅其面而去。《庄子》云：“虎媚养己者。”闻之猎人，虎虽猛，养之

三日，驯如羊，凡善捕虎者，必用弱守静以智取之。惟狼最无恩，虽日与之食，稍不备，辄为所噬，狼诚无良哉？东坡云：御虎吾有命，若遇当路君，恐命亦不足恃也。或曰：虎狼者人所化也。为虎狼形即应之淫女化狐，郗后化蟒，有明征焉。然则心为麟凤，即化麟凤无疑矣。

华封告余曰：“今日南风大，向西北行，车必更速。”余曰：“鱼逆水而游，鸟迎风而飞。今日大病，东风来大家都向西去；西风来，大家都向东去，无逆风回顾者。昌黎云：‘回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方是手段。”华封曰：“逆风如何行得？汝若乘顺风行，何至来到戈壁？”余噤以无应。

驿东北有高墩，方而峻，即瞭墩也。滩上碎石平铺，或白或黄，或黝黑如煤屑，或青灰如碎瓦，途间石子顿撼，臀背不能着车，自入戈壁，路无恶于此者。北望天山，紫青缭绕，外与天际，距此约七八里，峰忽中断，零乱纵横。子末风起，狂暴异常。土人谓之“怪风”。晚宿遇湘人马某，自喀什噶尔来，云：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加末，喀什噶尔东八十里，地名喀什牙，满牙震甚，忽裂陷，宽四五尺，长约百里，深不可测，间涌黑水，俯视阴风刺骨，作硫磺臭，有缠民跨马过，陷入。酉刻再震，白气自内出，裂复合，所陷马伸一首不能出。喀什、莎车西，四城连震二年有馀，始止。

酒、色、财、气，人之四贼也。汉杨叔节尝自称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然桓帝称之为强项，死后当致大鸟，则其不能平气可知。余谓：“酒色气三者之中，皆有人才，惟利字中无人才。利令智昏，一念既差，万事瓦裂，可不惧哉！国家亦有五贼，足以乱亡天下，曰女祸，曰宦寺，曰权奸，曰乱民，曰敌国。然四贼之来，皆由权奸把持操纵之，而祸始烈，谋国者能于此五者豫为堤防，勿使萌蘖滋长，则长治久安，万世一系矣。

庚子，两宫西狩，北边震惊，图什业、土谢图、车臣汗、三音诺

颜、扎萨克图四盟盟长会议谋所归。图、车、三三盟曰：“俄罗斯已得京城（三盟见泰西各国人均谓之俄罗斯），我三盟逼近，彼以兵胁我，安得不从。”扎盟长达什拉布坦独曰：“我等服属大清三百年，恩礼无替，今有难何忍萌他志，尔等不见伯里雅特乎？划界归俄，每见中国官吏必泣曰：‘我等何罪见弃大清，何时赎我归乎？’闻者亦泣，慰之。可为前车之鉴。我四盟当厉兵秣马，以一战报国，倘不济，听尔等自为。”闻者皆感动。又准旗扎贝子年六十余，充伊克昭盟长，通汉文汉语，素以忠义自负。庚子秋闻两宫西巡，见人辄痛哭，数日忧愤卒。蒙古人雄鸷尚气，结以恩义，能得其死力，亦列圣德威远播，有以兴起之也。士人百书都爱看，只是忽却《论》《孟》，百事都检点，只是忘却一身，人尝作死时想，自然得生，尝作亡时想，自然能存。睫庵偶悟及此，书以自砭。西来无书可读，固是一恨，然多读书即算得人否？予四十后好讨论时势，又作不到，至今思之，亦是务外一病。

二十四日，晴，暖。昨夜未睡，已正始起。驿后土坡下有三四泉，一井深丈余，水与地平，甘冽。北望天山，隐约如长城，泉上老柳成荫。申初行八十里，子初至一碗泉住店。店一，驿站一，无居民。出瞭墩向西行，右多长岭，路傍岭下颇狭，坡岭丛杂，平者为滩，二十里入九沟十八坡。凡登一坡，坡之衔接处必有一沟，出沟即下滩，滩尽复有坡，坡复有沟。故有此名。中有一岭，在道右，最高。向北行及顶，与天山相直，白云笼其巅背，落日如红绡。半里许折向西行，南望戈壁，如履屋脊而俯平地，此天山南麓之附庸也。二十里坡尽，道右数十步有小土山，山顶一泉，近初寻得，上悬小红旗书“泉”字以示人。又七八里，倏左岭行，出沟复倏右岭行，入乏马滩，道右有张勤果建卡房，今颓废。泉一，深二丈已堙。十五里滩尽，又十五里多下坡，至一碗泉，泉味甘，店一，马号一。

蒙古谓天曰腾格里，急呼之即撑犁、撑里也。西域谓腾格里

山即天山。颜师古谓：“祁连为天。”后人遂将关内之祁连山误为塞外之天山，而指天山为祁连，又将今焉耆府喀喇沙尔之博尔图山，误为关内之焉支山。西域凡葱岭东北之山，蜿蜒数千里至巴里坤皆天山也。山脉既长，数千并行，随地异名，遂滋后人考古之疑。《汉书·西域传》：“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东与汉接，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与汉南山相属”数语，叙西域形势最简而明，汉终南山以西之祁连山在路南，故名南山，与西域和阗之南山相属，关外巴里坤以西之天山在路北，故名北山，西与葱岭相属，葱岭在西域之西，西北接天山，西南接和阗诸山，如大环然，中包三十六国，其正中低洼处为罗布淖尔，旧南八城，今阿克苏、喀什噶尔两道所辖府厅州县，均依山围罗布淖尔而城，东北起鄯善[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东部]，西南迄于阗。明乎此，则西域南北大势，便自厘然。凉州永昌县西，山丹县东，有山赤立，边墙压其巅，下为山丹峡，北临草滩，是为焉支山。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与祁连相近，故连类及之，与喀喇沙尔东西去三千馀里，岂能牵混？

《敦煌太守碑》在巴里坤天山关夫子庙内。碑高五六尺，厚尺馀，色黑，坚润类玉，天然石笋，不假雕凿。碑阳、碑阴均凸凹不平，碑文下虚尺馀无字，曾有回民欲盗之，挖至丈馀，根不能尽，其人病魔而死。相传天山汉碑能避水，唐碑能避火，须五月五日午时拓者方验。唐碑在巴里坤北门外庙内，覆之以亭，平卧地上。

余于新疆中俄新界，初见洪图，继见沙大臣分界日记图说，颇能了然，到戍后，当求边帅于伊犁、喀什之间给一卡伦差，与三五老兵日骑马巡国界，守鄂博，穹荒风雪，幕天席地，可以出游，可以读书，三五年后，于山川扼塞、部落风土，必有所考证，亦流人应尽之义务也。新疆辖境与俄分界处皆立有界碑，谓之碑博。

(一名鄂博),定界时,原立七十九座,其不能立碑博者,则指山梁为界。边地无碑石,无手民,但取木板,长四五尺,书明地名,渍以油,立土中,并筑三角墩埋铜牌,其中文用清、俄合璧,每届三年,各派员会勘一次。自光绪十四年,俄称边界有事,仅查至喀什道属苏约克达坂止,其西与俄费尔干省交界者,尚有九座,曰库嘎尔达坂,曰吐子阿苏达坂,即阿来库里;曰塔拉格依达坂;曰萨民雅尔得达坂;曰塔拉库勒达坂;曰克斯达尔达坂;曰喀拉卡拉达坂;曰以克则克达坂,即依特特克;曰东格尔玛达坂,即喀喇别里;曰依尔克什唐达坂。均在疏附西境,今已六届未往会查,外人最重界务,何以借词推诿,恐有故也。

西来览山川之雄奇,关扼之险阻,证以古今成败得失之局,始悟名将用兵,必攻险者,所以攻心也。凡险阻之地,必兵力所萃,全国人心恃以无恐,攻而夺之,摧折其兵力,则人必散而心必畏,畏斯服矣。得其一险一隘,可使全国俱震,古人碎万人以争尺寸之地,而遂席卷千里者,皆此也。大禹治水凿龙门亦是攻坚,所以全河俱下,神矣哉!

昨宿逆旅,主人有一子,顽皮异常,人皆恶之。今日入店后,见一子八九龄,汲水扫地,执事如成人,事毕立檐下,不失尺寸。询之姓余,母寡而贤,教子极严。余遥望其庐,敬之欲下拜,世间尽如此母,天下太平,人才不可胜用矣。子弟初基,最重母教,次重择师,尚有一法,略仿释家受戒,施之童稚最宜。家君曾以教小子,于书室内至圣神牌前,置一案,案前立一粉板戒牌,牌前设一拜垫,须长而厚,戒牌上书数则,大约如兄弟争食物、殴打奴婢、残害虫蚁、妄言妄动、忤逆父母师长之类,皆童稚所易犯者,每日早饭后,焚香,引童子就拜垫,三叩首毕,俯伏垫上,师长手执夏楚,将牌上规则一一指点申警。昨日所行有显违规则者,戒以切勿再犯,其出书室后,在阖内有过失,可令老仆传语,其师于受教时,亦一一申警,使之儆惧,果能日日行之,非心既格,进德

亦易，初学之一助也。万里远戍，此生已矣，惟与人为善之念，未尝一日去诸怀，书此以寄诸子。

天 山

呼吸苍穹逼斗躔，昆仑气脉得来先。
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
西域威灵蟠两部，北都枝干络三边。
会当绝顶观初日，五岳中原小眼前。

二十五日，阴。昨夜子正东北风起，狂暴如海涛，至午不止。一老携一童十一岁，风吹倒地，久之始醒。余与子芳立门外，欲交语，为风所咽，泪出而口如絨。有二车先行，车篷被揭复回，有三人自墩来，徒步共一绳，各系于腰，拽之始达。乃车夫谓店小无槽，坚欲行，未末行五十二里，八点三刻至车轂辘泉，雪作。仅一店，泉水苦且竭，出一碗泉西行，距天山五六里，数逾沙阜，多石车簸甚。行四五里，向西北行，天山东下，至此渐落平地，倏起小山长岭，条分缕晰，纷披纵横，自西徂东，复由散而聚，有一峰下圆上锐，即巴里坤天山之首也。车路行山峡中，如隘巷，高低曲折，夹道山多碎石，色青黑如死灰，白刺琐琐，纤茸掩映。十四五里，有长山夹峙如峡，出峡登高坡，道左之山皆沙土结成，黄赤杂糅，高峻峻嶒，峰多悬垂，路渐平。二十里下坡，向北行六七里入峡，峡尽复上坡，向西北行三四里，至车轂辘泉，此五十馀里。乱山沙滩，无人烟，约行四十里，道北里许，名芨芨草子，有民居一，有泉。再行十二里至车轂辘泉、一碗泉，无草树，无居人，乱石被地，无水土生气，不能种植。

东南雨碍路，舟行碍风，西北无雨，车行最畏风，车马动为卷去，其阻滞过于雨。从祖缙卿孝廉幼承庭训，壮遭时难，博学喜交友，使酒自混似石曼卿，而文章驰骋豪迈似陈同甫，偶及时事，则忠愤填膺，涕交颐下。乙丑礼闈下第后，欲上封事劾执政，诸同年醉以酒，缚车中，酒醒已过卢沟桥矣。尤萃力于诗，避难中

州信阳途中有句云：“伍胥乞食箫声惨，张俭投门剑影寒。”可诵也。尝言：“吾当逾天山，临瀚海，登昆仑之墟，以发舒奇气。竟未得偿其志，然言之易，不知行之难也。一慨。

天山自长流水东至此，约五百馀里，绵长迤邐如长城，无峰峦变态，至一碗泉西北，忽中断，散为无数乱山，亦一奇也。此天山即《汉书》所称之“天山”，土人名为小天山。二十六日，阴风未息，午后微雪。行五十八里，四点一刻至七个井。出店北行人山峡中，白云滃滃，出入襟袖。行八九里峡尽，向西平旷，道右远山绵长，岚翠蔚然，亦天山也。路颇坦易。二十里山渐近，有石子，又行二十里，夹道草滩，积草甚密，间有胡桐，缠民呼为托和那克。多生碱地，其脂可作硷，入土为胡桐泪。折向西南行六七里至七个井，店二，一官建马号，一泉，水苦（尚可饮）。余向店主人取囊馀枯桐，长三尺馀。介侯云：“罗布淖尔胡桐连荫数百里。大者，缠民空其中如舟以渡，名曰卡盆，载牛马则联数卡盆为一，略同航，或制为甬以贮米，桐老腹空，近皮数寸甚坚结，即《匈奴传》中胡桐也。七个井北近天山胡桐，围二三抱，干直作梁柱；细者为椽，树顶老干生叶，类中土白果叶，下半新枝叶细似柳，干皮皱裂与中土梧桐迥异，结子颗内藏粒大于芝麻，和以面，洒水中，鱼食之即浮，其毒鱼与木瓜灰等。缠民制胡琴、洋琴，均取其木为衬，空心易成音也。自一碗泉至七个井两站，一百十馀里，实不过百里，尽可作一日行。入夜风息，颇寒。

万夫之勇，太阿之威，惟女子小人能劫之，乘其所蔽而以渐入，君子当以明慎杜其所忽。今日有所鉴而为此语。

由七克腾木向东行二百八十里，距十三间房约一站地，名土井子。多大风，即风戈壁也。光绪四年三月，张朗帅饬将官李成金前往开路，率队五百馀人，马驼数十，于戈壁上扎帐棚，棚内穴地以避风。一日，日将落，黑气远来。知大风将至，士卒以群枪排击之，夜半闻有物堕地，声厉。初作喘息如骡马喷鼻。次晨相距

里许，有一物似蝎虎，长十三丈，作深绿色，脊背坟起，大小如覆盂，色红，两目外围红白黑圈数道，鼻孔露黄毛，颌下如朱砂，腹至尾作深黄色，皮厚如指，坟起处刺之，出白汁，着手即肿。士卒复击以枪，乃毙。数日臭作，截为七段，载以驼，投草湖。此物每吐黑气，立致大风，能挟风腾起，吸驼马食之，支解后，腹中得金银女饰重四十馀两，马镫、马掌皆吞而未化，土人于十三间房一带每见小者，长一二尺，踞石上，以前两足向日月而拜，土人谓之石龙，即蜥蜴也。成金言：“坎巨堤、条拜堤山中常有黑毛人，行走如人，能飞空，黑黑子（即布鲁特部人）以枪毙之，有一颈三头者，有九头者，曾目见之，中一头最大，两旁各四头排列，面目略同。”《吕氏春秋》：“禹西至三危之国，积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乡。”非妄言也。

《辍耕录》言：“回纥野马川有木曰琐琐。烧之，其火经年不灭，妇女取根制帽，入火不焚。”余见琐琐，芊绵成丛，似草而木质，五月遍开红花，纤密如桂蕊，其根蟠结沙内，粗如儿背，大者类栲栳，以之为炭，经夕不灭，九成所云，岂传者神其说欤？

风戈壁一曰玛海文壁，一曰噶顺沙磧，袤延千馀里，古之白龙堆也。今三间房、十三间房，辟展以至托克逊，皆其地。白杨河至托克逊，路旁挖有土穴，备行人避风，土人谓之风穴，非也。巴里坤南北天山，晨起青雾迷漫，是日必有大风，人马当之若飞篷，地多蜥蜴，大者类鼯，风将起，群集人立而舞，人亦以是验风之至。又谓之黑风川。

发车馱轺泉

踞鞍且尽掌中杯，几见风云起死灰。
万里悲歌生马角，一天冰雪上龙堆。
望中北斗京华远，赋里南朝词客哀。
闻道进贤新政美，穷荒收泪首重回。

晚行

【二八三】

· 河海昆仑录卷六 ·



小饮得红颊，冰丝满髻鬟。

黄昏风雪紧，上马望天山。

二十七日，午前晴，颇冷。午正行八十里，七点二刻出峡，即至头水沟，无树木，官店一，马号一，小店一，住兵十，水稍苦可饮。出七个井初向西北行，沙滩碎石，远山如半环。一里，左有小土山，二里，沙滩，八里，上坡。间有碎石，色黑。八里向北行上坡，右山渐低散零乱，一里碎石格车，一里入峡。天山西来二千馀里，势如奔马，至此中断，划为深壑，横穿山腹一百四五十里，可谓奇矣。北行二里，小山夹道，车簸甚，四里偏东，峡宽四五丈，愈入愈窄，二里正东，山根多大石，左有二峰最奇秀，白云冒之，忽腾起与山石相触，一吞一吐，久之乃没。二十里悬溜峭壁，两崖相嵌，石各异态，有细纹如牛毛，长皴如披麻者；有大石上覆，碎石如鳞甲者；有层叠如砌者；有方整如块者；有斜欹如堆酥，赤立如斧劈者；有上突下空如覆屋者；有方平如砥可坐千人者；有孤插如笋者；有如带剑披甲者；有如端拱而冕旒下垂者；有如武夫持戈互斗者；有如美人互相偎抱者；有如奇鬼怒搏者，有如覆钟卧鼓鼎立釜仰者；入峡愈深，石愈大，峰愈幻，车亦愈簸，一石一状，数石攒成一峰，而一峰极一峰之变。车入峡中，峡随山转，忽东忽西，迷于所往，其高峰赤立无寸土，而石罅中异草丛生，青黄如绣，积雪掩映，斜照微烘，俱成异彩，真觉其中有洪荒日月，太古烟霞，十地幡幢，九天宫阙，倘封以丸泥，限之弱水，作洞天别墅，尽可奴隶雁荡，嘲笑篷壶。余目为之盲，头为之眩，尚不能穷其灵奥，写其万一。偶下车步入一涧，芝英琼华，珠砾丹砂，俯拾即是，而同行者若未见也。行五十里后，天白颢颢，雪花飞洒，阴壑生寒，重裘不能御，其间必有异人结茆趺坐、羽化登仙者。距头水沟约四里许，峡内有涧水，阔三丈，长二十馀丈，积水甚深，层冰未解。入夜大风雪，官店宽敞整洁，桌椅俱全，为关外冠。佛说：旅泊之人，赐与华屋，虽不能久居，亦快事也。

士大夫处富贵，享用之盛，意气之盛，习惯自然，虽贤者不免。若乘传车，出玉门关行冰天雪窖中，著毡鞋，披老羊裘，依土炕饮酪浆，燃马粪，炙黄麋肉，戟手枝足食之，求盐豉而不可得，此时享用何如，意气何如？

癸卯夏，某帅初至粤，丰采严惮，人人自危。有爱余者曰：“君何不预为地，有人愿作杨狗监也。”余谢之曰：“得失荣辱，莫不有命，我岂鬻于市者？”遂止。复有以马融徇时相讽者，余曰：“命应穷，徇时未必果达也。”后难作，爱我者颇惜之，余曰：“我之不愿求托于人，即命使之也，何悔入狱？”时某帅犹语人曰：“某才实可用。若早低头，我独不能保尔乎？”闻者竟以告余，余曰：“刀锯鼎镬，是烹斩人之具，果以道得之，与就枕席无异冠冕黼黻，是荣人之具，倘枉道得之，便是坐于涂炭，士各有志，愿入狱，不愿求保也。”子芳见予立风雪中，须眉冰丝缕缕，犹道前事，以相笑谑。

夜半有声发于南山，初如群马嘶风，远近相和，渐如流铃幽磬，杂以凤笙，要眇圆转，上彻云霄，皂马植立瘖哑，犬窜伏不出，店主云龙吟也。常闻之，不为异，未审是否。

宿头水沟

土炕篝灯夜未眠，短衣长剑到穷边。

雁飞瀚海书难寄，马踏天山雪不前。

囊下胡桐犹有泪，车旁驼刺欲生烟。

窥檐星斗中宵动（将晓，雪止，风厉，星动甚。），

触忤间愁五百年。

二十八日，早阴，已日出，西北风。途有冻人。午正三刻行六十五里，五点半至大石头，住官店。民店二，一略宽，马号在官店之西，涧水甚甘，冰厚三尺。出头水沟西北行，山峡渐开，三里右山尽，左有小山，三四峰，路如沟，五里渐至平地，右有长岭十里，左山渐平，右山渐近，上坡多碎石，十里渐平旷，向北行二里，至

色磬口,《荷戈纪程》“作色壁口”。两山并起,左山下有营垒,如小堡,下坡入峡,仅容一车,山根多大石,西北行五里下坡,两山渐伏;二里又起。雪甚,车行雪上,软而簸。二里道左大石一堆,里许又下坡,三里小山乱石,右有长阜,里许上坡,偏西行,右小山多石,零零落落,左长岭,四里上坡,又里许,两山之间窄而陂,车行欹侧,几难立轮。二里折北,道左大石一堆,西草地一段。右山又起,四里下长坡,两山渐高渐开,路甚平,多白芨草。八里至小石头,颓垣周遭,三里四山纵横中阔,至大石头。午后风紧,点水即冻,呵气成冰,两日不见一树。初入民店,人多难容,移官店。出店,风狂甚,迎之则僵,负之则伏,一仆来臂,余挥之去曰:“封姨何大肆虐,微命安足赌也。”缓步而过。

土人云:小石头初有店,为鬼祟,迁去。戈壁山店每有鬼魅,余初不信,继思山鬼现状,屈子、六祖皆遇之,定不妄然,必待屈子、六祖而后出,何必弄愚人也,此鬼殆亦不分雅俗,惟知祟人。

予出嘉峪关,作长城七古,仅得半,有“风摧雪压屹不动,原来黄土和人肉。夜深饮马蹋长壕,白骨杈枒鬼犹哭”之句,旋见湘乡曾煦棠孝廉《咏长城》句云:“蓟北远连银海月,陇西隔断玉关春。”晋老《嘉峪关》句云:“千年西旅通东道,万里秦城接汉墙。”遂辍笔。

关外景象荒寒,唐宋诗人多浑写,不能曲尽。余偶有吟咏,每为才思所窘。晋老出塞诸作,横绝古今。七绝云:“武皇好武事西征,狼藉中原百万兵。赢得明妃双袖泪,年年青冢月三更。”又:“夜夜鸣沙响怒雷,西风吹入白龙堆。关山万里思亲泪,大至城头首重回。”极似太白、龙标。煦棠有句云:“广漠牛羊眠锁草,荒山驼马长鞍花。”“塞河流地沙成海,边月黏天夜尽霜。”“官阁虚檐凄野鸽,胡天腐草断流萤。”确是塞外景物,亦可诵也。

二十九日,早阴,冷甚。九点半行三十里至三十里墩,十二点一刻午尖,两点钟行七十里,七点半至三个泉住官店。车店

二,小店一,驻把总,有关帝庙。出大石头,初北行,折向西,两山漫肿,车傍左山脚行,偏侧而簸。五里山渐平,六里右起长岭,多碎石,十馀里右山平远,路渐阔,左山仍起,三里右山低平,起三四小峰,遂止。自七个井西二十里入峡,穿天山之腹,至此山始尽。三里至戈壁头三十里墩,饭。于旧官车局后,有烽墩,屋甚多,撤局后无人管理,旧曾开井,深十五六丈,无泉,取水远至七八里外,又非腰站适中之地,停车者少,不足养店主,荒废异常,门窗俱无,驼马粪填集,无立足地,檐下狼矢皃皃,炕尘厚寸馀,勉入一餐。风狂而冷,各仆相顾含泪,余虽强慰督之,而亦凄然,但曰:“愿尔等终身勿忘此境,人生到此,不但穷通宠辱俱忘,即父母、昆弟、妻子、死生、聚散亦漠然置之,作出世想,而道心生焉。”未正登车向西行,平旷,六七里过沙滩,入草地十馀里,望天山积雪,如玉城绵亘云表,又十馀里,车与山接。晚晴云净,落日金紫万缕射马耳。北望草地青黄接天,南望天山峦壑丛深,如玉龙偃卧,鳞爪森张。西行间偏南,十馀里至沙河,颓垣一区,无人。又十馀里,天山之阴向南拖一长坡,上坡仍草地,多积雪浮水,又四里下坡,道左有长山,傍山入沟甚深,多石。又行六七里,地平如砥,而碎石梗车。近三日天寒,大风雪,午后风息,天净若洗,晚景最佳,可卜明日晴暖。余自弱冠挂朝籍,深入世网,饮食男女游戏征逐外,惟流连文史,沉迷卷轴,便以为人生至乐,一行作吏,更日在缰锁中,春至不知喜,秋至不知悲,悠悠梦梦,将与螻蛄、蜉蝣同尽,今只身万里,盘旋风沙鬼魅之乡,所见者惟穷荒风雪,大地河山,夜观北斗知南北,朝见红日识东西,是何等气象!

询之土人,雪莲生石罅中,亦名石莲,昆仑东麓雪峰高千丈,有鸟纯白如鸾,巢雪中,其粪积久生莲瓣,长二三尺,作黄金色,闪烁不定,茎空高一二丈,百里外见之,及近则隐,取者须以一人持大镜照视,一人以木筏度雪往,始得之。闻西藏雪山中亦有此

莲，岂佛所谓优昙花欤，宝莲花欤？

西荒草木未入中土，《山经》、《尔雅》、《风诗》、《楚骚》均未采及，近人著录亦言之不详。按石莲、雪莲本二种，雪莲两瓣相合，长二尺馀，形如皂荚，劈之内藏白片无数，纹缕与莲瓣同，每片含子类榆钱，出西宁、青海、西藏雪山，性暖，治妇人血证。石莲茎长八九寸，圆如指，中空，无叶，花瓣纯白，自茎而上，有萼无跗，状似莴苣，虽残不落，花心突出，类鸡冠花，叠簇而成，香浓与莲同，而略含桂芬，出巴里坤者良，土人亦谓之雪莲。博克达阪徐道士赠苦酒，索书联，书坡诗“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有家”一联赠之。

三十日，晴，风息渐暖。天山之阴，积雪不消，背之暖风煦面，向之则寒威渐毛发，一步之内，气候不齐至此。

十点半钟，自三个泉行五十里，三点正至一碗泉，始饭。废垣甚多，回民二，一开小店。四点一刻行四十里，七点半至木垒河住店。出三个泉，初向北，渐西北，四里下坡，右有土岭，天山低平绵长。四里下大坡，直西三里下坡，多碎石，里许再下坡，四里石多，车震撼，左山渐近，三里下小坡，五里稍平，山更近，北望草地平旷，三里下坡，车欹侧，多石，又上坡，左右均长岭，车行深沟，左岭即天山外郭也。三里上左岭，天山伏不见，左岭长，车行二岭之间，旋登高坡，约三里下坡，左岭外仍见天山。三里下坡，车簸甚，右岭平，左亦低。五里馀下坡，西南行，折向西，六里下长坡，两岭之间狭而多石，车簸极，里许左岭低缺处见天山，云白团团若车轮，旋转不已，渐若匹练轻绡，至青烟缕缕乃化。二里下坡至一碗泉，饭后仍西行，左岭下，地高，右草地低，车傍左岭行十二里下坡，见天山高起负雪立斜阳中，右一土阜有破垣乱石，五里下坡，左岭渐平，见天山之趾护土甚厚，路平坦。十里傍山根行，见天山最高一峰，晚霞返照，白雪与晴岚争晖，如美人披缟素，戴金翠首饰，凝立大荒，仰天而若有所诉者。道右三里许，

有村庄，小树连绵，即头二三旗各庄，八里下坡，天山渐低伏，三里左岭外复见雪山。道边有垦地，二里于斜阳影中忽见奇峰怪石，参差林立，乃木垒河之颓垣破屋也。入街住店，店宽大，市上一百五六十家，饮食之物悉具。附近种地颇多，春夏天亦应时雨，木垒河水由西南引至东北，灌头二三旗，地及一碗泉北各庄，河水味甘，驻扎守备，营垒甚整。自哈密、巴里坤〔今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赴乌鲁木齐，木垒河适当其冲，雍正间征准夷，岳大将军以木垒地方厄要，请移大兵驻之，副将军张广泗谓，地处两山之间，形如釜底，受敌甚易，据守甚难，请于阔舍图驻重兵。今亲履其地，方知二公皆能知兵机。审地利者，而张公之言尤能虑敌焉。

天山之北，自三十里墩至此，青葱无际，悉草地。行直达归化城、张家口，以驼马通道，经内蒙古地。自哈密至此十一站，戈壁始尽，土人谓木垒河为富八站之首，以后人烟较盛。天山自葱岭分支东下，蟠屈数千里，苍莽雄秀，念秦汉以来，匈奴、突厥，纵横塞上，雄长西域，蹂躏北边，亦山川之气为也。高宗戡定两部，穆圣恢复全疆，西北王气，惟我朝实足以当之。咸丰间，木垒河市廛极盛，民居过万，凡山西、归化城货物悉屯积于此，蒙古诸盟亦来贸易，为北疆大聚落，遭乱后已三十年，迄不能复。

二帝三王，典谟训诰，专言为人君治天下之理，孔子出，始兼言修己为人之理，始于学，中于仁，终于诚，千绪万端都从己身作起。予四十后家君命温习《近思录》，始知宋儒左说右说，只一眼注定克己，无一字落空骛远。久官牧令，日与民接，又多识西人，察其言行，五十后始知人性皆善，朱子补“气禀所拘，物欲所蔽”两层，将孟子、告子、荀子、贾子、扬子、王充、韩子、欧阳子、周子、程子诸说一一包括圆密，与孔之性近习远之旨吻合。一切说性厄言可扫而空，朱子真圣人也。西行至兰州，始知孔孟言知命俟命，大都就富贵贫贱仕止久速上说，惟知命始能俟命，工夫全在

修身，修身全在克己，克己全在好学，迥非委心任运一流人所能借口。半生偏好词章，望道未见，老冉冉其将至，忧患之余，稍有悟入“朝闻道，夕死可矣。”清夜思之，不禁流涕。木垒河三鼓书。

宿木垒河

大旗翻落日，破帽抗行尘。

鞭影当头喝，峦容没骨皴。

村荒狼负豕，沙迥鬼呼人。

夜半胡笳动，明灯照辘轳。

四月癸巳，戊戌朔，晴，仍冷，午暖。十点三刻行四十里，两点至东城口午尖，三点一刻行五十里，七点至奇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东部〕南门外住店。出木垒河，下坡西北行，曲折麦地，忽南忽北，里许渡河北行，折西下坡，道旁种麦，二里左岭高，七里右岭高，上大坡，土阜纵横，名平顶岭。车行岭下如峡，登坡至顶，左岭渐低，西行沿路多碎石，右岭复起，多高阜。十里车行二岭之间，右岭起伏漫延，下坡入咬牙沟，碎石遍地，车震撼欲扑。十里下坡，六里下坡，多石子，三里道旁多废垣，至东城口，店六七家。饭后出店西行，右岭远伏，左岭低，五里平旷，多积草，五里左岭起，下坡碎石铺地，多草，三里右有废垣，左岭远伏，西行偏南六七里，左有村庄，过水沟，见天山，十里至沟底，崖有居民，垂柳数株。天山渐向南去，复由南折西，绕奇台之南，右平旷，左岭长而低，夹道村庄，树木迤邐。间向西南行，十里至奇台，有故城，驻巡检，铺户一百馀家，民居种地者多。奇台古城一带多窃贼，昨由古城来四车，将晚遇诸途，言昨住此店上房，后壁凿三穴，坚未能入。夜发古城，有贼伏辮下两轮间，凿通箱篋，失多物，人卧车内不知也。闻之咸有戒心，幸店主老于江湖，素善防贼，恃以稍安。

奇台南半里有涝坝二，为合邑人、畜饮濯所需。夏月收雨水，并引雪山水以供常年之用，曾挖井至百丈，无泉也。阿克苏

西一百八十里地名乌什吐鲁番，其南有地名哈里喷，四山之中缠民百户，生女尽美，相传唐时有狐化为人，与人合，为百户所自出，聚族而居，富于财，互相婚配，不嫁外人（缠语谓狐曰哈里喷），此与黄帝女嫁盘瓠生子犬绒无异，亦戈壁中朱陈村、胭脂坡也。《魏书·高车传》谓：匈奴单于生二女甚美。其少女配老狼，产子滋繁成国，兹族又出于狐异矣（缠语谓狐亦曰图勒齐）。

仆人李芬，四川南部人，本土家子，流落秦陇间，余出关携之行。今午见壁间题春日思家三诗，云：“金满城边淑气滋，春回大地鸟先知。梁间燕剪裁花瓣，帘外莺梭织柳丝。欲向东邻同把酒，偶来西塞自题诗。云山苍莽家何在，却喜和风细细吹。”“忆别乡关塞外游，茫茫瀚海度春秋。一轮明月天山顶，分照峨眉最上头。”“大木城头望故乡，雪光烂漫路苍茫。万重云树三更月，不忆梅花不断肠。”墨迹未干，询之，乃其作也。偶命检韵，随手即得，虽不如康成诗婢，未知与杜家阿段何如？（芬于己酉三月十六日故，葬迪化红山嘴四川义地。久患失血，遂不起。附识。）

五洲之民多食太牢，食羊豕者次之，所禀不同，又或限于其教，而哈萨克独嗜马，敬客以为殊礼，客至择健驹，牵视客而后奏刀，洗刮烹治极精，其肠尤美，客爱其神骏，每携之去，不忍杀。优孟曰：以垆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此虽滑稽，足见古人食马，且精于调和。

初二日，晴，暖。午初行四十里，二点一刻五分至四十里腰站，午尖。三点二刻行五十里七点半至古城，住店。出奇台向北，间偏西下坡，夹道小阜、麦地，天山在南，一望平旷。十五里后间有碎石，十五里三十里墩，破垣无人，十里，四十里腰站。小站四家，戈壁无水，仅一井，覆土屋，置鹿卢系辘三十餘丈，以取水。掷以石，久乃微响，水味甘。《易》井卦上：六井收勿幕。注：幕，蔽

覆也。此井独有幕以保其利济之功，可补易象矣。饭罢行十里，微石，右岭见村庄，十里右大墩一，小墩五，破垣无人。入草地，黄芦白茆，弥望皆是。六里下坡偏西行，右岭起，下坡过头屯河土桥（有头二三屯）泥沙陷车，河左岸高，车行沟中，上坡仍草地，夹道村庄烟树。右岭下有土垣，栅门一所，远近村树相接，十五里入城东门，过河至城，只五六里，车夫谓十五里，妄也。里许住店，奇台于光绪九年初设县城治奇台，刘瑞斋太守为令，经营草创，伐天山松柏建衙署，费数千金，十六年始迁古城。奇台距此八十里，无水，隔戈壁，而田畴商贾皆在古城，一切不便，始迁此。县之精华在南北两乡，人民殷富，不异中土。洪姓天津人，商贩，来此三世矣。养马一万六千匹，牛五千，羊万馀，驼二三百头，河两岸草地牧马，绵延数十里，皆洪所畜也。庚子之乱，天津人失业迁此者三百馀户，皆依洪而来，穷荒竟有此富民，侯关内富民，以镇番马姓为最，亦以牧畜起家，已九世。富更过于洪。

古城在戈壁中，泉甘土厚，可居可耕者纵横一百馀里，每年约出小麦五万馀石，繁盛为新省冠，而商贩畜牧之利，尚倍于耕，凡北草地关内运来各货，皆到此屯积，西北至塔城伊犁，与俄交易，西南至喀什，与英交易，西至迪化，南至吐鲁番，皆由此分运，俄英洋货进口大宗亦集此而后东进嘉峪关，北至张家口、归化城，所以盛也。

三个泉逼近天山，相传其地最忌鸣炮动金鼓，犯之风雪立至。三月二十二晚，荣廉访过宿，营弁鸣炮响号为礼，二更后果大风雪，廉访止之已无及，乌梢岭、巴里坤、天山均如此，岂荒徼绝域，人有殊禀，地亦有怪征欤？大石头附近，夏月常风雪，极冷。甲辰四月，有八人同行，忽大风至，奔避路旁小庙，相隔数十步，竟倒而毙。戈壁恒有之事，不足异也。凡冻人手足，血肉凝结如石，急取冷水浸之，彼觉温温然，须臾，水中皆冰而后苏，若骤近火，则手足堕落，多不救。

洪稚存云：“山川奇杰伟丽，足以发抒人之性情。”余谓：“生长风沙冰雪，亦足增长人之志气筋骨。”巴里坤天山产油松，质坚而重，其生于石上，当西北风者尤佳，工师伐之，制棺槨，虽狸首之斑，女手之卷，不能过也。塞外凡雪盛风猛之地，所产动物毛里必氈（róng，鸟兽贴近皮肤的细软绒毛。）厚深细，植物必枝干坚壮，所得之气异也。人之处忧患与物之历风雪同，可以人而不如物乎？阿尔泰山，元世祖龙兴之地，产绞党，大者围三尺，横纹密结如缠，曾见人取一段长五六尺，而首尾藏土石，不知其极也。博克达阪山、秦州老山所产，亦如之。煎膏良，服之能强筋骨，沃毛发，使人元气充然有馀，借其力以攻书史，治文牍，虽积日不眠，无所苦。若杂他药入补剂，以之纵欲御女，一再泄，每患萎缓弛弱，手足拘挛不能救，异哉！

将晚，晤石幹臣，伊同荣廉访行，因事留此，已数日，得电王晋老由平凉道授新藩，异数也。相别未几，大用如此之速，殆朝廷特简，为新疆计。近年文人经生罕大用，晋老平生佩服湘乡文正，其文章学行亦同道，而经史功力尤邃，将追步文正欤？古城市面颇盛，鸡鸭仍难得，蔬菜颇好，县令陈君家培养之来晤，问曰：“长途作何消遣？”余曰：“饮苦酒，诵《离骚》耳。”君曰：“恐苦酒亦不易得？”一笑而别。养之陕西富平人，极本色，福茨中丞所赏识也。

木垒河至奇台，产羚羊，其角能清肝胆积热，每对大者重十两，值银六两，次者重五六两，以心枯如朽木者为佳。全角明亮如玻璃，色微黄，其尖微黑。羚羊毛长三寸馀，略如家羊，猎户四五月以枪毙之，取其角，各省皆仰给于此，他处不产也。

午后，至湘王庙观剧。近日目蒙加甚，见群驼卧地，耕夫把锄，余曰：“何牛逸人劳也？”见二犬戏麦田，曰：“羊踏菜园矣。”同行者皆笑之。自癸卯甲辰，重樱忧患，无道义以胜之，仅恃血肉之躯相撑拒，所损实多。西行至潼关后，银海生尘，天花乱坠，

终日昏昏，如行云雾，仰观惟见斗杓日轮，俯察惟见太华终南，虽金章紫绶，高牙大纛，极光荣炫耀者视之，亦蔑如焉。世无顾长康，谁为殷仲堪点晴耶？或谓内治宜服磁石，吸肺液，外治宜用金针拨脑汁，无不效者。余曰：“明者晦之，亏者成之，天之道也，违天不祥。顾目者司视之官，一失其职，则起居出入，往来书疏，便滞钝不少。”或曰：“经不云乎？眇能视，跛能履，瞽者善听，聋者善视，子能善用心脑口耳鼻手足，以补目之所不及，将与离娄争明矣？”夫外视贼也，内视德也，察及秋毫者每不见舆薪。《广成子》云：“目无所见，耳无所闻，神将守形，形乃长生。”道经云：“不见可欲，其心不乱。”佛经云：“阿那律陀无目而见，难陀龙无耳而听。”蒙叟云：“七窍开，混沌死，故瞽者为天全之一。”

古城道中

日纪星周不暂停，天旋地转走云辇。
沙围金满连硝白，山到渠犁带雪青。
宛马旅葵思驾馭，犵花猓草亦芳馨。
从今省识西来意，肯向阇黎乞佛经。

古城登车见日出

穷荒开晦塞，万象忽光明。
离照乾为用，阳和地始生。
缤纷添瑞珥，芒角敛长庚。
能使群阴退，还须荆雨情。

乌云掩日被风吹散

洗净晴蓝见碧翁，乌云泼墨戏长空。
谁知天外西风劲，吹散乌云日更红。

初三日，晴，午后暖。辰正出西门，西行间偏西北，五十里未末至大泉，午尖。申正行四十里至济木萨，即孚远县〔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东门外住店。出古城，沙土路平，五里墩有泥洼甚深，车簸几倾。左见天山，右为草滩。三十里过河

至小屯，左岭有耕户村庄，右仍草滩，二十里至大泉，民居四五，有饭馆，过此，村树络绎，农居多沿天山北麓，四月初雪，消土润，种麦。五六月开渠，引天山雪水以救旱，北望无际，悉湖滩草地。五里右岭起，破垣数十无人，八里下坡，二里行树林中，参差聚密，极似江南光福风景，但少小山平田耳。三里下坡，二里下坡，左右有土阜废垣，即二十里铺，过此多石子，簸甚。偏西南行下小坡二，西北行，左有空垣三四，一里下坡，过水多碎石，半里过水，沙石相杂，三里过水，树森渐稀，下坡偏南行，有空垣，多碎石，一里下坡，至茈茈窝，民居三四，驻汛卡，里馀右起坡陀，过水沟，下坡半里过水，上小坡，多石子，一里上坡，又下坡，沙石泥泞。左望天山低平，渐近，下坡林木渐稀，右有长岭，五里树林村庄复密，车行沙石，格格作声，二里密林一段，鸦雀喧噪，夹道居人更多。二里下坡，里许至济木萨西门外。古城至小屯，土绵软，多黄白色，间有黑壤，与中土同。古城至迪化、伊犁。《屯田章程》：上地每亩收成十六分至二十馀分。询之土人：丰年每种一石，有收稻麦至四五十石者，须八九月无雪，籽粒方实，雪早，便减收。近年古城一埠产小麦，北疆科布多、阿尔泰山皆仰给焉。古城以西路颇平坦，惟多泥洼，易陷车。过小屯河，见土人烧草地，白茈如雪，黄芦如麦，百里一炬，速于燎毛。塞外之田，赖雪水灌溉，雪水发源雪山，山多松柏，丛莽厚积，雪将融，从干至根，从叶至土石，滴沥成泉，不息亦不竭，水下而土不伤，秋冬积雪，足敷春夏之用，若斧斤其山，锄犁其土石，则其渴也，可立待矣。

孚远东门内见一鹿，大如二岁犊，某庙所养。二十一年四月，得时乃一鹿子，育之市，人给以食即食，春草生时，早出暮归，暑月入山，稍凉即归入市，聚观或搔之，亦不畏也。毛色带灰，极肥壮，夜投马号宿。鹿本山林间物，与木石为缘，今独寄迹尘世，意态自如，亦玩世不恭者欤？

罗布淖尔大小屈莽山，野骡马、野牛、野豕，填满山谷。牛与

豕最凶猛。豕出成群，食包谷，先以嘴掘其根，利如犁，返而食之，须臾尽一畦。缠民携火枪，隐身岩穴，俟其去，毙最后者。大者在前，若队长然，误击中之，即迎药烟而上，速如风，支解人马立尽，野牛亦然。

途中即事

雷收风愈峻，夜短日无馀。

草地蛇当道，阴山鬼载车。

柳娃春出穴，木客夏窥庐。

倘补西荒志，何如伯益书。

初四日，晴，早冷，午后暖，午末行，入东门，出西门，向西北行，过一庙，右有旧垒，里许过桥下坡，又过二桥，桥下水清而激，南山水引以灌田者。左右村树麦地，八里平旷入草地，左望天山高峻，道旁有废垣，路低而不平，四里左有岭，右平，十里荒野沙漠，十里榆林渐多，至双汊河，民居小店五六。西行偏北五里，右有长岭，树林不断。十里平旷，多下坡，泥水软而陷，五里树林夹道，下坡多石子，二里下坡，入深沟，夹沟丛棘、古树，出沟入林愈深，土墙泥屋，麦秀青青，鸡犬牛羊，妇稚熙熙，田家乐宛在目前。三里树林密，村居愈多，惜石子碍路，车簸荡，石子由田夫掷出，为害行人，应埋土中也。向西行十里，多碎石，村树连绵，田土膏腴，望天山渐远。宿三台。市面甚盛，多天津人。德盛客店宽敞，即行台也。共行六十五里。晚接家书。出关行戈壁千馀里，沙枯石恶，土咸水苦，人人视为不毛，故划界时一线红影，遂割弃数千里，然余每下车散步，必有所获，今日见道旁贝母、枸杞、茵陈、麻黄、甘草、大黄、茜草、川芎，皆萌芽青青，大地无不是药，遂拈一茎，能杀人，能活人，惜无文殊慧眼耳。

自古城至此，田畴耕种颇盛，皆赖天山雪水引之灌溉。甘州、肃州至安西，皆引南山水溉田，苏赖河乃其经流。自戈壁长流水东雪山耸峙，土人呼为北山即天山。经哈密至七个井，山皆

在北,谓之北山,由七个井穿山腹至头水沟,则车路在天山之北,故又谓之南山。东南之水汇于江、淮,西北之水出于山泉冰雪。

去年十月十二晚,宿安定,作诗寄仲若,有“寄声云外南翔雁,为带乡书向北飞”之句。腊月十八日,仲在无锡得诗,夜半月明,群雁北翔,哀鸣云表。弟起步庭中,感念出涕,禽鸟果有知耶?

《周礼》命诵训掌道方志方慝,以诏避忌,知地俗。汉萧相国得秦丞相御史图书,便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及民所疾苦者,东京设司空舆地图。隋有诸州图经,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可知古人图书之善。余西行万里,地名里数,多采之土人、役夫,而荒村野店,已见昔人行记者,颇兴废不一,行篋别无考古之书,亦无精图,惟折衷于陶氏《侍行记》,然参之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洪北江《伊犁日记》、林文忠《荷戈纪程》、倭文端《莎车纪行》,已多不合,述古当求其最初者,信今当举其近而善者。地舆之学,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能精善。《汉·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于三十六国形势,逾葱岭,通西海道路,已举其大纲,至《唐书》、《元史》,于西域南北道里城郭,言之尤详,取以证今,隐若合符。洪、祁诸公,当代博雅,日记都草草,盖舆地建置,应著专书,风尘奔起间斤斤征引,亦嫌头巾气也。三代最重图经,谋野有获,统于地官,附于国史,著于经,咏于诗,故班固、司马迁、郭璞、郦道元所著綦详,唐宋以降,稍阙略矣。国朝诸儒,究心地志,而博雅有馀,精确尚逊,读书多行路少也。近日渐重游历,撰方志,询土俗,必将突过前人,五洲交通,指掌万里,能读万卷书者几人乎?

洪北江以言得罪,圣怒不测,而途次迎谒馈赠甚盛;林文忠以大臣远谪出关后,如入无人之境,州县无过而问者,至哈密以西,夜则停车山峡积雪中,以食以宿,每叹此老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真后凋松柏也。余西行所过,车马酒食,供顿惟谨,即戈壁荒

远，亦应有尽有，似胜于文忠矣。盖北江以文士负盛名，交游遍天下，嬉酒好事，所至人乐近之；文忠清风亮节，本不愿以行李累人，又久任封疆，丰采严惮，牧令以下，不敢与之狎也。然长途患难中，百物匮乏，地主竟无杯水通殷勤，亦稍寡情矣。未几赐环，节度秦陇，文忠海涵地负，固不以往事为纤介，而道旁故吏，得无有匍匐悔罪者乎？或曰：人情之厚薄，治乱之机也。道光末大乱将作，人情已不如乾嘉之厚，可以观世变焉。仆窃以为不然。近日仕途逼仄，人情责望愈奢，供帐丰啬，上官之喜怒，过客之恩怨视之；牧令一身，支拄上下，忧谗畏讥，不敢以冷眼视人，滋他日悔谤，往往东挪西补，公私交困，去官后妻孥流落，至不能返故乡，比比皆是。余之重累东道，尚不如文忠所处为心安理得也。

初五日，晴，午后甚暖，大风不见日。已正行四十里，二点五分至四十里井子，午尖。饭后未末行四十五里，戌初至紫泥泉住官店。出三台向北行，左岭村树蔚然，右平野沃壤，树林麦地，五里过桥，渠水由南至北，二里道右大榆数株，里许左土坡有小墩五，二里高岭道，左岭上有圆塔一，过此树渐少，左起高岭长山，二里树林，二里左起高峰，二里道右树林渐疏远，三里左有圆峰，接长岭，右旷野，五里偏西，五里左岭渐近，六里左岭低平，右草地，五里偏北下坡，多石子，右岭逼，至四十里井子，井深七丈，味甘，小店二。饭后北行二里，道左突起二小山，下坡车侧行，六里左见天山颇峻，右林木，三里林木村庄，五里林木渐密，四里至二十里巷子，北行废垣连绵，无居人，道旁有古榆，多石子，三里左树渐断，右林疏远，三里左右树林复合，十里林木不断，多田家，上坡居民数家，二里碎石被地，小墩五，左树渐远，入草地，碱白如霜，生小红柳、琐琐草，右旷甚，二里至老紫泥泉，田家五六，五里草地间有小胡桐，至紫泥泉。居民三十馀户，井水尚甘，紫泥左有山，山根出煤，天山在其南，名夹皮山，孚远西北尽榆树，旧名榆树滩，秦蒙将军侵胡，辟地数千里，累石为城，树榆为界，因

土宜也。此二百餘里本戈壁，戈壁尽沙石，寸草不生，有土处生草谓之草滩，白芨、黄芦之外，多榆，坚结不能骤长。近年耕户渐多，拔除榆根，种麦稻，大约积土二三尺厚者为上腴，次者土仅尺餘，下仍砂石，戈壁地质，本砂石结成也。观于车路洼下处，碎石必多，盖往来日久，土剥尽而见石矣。榆树下生白芨。天下最暖者绨葛，最寒者狐貉，骤以语人，鲜不輟然笑。行戈壁，方知狐貉不暖。

孚远水西沟向产煤铁，居民千餘户，采煤以炼铁，全陇冶户取给焉。自与俄商交易，洋铁值贱，水西沟之利遂为所夺。近日居民仅七八户。原产之铁刚劲可铸宝刀，采炼得法，远过洋产，坐失利器，可惜也。产煤六七种，多佳品。

孚远西南有磺山，回环数百里，骨尽煤，煤自焚，积年不熄，昼夜熊熊。光照数百里，亦名火山。其已焚而存性者，为自然岚炭，火力久而无烟气，人尤重之。

初六日，阴云而风冷。未申间小雨，关外罕有。十点二刻行五十里，三点至大泉午饭。四点行四十里，七点三刻至阜康县〔今为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南部〕，住康乐驿行馆。初食王瓜。自吐鲁番来，长五六寸，青翠有刺，外以白菜裹之，如新摘于架。出紫泥向西入草滩，北空洞，南望山色葱郁，如展翠屏，博克达坂山也。上庙宇五六，修道者多裹粮以往，山顶有海子，夹岸有庙，往来操舟以济，山顶行舟亦异闻。顶上又起峰峦，岩壑深秀，远望峰高岭平，不见起伏，略似终南而别具苍茫之气，宜为迪化镇，乃昆仑之北都也。四里有树，二十餘株，五里榆林夹道，左起土坡，右多废垣，六里右树林，左废垣，五里间有石子。西南行六里，左有胡桐三四株，四里至小泉，店一，十里草滩平旷，硝盐皑皑，至大泉腰站，饭店二，一回民，泉甘。饭后南行，硝碱厚寸餘，百里如积雪，出关三千餘里，无此广且多也。六里有废垣，四里废垣一，树一，四里右树渐远，有废垣里许，林木

夹道，沮洳污途，右有池水自博克达山来，三里林木深邃，小园周遭，鸦雀声喧，田妇抱稚子，依柴门，风景若画。下坡里馀，右废垣，又下坡，古木田舍，四里下小坡二，右有废垣，里许至九龙街，有土堡民居，店铺颇整齐，住汛兵。南门下坡有百骨塔，刘襄勤建，藏战死忠骸也。四里下坡，车侧而簸，十五里左山渐伏，林木远近疏密，连绵迤邐，达阜康东郭城外。百骨塔一。入东门住行馆，房屋尚好，水甘。

天山体势与江河同，皆千里一曲，江河众水汇为一水，由散而整，天山一山分为万山，由整而散，坤舆生物，不外此两义。西域最大者和阗，南惟卡拉胡鲁木达坂，即僧格喀巴布山。喀什噶尔西南惟葱岭，北惟天山，或谓卡拉胡鲁木达坂，即昆仑，此三山一脉，相属东下，为焉耆府，属博尔图山，再东下至榆树沟，分两干，南干为苏巴什山接吐鲁番火山，在蒲昌海北岸，北即博克达山，为天山正干，直达巴里坤，至塔勒纳沁止，逶迤三千馀里。南山卡拉胡鲁木达坂，东下至敦煌入关，祁连莽苍，崆峒奔赴，纵之以太白、终南，耸之以太华、少华，嵩高极天，绵亘亘霍，是为中原大阻。自卡拉胡鲁木达坂偏西南分枝，入前后藏，左转突起峨嵋，结衡岳，再结匡庐黄岳，束抱长江，放乎大瀛，其外则滇粤诸山也，喷薄炎荒，威镇暹緬，以宫于南溟。由葱岭北干分枝，右转走东北，负长城，络九边，贺兰内蟠，阴山外峙，限以云中雁门，镇以五台北岳，右挹太行，左趋涉[wei，古族名。]貊，龙兴虎视，永宜控外而宅中。盖昆仑一脉，驰骛中原，肌包筋罗，至巴颜喀喇山，其阴则大积石，河源出焉；其阳则[雅砻]、金沙，江源汇焉。凡建国宜审形势，据上游，三代无论矣，汉兴，东北边地，东南薄海，皆以分建诸侯王，惟陇蜀地自王，据江河之上游也。葱岭兆于昆仑，天山系于葱岭，昆仑根也。葱岭为本，天山为干，燕晋秦陇蜀滇诸山皆枝叶也。细寻脉络，纤悉可数，枝叶多变态，本根乃混沌。闻之李源弼貳尹云，勘界至克奇克库里及昌器利满达

坂，皆昆仑最高处，万山坟起，雪明灼目，不能视物，有海子，水味咸。卡拉胡鲁木达坂外，别无崇山峻岭，可指为昆仑者，可知胚胎元气，大块萌芽，至葱岭始成艮象，天山乃发舒畅达。天山界准回两部之间，岿嵒磐礴。其外障皆土山，再上则草山，草山尽则松山，松山尽则雪山，以次渐高，各有涧水限之，人迹至松山而止。博岳三峰乃绝顶也，积素万古，深不可测，雪鸡冰燕，神鹰冻蛆，窟宅玲珑，煦煦熙熙，如登春台。雪尽为石，石罅产空青、琼瑶、白金、青精、紫英。石尽，下产银瓮，大逾围，仰如臼，内藏元液，火炼不销，银瓮下三十仞，产火珠，似卵而圆，色如精金，闪烁不定，光能穿石，惟银瓮能覆之。雪盛时，珠在地中，往来激射，冬至子夜，偶吐光气，与星月争耀，人不能识，或见流焰掣紫金蛇，目为阴火，非也。土山低平处宜耕种，草山宜牧畜，番人谓之冬夏窝子。岩壑重叠，行而不住，博岳雄秀，尤在松山。山顶海子百丈见底，清极而绿，绿极而黑，洁不受物，寸草片木投之，必逐于岸，有时澄碧如镜，天风微荡，忽涌怒涛，若潮汐然。岁旱偶见青龙蚺蟠[yōu liú, 曲折游动的样子]水中，张鬣喷雪花，高数丈，山下即大雨。古松高数十丈，一干挺霄，自根即生旁枝，团团如盖，下圆上锐，又如朝天之笔。雪山与海水或绛或绿，皆视日光霞彩松色以为变态。初上三十里，犹土山，又过草山十里，益陡峻，乃至松山，万松林立，四山环绕，汇为海子，南北长三四十里，东西十馀里，三峰在其南，北有巨石成山障塞之，水不得溢，山径在其北，各涧石罅有流泉下注，阜康九运诸河所滥觞也。博岳为北庭镇山，每岁二月，巡抚于红山嘴望祭，国家有大事谕祭，秩与五岳同。巡抚躬诣，三沐而后首途，先期斋宿山中，稍不敬备，必有烈风飞雪，甚或雷霆霹雳，殄毙人畜，将事者恒懔懔。环海建诸寺，时有异人栖止，相传即达摩面壁处，风景为天山冠。云峰高处，晓烟新霁，时有葛衣老人，长须执绋，骑白驼游行岩壑，近之则隐，亦龙威老人之流亚欤？博克达坂，译言灵山也，昆仑祖

也。葱岭为父，天山为母，五岳为宗子。天山无雪，则中原万山枯焦，故必厚积冰雪以培护灌溉之。万山皆起昆仑，以达于海，其不达于海者，生物不繁。春夏四时之气，胎于中星，昆仑先受之，传至万山以讫于海，而寒暑分焉。昼夜之间，山气先达于海，海气复还于山，往来伸缩，皆有定候，如人呼吸然。山色早暮浓淡不同，凡晴岚万状者，海气至也，山海同气故同色，山气一呼则海水涨，一吸则海水落，皆昆仑之气为之。昆仑者，六律之黄钟也。欲求坤舆中气，须制仪器，置昆仑测之，今日畴人之术大明，必有晓余言者矣。

施秀亭言，曾亲至昆仑，同行者数，西人并士卒二十馀，至山下，瘴雾迷漫，火色惨碧，炊饭不熟，渐上冷气逼人，呼吸窒塞，士卒不能从，西人犹奋登，再上亦裹足。施君生长山泽，负奇气，策马从冰雪瘴雾中盘旋而上，竟造绝顶。山光清朗，万木葱郁，盘石滑洁，类有人拂拭坐卧者。俯视冰雪瘴雾尽在其下，东望山势蜿蜒起伏，直趋于海，凡中原嘉木秀竹，西北所不经见者，山中悉具，而气候和煦如春，宜为仙灵所宅也。施君亲履其境，言之如此，昆仑旧说可扫而空矣。体势绵长，西北接葱岭，时起时伏，时聚时散，其起止里数不可考，凡登者多由叶城县南克里阳、素盖堤库雅、桑株达坂四卡伦前进，携火具、食物、帐棚，骑犏牛，觅猎人前导，往往阻于冰雪。昆仑之大，人不能测，各就所至者而尊崇之，登峰造极者谁耶？和闐南有山，巍然青亘，四时冒云，被雪，土人呼之为卡拉胡鲁木达坂，昆仑主峰也，望之非杳远，而十馀程不得至，即至或大风雪失道，神山弱水，其果有限之者欤？唐顺宗时，拘弭国贡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冰千年不释。贡至京师，赭日不消，甚神其说，不知西域皆常坚冰也。又谓：冰山日出即消，以比权奸，是皆夏虫不可语冰也。施君言曾至昆仑，石门绝壁，观雪山飞瀑。仆谓：雪山凝冻无流水，安有飞瀑，盖流冰也。西藏西域雪山积雪不消，盛夏日光烘灼，欲解不解，再冻

为冰，年久层叠堆压，其斜欹处便崩拆如流水就下，长百里，阔百餘丈，冰力勇猛，万斤巨石挟之而走，至稍平处止焉。再雪再冻，后有来冰复拥之，行或白如水晶，或绿如玻璃，参差耸峙，望之如琼楼玉宇，蠕蠕动摇，冰中含大石，嵯峨莹澈，其石力注重处融化最迟，则为水柱，高数丈，粗如臂，或四五柱戴一石，或一石撑数柱，人畜过之，每为摧压。冰山高数千尺，圆如柱，尖如笋，细如针，亭亭独立，纤秀玲珑，冰上结成草木楼阁鸟兽，绝肖雕镂，与獠洞石乳结仙佛龙凤无异。风雪变化至此，真不可思议矣。余询之，叶尔羌猎户阿满勒提云。

初七日，晴，暖。九点三刻行，是站九十里，实有百里，所经九十里站，以此为最大。出西门西北行，树林不密，近城有麦地，左岭低，路平，八里有石子，树渐少，三里右有废垣，里余，下坡，四里入草滩，十七里傍左岭行，岭虽低而凸凹起伏如海波，岭下青青皆茵陈也，采之，触鼻香烈。八里草滩，至甘泉铺，小店二，午尖。饭后二点三刻行，三里傍左岭，高低不平，右岭逼，如行沟内，二里右岭平，南行里许，左岭起高峰，二里半南行，二里半左右起长山，傍右岭行，多石子，右岭有长圆各峰，路狭，五里二岭夹峙，傍左岭行，下长坡，车侧且簸，二里半右岭平，左起尖峰，西行二里，左岭开，下坡傍右岭西南行三里，两岭复合，下坡右岭平低，下陡坡，过水沟，右有废垣，至黑沟，居民五六家。三十里向南行，右岭平，一里下坡，半里下坡，折向正西，又下坡，折向南，过水沟，逾右岭，向东南行，沙路软，车摇簸，里许复向南，陡落水沟，右有麦地，半里两落水沟，车几倾，三里左右见林木，又过水沟，偏东南，春麦被野，左多村落，四里又下坡极险，正南行里许，过水沟，右土屋，又落坎，加鞭始过，左见高山晴岚，遥峙吞吐，落日红艳如火珠，博克达坂也。三里平旷，麦地尽，右岭亦平，七里过水沟，又三里至古牧地，有堡，住店，居民二百餘户，黑沟以西，土人引水种麦，沟渠纵横，大道几成阱陷，应由地方官勘明，将路

修整，遇有沟渠，造木桥，覆以土，则两益矣。

后天八卦方位，乾居西北，戈壁适当其位，乾以阳刚为用，生物亦如之。动物则有名驼、骏马、文犀、熊、黑、犛牛、羚羊、黄羊、獐犬、走兔、风狐、飞虎、黑貂、猓猓、蜥蜴、石龙、豺、狼、虎、豹、麇鹿、野骡马、孔雀、锦鸡、鹰隼、雪鸡、天鹅，皆御风善走，不疾而驰。植物则有松、柏、榆、柳、梓、檀、胡桐、白芨、黄芦、驼刺、红柳、麻黄、大黄、青蒿、茵陈、甘草、沙葱、阿魏、若榴、林檎、杨梅、苁蓉、松子、枸杞、纹党、贝母、柳花、雪莲、文杏、甘瓜、葡萄、萝藦，其质坚结劲直，其味甘酸苦涩，其气馨烈疏畅。在天多恒风晴雪，穹冰飞雹，少霖雨震雷；在地则产金砂、玉石、银、铁、铜、铅、碓砂、空青、宝石、石膏、矾卤、盐、碱、石油、石煤、硝矿，其质与气皆寒互坚硬，与和煦柔软为仇。其人茁壮稚鲁，强狠坚忍，无钩心曲肠，习于弯弓挟矢，毡居酪饮，终身不识膏粱、纨绮、脂粉为何物，故来游于此者，亦必热血冷面，磊落魁梧，茫角森坚，神州万里举不足以容之，始放逐屏绝，置诸 莽莽漠漠之野，以御犷獬而饱螭魅，彼娇软柔脆、生长山温水腻之乡者，一出长城，戒朝奔夜，山行水涉，风沙冰雪瘴毒之侵加，蛟龙虺蜴虎豹之抵触，高目深鼻嘲哂诋诮 [lián lóu, 言语支离烦琐] 之盱眙睚眦 [shì shǎn, 目光疾速闪动]，有不魂惊魄散齑碎尘飞者乎？

洪北江《天山客话》谓自嘉峪关至伊犁大城，万一千里。《天山赞》又云自凉州西至伊犁凡七千馀里。以予行程计之，由关至迪化仅三千十五里，迪化至伊犁一千七百七十里，其由哈密经巴里坤即北路也，与中路相若。北江究心舆图，身历其地，其误尚如此，况耳闻臆度者。以此知方里图表测算之不可不精也，然人之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视其睫与背，今予所记，安知他日不为集矢地乎？学者下笔即有人从而眇其隙，善学佛者，于无佛处求佛，方不落语言文字障。东坡云：“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真解人也。凡行远，无论舟车，须制一囊，置铅笔、巾箱、

册、时、表、日圭、罗经盘、远镜、地图、表尺、日历各一，以便考证记录。东坡绍圣元年贬英州，其年闰四月。北江于嘉庆五年二月初十日抵伊犁，其年闰四月。余今年抵迪化亦然，黄杨厄运，何相值之巧也。

《大清一统志》：西藏有冈底斯山，在西藏极西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十里，直西宁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馀里，高五百五十馀丈，周一百四十馀里，积雪浩然，顶上百泉流注，至山麓即伏流阿耨达山也，《西域记》、《括地志》、《水经注》皆言：即昆仑。徐氏《水道记》宗其说，《海国图志·昆仑释篇》驳之，谓冈底斯特，葱岭南干之主峰，非昆仑也。葱岭昆仑实在西域，详征博引，自来言昆仑河源者无此精确。然魏氏知葱岭为河源而不知昆仑主峰即于阗之南山，葱岭自葱岭，昆仑自昆仑，举昆仑可以赅葱岭，举葱岭不能赅昆仑也。汉以前言昆仑者，均知在西荒，而不能确指其地，域内产玉之山多矣，惟昆冈始产美玉，至宋时吐鲁番始谓昆仑在其国之南，又言黄河源出南大山，地多产玉，疑为昆仑，如目眚人初见灯、日光也。余至西域，博考众说，迟之又久，始敢以美玉之所出，河源之所在，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主峰。黄河初源不啻千百，而汇为三大源：曰葱岭南河，曰葱岭北河，曰于阗河。北河发于葱岭，南河、于阗河发于昆仑。河有三源，昆仑实得其二，是知昆仑为五大洲之冠冕，尤为亚细亚一洲之初祖，必探索及此，庶几交柯乱叶，一一皆可寻其源也。西来万里，能识昆仑，此行为不虚矣。

初八日，佛生日，晴，颇冷。午正行四十四里，申末至迪化省城〔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初出古牧地，向西南平旷，二里半过水，有麦地树林，四里石子覆地，车震甚，旁有小渠，四里下坡，左岭深林中田园村舍，仿佛桃源，右平原多树，二里半道右，麦秀青青，如平芜，多石子，下坡向南，左平旷，树渐少，里许树又多，过两洼，车侧行几倾。三里林愈密，水声潺潺，

右起高峰，幽逸如行邓尉篱落间，但少梅香耳。一里深林，水声愈喧，惜水溢于途，泥泞难行。里余下坡，过水沟，流清澈，左右长岭，车行泥中，簸荡不已。右岭外青山一抹，如文君眉妩，右起漫坡，三里榆林夹道，仅容二车，二里有堡。至七道沟过桥行五里，左渠流水清澈，树林阴翳，路洼如沟，石子碌碌，左岭渐高成山，右岭渐起坡陀，纵横如乱山，路稍平，三里下长坡，车簸甚，左树多，向南行，左起长岭，二里下坡，里许崎岖沮洳，左坡种麦，二里半左山高漫，山顶有墩，即红山嘴。里许麦地水光明瑟，里许右岭漫起，三里下陡坡，复屡落水坎中，林木茂盛，居民益夥。二里余入迪化北门，住西大街高升客店，共行四十四里。租房六间，甚敞净，每日银四钱。

西行携直省图自随，足之所履，心之所驰，按图而索，指掌万里，于是同行者竞购图。予曰：“人欲吞八荒，并九洲，纳大千世界于弹丸黑子中，惟图是赖，然图者犹人之具五官形骸，非精气血脉充乎其中，不能知觉运动也。人才者运动与图之精气血脉也。不得人，图亦虚器耳。昔曾文正治兵，问方略于胡文忠，文忠绘数十图以寄，及受江督之命，以统筹全局疏，就商文忠，文忠谓其气魄规模稍狭，不足以制狂寇，为之张大恢拓。文正从之，据以入告，肃清东南，实基于此。秦汉以来，纵横分合，治乱得失，深求之与今日悉同，而一二有识者，无不决于机先，洞若观火，其大要只是熟习山川形势，留心当代人才，于事变之伏而未形者，深求力索，以古证今，以近知远，如饥饱寒暖之在一身，知觉早而体验亲切，自操胜算。如欲经营新疆，必将内外蒙古、前后藏、关陇晋蜀联络一气，布远势以图之。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左文襄收功西陲，亦不外此。欲经营全陇，法当以关中为根本；欲经营河西四郡，当以泾州、平凉为根本；欲经营伊吾，当以酒泉为根本；欲经营天山南北，当以漠北、伊吾为根本；欲经营南疆，当以北庭为根本。新疆西向以伊犁为门户，

左挹喀什噶尔、屯毕底尔，守塞勒库勒（一作哈喇库勒），右扼塔城，络阿尔泰山，以张两翼，树声援；东向以嘉峪关为门户，南守敦煌、玉门，以堵南山青海之间道，北防莺鹅峡、伊哈托里、达子湖以固哈密镇西藩篱，坎巨堤属英，阿鲁特下五旗划俄，唇齿不完，后患悉胎于此。昔罗忠节论长江扼要有四，曰：荆州、岳州、武昌、九江，皆以上游控制下游。塞外空阔，虽有戈壁瀚海之阻，而土人沙线分明，处处可通，坚壁清野之法，势不能行，若不西扼塔喀，东联甘陇，究无立脚之地。古今事变不同，而山川形势未之或易，推之长驾远馭，经营五大洲，亦当于山海隔阂限制之处，求其联络贯通而已。今日五洲战事，多在海面，将来各洲，铁路完备，又不在海而在陆矣。窃愿主持大计者，爱人才如性命，嗜舆图如饥渴，一旦有事，必食其报。天下之变，至今日而极，当推曾、胡二公谋画东南之精思果力以对待五大洲，使全球举动，消息无一不在我心目中，如善拳者，遇同艺人，一交手便知高下，何至为人所屈。《礼》云：孝子之事亲也，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体此意以修内政，交邻国，庶几七十二钻无遗篋欤？凡辟地者，连界而没之以术，谓之蚕食；越境而劫之以兵，谓之鲸吞。有国者于边鄙畸零突出之地，须预为联属，如筏之击岸，舟之下碇，使之摇动不得。人之遇冬，手足耳鼻先寒，以其突出而畸零也，凡与我无情之地，必与人有情，我视为无用之地，人必视为有用，既有情于人，人又视为有用，我将何堪？即如新疆，我得之不过西北藩篱耳，万一为人所有，则长驱直入，高屋建瓴，足以拊中原之背，而扼其吭，南失越南，东失朝鲜，尚可苟延支撑，若天山西倒，瀚海东奔，欲苟延支撑而不可得矣。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其故安在？君子曰：“入之以渐，中于所忽。”

长少白将军密陈新疆隐患折云：“新疆地方紧要，关系中国全局。以形势论，东北自额尔齐斯河起，俄人以轮船溯流而上，可以至阿勒台山前。塔城孤悬一隅，三面距俄，去俄境之苇境子

仅四十里，无险可守，精河之五台去边仅五十里，为伊、塔、精三处之咽喉。伊犁北面博罗塔拉地方，其东北之索达巴罕卡伦，其西北库库托木卡伦、萨尔罕巴斯堪各山口为通俄要路，距俄驻兵之列普辛仅隔一山。伊犁惠远城距接界之霍尔果斯河一百一十里，由霍尔果斯河至俄国提督驻兵之萨尔玛地方仅七十里。伊犁河水西流，南北两山势若张箕，西北与俄接壤之霍尔果斯河蹇裳可涉，西南与俄接壤之塔奇勒罕卡伦击柝相闻，洊平数百里，毫无险阻。山南之特克斯川与俄犬牙相错，格登卡伦在川之北，那林果勒卡伦在川之南，特克斯河东北流，俄境顺阿尔斑苏木河自西北插入中间，其地平旷，亦无险要可扼。南路乌什虽有毕底尔隘口，并巴什雅哈玛山堪为险阻，而西正与纳林俄营相值。俄人之侵我边疆也，因求金计阻于沙漠，又恶哈萨克之劫掠，自咸丰元年与我通商后，遂于伊犁博罗呼济尔卡伦边外阿里玛图地方设立商埠诱致之，复于咸丰三年遣兵自倭连布南下，步步为营，直抵阿里玛图以西哈萨克境内，筑立炮台以摄之。三年因与我争塔尔巴哈台山后金矿，致被金夫焚其商机，四年遂于塔尔巴哈东北、额尔齐斯河西岸、辉迈拉虎卡伦以外之地，设立斜米帕拉廷斯克巡抚，以与我争界。塔什干之哈萨克与霍罕世仇，霍罕因哈萨克之受役于俄，攻之，俄伐霍罕，降其众。同治三年值我新疆回民变乱，又夺塔什干城，遂于阿尔玛图设斜米烈廬斯克巡抚，五年击败布哈尔兵，复于塔什干设立土尔齐斯坦总督，筑炮台，驻重兵，以守之。六年复以兵取萨玛尔干，设立杂拉夫山巡抚，与布罕尔定界，仅留霍罕一城与其民居，民怨之，潜通希洼回部，与连兵复地。十一年俄人发兵问希洼罪，定约以阿母河为界。光绪元年，复以霍罕叛服不常，遣兵灭之，获其全境，名曰费尔干省，设巡抚以镇之。是时有土尔克绵尼人未服，二年遣兵征之，收其地，设杂哈斯披巡抚以驭之。八年，交还伊犁后，又于斜米帕拉廷斯克之北，额尔齐斯河东岸，设立鄂穆斯克总督，开筑

西北利亚〔西伯利亚〕铁道，以达我东三省。彼先后五十余年，设总督二，巡抚七，环列于我边境，眈眈虎视，逼处堪虞。鄂穆斯克之铁路至俄都五日可达，塔什干之铁路至俄都亦五日可达，设有违言，彼则事事迅利，我则种种维艰。今我喀什噶尔虽有葱岭可守，而彼挟中亚细亚全境之力以临之，欲于此修道以达内地，其心尚不可测，况葱岭以西帕米尔地方尤为英俄交争之地，我之未雨绸缪，又乌能已。至叶尔羌以南，与坎巨提接壤，又为中英两属之疆，西南通克什米尔，即北印度，为英往来之路，和阗西南通后藏之喇达克，即为图伯特，亦英人萃居之地，沿边延袤七千馀里，应及早查勘，择要设防，以固藩篱”云云。谨节录之以备筹边者取资焉。甚矣，大患吾有身也。土木形骸，载以敝车弩马，区区万馀里，穷三十七旬之力，天枢周转，地轴动摇，素衣染尽缁尘，黄金化为屎溺，而后践车师之后庭，望天方之彼岸，何其难也！使吾静摄心猿，默御尻马，虽大千一息八千返可也。甚矣，大患吾有身也！韩子序韦侍讲盛山诗曰：“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况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间哉。未几，果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琢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歌咏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不知其出于巴东属胸臆也（今四川云阳县）。欧阳子序苏子美文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方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有行于天下，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二子之文如此，吾童而习之，既长好而之，行年五十，造物所以震撼而摇荡之者，与盛山、子美略同。吾身之大患，吾心之至乐也。晨行戈壁中，望天山葱岭，积雪际天，旭日出

东海，照耀大江南北，其下吾亲之所舍也。被发四顾，精神飞越，欲出六合外，辄诵二子之文以当歌，未尝一日去诸口也。录既成，因书缀之，以为殿，惟二子能先得我心，词固不必尽己出也。若盛山之诗，子美之文，篇章俱在，清高奇崛，固非浅薄之所敢拟焉。

苏彝斯〔苏伊士〕河开为世界交通第一关键，西伯里亚铁路成为世界交通第二关键，英俄雄矣，然犹未也。泰西之来中国也，德法英美以次渐远，而南北美为尤远，西方之西亦东方之东也，乘汽船绕南大洋，经锡兰岛则偏于南，乘汽车绕北大陆，至东三省，又偏于北，当大地南北之冲，而握东西綰毂者，其惟西域乎？新疆今日晦蒙鄙陋，獠犷荒落，咸视之与蒙古西藏等，予独谓五十年后，商贾辐辏，万国会同，当过于今日之上海，此言验否，视铁轨成否以为候。欧亚大局系于地中海，而新疆形势与之争雄，我国欲提挈全球之纲，唯开阖中西之门户，当撮合国力，急成伊犁、迪化、喀什噶尔、吐鲁番南北两路，以与俄安集延路接，而以哈密为之总汇，即英人之苏彝斯河也。从此五大洲商务战事路政，惟我新疆能执牛耳，而俄西伯里亚轨道利权可安坐而夺之，世有胸罗全球者，当不以鄙言为妄。我政府倘欲建此伟业，而以财政为忧，窃有极明极易之预算办法，期以十年集股，十年藏工，而甲午、庚子两役之所丧，将于此取盈焉。似非夸也，安得一二坚忍有远略者起而任之？

昆仑、葱岭二而一者也。葱岭之巅有大池曰喀喇库勒泊，古迦舍罗国西境，盘陀国地，在今疏附、蒲犁之西，名和什库珠克帕米尔，乃葱岭南北河之源，黄河之初源也。据大葱岭，当瞻部洲中，五洲之水无高于此者。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将军兆惠追大小和卓木驻师于此，遂归中国。《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者，名曰不周、负子。《西山经》：长沙之山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法显《西域记》：波谜罗川

东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逾十里，據兩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喀喇庫即大龍池。龍池四周皆山，而西北隅缺，即不周也。不周西北有山曰阿賴依即負子也。戡定新疆蘇滿格登山，高宗皆勒碑鎮之，而不及喀喇庫勒泊，百餘年來，視為瓠脫，及勘界之役，界務大臣不知按籍，紅影一線，拱手讓人，曾劄侯繼之，僅爭回格登山而亦不及此。予每閱界圖，不覺涔涔下，使乾嘉以來，私家著述郑重言之，昭人耳目，或亦不無補救。光緒初叛回漏網越境而免，俄即以喀喇庫勒居馬化澁之子，辟荒筑屋，俄民亦多移往，遂成巨埠，設官治之，職類知縣，而以托哈瑪克安置白彥虎，距庫勒泊八日程，丁口殷富，土壤沃美，五金矿产悉具。西域無蜂，無花以養之也，喀喇庫勒地氣和暖，花果尤盛，人家養蜂釀蜜，多者至百餘房。大龍池當五洲王氣，非類居之，我國可危，俄亦非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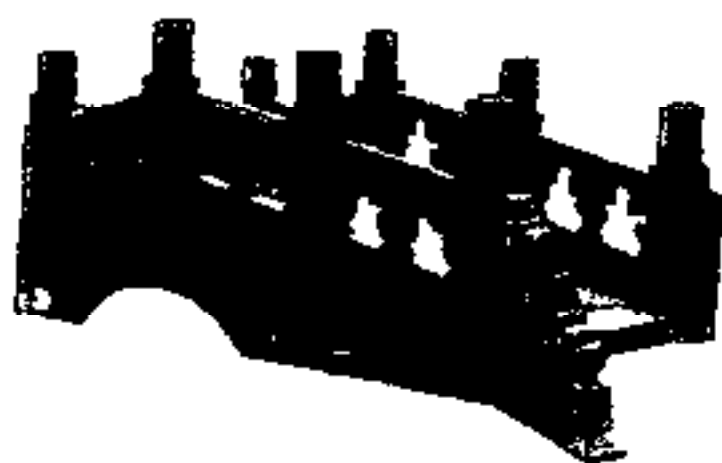
書《河海昆仑录》后

余蹇心殊壯，時危道尚存。
星槎引河漢，日馭繞昆仑。
天馬猶雄來，神鰲費討論。
談瀛緣底事，白眼對青尊。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凡人自十五始，應立一簿，首書姓名，誕生年月日時，居住籍貫；次書父母、祖父母生沒年月日時，昆弟幾人，入學從師年份；次書同學姓名，每日記甲子陰晴及風雷雨雪之大者。讀書習字功課，家庭父母昆弟，出入离合均附記之。初書簿時，文法未善，可請父師刪潤之，每日不得過六十字。及冠后，讀書之暇，國家黜陟治亂大事見聞明確者，亦擇要記之，行文以質實為主，每日不得過一百二十字（每日一百二十字，一年已得四萬二千數百字，事無巨細，足供記載），所記不可出五倫外，尚議論，侈詞藻，致耗心力，刺口談世事，弋釣名譽，尤宜切戒。



果能积年不倦，首尾分明，穷则示子孙作年谱家传，达则信今传后，备国史之采择，岂不善欤？若予此录，长途无聊，肆意涂抹，借以自娱，往往妄论利害，僥说得失，正东坡所谓制科人习气，不值识者一噓也。丙午四月初八日艾悔书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海昆仑录/(清)裴景福著;杨晓霭点校.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0
(西北行记丛萃/胡大浚主编)
ISBN 7-226-02359-8

I. 河… II. ①裴…②杨… III. 游记-中国
IV. K928.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669 号

责任编辑:李德奇

封面设计:徐晋林

西北行记丛萃

河海昆仑录

杨晓霭 点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44 千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2359-8/K·401 定价:16.8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CHINA

CHINA

河海昆仑录

裴景福 著

责任编辑 李德奇

西北行记丛萃

西征续录

辛卯侍行记

河海昆仑录

宁海纪行

西游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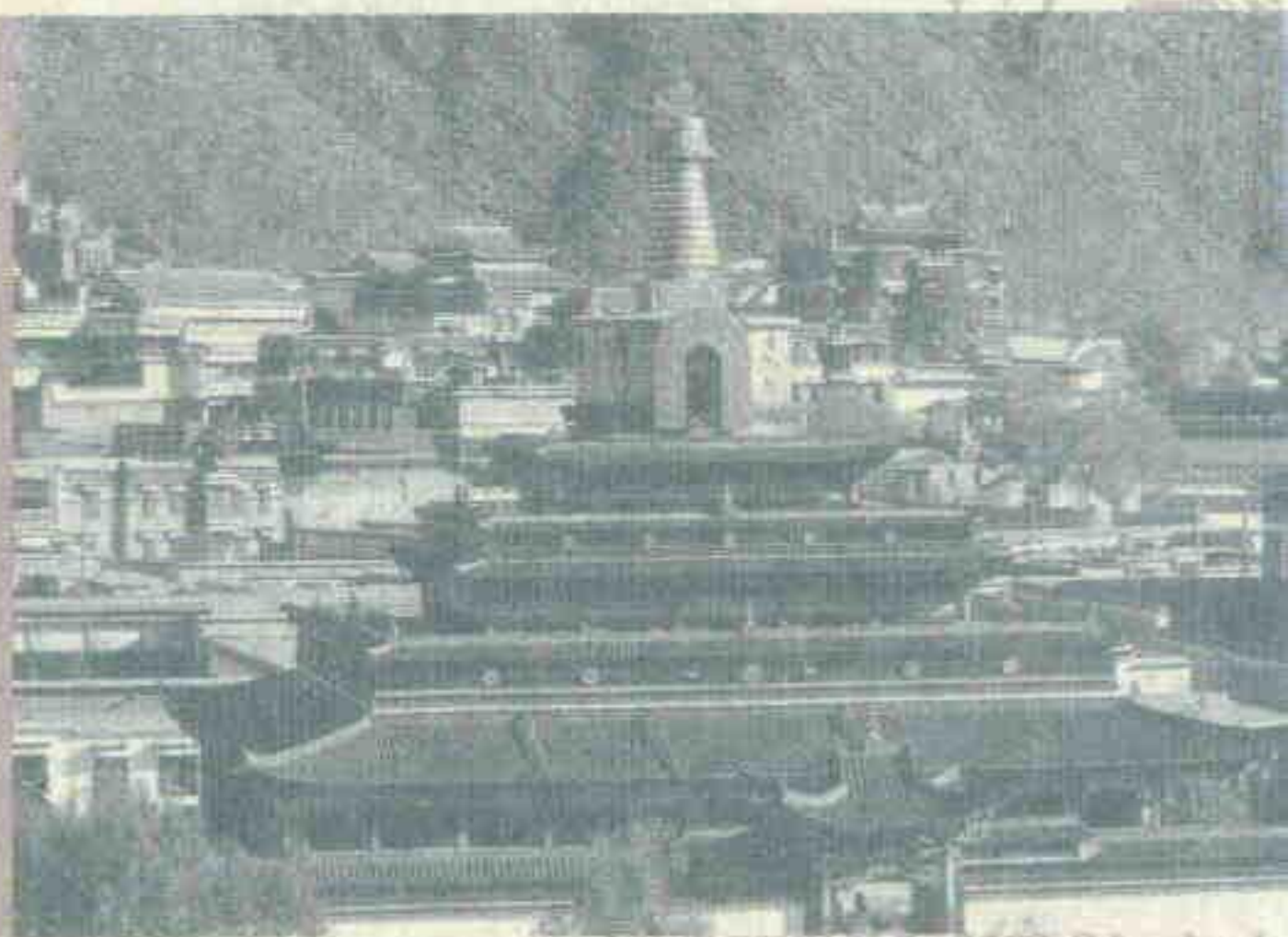
西北考察日记

西北远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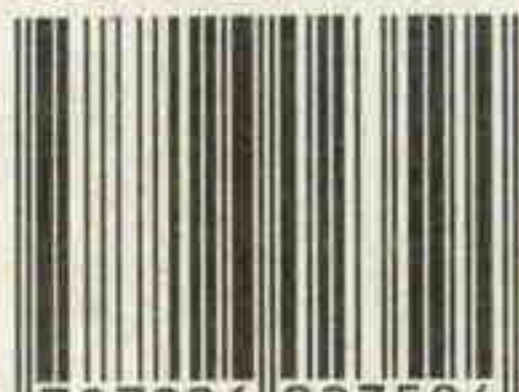
西北行

西北视察记

西行日记



ISBN 7-226-02359-8



9 787226 023594 >

ISBN 7-226-02359-8
K·401 定价:16.80元